

武俠世界
第35年
50
$15.00

編者話

本期貢獻給讀友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現代山東响馬」。鄺崑督察應郭仲堅昆仲邀請，前往內地一遊，詎料返回途中遭匪攔劫，險死還生……現代山東响馬更發展到港島械劫銀行，鄺督察為救人質，與郭雪仙身歷險境……故事場面火爆，一幅驚心動魄的畫面，展現了人性的貪婪墮落，這是個發人深省的故事，欲知警匪爭鬥詳情，敬請細閱本文。

* * *

加價啟事：敬愛的讀友，「武俠世界」兢兢業業創辦至今已三十五年，在即將進入的第三十六年，尚從不曾間斷，全賴廣大愛好者的支持與鼓勵。近年來物價高漲數以倍計，印製成本亦相應提高，近數年來本刊未有作過調整售價，為了彌補近年來龐大開支赤字，逼不得已於短期內調整售價，每本由港幣十五元調整為十八元正。由36年第一期開始調整(發行期為一九九四年二月廿八日)，特此通告，祈為見諒。

* * *

下期將刊登雲劍飛先生撰著的「童血」。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50期
(總號180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都市奇情警匪爭鬥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現代山東響馬

劫匪行兇 死裏逃生

深夜，廣深公路上。

一輛「奔馳」正在疾馳，車上有兩個年輕人。

「趕得及過關嗎？」那坐在司機位旁的年輕人，有點焦急地問，同時看看手錶。

「崑哥，不用擔心，一定可以趕得及的。」他把油門再踏下一點，「奔馳」更迅速地在公路上奔馳。

「老二，你十分熟悉這公路？」崑哥問。

「十分熟悉，十年之前，這裏一帶仍是黃土石子路的時候，我已經常駕車出入的了！」老二道。

「那時是駕『奔馳』嗎？」

「當然不是，那時是駕麵包車！」

「麵包車？」

「啊，那是一種小型的客貨車，外形像一條方包，因此人人都叫那種車作麵包車！」

「這幾年你與你哥哥可發了！」二哥答道：「我哥哥與你是老友，他的情形你十分清楚！說到做生意發財，有時表面看來，確十分風光！」

「骨子裏也十分風光呀！」崑哥開玩笑地說。

叫二哥的嘆了口氣，道：「近年來的開放政策，倒讓我們有一些機會發財，不過，在這裏做生意，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很多地方，並不像香港一樣……」

「至低限度，麵包車已變成了『奔馳』！」

「是的，這十多年來，我們賺到了不少錢，但其中辛苦的地方……」

「這些我明白，賺錢一定是辛苦的了！」

「我的意思是……辛苦並不是什麼問題，最困難的地方是要應酬那些大阿哥！」

「大阿哥？黑社會？」

老二笑了一笑，道：「兩種大阿哥都有！」

「大阿哥也有兩種？」

「黑社會那些龍頭大哥你當然知道，其實官場內也有大阿哥，那更不容易應付！」

「啊！」崑哥發出了一聲喟嘆。

「在香港倒比較易一點！」老二道。

崑哥道：「比較起來，應該是容易一點，至低限度，我們的廉記還有點威望！」

駕着車子的年輕人，名叫郭仲賢，他與兄長郭仲堅在廣州開了一間高科技的電子產品工廠，而坐在他旁邊的年輕人，是兩兄弟的好友鄺崑。

鄺崑是本港警方的一位高級督察，這次上大陸，是應兩位兄弟的邀請。

鄺崑與郭氏兄弟是中學的同學，畢業之後，各有各的發展，郭氏兄弟從商，而鄺崑入了警界。

這幾年，郭氏兄弟生意十分好，他們曾多次邀請鄺崑上去參觀工廠，同時渡假，可是，大家都十分忙碌，時間不能配合，因此並沒有成行。

這次，鄺崑剛巧有十多天大假，而郭氏兄弟也有空，於是，鄺崑便北上，與兩位好同學叙舊，參觀了他們的高科技電子工廠，並且遊覽了很多地方。

這個假期倒也算是十分愉快。

本來，他們還有很多地方要去，可是鄺崑接到香港的長途電話，是他的直屬上司打來的。

鄺崑的上司並沒有說什麼，只是輕描淡寫的叫他取銷休假，立刻回港，鄺崑明白他這位上司陸署長，他是一位實事求是的警務人員，雖然他在電話中沒有說什麼，不過，他親自打電話來，可想而知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他決定趕回去。

他本可以乘火車回港，但時間太緊促，直通車車票早已售罄，結果決定由二哥郭仲賢駕車送他回港，郭仲賢駕車上上落落，已不知凡幾，而且他們的車子性能良好，加上廣深公路已經全部峻工，坐私家車回港也是一件樂事。

「這公路還不錯吧？」郭仲賢問。

「也算不錯！」

「比起美加那些地方……」

「當然不及，我記得在加拿大駕車，那些公路，似是永無窮盡，而且設計優良，舉個例來說，車子轉彎也不用費勁，因爲路面已順着轉彎而建成緩斜，駕駛人只扶着軚盤，幾乎不用勁，便順利轉彎了！」

「那眞是一流！」

「是的，而且公路上設備完善，照明設備又好，這公路與之相比仍有很多缺點！」

「不過，無論如何，已是大大的改進了，記得十多年前，從這裏經過，比坐船還辛苦！」

「坐船？」

「是的，這地方根本不是公路，一部份是黃泥路，另一部份是石子路，走在上面，一顛一簸，比坐船還辛苦！」

鄺崑笑了起來。

郭仲賢道：「不過，現在也有些未完善的地方，前面那一段，路燈完全壞了——上次我經過的時候，全是黑暗一片，不知道最近修好了沒有！」

他們往前望去，只見前面黑暗



一片。

郭仲賢嘆了口氣，道：「仍然沒有修好！」他把車頭燈開亮了一些。

就在這時，他們都看到前面有些火光。

是火光，並不是燈光。

火光在黑暗的道路上特別刺眼。

轉眼之間，他們已來到火光之前，郭仲賢把汽車減速，慢慢駛近。

那火堆在公路之上，幾乎佔了大部份的路面。

「發生了什麼事？」鄺崑問。

郭仲賢道：「快把窗門關上！」

鄺崑道：「爲什麼……」

「快！」

鄺崑也不再問，把窗門玻璃升上，可是，當玻璃還沒有完全升上，一柄足有尺半長的牛肉刀已伸了進來，而且車前車後出現了七條大漢。

「下來！」其中一人叫道。

郭仲賢道：「坐穩！」

他用力踏下油門，汽車突然加速，發出了尖聲的刺耳聲音。

而汽車也像箭一般掠過火堆。

「砰」的一聲，車子又「嘎」的一聲，停了下來。

鄺崑覺得車子的左後面完全陷了下去，很明顯，左後車胎爆了。

「下車！」後面有人高叫。

郭仲賢望了鄺崑一眼，道：「痲煩！」

「什麼事？」

「我看是劫車！」

「劫車？」

劫車在大陸的公路上，並不算是罕見的事情，不過，卻想不到會發生在他們的身上。

郭仲賢想拉開車前那小抽屜，可是，那些大漢已如狠似虎的圍上來，並且拉開了車門。

「下來！」那人粗暴地道。

郭仲賢已被人一手拉了下去，鄺崑想反抗，不過，那柄牛肉刀又在他眼前晃動。

好漢不吃眼前虧，他叫道：「不要亂動，我下車！」

另一人已拉開了車前那小抽屜，並拿出了一柄小手槍，那人道：「果然有備而戰！」

那人拿起手槍，指着郭仲賢道：「藏在那裏？」

「什麼？」郭仲賢不知他說什麼。

「藏在那裏？」

「什麼藏在那裏？」

另一人道：「問他作什麼？搜……」

其中一個人，手持一柄利斧，似乎要劈開車尾箱，另一人喝道：「有鎖匙！」

那人拏住了利斧，往車內拿鎖匙。

「伏在地上！」那個持槍的人喝道。

兩人無奈，伏在地上。

那人拿了鎖匙，開了車尾箱，叫道：「沒有！」

「沒有？」其餘的人齊聲問。

「是的，你們來看！」

連那持槍的人，也不理會伏在地上的郭仲賢與鄺崑，往車尾箱去。

郭仲賢見他們全集中精神看車尾箱，他認爲這是一個大好良機，他一個鯉魚翻身，躍了起來。

鄺崑想阻止也來不及。

其中持利斧的大漢反應最快，他向郭仲賢處竄去，然後是一斧而下。

郭仲賢側身避開，可是，只能避了一半，利斧已砍在他的右肩之上。

他狂叫了一聲。

鄺崑這時再無選擇，他一定要救這好友，他撲上前，只聽到「砰！」的一聲。

他感到一陣痛楚，倒了下來。

郭仲賢身受重傷，血自他右肩流出，那持利斧的人上前，拔出利斧，又再劈下。

他又狂叫了一聲。

有人道：「幹嗎要殺人？」

「老子喜歡殺人便殺人！」他又向郭仲賢砍下一斧，郭仲賢狂叫，那叫聲足以使鄺崑發狂。

他忘記自己中了一槍，再奮身而起，撲向那個持利斧的人，他實在不能放過這兇殘成性的人。

那人發覺有人撲來，持斧轉身，一掃而過，鄺崑幾乎被他攔腰劈中，幸好他及時一個仰翻。

持斧的人又再一斧劈下。

鄺崑在極度危險之下，雙腿用力一撐，整個人飛離了地上，向山坡那邊滾去。

持斧的人似乎一定要劈到他才甘心，又再標上，又一斧劈下。

鄺崑又再避開，向斜坡翻滾下去。

那人仍要追下去。

不過，有人叫道：「不要再追了！」

持斧的人站在斜坡之上。

鄺崑已滾了下草叢之中，他感到全身疼痛，不過，他仍可以看到那人的臉，但不十分清楚，不過，他手臂上紋上一支箭，這殺氣騰騰的臉，相信他就算死了也會記得！

有人道：「似乎是截錯了車！」

「怎會？」

「你看，什麼也沒有！」

「情報錯誤？」

「那麼我們劫錯了車！」

「也沒有什麼錯！」

「爲什麼？」

「這輛『奔馳』也值不少錢！」

「這人呢？」

「這人身中了這麼多斧，醫好也沒用！」

「解決他！」

「砰！」的一聲，鄺崑可以想像到上面的情形，可是，他却無能爲力。

他想叫，可是他連出聲的氣力也沒有，他只覺胸前濡濕，他不知那是血還是汗。

上面傳來汽車開動的聲音。

有人道：「這傢伙怎處理？」

「搬回去拋下海！」

另一人道：「不能留下痕跡，免得痲煩！」

又有人道：「下面那個呢？」

「管他！看來他一直流血，又中槍又中斧頭，也挨不過多少時候！」

不一會，上面再沒有聲音傳來。

一切死寂，鄺崑也不知自己是死了還是活着，一陣寒風吹來，他只感到胸腹之處，有異常寒冷的感覺，他非常辛苦才移動了手臂，觸摸自己的胸腹，他只覺一片濡濕，原來血正慢慢的溢出。

如果血是這麼流出來，他將沒有機會再看明天的日出，可是，他又無法止血。

突然，他有一陣懼怕的感覺，因爲死神之手，正在威脅着他。

他從沒有想過死亡。

以前很多同學朋友都勸告他，叫他不要當差，因爲當差十分危險，性命隨時會被匪徒奪去。可是，他從沒有把這種勸誡放在心上，因爲他認爲死亡怎會輪到自己的身上？

而今，他正向死亡接近。

其實，他並不怕死，只是死得不甘心，如果死在與匪徒駁火之後，也許心理有點安慰，自己是爲了除暴安良，犧牲也是光榮的事。

可是而今却死在一場劫殺，自己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而在這裏，在這渺無人跡的斜坡下等死，他感到自己太無辜了，但却又無奈。

他掙扎了一下，只覺全身疼痛，而且胸腹血流更加厲害，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動，多動一下，死亡的時刻會更早降臨。

他只希望此刻有人出現。

但四周仍是天黑一片，那會有人出現，就算有人出現，也不會發現他，他的心開始往下沉。

忽然，有一點光在他額頭前出現，他想叫出來，却又沒有力量。

那點光越來越近，而且越來越光亮。

「咦？怎麼會有個人？」

這是鄺崑最後聽見的話，然後他便昏迷了。

* * *

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四週是一片白色的牆壁。

鄺崑告訴自己，自己一定還沒有死去，因爲地獄內的牆壁不是髹上白色的。

他想轉動身體，只覺胸腹之處依然絞痛，但那裏却被白色的繃帶包紮着。

他發出了一些喉間的聲音。

「醒來了，醒來了！」那是一把蒼老的聲音。

這聲音有點熟，對了，是他臨昏迷之前，所聽到的聲音。

鄺崑只覺喉間非常乾燥，他只能說出一個字：「水……」

「啊，你想飲水……你不用動，我給你！」

不一會，一些暖水灌入他的喉間。

這一口暖水給鄺崑一種甘泉的感覺，原來水竟有這樣甘甜的味道！

鄺崑睜開了眼睛，只見前面一個老者。

這老者看來也有七十開外，頭上白色的短髮剪成平頭裝，給人一種非常有幹勁的感覺。

鄺崑道：「多謝……」

「不用謝我，這是你的造化！」

鄺崑有點不明所以。

老者道：「你命不該絕，我恰巧路過那裏，救了你回來，那是你幸運！」

鄺崑道：「恩人貴姓？」

那老者笑了起來，道：「想不到你這後生小子，還停留在幾百年前的時代，現在還說什麼恩人……」

鄺崑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說才好。

老者停住了笑，道：「其實並不是我一個人救了你，救你的一共是二人！」

「二人？」

「你好好休息一下，我自然給你解釋！」

老者替他摸摸額頭，又把把了脈，然後道：「你而今最需要的，就是休息！」

是的，他沒有精神再說下去。

他不知睡了多久，起來的時候，他全身再沒有那麼疼痛，而且可以勉強的掙扎着半躺着。

他這時可以看清楚，自己在一間十分簡陋的房間之內，四邊的白牆，室內並沒有什麼傢具，除了自己睡的牀外，便只有一枱一椅。

那老者又再出現，道：「好些了沒有？」

鄺崑點了點頭。

老者道：「既然可以坐起來，

你可以吃點東西了！」他離開了這小房間，不一會又再回來，手上捧着一碗仍有少許蒸氣冒出的東西。

老者道：「先吃些粥！」

鄺崑也不客氣，因爲他的肚正在咕咕作響。

他一口氣吃了這碗粥，全身頓時感到力量充沛。

老者一直看着他，臉上露出慈祥的笑容，當鄺崑吃完了，便問：「再來一碗嗎？」

鄺崑點點了頭。

老者拿了一碗。

鄺崑又再吃，這一次，他感到更加舒暢。

「好了，好了！」那老者道。

「老先生貴姓？」鄺崑放下了碗。

「我姓朱，人人都叫我朱伯！」

「朱伯，多謝你救我一命！」

「不用謝，我早說過那是你自己的造化！」他頓了一頓，道：「你怎會……」

「我怎會跌在斜坡之下？」

「是的，那實在天意，前一日，我在那斜坡之上發現了一株非常罕見的艾草，可是我不敢下去採摘，但回來之後，心中異常後悔！」

「艾草？什麼是艾草？」

「那是一種山草藥，也是用來作『針灸』用的！」朱伯道。

「針灸？朱伯是個醫師？」

「說不上，只是一個山野郎中！」

「我眞好運氣，如果不是遇上你，我早已在那斜坡之下流盡血死了多時！」

「你身體可棒了，我抬了你回來，臨時用針替你止血，你也能頂得住，如果是一個普通體格的人，就算送去醫院，也未必一定能救你！」

「爲什麼不送我去醫院？」

朱伯道：「我想送的，不過……」

「不過什麼？」

「我不知你是什麼人，如果……」

「我來自香港。」

「這點後來我也知道，因爲我看過你的錢包，內衣有你的身份證！」

朱伯在那小枱內的抽屜，把他的錢包拿了出來。

鄺崑接道：「裏面的東西，一切原封不動，那八千元港幣，也仍然在。」

鄺崑把五千元拿了出來，道：「朱伯，這裏一點小小心意……」

他的話仍未說完，朱伯臉上顏色劇變，道：「你當我是個什麼人？」

「我只是……」

「如果你再拿這些東西出來，又再婆婆媽媽，我明天便把你攆出去！」

鄺崑有點愕然，他手拿着那五千元，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我老爹便是一個這樣的人！」門口傳來一陣爽朗的聲音。

鄺崑抬頭一看，只見一個年輕人，一看面孔，不用介紹，也知道這人一定是朱伯的兒子，因爲兩人非常相似，所不同的，只是歲月的痕跡。

朱伯見了兒子，倒也忘記了憤怒，道：「這是我的兒子朱雄！」

「朱先生！」他趁機收了鈔票。

朱雄道：「鄺崑，你不用客氣，叫我亞雄可以了，反而不要叫我朱雄！」

「爲什麼？」

「朱雄，聽了好像猪紅（猪血），用來做猪紅粥的猪紅！」他笑了起來，兩人都忍不住同時笑了起來。

朱雄道：「都是我老爹，替我取了這一個名字！」

朱伯道：「我當時怎會想到，我只想你成一個英雄，那便叫朱雄！」

朱雄走上前來，摸摸鄺崑的額，再摸摸他的心胸，道：「好得多了！」

那熟練的手勢告訴鄺崑，他是一個醫生。

「你是位醫生？」

朱雄點了點頭，道：「成不了英雄，偷學了一些救人的本領！」

鄺崑道：「原來你們父子倆都是醫生！」

朱伯道：「他才是正式的醫生，我只是濫竽充數！」

朱雄道：「不，他雖然沒有上學院，不過，他的醫術則比我高明得多！那天晚上，你流血，老爹只用三隻手指，壓住你胸前要穴，你便不再流血了！」

「然後他替你縫針。」

「是的，不過，他述漏掉了一些，沒有告訴你，假若是我，在沒有什麼設備下，替你處理傷口，又要縫針，你一定痛得死去活來！」

「我沒有？」

「當然沒有，因爲我老爹的針灸痲醉實在一流！」

朱伯臉上露出欣然的臉色。

鄺崑實在想不到，自己會遇到這麼一對父子，而且有這麼出色的醫術。

朱雄道：「鄺崑，我看你多休息幾天就沒事的了！」

「謝謝你們！」

朱伯問兒子道：「那件事怎麼了？」

「還沒有發現匪徒……不過，

車子吊了上來，還發現了一個燒焦的屍體！」

鄺崑聽了，問道：「你們在說些什麼？」

「我們慶幸沒有把你送入醫院！」

鄺崑聽了這話，實在摸不着頭腦。

朱雄道：「我們說的是那天發生的劫車事件！」

「是的，我們遇到了劫車！」

朱雄道：「這也是我們不送你去醫院的一個原因，因爲我們那時還不知你的身份，不知你是賊……還是什麼。後來知你是受害人，更不想送你入院！」

鄺崑依然不明白。

朱伯道：「因爲這裏醫院設備不全，其實這附近那間根本說不上是醫院，設備比我們這裏還要簡陋！」

朱雄接口道：「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們都知道，近來在附近出沒的劫匪，非常兇殘，他們似乎一定要把受害者趕盡殺絕，如果有一個活口留下，他們說不定會再來滅口！」

鄺崑聽了，一陣寒意自心底升起。

朱伯道：「而且這地方，再沒有什麼人情，什麼都要收錢，如果沒有錢，他們是不肯收留的，那時，我又不知你有沒有錢……」

朱雄道：「是的，近日我們一切都開放，連人情也開放——放走了，什麼也收錢，醫生未醫人之前，便說要收多少錢，沒有錢便不用再說了！」

「那簡直是草菅人命！」朱伯道。

朱雄道：「這也難怪，上頭既然要每一個單位自負盈虧，沒有錢，的確是沒有辦法醫人的！」

朱伯道：「連你也是這樣說！」

鄺崑忙道：「我明白，世上每一件事，有利必有害，針永遠沒有兩頭利的！」

朱雄道：「你是個明白人，對了，你們究竟怎樣遇劫？」

鄺崑道：「那燒焦的屍體是個年輕人？」

朱雄道：「是的。」

「車是一輛『奔馳』？」

「是的。」

鄺崑知道，郭仲賢沒有自己那麼幸運，他有一種對不起郭仲賢的感覺。

朱雄看他臉上的表情，知道他在自責，便安慰他道：「一切都是註定的！」

除了這個解釋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解釋？

「你有什麼打算？」朱雄問。

鄺崑問道：「那些劫匪是什麼來頭？」

「我不知道。」

朱伯道：「據我所知，最近很多盲流來附近做買賣，有一批是山東人！」

「山東人？他們都十分高大的！」

「是的，那天你遇上……」

「也是五六個高大的人，他們是外省口音，是不是山東人就不知了！」

朱雄道：「鄺崑，你還是好好休息一下，這些事，給公安去搞！」

鄺崑也沒有再表示什麼，不過，他內心自然是有他自己的打算。

一切都要回到香港才說，有道是猛虎不及地頭蟲，單槍匹馬，在這地方，有什麼用處？

而且那些都是兇殘成性的人，不過，這一筆賬却一定要算的，否則，他怎能對得起郭氏兄弟？

轉眼又過了幾天。

鄺崑的傷口也好了，而且精神十分暢旺。

那天，他決定向這兩父子恩人告辭。

可是，却不見了朱伯。

朱雄再爲他診治了之後，道：「你一切已沒有問題，以你這麼强健的體魄，回去再吃一些好東西，轉眼又是生龍活虎了！」

「你老爹呢？」

「不知道，他是個無事忙的人。」

「雄哥，我實在不知如何感謝你們的救命之恩！」

「不要這麼說，你也知道我老爹的脾氣，他不喜歡這一套！」

我明白，不過，你的恩我一定會報，假若你需要一些什麼，你不要猶豫，可以打這電話找我……」

鄺崑早已寫下了自己在港的地址電話，遞了給朱雄。

朱雄接過，道：「我先多謝你！」

「你倒是客氣！」

「又有什麼好客氣……」是朱伯的聲音。

朱伯入了房間，道：「鄺崑，我不是趕你走！」

「什麼事？」

「我的意思是，你實在很想早些回香港！」

「是的。」

「我爲你買了一張車票——我再說一次，我並不是想趕你走！」

鄺崑實在是感激這位體貼人心意的朱伯，便道：「朱伯，你送我車票，我也要回敬你車票！」

「什麼車票？」

「香港的車票，你一定要來香港旅遊一次……」

「我老了，還去什麼香港！」

「不，八十九歲的老人也想去，你七十剛開始，爲什麼不去？」

朱雄道：「是的，有機會當然要去一次！」

* * *

鄺崑回到香港，第一件事是到警署中報到，他的假期本來只有十五天，而今已超過了，警署署長陸警司已爲這事十分傷腦筋。

他一見了鄺崑，便問道：「你去了那裏？」

「大陸！」

「大陸有什麼地方那麼吸引，使你過了假期還不回來報到，而且連電話也沒有一個！你可知道你這樣做，非常不妥？」

鄺崑道：「我知道，不過……」

他把自己所遭遇的事情，說了一遍。

陸警司道：「你沒有在上面報警？」

「沒有，一方面是身受重傷，另一方面報警也不是辦法，因爲這些劫匪的事情，無日無之，那雙父子——救我的父子，害怕那些劫匪來尋仇，殺人滅口，所以一直把這事低調處理！」

陸警司道：「那你可算是死裏逃生！」

「是的，如果不是遇到這雙醫生父子，早已曝屍荒野了！」鄺崑喟嘆道。

「對這事你怎樣看？」

「我想……一切都順其自然，因爲這種事情，在一個初發展的社會，而且上面也難作什麼的追究，我相信冥冥中自有主宰！」

陸警司道：「下月我會上去開會，對於你這件事情，我會通知他們有關人士，希望可以爲你找到兇手！」

「希望如此！」

鄺崑撥了一個電話給郭氏兄弟公司，但並沒有找到郭仲堅，他只好留下了口訊。

當他回到家的時候，電話便響了。

「是鄺崑？」

鄺崑一聽，便知郭仲堅，道：「仲堅…… 實在對不起……我……」

「什麼？你眞的沒有死？」

「沒有，但仲賢他……」

「這事我知道了，爲什麼你沒有死？不，你立刻來，我要好好了解這件事情！」

鄺崑放下了電話，立即到了郭氏兄弟的公館。

郭仲堅神色非常憔悴，他一見了鄺崑，便帶了他入書房，並且忍不住的哭起來。

鄺崑道：「我已盡力！」

「我明白……不過，仲賢沒有你這麼幸運，那不關你的事，那羣悍匪實在可惡，你先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我一定要爲你們報仇！」

鄺崑把那天所遭遇的事情，詳細的說了一遍。

郭仲堅對每一個細節都非常小心的聆聽，然後他陷入了沉思。

鄺崑忍不住的問道：「他們怎麼發現仲賢的屍體？」

「是先發現那輛『奔馳』，然後發現仲賢的屍體。」

「公安怎麼處理這事？」

「因爲完全沒有人証，他們只好當作一件意外，但任何人都知道那並不是意外。」

「鄺崑，你有沒有注意那幫人？來頭是什麼？」

「他們都是外省人——據後來救了我的父子說，那些大概是山東來的盲流。」

「山東？都是非常高大而粗暴的漢子？」

「是的，其中一個使利斧的，非常兇悍。」

「使利斧，這人相貌有什麼特別？」

「相貌看得並不清楚，因爲那件事情發生得極快，而且在深夜，呀，對了，我現在才想起來，那人手臂上紋有一支箭的，我要是再見到那人，那兇惡的臉是記得的！」

「好極，希望有機會你可以認得出來！」

鄺崑聽了，心中覺得訝異，道：「仲堅，你想怎樣處理這件事情？」

郭仲堅道：「這件事情不是發生於本港，因此本港警方是無能爲力，這點我明白，對上面的公安來說，這件事無證無據，也大概是不了了之，可是，我的弟弟在這事情中喪失生命，你也受了重傷，你看我應該怎樣做？」

「我已把這事告訴了我的上司，他會通知上面公安，看來他們會處理這件事情！」

「我不能等。」

「你要自己處理？」

「是的，我只有這個弟弟，他自小與我一起，而今算是有些成就，他却先我而去……」郭伯堅滿眶淚水，雁行折翼，那當然是十分傷心的事。

「你會怎樣處理？」

郭仲堅道：「我自會打點一切！」

「不過，你千萬不要……」

郭仲堅揩了淚水道：「我當然不會犯法！」

不過，鄺崑從他眼神看來，知道他已下定了決心，會用任何有効的方法去爲他弟弟報仇，甚至用犯法的方法也是在所不惜！

雖然，他沒有說出來，但鄺崑也明白他的心情，只希望他情緒平伏之後，可以回復理智。

* * *

事情發生後的九個月。

鄺崑如常的工作，他也漸漸把被劫的事情淡忘。

有一天，他剛下班，回到家裏，電話便響了。

「鄺崑？」那是一把陌生的女孩子的聲音。

「我就是，誰？」

「我是郭仲堅的妹妹郭雪仙！」

「什麼事？雪仙……」郭仲堅的妹妹比他小了十五歲多，因此，當鄺崑與郭氏成爲好友的時候，她也只是一個五六歲的小妹妹，所以他對這位小妹妹並沒有什麼印象。

郭雪仙道：「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請你來！」

「究竟是什麼事？」

「是關乎我哥哥的，在電話不能跟你說清楚！」

「好，我立刻來！」

鄺崑飛車來到了郭公館。

開門的便是郭雪仙，她已是一個婷婷玉立的少女，因爲鄺崑一直沒有注意她，所以有點陌生。

郭雪仙臉色有些緊張，她沒有說什麼，便帶了鄺崑入郭仲堅的書房。

書房之內，並沒有郭仲堅的踪影。

「仲堅呢？」

「他失踪了。」

「失踪？有報警嗎？」

「沒有——因爲我已知道他的消息！」

「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郭雪仙道：「你先聽聽這一段電話錄音。」

她按下了一個掣。

那是一段外省口音的錄音：「你……入五百萬港元！戶口號碼是……」

鄺崑聽得不大清楚，不過，很明顯的，郭仲堅是被人綁票，這段錄音是匪徒的勒索。

「仲堅被綁票？」

「是的，這段錄音是今早錄得的，哥哥失踪了三天，我以爲他有要事上了北方，但想不到……」

「有沒有報警？」

「我考慮過，不過，我哥哥是在大陸被綁架的，在這裏報警，有沒有用？」

這倒是一個問題。

「往上面報警？」

「我不敢！」

「不敢？」

「我的意思是，我怎能相信他們？」

「那你打算怎樣？」鄺崑問。

「今日下午，我再接這個電話。」她又再按下錄音掣：「我不能把錢用轉賬的方法給你！」

「怎麼不能？」那仍是一個外省人的聲音，聲音似有點相熟，但却無從記起，不過，那些外省人口音均是差不多，鄺崑並沒有發覺什麼。

「因爲我要見到我哥哥才付錢！」

「你眞痳煩——你有膽便上來。」

「去那裏？」

聲音猶豫，一會才道：「你先準備現金！」

電話斷了，過了一會，聲音又再起，郭雪仙先按下了掣，道：「這是黃昏來的電話。」

「你在深圳火車站等我們！」

「我怎知道你們是誰？」

「我有你的照片，不過，記着這一點，一個人來，千萬不要報警。」

「不，我不能一個人來！」

「爲什麼？」

「因爲我只是一個女人，我一定要帶一個人來。」

「誰？」

「我的男朋友！」

「你哥哥在我們手上，估量你也不敢妄動，好極，你與你的男朋友來，不過，你要小心，稍有異動，我便先殺你哥哥。」

電話掛斷了。

郭雪仙道：「我已準備了現金！」他從抽屜中拿出了一個手提箱。

「你眞的打算親自上去？」

「是的，這是唯一可以救我哥哥回來的方法。」

「你男朋友呢？」

「問題就在這處，我沒有男朋友，就算有，也是普通的那種，我不想連累他人。」

鄺崑立時明白，他是被選中成爲郭雪仙的暫時男朋友，這點，鄺崑並沒有反對。

鄺崑道：「帶鈔票過關，有沒有問題？」

「我相信沒有，現在政策開放，很多人上去做生意，都是腰纏萬貫。」

「你有什麼計劃？」

「沒有，見步行步，我只有一個原則，見了我哥哥，我才付款！」

「有把握嗎？」

「沒有，我只希望，你可以幫我！」

「這事我是義不容辭，」鄺崑頓了一頓，道：「約了時間沒有？」

「有，明天早上，九時四十五分到達的火車，我們站在火車站門口等。」

鄺崑道：「這樣十分危險。」

郭雪仙道：「如果……」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們總不能完全在他們控制之下，處處被動。」

「還有什麼辦法？」

是的，郭雪仙所言不差，在這情形之下，還有什麼辦法，事實上，一切都在匪徒控制之下。

鄺崑沉吟了一會，看看手錶，道：「還有一晚的時間，我看……」

郭雪仙道：「如果需要錢的地方，你不妨開聲！」

「有很多時候，錢並不可能解決一切！」他頓了一頓道：「雪仙，明天早上七時……」

郭雪仙道：「我會駕車來接你！」

「好極！」他又再想了一下，問道：「你那個載錢的箱是什麼模樣的？」

郭雪仙把那手提箱拿了出來，鄺崑看了，問道：「你還有沒有多一個？」

「有！」她拿了另一個一模一樣的出來。

「我拿這個回去準備一下！」

郭雪仙道：「倒不如你今晚在我們這裏休息。」

「不，我還有一些事情要準備，明天見！」

「明天見！」

鄺崑拿了那個手提箱，離開了郭公館，他並沒有立刻回家，他趕到一間商業大厦。

那是一間並非十分現代化的商業大厦，這裏還有很多傳統的出入口公司。

不要小覷這些公司，規模雖然比不上中環的大厦，但他們的賺錢能力實在非同小可，因爲有很多貨物，只有透過這些小型公司才有得買。

鄺崑到了九樓一間出入口公司，公司之內仍有燈光，他慶幸仍然趕得及，公司內的人還沒有全部離開。

他按了電鈴。

不一會，一個中年男子出來，看見了鄺崑，立刻開門，並道：「老鄺，什麼風把你吹來？」

「東南西北風！」鄺崑道。

「請進來，有什麼事可以幫你？」

「老李，生意可好？」

「也差不多，小生意，沒有什麼大起大落！」

鄺崑遞上那個手提箱，道：「我想在這個手提箱內裝上一個噴煙器，如果未經正式方法開啟，裏面會噴出使人昏迷的氣體。」

「這個不難。」只見老李從他的大寫字枱內，開了一個抽屜，拿了一個小小的黑盒子出來，並把鄺崑的手提箱拿了去。

他不知弄了一些什麼花樣，不一會便遞回給鄺崑，道：「你用鎖匙試開一下！」

鄺崑取出鎖匙，把手提箱開了，裏面已安裝了那個小小的黑盒。

老李道：「用正確的方法開，一切都沒有問題，如果强行開了，這黑盒便會噴出煙霧，在場的人在三十秒之內會昏倒過去，你用不用試一次？」

鄺崑道：「不用了，不用了，你老李辦事，我自然放心！還有，最近有什麼新型自衞武器？」

「大型的，還是小型的？」

「當然是小型的，越小越好，還要是能騙過海關那一種！」

「沒有問題。」他又再打開抽屜，先拿了兩塊鞋墊出來，另外還有一個鎖匙扣模樣的東西。

「這是什麼傢伙？」

「這是一個遙控開關掣！」老李把鎖匙扣放在枱上，又道：「請你脫了你的鞋！你穿皮鞋？好極！」

鄺崑脫了鞋子。

老李道：「這東西我看非必要的時候也不會使用的，對嗎？」

「是的。」

「因爲如果一用，你的鞋頭便破了。」

「沒關係！」

老李把那鞋墊放入鄺崑的皮鞋內，道：「另外一隻，你自己裝上吧！」

鄺崑脫了另一隻，也把另外一張鞋墊放入鞋內，然後把皮鞋再度穿上。

老李道：「這裏是一個遙控器，我示範一下給你看。」他從身後的鋼櫃內拿出了另一隻鞋子。

「你看！」

他把那鞋頭朝向牆上一塊告示板，然後用力按了一下那鞋的內墊。

「咄」的一聲，只見一支非常細小的針已插在告示板之上，那針幾乎完全射入告示板內，由此可知，這發射器的力量非常强勁。

老李道：「三十尺之內，可置人死地！」

鄺崑道：「一共可以發射多少次？」

「每一邊脚有五支，共是十支！」

「好極！女人可以用嗎？」

「當然可以。」

「那麼我要多購一副。」

老李又再拿了另外兩隻鞋墊出來，因爲是女人用的，所以比較小一點。

老李道：「記得弄開了這個遙控器才可以發射，發射的方法十分簡單，只要你用力一踏，便有鋼針射出，三十尺之內，可以殺人於無

形！」

「這麼厲害？」

「是的，普通的驗屍，是不能發現這小針的。」

「什麼價錢？」

老李說出了價錢，道：「價錢十分昂貴，但的確是物有所值。」

「這是我的信用卡。」

老李接過，道：「還有什麼需要？」

「暫時沒有了！」

別過了老李，他再找一位拍電影的朋友，要了一些道具的假鈔票，看來算是一些準備。

翌日一早，鄺崑便醒來。

剛剛梳洗完畢，下面便有汽車聲。

鄺崑望下去，知道是郭雪仙來了，他立時拿起了那手提箱走下去。

郭雪仙已坐在車廂內，她臉色不大好，看來昨夜沒有好好的睡。

司機逕向火車站駛去。

在車廂內，鄺崑也沒有多言，郭雪仙也是默默不語。到了火車站，司機去買火車票，兩人往鐵路餐廳吃早餐。

鄺崑把那兩片鞋墊遞了給郭雪仙。

郭雪仙今天穿了一件厚厚的風褸、牛仔褲，脚上也穿上皮鞋。

鄺崑解釋這鞋墊的用途與用法，並把那鎖匙扣的遙控開關器給了她。

郭雪仙道：「我不用擔心怎樣保護自己了！」

「我會好好的保護你，不過，在緊急關頭，你自己也要懂得……」

「隨機應變！」

鄺崑道：「是的，那些不是善男信女，相信並不容易應付！」

「我知，崑哥，我實在……」

「你不用客氣，你哥哥視我爲兄弟一般，你的事便是我的事，上次，你二哥的事我還沒有……」

「唉，這兩年來，所發生的事眞多，我眞想回復以往的日子，那時，我們並不富有，但日子十分開心。」

「我還記得你那時還拖着兩條小辮子！」

「是的，我與大哥二哥年齡相差太多，他們並不喜歡帶我一起去玩。」

「而且你是女孩子。」

「是的，不過，我兩個哥哥心腸軟，見我哭了，也勉强帶我去！」

「時間過得眞快，那時，你只是一個小孩子，而今是一個大女孩了！」

「我已大學畢業，不是孩子，是大人了！」

鄺崑笑道：「是的，不過，我們心目中，仍然當你是小女孩！」

「我兩個哥哥也是！」

這時司機已買車票回來，郭雪仙吩咐司機回去。

鄺崑道：「快些吃點東西！」

郭雪仙本來是食不下咽的，幸好鄺崑逗她說話，心情比較開朗了一點，吃了一些。

火車在九時到了深圳，過關的人並不太多，也算是十分順利，也沒有被海關發現什麼。

兩人出了火車站是九時十五分，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十五分鐘。

鄺崑道：「跟我來！」

他們走進火車站一間相當高尚的酒店。

「把你那個手提箱給我！」

郭雪仙把手提箱交了給鄺崑，鄺崑把自己那個交給了郭雪仙，道：「這個要在眞的見了你哥哥才付！」

郭雪仙點了點頭。

鄺崑原來與這間酒店經理相熟，他把這個內存五百萬現款的手提箱放入他們酒店內的保險庫。

兩人再度回到火車站，時間已是九時卅分，他們站着，翹首四望。

不一會，一輛汽車停在他們前面。

那司機道：「上車！」

兩人有點猶豫，不過，鄺崑還是示意郭雪仙上了車，那些歹徒不會弄錯的。

「你是誰？」鄺崑問那司機。

司機並沒有說話，車子離開了市區，出了郊外。

「究竟要去那裏？」郭雪仙問。

司機依然沒有回答。

過了一會，汽車終於停在田野間一列平房前面。

司機道：「請下車！」

「這是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我只是負責送你們來！」

他們只好下了車，只見那列平房門後面，有兩輛汽車，其中一輛非常嶄新。

這時，有兩個打手模樣的人出來，其中一人道：「你是姓郭的？」

郭雪仙道：「我是。」

「我們大爺要見你！」

鄺崑傍着郭雪仙，想一同入內。

那人道：「你是誰，你不能進去！」

郭雪仙道：「他是我的男朋友，我說過他會陪同我一起來的！」

另一人道：「好！」

兩人帶路，入了第三間平房。

這外面非常殘舊的平房，內裏

卻是十分整潔，看來是最近裝修過。

入屋之後，是個客廳。

其中一人道：「你們先坐坐！」

兩人入內。

不一會，一陣笑聲傳來，好刺耳的笑聲，並且似有點在什麼地方聽過似的。

鄺崑看着那先出來的人，不看猶可，一看便是無名火起三千丈！因爲這人正是幾個月前劫車的人，而且便是手持利斧那一個，那人並不認得鄺崑，因爲那時天太黑，不過，鄺崑卻淸楚記得那兇惡的臉。

「這位一定是郭小姐了！」

郭雪仙道：「我哥哥呢？」

「你不用心急……」他的口音似乎改變了，以前非常濃厚的山東音，而今學懂了不少廣州話。

「這位……」

「他是我的男朋友，我要先見到我哥哥！」

「可以，不過，錢呢？」

鄺崑道：「在這裏！」他把手提箱揚了一下。

那人想走過來奪取。

鄺崑道：「老兄是江湖好漢，說過的話一定算數，我們一定要先見郭仲堅！」

「沒有問題。」他頓了一頓，道：「不過，我也要先看你們是否帶了贖金！」

鄺崑道：「可以！」

他打開了手提箱，裏面是一疊一疊的鈔票，這些鈔票使那人雙目發光。

「好極，我覺得你們也弄不出什麼花樣，我帶你去見你們大哥。」

郭雪仙道：「見了大哥，並且要保證我們安全離去！」

「當然！」這話答得很爽快，不過，鄺崑早已注意到那人的獰笑。

「跟我來！」

那人先行，脚步十分快。

鄺崑迅速跟上去，那知道，一出了餐廳，旁邊便閃出兩個人，兩人都持了利斧，雙斧齊下。

鄺崑一手推開郭雪仙，自己昂身避過雙斧。

兩人雙斧又下，這次齊齊劈向鄺崑的手腕，他們想强搶那手提箱。

鄺崑並不覺詫異，因爲這些都是匪徒，匪徒那會講道理，他們只會見錢開眼。

兩人如狠似虎的攻向鄺崑，鄺崑下了決心，好好的敎訓這兩個人，他竟然把手提箱拋起。

那兩人看到，注意力立即轉向在那手提箱上。

鄺崑一聳身，雙脚齊飛！

兩人的心口被鄺崑踢個正着，狂叫一聲，倒在地上，而鄺崑飛身拾回那個手提箱。

這一次先以手提箱作餌，再給一人一個穿心腿，動作迅速、乾淨俐落，叫人看得口服心服。

這個時候，居然有人拍手叫好。

掌聲來自屋子的盡頭。

鄺崑把手提箱拾起，一手抱着郭雪仙。

一個人出現在屋子盡頭處，那人滿臉笑意，鄺崑抬頭一看，發現這人面孔更熟悉。

是的，這個才是眞正的首領！

是他上次與郭仲賢一起遇上劫匪的首領，剛才他以爲那兩個持斧的其中一個是，但看眞一些，他們都是臉肉橫生，看來是有些相像。

不過，眼前這一個，他可以肯定，是上次持斧，想把自己劈開幾截的那人！

然而，他不再是殺氣騰騰的樣子。

那人滿臉笑意，道：「果然是好身手！你們兩人，我早已說過，一定要好好招呼我們的貴客！」他頓了一頓，打量了鄺崑一番，又道：「可以陪伴郭小姐來的，當然並不是普通人，老兄貴姓！」

「我姓什麼沒有關係，你是……」

「我是這裏的一哥，你叫我一哥便可以！」

「一哥……」

「請進來，我們要好好的談一下！」

鄺崑與郭雪仙隨着他入內，裏面居然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小型辦公室。

一哥坐在一張高背大班椅上。

兩人坐在他前面。

一哥道：「錢呢？」

鄺崑指了指手提箱，道：「人呢？」

「我要先看到錢！你也明白，我們是見到錢才會開眼的！」

郭雪仙接口道：「我們也要見到人才會給你錢！」

一哥白了她一眼。

鄺崑道：「我開了手提箱給你看沒有問題，不過，你怎樣保證我們見到人？」

一哥大笑道：「我們是山東來的，山東人一向守信重諾！」

鄺崑怪笑。

一哥似乎有些不悅。

在這情形之下，與他僵持下去，並不是辦法，鄺崑道：「好，我先給你看！」

郭雪仙有些緊張。

鄺崑道：「你看看！」

他把手提箱那個密碼鎖撥了幾下，然後，把手提箱調轉向着一哥，開了手提箱。

一束束鈔票，使一哥的頸項也伸長了。

鄺崑又立時把手提箱合上，並且撥亂了號碼鎖。

「好了，怎樣？」

「好極，你們是守信的人，你們可以把手提箱留下，並且離開！」

「離開，我哥哥呢？」郭雪仙道。

「你們先回到深圳的酒店，我會派人把令兄安全的送到！」

郭雪仙道：「這怎麼可以？」

「怎麼不可以！」一哥道。

鄺崑道：「你叫我們怎樣相信你？」

一哥道：「你不信也不可以！」

「你們……」郭雪仙十分憤怒。

鄺崑道：「我們一定要見大哥！」他故意强調大哥二字，是示意見不到人，一切免談。

「你們還是要去到深圳等！」

「我明白，你們也不會這麼蠢，輕易讓我們看到人質，當然不會把人質藏在這裏！」

「當然，老實說——人質便在深圳！」

鄺崑並不覺得詫異，他想了一想，便決心利用這個有特別裝置的手提箱敎訓他們一下！

鄺崑道：「好極，我可以把手提箱放下！」

「這才爽快！」

鄺崑把手提箱放在枱上。

一哥道：「密碼呢？」

「我見到大哥之後，自然會告訴你！」

一哥聽了，按捺着性子，道：「爲什麼不立刻告訴我！」他說完了這話，也知道自己說的是廢話。

鄺崑道：「我們都是守信重諾的人，我見了大哥，一定會告訴你們！」

那人站了起來。

鄺崑道：「我想你一定不會强行開這手提箱！」

這話是說中那一哥的心事。

一哥道：「强行開了又如何？」

「我不知道，你可以試試！」

一哥被鄺崑氣得臉色非常不高興。

鄺崑道：「四個小時之內，假若人未見到，你們也沒有開啟這手提箱，這手提箱會自動爆炸！」

「什麼？」一哥笑了起來。

「我並不是在說笑，而且，手提箱爆炸之後，會把鈔票噴上黑色，鈔票將是一無所用！」

「你眞好嘢！」這山東大漢居然爆出了一句廣東話。

鄺崑道：「也並不是什麼，一哥，我們先回深圳，其實，我只想各得其所！」

一哥看似無奈。

鄺崑再强調的道：「你强行開了，結果將是十分嚴重，我是一個老實人才告訴你！」

「好！你們回去，我派人送你們出去！」一哥召了一個人來，說了幾句山東話，那人唯唯諾諾。

那人開了另一輛車送他們出深圳。

鄺崑在車上，逗那司機說話，可是，那司機卻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他只好用普通話，那人似是懂了一些，不過，也是十分辛苦才明白。

那人用非常生硬的普通話道：「我只來了幾天，什麼都不懂！」原來是個眞眞正正的老鄉。

郭雪仙道：「你相信那一哥？」

「當然不信！」

「那你……」

「我那個手提箱，是眞的有特別裝置。」

「他們會開嗎？」

「會。」

「結果會怎樣？」

鄺崑笑了起來，道：「滿臉黑墨，並會昏迷一段時間！」

「那麼他們會發怒，遷怒我哥哥身上！」

「不會的，他們目的在鈔票之上，殺了你哥哥，得不到鈔票，有什麼用！」

「他們是蠻不講理的人呀。」

「不會的，現在的人，對什麼都可以變不講理，但對鈔票，肯定不會！」

「那麼我們……」

鄺崑示意不要說，因爲他害怕那司機在假裝不懂廣東話。

鄺崑道：「我們在深圳等好消息。」

悍匪械劫　脅持人質

車子來到深圳，並且停在那間大酒店前面。

司機下車，領了他們入內，他向櫃位出示了一張紙條，已經有侍應來他們面前，道：「兩位請跟我來！」

兩人上了七樓。

那個房間是一個普通的雙人房。

郭雪仙道：「崑哥，幸好有你在，否則我眞不知如何處理！」

鄺崑道：「我們當然不能讓他們先收到錢，錢在他們手上，我們便沒有辦法！」

「假如眞的見了我哥哥，我們怎樣付錢？」

「我還是沒有什麼計劃，一切都要隨機應變！」

「你以爲他們收了你的手提箱會怎樣？」

「當然會自行强開！」

「結果……」

「結果是他們會來求我們！」

「那一哥會上當？」

「他當然不會親自出馬，他會要一些手下為他開箱，他不會受害，不過，這一開，他的手下會噴得滿臉墨，那些墨三個月內洗不去的，而且，他們嗅到了那些催淚氣體，會昏迷一段時間！」

「你對他說過的，一切都是眞的？」

「是的，這樣他們才知我們的厲害，我們也不是好欺負的人！」

「對了，我觀察得到，你對這些山東人，似是有些恨意……」

「是的，你的觀察力實在不錯，告訴你，這幫人大有可能是殺你二哥那幫人。」

「什麼？」

「因為上次遇劫之中，我認得一個手持利斧的山東人，因此我第一眼見到其中的一個，便以為是上次那個，那知道那個一哥才是！」

「我想，上一次遇劫，是一次偶然，不過，這一次，當然是有計劃的行動！」

「他們似乎對我們郭家……」

「為什麼他們會針對我們？」

「我不知道，不過，你大哥一定有些頭緒！」

郭雪仙道：「這些山東佬，殺了我二哥，又再擄走我大哥，我一定要……」

鄺崑道：「辦完這事後，我會想辦法！」

「什麼辦法？」

「你知我也是受害人之一，不過比二哥好運一些，我也一定要為你二哥報仇！」

「他們是黑人物，我們也有……」

鄺崑道：「千萬不要用不法的手段，我是個警察，我相信法律！」

「法律？我們的法律，在這地方有什麼用？」

「我會聯絡本地的公安！」

「那有用嗎？」

「國有國法！」

郭雪仙道：「如果有嚴厲的國法，眞眞正正的執行國法，他們也不敢這樣猖獗擄人勒索！」

鄺崑也嘆了口氣，郭雪仙所言並非無理，在這社會，講求法律，似乎有點緣木求魚。

這時，電話響了。

鄺崑拿起電話，道：「喂！」

那邊傳來憤怒的聲音，道：「你好嘢！」

鄺崑認得是一哥的聲音。

「怎麼？我早說過你們千萬不要強開手提箱！」

「你想我殺了你的大哥？」

「不，一哥，你千萬不用衝動！你要的是鈔票，我們有……」

一哥聽了，道：「什麼？」

「那手提箱會爆炸的，噴滿黑墨的並不是眞鈔票，眞鈔票仍在我們這裏！」

一哥被這番話激得暴跳如雷，不過，當他聽到還有鈔票，性子也自動的按捺下了，道：「你們想怎樣？」

鄺崑道：「你聽着，我要你帶我大哥來我們這間酒店，我們一手交人，一手交錢！」

「我……」

鄺崑不讓他說下去，道：「這是唯一的方法，你不用多言！」

一哥氣道：「我殺了……」

「我相信你是個聰明人，你殺了我大哥，你得不到鈔票，對你有何好處！」

一哥聽了，口氣似乎軟了一些，但仍然道：「我會……我會殺了……」

「鈔票在我這裏！」

一哥沒有再說下去，頓了一頓，道：「好極，半個小時之後，我帶人來！」

鄺崑放下了電話。

郭雪仙道：「怎麼了？他威脅要殺人？」

「是的！」

「那他眞會嗎？」

「不會的，鈔票在我們手上，他不會的，千里為官，也為的是財，何況他們是賊！」

鄺崑有極大的信心。

郭雪仙道：「他們若帶了大哥來，我們又交了錢，可以逃脫他們的魔掌嗎？」

「是的，但我們仍有危險！」鄺崑想了一會，道：「我有個朋友在這裏，我看看他是否可以幫忙？」

他撥了一個電話，說了幾句話。

「怎麼樣？」

「可以了，我這個朋友會來，我們接了大哥，立刻便離開！」

郭雪仙有點緊張。

其實鄺崑也十分緊張，那些山東佬，不知他們又會弄些什麼玄虛。

他們而今唯一可做的便是等待，而時間好像也過得特別慢，兩人沒有說話，但心裏的焦躁不安是相同的。

郭雪仙為了減輕不安，她一直伏在窗前，望着下面的街景，這十多年，深圳從一個處處農田的地區，搖身一變成為南方重要的城市，可是，繁榮的背後，總要付出一些代價。

忽然，郭雪仙叫了起來：「來了！」

鄺崑也跑到窗前，下面的街

道，車如流水，但一輛「奔馳」正泊在酒店的門口。

那個一哥正從車內出來。

他不再是穿便衣，而今竟是畢挺的西裝，差點兒叫人認不出他。

但郭雪仙眼光非常銳利。

一哥不只一個人來，還有三個手下。

可是，並沒有郭仲堅的踪影！

「他們沒有帶大哥來！」郭雪仙十分激動。

鄺崑道：「你冷靜一些——看他們怎樣解釋！」

「怎樣解釋也沒有用，我們見不到大哥！」

「我們堅守我們的原則，不見人便不交錢，看他們又如何！」

「如果他們連我們兩個也……」

「光天化日之下，我就不相信……」

這時，門響了。

鄺崑道：「雪仙，冷靜一些！」

郭雪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坐在床上。

鄺崑去開門。

門外只有一哥一人，他滿臉歡容，手上提着一個公事包，看來像是來洽談生意似的。

一哥進來。

郭雪仙實在忍耐不住，道：「我大哥呢？」

「我當然是把他帶來了！」

「我明明看見你並沒有……」郭雪仙道。

一哥道：「錢呢？我警告你們不要再玩弄花樣，我幾乎被你那手提……」

鄺崑知道他們一定被那手提箱弄得一場糊塗，當然，一哥不會首當其衝。

「我們一定要先見到人！」

「好極，不過，我也要見到你們的錢！」他環視房內四周。

「你不用找，錢不在這房間之內！」

「那你在開玩笑！」

「不，只要見到大哥，我們可以立即付錢！」

一哥看來無奈，道：「我做過那麼多宗交易，算你們最麻煩，老弟，山水有相逢！」

鄺崑道：「我希望我們今生今世也不要相逢！」

郭雪仙催促道：「我大哥呢？」

「你們沒有好好對我大哥……」

「你不用這麼心急！」

郭雪仙有點激動。

「郭小姐，你不用擔心，你大哥是我們的財神，我們一定會好好對待他！」

「那麼，他在那裏？」

「你們的錢呢？」

「我們已放在安全的地方！」

「即刻可以拿來？」

「是的，一見到人便可！」

一哥道：「看你們也弄不出什麼花樣！」他從公事包拿出了一個無線電話，按了幾下，然後說了幾句山東話，鄺崑與郭雪仙也不知他說些什麼。

他按了手提電話，道：「你們到窗口這裏！」

他自己先走到窗前。

鄺崑與郭雪仙也來到窗前。

一哥道：「你們看！」他所指的是對面一幢大厦，那幢大厦也是一間酒店。

本來，酒店的房間，會落了窗簾的，但對面的一間，却拉開了窗簾。

落地窗前站着一個人。

那人正是郭仲堅！

因為兩幢大厦只相隔一條街，因此他們看得非常清楚。郭雪仙忍不住高叫：「大哥！」

郭仲堅當然看不到他們，也聽不到她的呼叫。

原來他們並沒有把郭仲堅收藏在隱蔽地方，而收藏在這鬧市中另一間酒店之內。

也許他們也相信，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一哥道：「你們見到了。」

郭雪仙道：「快放我大哥！」

「錢呢？」

郭雪仙道：「好，我們立即……」

鄺崑止住了她的說話，道：「你們怎樣交人？」

「有錢自然交人！」

鄺崑想了一想，道：「我不想再節外生枝——你帶人來，我們交錢！」

「在這裏？」

「不，我們錢不在這裏……」他忽然想到一個辦法，道：「我們在下面的餐廳，一手交人，一手交錢！」

一哥想了一下，道：「好極！十五分鐘，我們在下面的餐廳見！」

他往門口走，到了門口，又再回頭道：「老弟，這裏是我地頭，你們不要玩弄花樣，否則……」

「我明白！」鄺崑道。

當他離開之後，郭雪仙馬上道：「我們下去拿錢！」她的心急當然可以理解，骨肉之情，誰能不擔心。

鄺崑道：「讓我告訴我那位朋友！」

他撥了一個電話，說了幾句。

「好了，我們下去賬房拿回手提箱。」

兩人迅速下樓，來到櫃位，拿回那個滿是鈔票的手提箱，然後到了餐廳。

那時是早上十一時左右，餐廳

並不繁忙，疏疏落落的只有幾枱客人。

他們找了一個近門口的枱子。

這一次的等候也是渡日如年，十分鐘的時間，好像過了十年似的，特別是郭雪仙，她顯得非常心緒不寧，鄺崑也不知怎樣安慰她。

過了十五分鐘，一哥果然來了，後面有兩個大漢，正押着郭仲堅。

郭雪仙看了，便站起來，撲上前去，口中叫道：「大哥，大哥……」

一哥用他的身體阻着郭雪仙，道：「小姐，請你先坐下！」

郭雪仙無奈的坐下，但對她大哥關心之情洋溢於表，仍道：「大哥，你沒有事？」

郭仲堅道：「沒有，我很好！」

那兩人押着郭仲堅的一直在他兩旁，緊緊的迫着他，看來兩人袋內有槍。

四人都坐了下來。

一哥道：「我們對你大哥非常好，錢呢？」

鄺崑道：「仲堅，你沒事？」

「沒有！」

一哥催促道：「錢呢！？」

鄺崑把手提箱放在桌上，推往一哥面前。

一哥道：「你打開給我看！」他上過了鄺崑那一個手提箱的當，當然不想再來一次。

鄺崑開了手提箱，並且打開了一些，讓他清清楚楚的看到裏面的鈔票。

一哥眼前一亮。

不過，鄺崑連忙又把手提箱關了。

「怎麼？」一哥問道。

「你把郭仲堅交回我。」

「隨便！」他示意郭仲堅往他那邊走，而那兩個人也鬆開了郭仲堅。

一哥道：「請你把手提箱開了，不要再關上，我們便立刻離開！」

鄺崑看看四周，這裏人來人往，看來他們也不敢有什麼激烈的行動。

他開了手提箱。

一哥立刻把手提箱拿了過去，然後站起來，向另外兩人道：「走！」

這時，有一個人走入餐廳，那人望了四周一會，看見了鄺崑，便向鄺崑而來。

「鄺先生！」那人叫道。

鄺崑也回應道：「老馬，我在這裏。」

一哥已立刻離開餐廳，那姓馬的望了那三個人一眼，來到鄺崑的桌前，道：「怎麼樣？有什麼麻煩！」

「沒有，請坐！」

「那幾個山東佬……」

「你認識他們？」鄺崑問。

「不，近日很多山東人來這裏，混水摸魚……他們似乎素有天賦！」

「什麼天賦？」

「山東以前最著名是什麼？戲也有得看！」

「山東响馬？」

老馬笑了起來，道：「正是，不過現在他們不用再乘馬打劫，而是坐『奔馳』……」

郭雪仙道：「我們不要再躭誤了。」

鄺崑道：「老馬，可以載我們到火車站？」

「沒問題，你們這麼匆忙，下次再來，我們好好喝一杯！」

「好極！」鄺崑站了起來，付了賬。

四人出了酒店門口。

老馬似乎在這地方十分吃得開，很多人對他都十分恭敬，紛紛向他打招呼。

他們上了一輛私家車，由老馬親自駕駛，到了火車站，並且入內爲他們購火車票。

他們在候車室等着，郭雪仙一直扶着郭仲堅，雖然沒有說什麼，但鄺崑也可以感受到他們兄妹之情。

郭雪仙問道：「老馬是什麼人？」

「他是這裏的公安！」

「什麼？爲什麼剛才不叫他拉人？」

鄺崑道：「我只是以朋友身份叫他來，他也不大清楚我們這件事！」

郭仲堅道：「雪仙，算了，總算是財散人安樂！」

「是的，假若再有機會讓我碰到他們，我一定不會放過他們的。」

老馬已回來，送了他們上車。

* * *

自從遭遇到這兩件重大的事情後，郭仲堅對在大陸投資生意之事，已感到意興闌珊，他把工廠的股份出賣，很容易又賺了一大筆錢，因爲他雖沒有興趣再投資於大陸，但仍有很多人仍是趨之若鶩。

郭雪仙因爲年輕，對劫匪之事，仍然是心心不忿，希望有一天，可以爲兄長報這段深仇大恨，可是，郭仲堅却並不贊成。

郭仲堅經過這兩次劇變，對整個人生看法有了重大的改變，他明白世上有很多事情，並非有錢便可以弄妥，當然，金錢是很重要的東西，因此，他決定把一部份家財，轉作了慈善基金，幫助一些有急需的市民。

因爲有了這個基金，郭仲堅在本市的地位日益提高，認識他的人更多，間接使他在本港的生意也好起來。

有人說好心有好報，這對郭仲堅來說，也是非常正確，他在本地的生意更好，找他合作的人更多，以前，他只是投資於電子這種高科技的產品，而今在港，無論是金融、酒店、旅遊……等事業，都有他的一份兒。

對郭仲堅來說，這反而是因禍得福。

另外一個人，對這兩件事，依然耿耿於懷的，便是鄺崑。

他在郭仲賢事件中，是一個受害者，只比郭仲賢好一些，沒有死去。在郭仲堅被綁票的事件之中，他只是以好朋友身份協助郭家，可是，兩件事都是與那批山東人有關，他已立下心願，要好好撲滅這一班罪犯。

他是個警務人員，當然知道不能用私人報仇的辦法去解決這些事情，現代社會，一切講法律，不能再用以前報仇的心態去處理這些事情。

自從鄺崑保護了郭仲堅回港之後，他一直注意有關大陸罪犯的事，那些亡命之徒，不單只在大陸犯案，而且很多時候會越境犯案。

對於這些越境犯案的人，對警方來說，也是非常頭痛的事情，這些人，來無踪，去無跡，要進一步查探事情的眞相時候，他們大有可能已逃回大陸，逃之夭夭！

鄺崑覺得有點奇怪，那幫山東人自從收了郭仲堅五百萬贖款之後，便完全消聲匿跡。

他們再沒有在深圳出現，也沒有在廣州或者是附近一帶鄉縣出現，大概是收了錢，已衣錦還鄉，回到山東老家去了！

不過，鄺崑却不相信，他們收了五百萬元，便會洗手不幹。

而今在大陸，有五百萬元並不算多，這幫山東老兄，人數也不少，一人分一些，數目更不會大，他們沒有理由就此收手。

可是，事實却是如此。

那些山東老兄，眞的是無踪無影。

鄺崑對這事也漸漸忘懷，而他在警界的事業，却是蒸蒸日上。

他已經成爲了本地重案組的負責人。

* * *

那日，是深秋時分，天氣仍有點翳熱。

早上十時，警方熱線接到一個市民的報案。

那熱心的市民道：「我本來是打電話和一個銀行職員談話的，但說到了一半，却聽到電話傳來……打劫……而那職員再沒有和我談話，我相信是有人打劫銀行。」

警方立即依那市民所提供的地址，首先通知附近的巡邏警員去查看。

那銀行在尖沙嘴，是一間美資銀行。

美資銀行稟承着美國祖家的作風，銀行內的裝置，一切都是開放式的。

據說這樣可以與顧客打成一片，其實也便利了匪徒的打劫，因爲他們不用打碎玻璃，便可以進入櫃位之內。

兩個騎着鐵馬的交通警員，首先到達了現場。

其中一個，一下車便被一顆子彈打個正着，倒在他自己的電單車旁邊。

另一個交通警員，比較幸運一點，他伏在銀行門口附近一些停泊車輛後面，本來想向匪徒警告，那知道，他一開聲，連續遭了六槍轟擊！

他沒有受傷，但已嚇至雙腿發軟，不能行動！

幸好其他警員趕到，支援部隊也趕到，立刻把銀行包圍了。

匪徒本來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逃走，可是，他們盲目開槍，反而召來更多警方人員。

本地警方人員的反應，與辦事的效率，是他們想像不到的。

鄺崑率領了手下，是第二隊的支援部隊，他來到現場的時候，附近已完全被包圍與封鎖。

鄺崑下車，問負責的警長道：「什麼情況？」

警長道：「劫匪脅持了十多個人質在銀行之內！」

「有多少個劫匪？」

「在銀行內有兩個，但據路人所提供的資料，至少有三人，其中一人在外負責把風，那人應該是逃了！」

「他們劫了多少錢？」

「不知道，因爲銀行職員也是被脅持人質之一！」

「職員有多少人？」

「大約有七人，情形還不清楚！」

「快聯絡他們總行。」

「已經派人去聯絡了。」

「顧客呢？」

「應該有十幾個！」

「有什麼人？」

「據說有主婦、入數的公司職員，也有一雙年老的夫婦，也有小孩子！」

鄺崑聽了，忍不住道：「有小孩子，女人、老人，那實在麻煩！」

「是的，我們已知會其他專家，包括談判專家、心理專家、醫

務人員……」

「他們有什麼要求？」

「還沒有！」

就在這時，銀行的玻璃門打開了一些，一個圓型的物體被拋了出來，在地上滾動。

那東西是冒煙的。

有人叫道：「是手榴彈！」

話未說完，已是「轟隆」一聲，爆炸開來！

硝煙四起，銀行門口的行人道上，出現了一個大窟窿，而那手榴彈爆炸所彈出的碎片，傷了兩個警員，附近商店的玻璃窗門都被震碎了。

這手榴彈威力極大。

鄺崑知道這些劫匪心狠手辣，拋出這個手榴彈，只是一個下馬威。

他的手下已經在附近開設了一個臨時指揮中心，一位警員正負責打電話給銀行。

電話是搭通了，却無人接聽。

鄺崑等了一會，決定用擴音器與裏面的匪徒對話，他開了車上的擴音器，道：「裏面的人聽着，你們已被重重包圍，立即放下武器出來。」

他把這話說了三遍。

忽然，那電話接通了，傳來一陣女人的聲音：「他們……他們要求……要求一輛……麵包……」

「什麼麵包？」

「是……一輛麵包車！」

鄺崑道：「你是誰？」

那聲音有點相熟的感覺。

「我是銀行職員……」電話突然傳來一聲「哎呀！」，那女職員哭道：「我是負責傳話的！」

「爲什麼劫匪自己不說！」

「他們不懂廣州話！」

「有幾個人？」

「兩個！」

又傳來一陣「哎呀！」的聲音。

「他們說什麼話？」

「我也聽不懂！」

「那你怎樣傳話？」

「我們這裏有一個阿婆，她聽得懂匪徒說的話。」

「阿婆？」

「是由阿婆把他們的話翻譯給我聽，我再說給你們聽！」

「怪不得這麼混亂！你叫阿婆說。」

「我……他們……」是一些生硬的廣東話，夾雜了一些北方口音。

「他們究竟說什麼話？」鄺崑問。

「山東話。」

「山東話，我們有伙記懂山東話，叫那人直接與我們對話。」

鄺崑向他手下陸浩道：「阿浩，你來，匪徒是山東人！」

陸浩接過了電話，但等了一會仍沒有聲音。

陸浩用山東話道：「我姓陸，你們有些什麼要求？」

「我要求你們撤走！」是山東話。

陸浩道：「你先放了人質，我們便撤走！」

鄺崑與其他警務人員本也不知他在說什麼，不過，幸好有另一位女警也懂山東話，她在旁邊翻譯。

忽然，電話斷了，陸浩一連叫了幾聲，仍然沒有回應，他放下了電話。

陸浩道：「他們不談了！」

鄺崑道：「他們可能是情緒問題，過了一會，他們又會再談！」

現場的戒備越來越森嚴，警方的各部門的精英部隊也來了，可是，他們不敢貿然採取任何的行動，因爲有太多的人質在手。

鄺崑與幾個手下商議，一時之間似老鼠拉龜，不知如何入手。

提議却是很多，有人說直接攻入，有人要施放催淚彈，有人說由飛虎隊前面進攻，再由機動部隊在後面攻入，雙管齊下。

鄺崑一時之間，實在難以決定。

忽然，銀行的門開了，一個中年男子受了傷，但仍拚命的跑了出來。

看來他是逃出來的人質。

警方人員大爲緊張。

只見那人脚步不穩，走了幾步，銀行內的一個窗口，突然「砰！」的一聲，射出了一響冷槍。

那奔出的人質中了槍，狂叫一聲，便倒在銀行門口的地上。

所有在場的警務人員都嘩然，匪徒竟敢在衆目睽睽之下，槍殺人質。

鄺崑的手下，更爲憤怒，這簡直不把警務人員放在眼內，有人更想立即衝入內。

鄺崑下令道：「所有人都要保持冷靜，否則我們是擒了匪徒，却難向市民交代！」

鄺崑說的是事實，而今捉拿賊匪，並不是以前那麼簡單，因爲而今事事講求人權，連匪徒也有他的人權，那實在難以應付。

這時，當衆人情緒激動時，電話又響了。

陸浩拿起了電話。

那個女人的聲音又道：「你們的最高負責人是誰？快叫他來聽！」

陸浩把電話遞了給鄺崑。

鄺崑把電話擱在一個擴音器上，所有在場的人都可以聽得到。

「我姓鄺。」

「鄺Sir？」那女人的聲音似有些激動。

「是的，請你勸勸他們，這裏

不是大陸，我們不能忍受這種冷血行動。」

忽然，電話傳來另一個聲調，是他們聽不懂的山東話，一連串的嘰哩咕嚕。

陸浩道：「他說他們忍受不了，會再殺一個，這一次，來一個女子……好不好？」

鄺崑怒道：「你們沒有人性的嗎？」

「人性？我們被困在這裏，還講什麼人性！」

「你們究竟想怎樣？」

「一輛車，貨客兩用的那種，限你們在一小時內把車放在門口。」

「你們逃不了的，給你們車又如何？」鄺崑大着膽子的刺激他們。

「你不用理會。」

鄺崑道：「好，我們會在一小時內提供貨客車，不過，你們要先放人質。」

「放人質？」

「是的，你有十多個人質，放一兩個表示你們的誠意，我們才能安排車輛。」

聲音停頓了一會，然後是那女人的聲音，道：「好，這裏有一對年老夫婦，我們會放他們兩人，不過，你們千萬不能趁機會攻入，因爲我們手上有小孩子，也有孕婦，我不想見一屍兩命。」

「好極，你們先放那雙年老夫婦。」

鄺崑立即吩咐所有在場人員戒備，特別是通知了在場的白車及車上的醫務人員，因爲這雙年老夫婦釋出，大有可能是身體有問題。

這時，銀行門口仍躺着剛才那個被槍殺的人質的屍體，暫時沒有人敢上前搶救。

雖然衆人眼見他被射殺，但這並不是表示他一定已經死了，他們仍有責任去救他。

鄺崑徵求了兩位自願去抬死者的警員，在派他們出去之時，他已吩咐了五名神槍手監視在周圍，假若裏面再放冷槍，他們會還以顏色。

兩個便裝的警務人員抬了一個擔架，一步一步的走向那躺在地上的人。

那人動也不動。

兩個便裝探員放下了擔架，然後用最快速的手法，把那人抬了上擔架，然後抬回安全的地方。

一羣醫務人員立刻圍上前來。

忽然，那人竟然抽搐着，叫道：「我……我還沒有死？我還沒有死？」

這一聲嚇得醫生也跌了聽筒。

那人站了起來，摸着背後，然後用手往背後的衣服內抽出了一個鐵牌。

鐵牌是刻上了一個英文名字，那是一種完全不值錢的裝飾物，但鐵牌上的英文字已經十分模糊，因爲那顆子彈剛巧是打在那鐵牌之上。

醫生問道：「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這鐵牌救了我一命。」

鄺崑知道這種奇幻的事情，也立刻上前一看。

醫生檢查過那人，那人的確是沒有什麼事，而且精神還算不錯。

鄺崑道：「你貴姓？」

「我叫高孝順！」

「你是自己走出來的？」

「是的。」

「你不怕死？」

「不怕，對了，我要先回家。」

「爲什麼？」

「因爲我冒死走出來，爲的也是回家去看我的母親，她有病。」

高孝順站了起來，便要離開。

鄺崑道：「你先回答我幾個問題，才可以離開。」

「快些，快些，因爲我實在要趕回家看我母親。」

「我會叫警車送你回去，裏面有多少人？」

「匪徒有兩個。」

「兩個？什麼模樣？」

「一個是身材高大，另一個却是文弱書生似的。」

「有什麼武器？」

「有手槍，而且有一柄AK四十七的機關槍，還有一大梭子彈。」

「人質呢？」

「包括我有十個，另外還有一雙年老的夫婦，一個大肚子的女人，還有她的孩子，那孩子只有五六歲左右。」

「還有呢？」

「其餘是三個主婦模樣的人，兩個中年男人。」

「有多少職員？」

「有幾個被困在經理房內，我們看不到，只有一個女職員在大堂，就是那個女職員被他們威脅着，與你們通電話的那一個。」

「誰懂山東話？」

「就是那雙年老夫婦，那個男的身體弱，也嚇得六神無主，那個老女人，反而鎮定。」

當他說話時，這些資料已分傳送在場的警務人員。

「我眞的要走了！」高孝順道。

「你眞的爲了母親才走出來？」

「是的，今日我本要上班，但母親病了，我告假陪她，早上出來爲她辦一些銀行事務，想不到竟然遇到這件事，實在倒霉！」

鄺崑道：「你不知是倒霉還是好彩，回家去買一張六合彩吧！」

「中不中六合彩也沒有關係，我要先回去看看我的母親，她可能已知道這事。」

這件銀行劫匪脅持人質的事，不單高孝順的母親知道，全港市民都已知道，因為電台已把新聞播出。

「你以後還要協助警方的。」

「這個當然，不過，你讓我先回家。」

高孝順的名字實在沒有改錯，他實在是個孝順的人，也許上天也為他這點孝心，讓他在冷槍之下，竟也能逃過一死。

鄺崑漸漸了解銀行內的情形，匪徒有充足的火力，有十多個人質，硬拚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這時，鄺崑的手下來報：「貨客車已預備好了。」

鄺崑道：「暫時不要把車子開來，但也要隨時候命出動。」

因為事情變化，每分鐘可能不相同。

忽然，銀行門口的玻璃門被裏面的人推了一下，衆人又開始緊張起來。

飛虎隊與神槍手各自守在最有利的地方，瞄準着大門處，只要稍有異動，他們便會百槍齊發。

玻璃門又再推動。

一個老年體弱的男人慢慢的從玻璃門出來，他雙手高舉，口中發出一些聲音，但沒有人聽到他在說些什麼，他一步一步的走出來。

後面接着出來的是一個老婦人。

那老婦人叫道：「我們是人質，不要開槍，不要開槍。」她聲若洪鐘。

兩人一步一步的從玻璃門一直走到警察處，那個男人可能受驚太厲害，來到人羣前，再也支持不了，倒了下去。

那老婦人叫道：「快救他！」

醫務人員已湧了上來，替這老頭子診斷檢查，另外有救傷人員抬了擔架來。

老婦人問道：「他怎麼了？」

一位穿着白袍的醫生道：「他可能受驚過度，不過沒有什麼大問題。」

「我早已說過他不宜多走動，應該躲在家中休息，他又不聽話，一定要跟我來銀行，想不到幾乎要死在這裏！」

鄺崑道：「你自已有沒有什麼？」

「沒有，你是誰？」

「我姓鄺，負責這件案的。」

「鄺Sir，你們怎樣搞的，等了這麼久，還不為匪徒預準車輛，他們兩個人，膽怯怯的，神經非常緊張，稍有不如意，他們是會大開殺戒的，那時，你們想救人質也來不及。」

鄺崑想插口。

但那老婦人又道：「我們年紀老了，死了也不足惜，對了，老頭子，我們的人壽保險有沒有交費？」

那老人躺在擔架之上，閉着雙目，聽得到那老婦人的問話，答道：「不用交了。」

「不用交？那麼我們的保險完蛋了，你知道，那些保險公司，你少交一天，也有藉口不賠給你，你這個老頭子，老懵懂！」

「不是不用交，而是銀行自動扣數的。」

「啊，是自動轉賬的，那倒好，有交保險費，死了也有一筆錢，不用曝屍街頭。」

鄺崑道：「而今……」

那老婦人道：「而今好了，我們可以走了嗎？」

「不，不，我要去醫院。」

老婦人忽然又變得柔情似水的道：「好，好，老頭子，我陪你去醫院。」

鄺崑道：「我想請問……」

老婦人道：「幸好我們都有足夠的表演天才，否則那賊匪不會放我們，我們……」

鄺崑實在忍耐不住，叫道：「你閉口！」

那老婦人怔了一怔，沒有說話。

鄺崑問：「那兩個賊匪怎麼樣？」

老婦人白了鄺崑一眼，道：「你是誰？對，對，我幾乎忘了，你是這宗案子的負責人。」她回首環視四周，看見附近有警察，有便衣警探，有醫務人員，更有很多採訪新聞的記者。

「啊，鄺Sir，你接手這宗大案，你一定會陞職，那些是記者，我們都是案中重要人物，我們要拍照……」

那老人叫道：「不，不……我躺在擔架上，人似半死，還拍什麼照？」

老婦人却道：「你不拍我拍，我要弄好儀容，否則上鏡一定難看死了，我要上無線，無線比較多人收看……不，亞視也好，近來他們的儀器先進了一些，拍出來比較清晰，而且……」

鄺崑道：「閉口！」

那老婦人又再怔了一怔，暫時閉口。

鄺崑道：「兩個匪徒怎樣？」

老婦人並沒有回答。

鄺崑只好再問：「他們威脅了多少人質？」

老婦人白了鄺崑一眼。

「你為什麼不答我？」

「我答你？你是什麼態度？」

山東大漢用槍柄敲向鄺崑前額，他急閃身……

「我是什麼態度？」鄺崑反問。

「你這樣對待一個老婦人已經不對，對待我這一個納稅人，更加不對，你沒有聽過政府公務員的服務承諾，你要對大衆有禮貌，我又不是犯人，你不用這麼無禮……事實，對匪徒也要有禮。」

鄺崑聽了這話，實在是啼笑皆非。

他清了一下喉嚨，道：「好了，好了，請問閣下，裏面兩個賊匪如何？」

「他們威脅着一個女人……那女人很漂亮，她稍懂普通話，所以利用她傳話。」

「傳話？對，他們是山東人。」

「是山東老鄉，那些莽漢子，幾千年來也是一個樣。」她忽然依依呀呀的唱起歌來。

鄺崑實在不知她在弄什麼玄虛。

「你唱什麼？」

「這麼出名的曲子你也不懂？」

鄺崑道：「我想知道裏面的情形，我不想聽你這樣無厘頭。」

「無厘頭，我這是無厘頭？」

那老人道：「非常無厘頭。」

老婦人有點發怒。

鄺崑不想被這對老頑童夫婦要弄下去，叫道：「小姐，你快回答我的問題。」

「這才像樣，我也是一位小姐，好，我告訴你，我剛才唱的是……」

「我不是問你唱什麼。」

「那我不說好了。」

「那兩個匪徒究竟怎樣？」

「是你叫我不要說的。」

鄺崑道：「我不想知你唱什麼，但我想你快快說一下裏面的情形。」

「我不能不說我所唱的。」

「好了，好了，你說吧！」

「我唱的那一段，是著名的山東响馬。」

「山東响馬？」

「是的，他們好像以前的山東响馬，不過，他們不再騎馬打劫，也不再用响箭，而用機關槍。」

「你怎麼知道？」

「我也是山東人，怎會不知道！」

「啊！剛才便是你替他們傳話的。」

「正是。」

「他們又為什麼會放你們？」

「老頭子做戲也不錯，他裝作了快要死的樣子，那兩個人便想放他出來。」

「不，不是這樣。」那老人搶着說。

「是怎樣？」

「你還不知道？」老人道。

那老婦人道：「他們可能見我

們是一雙年老夫婦，也不忍傷害我們。」

「不，你不是正領教着？」

鄺崑依然不明白。

老人道：「你不覺煩嗎？」

「煩死了！」鄺崑道。

「那兩個賊佬也不想再煩下去！」

鄺崑聽了，也忍不住的笑起來，道：「怪不得他們立刻放了你。」

老婦人又再白了鄺崑一眼，口唇微動，看來又有一番話要說了。

鄺崑立刻止住了她，道：「你們快去醫院。」

醫務人員簇擁他們而去。

「鬧劇，簡直是鬧劇！」鄺崑道。

這時，電話又再響了，所有人都側耳聆聽。

「爲什麼還沒有車輛。」依然是那女人的嚦嚦鶯聲。

鄺崑道：「快來了！」

「他們有一些要求……你知華不知我？」

「什麼？」鄺崑道。

「他們要求香煙與水，巴那特高使是……」

「香煙與水，好極，喂，你說什麼？」

「快送進來！嘩加拿定的國。」

「什麼？送進來？誰送？」

「他們答應把那母子，那個懷孕的母親，和她的孩子一起，他也陸一巴雪……」

「什麼？」鄺崑把電話按了暫停掣，道：「快叫密碼專家！」他發現那女人所說的每一句話裡面，都加了一些不知是什麼的話，那大有可能是一些密碼。

那女人又道：「你們派人送進來，那算是交換人質，春得拉花先……」

「好，好，我立刻派人來，不過，他們要先放了那雙母子。」

電話斷了。

鄺崑立刻吩咐手下，預備一些香煙飲品。

一位密碼專家也在十分鐘之內趕到了現場，鄺崑立刻把錄音帶重播一次。

那專家聽了很久，似沒有頭緒。

突然，電話又響，不再是那女人的聲音，而是一個非常粗獷的漢子不知在說什麼。

鄺崑道：「什麼？」

電話又再斷了。

亞浩道：「那是一句山東粗話。」

「他們在發怒了，快準備香煙飲品。」

那個密碼專家仍在抓頭，忽然，他拿起了紙來，把那些聲音用同音的文字寫了出來。

「你知華不知我
巴那高使是
嘩加拿定的國
他也陸一巴雪
春得拉花先」

那密碼專家道：「不是英文、法文，也不是德文，甚至俄文也不是。」

鄺崑看着他所寫的字音，忽然，他若有所悟，叫道：「我知了。」

「知？知什麼？」專家抓着頭問道。

鄺崑道：「伙記，那些東西預備好沒有？」

「預備好了。」

「那由我送進去。」

「你？鄺Sir？」

「是的，因爲裏面那個負責傳話的女人，是我的一位朋友。」

「朋友？你怎知道？」

「那些密碼。」

那密碼專家道：「你知道那些密碼？」

「是的，那是——你看每一句古靈精怪的話的最後一個字。」

「我——是——國——雪——先！」

「對，她是郭雪仙！」

「你怎看得出，我還以爲要帶回去寫字樓，利用最先進的聲音法輸入電腦，再來分析。」

鄺崑道：「謝謝你的協助！」他轉身向他的手下道：「快把飲品香煙拿來。」

早已有人把半打香煙，幾包紙包飲品，及兩樽礦泉水拿來。

鄺崑道：「快打電話。」

電話接通了，鄺崑道：「我是鄺督察，我會把煙與飲品送進來，不過，你們先放那雙母子。」

「好！」

在場的人又再緊張起來，集中注意力在那銀行的玻璃大門處。

一會，玻璃門又動了。

一個小孩子先跑出來，他好像一隻受驚的小兔子，開了門，向四周望了一下，轉身去拖他的母親。

玻璃門又再動。

電話又響，傳來女人的聲音：「你快把飲品香烟送來，否則……」

「好，我來！」

「不能帶槍！」

鄺崑把懷中手槍拿了出來。

陸浩道：「你眞的不帶？」

「帶也沒有用，他們有AK四七，我這手槍，有什麼作用？」

「在必要時也可以防身。」

「不，我不想刺激他們，否則，他們狂性一發，這事無法收拾，我們首要任務是盡量救出人質。」

「那母子在我們射程之內，千萬不要妄動！」電話又再傳來警告。

鄺崑雙手捧着飲品香烟，走向銀行大門。

那小孩子偎倚在腹大便便的母親身旁，看着鄺崑走來，當他接近那懷孕的女人時，低聲問道：「你們怎樣？」

「也沒有什麼？你代替我們？」

鄺崑點了點頭。

「謝謝你！」

「不用，這是我們的職責！」

那懷孕婦人微笑，表示感激。

那孩子突然道：「我也很口渴。」

他雙腳踮高，拿了一包紙包飲品。

鄺崑道：「快回去。」

那婦人拉着孩子，快步的走向那些包圍的警察。

鄺崑一步一步的走向玻璃大門，他拉開了大門入內，踏入了一步，一柄槍已指在他太陽穴上。

＊　＊　＊

冷冷的槍管使鄺崑整個人凝住，他不敢稍動，不過，他仍然保持着鎮定的神情。

「是你？」非常生硬的廣東話。

鄺崑用眼瞟了那持槍的人，只見那人滿臉鬍子，是個虬髯大漢，開始的時候，有點陌生，但再多看一眼，他的心便往下沉。

等不了片刻，他的怒火卻又由心中生。

原來眼前這個漢子，竟然是幾個月之前，在公路上向他和郭仲賢行兇的匪徒。

他認得出那兇惡的樣子，雖然事隔了這一段日子，這人殘忍、兇狠，幾乎把鄺崑打死了。

世界果眞這麼小，鄺崑又再碰着這人，這次，舊仇新恨，也許要好好算一算。

那人又再叫道：「進去！」

鄺崑捧着那些香煙飲品，一直朝內走去，他有點害怕，害怕這人一時兇狠成性，胡亂開槍。

不過，一切已是命定。

想到這點，他反而鎮定起來。

鄺崑來到大堂銀行櫃位之前，地上蹲着五個人，他們見鄺崑前來，紛紛起來。

那持槍的人叫了起來，不過，他說的話，並沒有人聽得懂，鄺崑只憑猜度，知他喝令每一個人不要動。

有一個嬌俏的聲音道：「你們不要亂動！」

鄺崑循聲音望去，只見郭雪仙在另外一邊，她似乎受到一些優惠，不用與所有人質蹲在一起。

那些人聽了，全不敢亂動。

鄺崑向郭雪仙打了一個眼色，郭雪仙也會意，回了他一個眼色。

他放下了那些飲品和礦泉水。

那山東大漢垂下了手槍，走上前來，拿了一樽礦泉水，又拿了一包香煙，然後向郭雪仙說了幾句話。

郭雪仙點頭道：「你們可以喝些東西。」

那些人質聽了，都各自拿了一包紙包飲品，鄺崑把一包飲品拿了起來，想遞給郭雪仙。

那人忽然喝了一聲，鄺崑不敢再動，回過頭來，向那山東大漢微笑，並把那包紙包飲品給他看，並道：「我想把這飲品給那位小姐喝。」

那人並不明白。

郭雪仙想說話，可是，鄺崑似有點心急，他不理會那山東大漢，便把那包飲品拋向郭雪仙。

飲品在半空。

突然，「砰！」的一聲，紙包飲品已在半空爆開，液體濺向人羣。

所有人都驚叫起來，發出一陣噓叫。

原來，那山東大漢不明白鄺崑的意思，只見他一拋那飲品，他便抽出手槍向飲品射去。

他的槍法實在準確。

鄺崑也被他這一槍，嚇得手足無措。

那人大笑起來，鄺崑明白，這一槍是大有用意，一來可以表示他的槍法如神，假若任何人有異動，在這大堂，手槍射程範圍之內，沒有一個人可以妄動，否則便會有如那包飲品一樣。

二來他是表示這裏一切由他作主，沒有他的同意，任何事也不可以做。

鄺崑知道，假如這一槍不是射向那飲品，而是射向自己的頭顱的話，那實在不堪設想。

那大漢又說了幾句話。

郭雪仙翻譯道：「你們喝了東西，仍然要蹲下來，過來，他問你叫什麼？」

她是問鄺崑。

「我？我姓鄺。」

郭雪仙又翻譯了一下。

那人又說了一些話。

郭雪仙道：「他聽懂你說什麼，你可以直接向他說。」

「說什麼？」

「你們準備好了汽車沒有？」

鄺崑道：「準備好了。」

「爲什麼不開來？」

「因爲……因爲警方害怕你不守諾言，因此……因此他們要你先放一些人質。」

那人聽了，大聲咆哮。

這粗魯不文的山東大漢，雖然沒有人知他在說什麼，不過，每一個人都明白他罵人。

郭雪仙道：「他不會再放人質。」

那人又再說了幾句。

郭雪仙道：「他說，他已放了那雙夫婦，如果警方再拖延下去，他會殺死人質。」

鄺崑倒不怕他的恐嚇。

那山東大漢也明白鄺崑的意思，他突然把正在抽的半截香煙，丟在地上，然後，衝了上去，揪起了一個男人，推他向門口。

那男人十分瘦弱，被山東大漢一抽一推，整個人不由自主的被推向門口。

他號啕的大叫，因為這一連串的動作，他以為那山東大漢立即便要殺他。

鄺崑也急了起來，道：「慢着！」

山東大漢又再抽出手槍。

那瘦弱的男人剛巧回過頭來，一見他抽出手槍，他已嚇得臉色蒼白，口吐白泡，而褲襠間已濕了一大片。

鄺崑喝道：「慢着！」

山東大漢舉起手槍，瞄準那人。

那人早已暈了過去。

不過，山東大漢並沒有開槍，而是把那瞄準的姿勢凝在半空。

人質之中，有人叫道：「你，你是警察？」

鄺崑道：「是！」

「那你有責任救我們，你不是來害我們的。」另一個女人質道。

「當然，我是來救你們。」

「那你為什麼還玩弄花樣？叫他們開車來，讓他們逃走，我們也安全。」

「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

「並不是這麼簡單？」另一個人質又叫道：「只是你們警方把事情複雜化。」

鄺崑明白人質們的心情，不過，在此刻向他們解釋也是多餘的。

山東大漢走向那昏倒了的那個男人前面，然後用礦泉水淋向他。

那瘦弱的男人悠然甦醒。

他發覺自己並沒有死去，卻仍然十分驚慌，一時之間，他撲向玻璃大門。

他想趁這機會逃離。

不過，那山東大漢當然不會讓他逃走，他也撲向前，一手抽起那男人的衣領。

山東大漢不但人兇狠，臂力也是驚人，他一手揪住那男人，情形有點像一隻老鷹抓着一隻小雞的模樣。

那人在半空中猛地掙扎。

山東大漢一手把那男人甩了開去。

鄺崑看見那人被拋向那邊的玻璃，假如他真的撞向玻璃之上，他會撞破玻璃，那時，就算他不死，也會滿身受傷。

鄺崑不再考慮，一個飛身，阻住他的去勢，然後，回身過來，抱住了他。

這救了那瘦弱男人的一命。

他放下那瘦弱的男人。

山東大漢又說了幾句話。

郭雪仙道：「他讚你好身手。」

鄺崑笑道：「我怎及這位大哥。」

山東大漢聽得懂，也笑了起來。

鄺崑對那瘦弱的男人道：「你冷靜一點，否則我再救不了你。」

那男人並沒有感激鄺崑，反而是狠狠白了他一眼。

山東大漢又說了一番話。

郭雪仙道：「鄺Sir，他要你催促警方。」

其他人質聽了，也道：「快叫他們開車來。」

「警方拖延，結果是害死我們，我們是納稅人，養了你們這些差佬，有什麼用。」

「死差佬，你來作什麼？幾乎害死了我。」那瘦弱的男人，不單不感激鄺崑救了他一命，反而詛咒他。

鄺崑實在是無可奈何。

那大漢又咆哮。

郭雪仙道：「他說，你再不行動，他便要採取行動了。」

「什麼行動？」鄺崑問。

忽然，有人高叫：「把差佬推出去，威脅警方。」

山東大漢是明白那人的意思，他狂笑起來，又嘰哩咕嚕的說了一大番話。

郭雪仙聽了，臉上一陣紅一陣白，道：「鄺Sir，他贊成那人的提議。」

「推我出去？」

「是的，以你作人質，也以你向警方示威，使警方盡快開車來。」

山東大漢走向鄺崑。

有人叫道：「殺了這個差佬，看看警方是否再拖延！」

鄺崑回過頭來，說這話的人，竟是那個瘦弱的男人，這人簡直是恩將仇報，早知如此，就讓他撞向玻璃，讓他一身插入玻璃，半生不死。

另外一人，見山東大漢沒有什麼反應，也叫道：「殺這個差佬！」

其他人聽了，也附和着：「殺他，殺他！」

山東大漢笑着說了一番話。

郭雪仙道：「他說你是眾望所歸。」

鄺崑嘆了口氣，道：「我目的是來這裏救你們，那知道你們竟恩

將仇報。」

人質齊聲道：「殺死這差佬！」

大漢舉起手槍，走向鄺崑。

郭雪仙見狀，她本一直沒有動過，只是坐在另一邊，這時見她一跛一跛的撲過來，鄺崑才知道她其實是腳部受了傷。

郭雪仙以身擋着鄺崑的前面，用普通話向那山東大漢解釋。

可是那山東大漢一直在搖頭。

有人質叫道：「你這女人，為這差佬說什麼好話，阻頭阻勢。」

那個瘦削的男人也叫道：「妳要維護這差佬，那妳陪他去死吧！」

人質的情緒越來越洶湧。

鄺崑知道，假如控制不了這場面，將會有很多人受傷或是死亡。

他低聲向郭雪仙道：「你不要再與他說了，讓我來，讓我來。」

郭雪仙終於讓開了。

那山東大漢用槍示意鄺崑舉起雙手，鄺崑無法，只好高舉雙手。

大漢又再示範雙手放在頭後的姿勢，鄺崑也只好依着做了。

其實他迫鄺崑如此做，實在是一個非常侮辱姿勢，因為警方抓了人，通常也是叫疑犯雙手放在頭後。

鄺崑是個警察，他當然領略其中滋味。

那大漢推了鄺崑一下，鄺崑本能地反抗，突然，那大漢把手槍舉起，以槍柄敲向鄺崑的前額。

鄺崑再無法不作閃避。

他一閃身，雙手箍着那山東大漢的腰部，然後向地上一拖，這樣他暫時可以避開他的槍嘴。

兩人就在這一刹間，變成滾地葫蘆。

有一個人質趁此機會，便竄向大門。

另外兩個男人，也不顧一切，奔向大門。

「砰！」的一聲，所有人又一再凝住。

山東大漢已推開了鄺崑，並用槍指住眾人，他並非用手槍，而是那支機關槍，那機關槍一直掛在他身上。

那大漢狂叫了幾句。

郭雪仙也是驚魂甫定地道：「回來，回來！」那三個人質只好慢慢的走了回來。

郭雪仙道：「你們再企圖逃走，他會用機關槍，你們沒有一個人可以倖免！」

山東大漢並用機關槍向眾人作射殺狀。

每一個人都是噤若寒蟬。

郭雪仙道：「鄺Sir，他叫你合作。」

「怎麼合作？」

「你走向門口，向警方表示，你有生命危險，因為他的機關槍指着你，然後叫警方快駛來車輛。」

鄺崑道：「我願意，不過，我首先聲明，他不可以殺這裏的人質。」

他回首望那仍蹲在地上的人質。

其中那幾個曾開口說要殺死鄺崑的，臉上有一些羞慚之色。

郭雪仙道：「你為什麼還要維護他們？他們曾經叫他殺你的。」

鄺崑道：「因為我是警察，我是有責任保護市民的。」這句話更使那些人慚愧。

山東大漢見他們低聲說話，便大肆咆哮。

「走！」

鄺崑仍然雙手放在頭後面一步一步的走向大門，而山東大漢雙手按機槍。

鄺崑心中十分紊亂，實在不知做些什麼才對，這場面實在難控制。

他已接近大門。

突然，電話鈴響了。

那大漢喝了一聲，鄺崑不敢稍動。

郭雪仙拿起了電話，道：「喂？」

「我要找鄺崑鄺Sir。」

郭雪仙把電話遞向鄺崑，道：「找你的鄺Sir。」

鄺崑不敢妄動，他看了那山東大漢一眼，山東大漢對郭雪仙說了幾句話。

郭雪仙道：「他警告你要小心說話，否則他槍下無情，他不想殺死警務人員。」

鄺崑放下了雙手，慢慢的走近電話處，拿起電話，道：「我是鄺崑！」

「什麼情況？」

「疑匪十分兇悍。」

「我們聽到裏面有兩次槍響，發生了什麼事情，有沒有人受傷？」

「暫時沒有，兩次槍聲都是警告的性質。」

山東大漢又咆哮了幾聲，並且用槍示意，雖然他沒有說什麼，但所有人都明白，他在催促，叫警方快些預備那輛客貨車。

「什麼聲音？」

鄺崑道：「疑匪是個山東大漢，他催促要客貨車。」

「你有沒有辦法拖延下去？」

「我不知道，我會盡力。」

山東大漢走近，他拿着機關槍，示意鄺崑放下電話，鄺崑無奈，只有放下電話。

鄺崑道：「你不用急躁，警方的車輛已預備好了，你只要多等一會，不過，我看你還是先放人質，這樣警方才相信你。」

山東大漢似並不理會他。

那幾個蹲在地上的人質聽了這話，也異口同聲的道：「大爺，你先放了我們，警方才會相信你。」

「你有一個警察在手，怕他們什麼？」

「警察的命比我們貴重得多。」

山東大漢拿出了香烟，狂抽了幾口，然後，他對郭雪仙說了幾句話。

郭雪仙道：「他說要放人質。」

冒險談判　弄巧成拙

那些人質聽了，都十分高興，有兩個已站了起來。

山東大漢又用槍指着他們，那兩人只好坐下。

「他說先放了人質，十分鐘之後，仍不見有客貨車來，他便要殺你。」

鄺崑心想：「沒有了這班貪生怕死的人，對付這個山東大漢比較容易一點，至少不用擔心他們的傷亡。」做一個現代的警察，實在不易。

「好！」

郭雪仙拿起了電話，她不用撥，電話那邊早已有人等着，這條電話線，連接銀行與警察的臨時工作中心，成了一條直通線。

郭雪仙道：「鄺Sir，你來說。」

鄺崑望了山東大漢一眼，接過電話，道：「他要放人質，表示他只想離開，不想殺人。」

「約多少個？」

鄺崑回頭看一下，道：「大堂全部六個。」

那山東大漢說了幾句。

郭雪仙道：「他不肯放我。」

「那不成。」鄺崑道。

山東大漢一定堅持要郭雪仙留下。

郭雪仙道：「我留下來也沒有什麼問題，最重要是這班人質。」

郭雪仙在這危急的情況下，還照顧着銀行的客戶，那實在是一個非常優秀的銀行僱員。

鄺崑道：「他要留下我，與一位女銀行職員郭雪仙，也亦是負責傳話這一位。」

「好極！」

「那山東大漢的條件是：一放了人質，他便要看到貨客車在門口，否則，他會先殺這位小姐，再殺我！」鄺崑這樣說，只是想向警方加一點壓力。

「五分鐘之後，客貨車便到門口。」

郭雪仙把這說話說了一遍，山東大漢似乎也十分滿意，用槍管叫那些人質起來。

那幾個人質，本來是蹲着的，經過這一番折磨，每一個人看來只得半條人命，而今聽到可以離開，却又變得活躍起來。

山東大漢示意他們站在大門處。

他自己舉着機關槍，說了幾句話。

郭雪仙道：「你們排好隊伍，當玻璃門打開，你們一個一個的慢慢走出去。」

衆人質都非常聽話，在玻璃門處排好隊。

「好，開門！」

山東大漢似有點緊張。

門一開，那些人質已不知什麼叫作排隊，他們拚了老命，搶先奔向對面。

那山東大漢從旁邊的玻璃看着。

其中幾個人質，因爲心急要脫離險境，奔跑起來，那知道因爲太心急，反而累事，跌在地上，另外兩個人質，踏在他們的身體上，一時之間，幾個人在馬路上滾作一團。

山東大漢在旁看見，大笑起來。

鄺崑看見，他也覺得那種狼狽情形十分可笑，不過，他實在是笑不出來。

這時，鄺崑反而發覺那山東大漢放鬆了不少，他再沒有雙手擎着機關槍。

鄺崑知道，這是一個好機會。

這是一個稍縱即逝的好機會，他不再猶豫，突然一個竄身，一腳踢開了那山東大漢的機關槍，然後，連環的發了幾拳。

那幾拳都打在山東大漢的太陽穴處，鄺崑使盡了氣力，每一拳都具有相當份量。

山東大漢只覺劇痛，而又有點暈眩，可是，他咆哮了幾聲，也使出他的看家本領。

他像一隻瞎了的野獸，向鄺崑反攻。

鄺崑又再連環的出了多拳，每一拳都打在那山東大漢身體脆弱的部份：喉嚨、兩脅……

他再加上一腳。

這一腳踢中了他的下陰。

山東大漢狂叫一聲，整個人彈上了半空，然後落下，那知道，他實在不好運氣，整個人跌在一張玻璃小几之上，他身體十分重，玻璃小几立刻碎了，而玻璃的玻璃碎插在他的身上。

鄺崑喜出望外，想不到這麼順利便可以控制了這山東大漢，他一手拿起了那機關槍，指向山東大漢。

山東大漢躺在玻璃碎中，發出呻吟。

「不要再動！」鄺崑叫道。

忽然，銀行大堂旁邊一道房門開了，並且有一個花盆，飛向鄺崑。

鄺崑反應也快，一閃開，但花盆內的泥土四散飛揚，洒得他滿頭滿臉。

與花盆同時飛出來的，是一個身影。

那人身手也是極快，一轉眼間，已來到鄺崑面前，並想奪去鄺崑手上的機關槍。

鄺崑雖然看不清楚，但他並不輕易讓這突然出現的人搶去自己手上的槍，他閃開了，立時再用槍柄敲向那人，那人叫了一聲：「唷！」

鄺崑一手撥開臉上的泥土，同時竄前，一腳踢出，那人被踢得人仰馬翻。

鄺崑立時上前，以機關槍抵着那人的後腦。

那人不敢再反抗。

鄺崑道：「你是誰？」

那人並沒有回答。

郭雪仙看着這驚險的一幕，這時才如夢初醒，道：「他是山東佬的拍檔。」

「他還有拍檔？」

「是的，他開始時，你還沒有進來之時，早已警告過我，不能向你透露，否則先一槍殺我。」郭雪仙道。

鄺崑道：「你慢慢站起來！」

那人慢慢的站起來，並用相當純正的廣東話道：「好漢，慢慢來！」

那聲音有點熟，不過，鄺崑還不敢肯定在什麼地方聽過，那人站了起來。

鄺崑對這身影也有點似曾相識之感。

那人回過頭來。

兩人同時都叫了一聲：「怎麼是你？」

鄺崑道：「朱醫生？」

實在想不到，這位曾救過鄺崑一命的朱雄，竟會在這個時候出現。

「鄺先生？」朱雄苦笑，臉上有些尷尬。

鄺崑的槍仍然抵着朱雄的後腦，不過，他們兩人慢慢的各自站起，他的槍已改爲指向朱雄的太陽穴。

朱雄道：「鄺先生，請你暫時把你的槍拿開，我是不會逃走的，也暫時沒有能力逃走。」

用槍指着自己的救命恩人，那實在是一件並不好受的事情，鄺崑慢慢的把槍收起。

那時，躺在玻璃碎上的山東大漢依然在呻吟。

朱雄道：「我先看看他！」

鄺崑點了點頭。

朱雄走近山東大漢，俯身看他，只見山東大漢已是滿身玻璃，有很多地方，玻璃已插入他的皮肉之內，不過，他傷勢並不算重。

郭雪仙低聲問：「你認識這人？」

鄺崑點了點頭。

「怎會？」

「說來話長。」

鄺崑頓了一頓，簡單地解釋道：「上次我與你二哥被劫，我被拋下山坡，由這位朱醫生救了回家，並且治好了我。」

「啊，我記得，大哥也曾提起。」她頓了一頓，蹙着眉道：「那麼，他是你的恩人，你怎麼……」

鄺崑道：「我也不知道。」

朱雄已俯身檢視山東大漢的身體。

鄺崑道：「要叫白車嗎？」

山東大漢可能是十分疼痛，但聽了這一句話，仍然一手拿短槍，指向鄺崑道：「你在開玩笑。」

鄺崑道：「你們好好投降……」

朱雄也突然轉身，臉上露出凜然之色，道：「鄺先生，你們是我們的人質。」

鄺崑道：「如今這個情形……」

朱雄道：「你聽着，裏面還有三個人質。」

「三個？」

「是的，那是行中的高級職員，一個是總經理，一個是總經理的秘書，是個女人，還有一個是副經理。」

「他們……」

「他們早已被我縛在椅上，並安放了炸藥。」

「炸藥？」

朱雄道：「是的，如果你不信，你可以開那房門一看，看看他們的情形。」

鄺崑實在沒有想到，問題會這麼嚴重，一進來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太多，因此，他根本沒有機會注意裏面的情況。

郭雪仙也一直沒有提起。

鄺崑慢慢移近那門口，推開了門，果然，是有二男一女，分別縛在他們所坐的椅子之上。

朱雄道：「本來還有其他幾個職員的。」

「他們呢？」

「我放走了他們，他們從後門走了。」

「放走了他們？」

朱雄道：「是的，有這三個高級職員已足夠。」

那山東大漢也突然咆哮起來。

鄺崑雖然並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不過，憑他這時的語氣，也可猜到他在埋怨。

朱雄道：「放了那幾個低級的，不但可以減輕我們的負擔，還可以讓他們替我們報告消息，你看，警方一直不敢再有異動。」

朱雄不單是個好醫師，而且有相當的謀略，並不是像山東大漢，只憑一個「勇」字。

鄺崑想衝入房間之內。

朱雄道：「鄺先生，你千萬不可衝動，因爲他們身上有炸藥，而那些炸藥會否爆炸，全憑我的主意。」

「爲什麼？」

「因爲我有一個遙控器！」

「遙控器？」

「是的，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遙控器，但只要我輕按一下，那電池通了，發出火花，那麼，那些炸藥便會爆炸的。」

鄺崑本想進入房間，但聽了這話之後，整個人凝住了，不能再動。

朱雄道：「你過來幫我一下。」

「做什麼？」

「抬向爺上那張沙發之上。」

「向爺？」

「啊，原來你們還不認識我們這位山東大漢叫向光明向大爺！」

「來，來，幫我一把！」朱雄道。

鄺崑實在不想幫這匪徒。

朱雄見他不動，從容地道：「鄺先生，你是聰明人，我不想用威脅的話命令你。」

鄺崑無可奈何的走近向光明，兩人合力，把向光明抬上了沙發之上。

朱雄道：「小姐，這裏有藥箱嗎？」

郭雪仙點了點頭，走到櫃位後面，捧了一個藥箱出來，並交給了朱雄。

朱雄打開了藥箱，裏面有相當足夠的急救藥物，他拿出一雙透明的膠手套，戴上手上。

因爲近年來愛滋病流行，人人對此世紀絕症非常敏感，因此每一個急救藥箱都有膠手套，用來戴上以便處理有關流血的傷。

朱雄戴上手套之後，用非常熟練的手法，把向光明身上插着的玻璃拔了出來。

一邊拔，向光明一邊發出一聲聲的痛叫聲。

有幾處較爲嚴重的地方，有血流出，朱雄也用紗布替他紮好。

朱雄是一個好醫生，鄺崑最知道，自己當時身受重傷，他都可以替自己醫理好，何況向光明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之傷。

向光明又對朱雄說了幾句話。

朱雄走向玻璃大門，在旁邊的窗口往外看，他十分歡喜的叫道：「有客貨車了。」

向光明也喜上眉梢，要坐起來，可惜他身上傷口極多，一動便使他痛入心脾。

朱雄道：「這是我放了三個低級職員的好處，不用我們再多費唇舌，他們便準備好客貨車！」

鄺崑一直覺得奇怪，爲什麼警方在這一段時間之內，沒有打電話進來，原來他們在忙碌查問那三個被朱雄故意釋放出去的人質。

他們一定會强調三個人質身上縛有炸藥之事，這事使警方不敢妄動，反而加速了他們向匪徒屈服的主意。

電話這時响了。

郭雪仙拿起了電話。

朱雄道：「按下那擴音器，好讓大家都聽得到。」

郭雪仙按下了開關。

「我們已預備好貨客車。」

朱雄道：「好極，這位自願獻身進來的警探會護着我們出去。」

「是鄺督察。」

「是的，還有一位，是個小姐，是鄺督察認識的，也是銀行中的高級職員之一。」

「那三位……」

「啊，你說那三位身上縛滿炸藥的？」

「是的。」聽這聲音，他們雖然看不見這位代表警方發言人的尷尬，也可以領略他是那麼無奈。

相信那三個逃了出去的人質，也對這三人身上被縛有炸藥的事，渲染得十分厲害。

「你們也知道我有遙控的引爆器？」

「知道。」

「那好極了，那麼，你們千萬別妄動，乖乖的讓我們逃走。」

那邊沒有聲音。

朱雄厲聲道：「怎麼？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你們什麼時候出來？」

「即刻！」

「好極！」

朱雄向鄺崑道：「鄺督察，我們雖然是好朋友，但爲了我自己與向爺的性命，也要委屈你一下。」

「怎麼？」

「我也要在你身上縛炸藥。」

「什麼，你……」

「我明白你是一個非常盡責爲市民服務的好警官，你甘願冒生命危險而拘捕我們，這點我明白，這是你職責在身，而我也要爲自己，爲向爺，因此……」

他在腰間拿出了一個小木盒，木盒內有一塊像手工泥那樣的東西。

那當然不是手工泥，而是一些塑膠炸藥。

朱雄道：「只要半安士，引爆之後，可以使一個人血肉橫飛，而一安士，你知道後果的。」

朱雄實在是一個非常有勇有謀的人，而且說話非常厲害，很多非

常嚴重的威嚇說話，在他口中是輕描淡寫，在別人的耳中，却是非同小可。

他把那塑膠炸藥放在鄺崑的背後接近腰部的地方，並且迅速用電線把他綑了幾下。

朱雄道：「你這些炸藥，也會同時受我的遙控引爆，不過，離開了這地方一千米左右，這三人身上那火花，便不能擦着，而你……」

鄺崑道：「如果爆炸，只有我死？」

「不，如果我們在貨客車內，整輛車也立時爆炸，我相信沒有一個人可以有幸逃生。」

「那你安放在我身上有什麼用？」

「當然有用，我寧願死，也不會向警方投降。」朱雄說這話，是斬釘截鐵的。

「你死沒有什麼關係，我死，甚至向爺也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爲我們早已預料，不過，這位郭雪仙也要和我們一起合葬，實在是……」

「她也要一起上車？」

「是的。」

鄺崑想再說話，朱雄已不再理會，他轉向郭雪仙，道：「你先行！」

郭雪仙無奈，但仍盡最後一次的努力，道：「我是個女流，你們是英雄。」

「我不是英雄。」朱雄道：「我一向只認爲自己像個狗熊，走！」

郭雪仙無奈。

朱雄又對鄺崑道：「你來扶着向大爺走！」

「向爺，你可以走嗎？」

向光明點了點頭。

鄺崑只好走近向光明，扶了他起來，鄺崑感到有點噁心，這個剛才幾乎要殺死他的人，此刻竟然又要攙扶他，那簡直像兒戲。

可是，身上的炸藥並不是兒戲。

郭雪仙先開了玻璃大門，然後一步一步的踏出了銀行的門口。

她雖然看不見外面有什麼人，但她可以感覺得到，有幾十支手槍，或者甚至是機關槍，正向着他們。

朱雄跟着郭雪仙，也踏出了銀行大門。

一切都沒有異動。

那客貨車在銀行門口不遠，車門是打開的。

鄺崑扶着向光明，走在朱雄的後面。

外面一切看來正常。

當然，在警察的後面，早已有很多記者，也有電視台的錄影機，正用遙距的鏡頭拍攝着他們。

飛虎隊與神槍手都在瞄準他們，只要一有機會，他們便會開槍。

最驚心動魄的反而是鄺崑，朱雄並沒有通知警方，他身上是有炸藥的。

這一點朱雄是極有心思，他知道鄺崑在警隊中十分重要，沒有人夠膽開槍。

假若鄺崑眞的如想像中那麼重要，那麼，上了車之後，他才是他們的最好擋箭牌，朱雄確是一個老謀深算的人。

一步一步，他們漸漸接近客貨車。

突然，朱雄道：「小姐，你站定！」

郭雪仙不知朱雄會有什麼行動，但既然叫她站定，她也只好站定。

「讓我走上司機位！」朱雄道。

朱雄早已想好了一切步驟。

他繞過了郭雪仙。

就在這一刹，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在客貨車旁的不遠之處，突然有水標出，水高數米，是水喉爆裂。

朱雄不知就裏，不過，他反應極爲迅速，他一個回身，一手抓着了郭雪仙，轉身便走回銀行，也順勢一拖，鄺崑也被拖回銀行之內。

那爆烈的水喉非常厲害，水一再湧高，他們四人沒有回到銀行大門，已全身盡濕。

外面的警員人多，也沒有採取什麼行動。

看來這水管的突然爆裂，並非警方的事先安排，假若是的話，他們應該在這時刻，有所行動。

四人又再返回銀行之內。

朱雄用槍指着郭雪仙，粗暴地道：「進去！」

鄺崑也無可奈何的扶着向光明入內，向光明扶着鄺崑肩膊，在破口大罵。

鄺崑不知他在罵些什麼，不過，他的耳朵可受罪了，而且滿臉被他噴上了口水。

朱雄叫了他們入內，自己仍守在門口的窗，監視着外面的情形。

外面好像安裝了一個巨大的噴泉，水自地上噴出，足足射高至三樓。

水花落下，所散開的面積極大。

一時之間，只見前面是一片白色的迷濛水影。

這變化實在太大，相信沒有人可以預料得到，無論是警方的人員，或是他們四人。

因這是突如其來發生的事，沒有人知道應該怎樣做，只有向光明仍然不斷的在咒駡。

朱雄伏在窗口處，根本看不到

外面的情形，本來是可以上到客貨車，可是，突而其來的水柱，又迫使他們退回銀行之內，朱雄也感到非常不甘心。

朱雄突然感到非常煩躁，喝了一聲。

向光明立刻閉了嘴。

朱雄檢視了手中的機關槍。

鄺崑心中一震，知道他想採取强硬的手法攻出去，如果他眞是把心一橫，血肉模糊，肝腦塗地的場面，實在難以避免。

鄺崑道：「雄哥，我想這是意外！」

「意外？」朱雄有點憤怒，續道：「我看警方是想看看我們的實力。」

「不，他們不會。」

「你怎知道？」

「我也是警方一份子，他們不會在這重要的時刻弄這些花樣，我們還在你的手上。」

「對，你還在我手裏。」

他轉身對郭雪仙道：「你打電話。」

郭雪仙拿起了電話，只聽了一下，便道：「斷了線，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爲什麼？」

他自己上前，試聽一下電話，果然，電話內沒有半點聲音，他憤怒地放下了電話。

朱雄又再去看看機槍，並小心檢視子彈。

鄺崑道：「我看是水喉突然的爆裂，影响了電話線，並不是他們不肯聽我們的電話！」

向光明又開始嘰哩咕嚕，不過，音有點苦澀，看來他身上的玻璃傷痕，令他十分痛苦。

朱雄與他說了幾句。

鄺崑望了郭雪仙一眼，郭雪仙明白，低聲道：「這山東大漢可能十分痛楚！」

只見朱雄在袋內摸索了一會，拿出了一個小皮包，打開了皮包，竟然有幾顆藥丸。

他畢竟是個醫生，隨身有藥！

他遞了兩顆給向光明。

郭雪仙十分機靈，不用吩咐，已往銀行大堂的水櫃，斟了一杯冷開水，遞了給向光明。

向光明拿了藥丸，也拿了開水，望了郭雪仙一眼，表示感激，然後一口把藥丸吞了下去。

「他吃止痛丸？」鄺崑問。

朱雄點了點頭。

「他很痛？」

「是的，有些玻璃深入肉內，一時之間，工具不夠，沒有辦法替他拿出來！」

「怪不得他那麼痛苦。」

朱雄道：「看來我們暫時也不能離開這裏！」

「爲什麼？」

「你看，外面仍然是水花四射，而向光明服了我的鎮靜劑，須要安靜一段時間！」

「那邊沒有什麼，我們可以等……」

朱雄又嘆了口氣。

鄺崑道：「朱先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朱雄道：「什麼事……我自己其實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他再拿出那小皮包，又倒了幾顆藥丸出來，他也要吃幾顆，郭雪仙又想爲他倒水。

但朱雄道：「你不要動！」

他自己往那水櫃，並倒了一杯水，吞下藥丸。

鄺崑道：「你也有病？」

朱雄道：「是的！」

「什麼病？」

朱雄並沒回答。

鄺崑道：「朱大哥，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會在這次事件中出賣你的！」

「出賣我？你沒有，你只是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要報答你的恩義！」

「不用了！」

「不，當日不是你冒險在你家中醫治我，我早已埋骨荒野，或者是被他們用槍殺死了！」

朱雄沒有說話。

鄺崑道：「我看你在本地打劫，如果不傷人，最多也只判十七八年！」

「十七八年？」

「是的。」

「十七八年之後，會是什麼世界？我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朱雄而今已是四十多歲，假若眞的要在獄中渡過十七八年，他出獄的時候，已是接近六十歲！

六十歲！那將是人生的黃昏時候。

不過，鄺崑知道，一定要好好的鼓勵他的生存意志，否則，當他情緒崩潰，那便是他們末日的來臨。

鄺崑道：「我會幫你的！」

「幫我？幫我逃出去？」

「我幫你逃出去，反而會害了你！」

朱雄怒道：「你在游說我，要我自首？」

「不，我沒有說過，我只想幫你！」

「怎樣幫我？」

「你只是打劫，沒有傷人。」

「暫時沒有，以後可不知道。」

「這樣，我仍然可以在法官之前，爲你求情。」

「有什麼用？」

「至少可減幾年！」

「減多少？」

「我不知道，我會爲你聘請一個最好的律師！」

「律師，他會爲一個賊辯護？」

「當然會！你忘記了，這是一個法治的地方！」

「法治的地方，也不會使一個賊變成無罪！」

「當然不會！不過，律師可以從不同的事實中，找到最有利你的地方，爲你減低刑罰！」

「有利！什麼對我有利？」

一時之間，他實在想不出來。

倒是郭雪仙腦筋靈活，道：「譬如人們的同情心！」

朱雄並不明白，他望向郭雪仙。

郭雪仙道：「我曾經讀過法律，不過，並沒有當上律師，我知道很多聰明的律師，可以利用陪審員的同情心，給事主減去很多刑罰！」

朱雄道：「你在騙我！」

郭雪仙道：「不，我沒有騙你，本地有很多案件，都因爲博得陪審員的同情，而減少了刑罰！」

「你說出來！」

郭雪仙想了一下，道：「有……有一個有錢佬，非常有錢，他犯了做假賬，騙取股東非常龐大數目的金錢，可是，他而今年紀老，他的子女離棄了他，他身又患有重病，是什麼末期癌症，結果，陪審員同情這個老人，判他入獄三年，但不及一年，監獄方面便放了他出來，往外國就醫！」

「他後來怎樣？」

「沒有什麼——他在外國樂聚天倫，子女沒有離棄他，他騙取了金錢可以讓他過非常優越的晚年生活！」

朱雄聽了，似有些心動。

鄺崑道：「是的，這件事我也知道，聰明的律師可以利用他們的智慧，在法律罅隙之中來去自如！」

郭雪仙道：「朱醫生，我看你也不像打家劫舍的人，爲什麼會……」

朱雄又再嘆了口氣。

鄺崑道：「是的，朱大哥，我看你來港做世界，實在是有難言之隱！」

朱雄道：「我是個知識份子，我當然不想做這犯罪的勾當！」

「是這向光明迫你？」

「也可算是！」

郭雪仙道：「你把你的情形告訴我們，我們可以把一些令人同情的觀點擴大，對你實有幫助！」

朱雄道：「我一向在醫院工作，做一個醫生，收入並不算差，但近年來，生活開支越來越大，薪金根本追不上物價指數！」

鄺崑道：「我們也正受此苦！」

朱雄道：「你們收入追不上物價，只是幾個點子，慳一些，不去享受一些奢華品，也就可以，但在上面不同，不是慳一些便可以，你一定要想一些辦法，拿多一些錢回來，才可以應付生活！」

「你也可以呀！」

「我可以做什麼？做個個體戶，到街上去賣東西？這點我做不出來！」

「據說有些大學教授，放學放也去擺攤檔！」

「是的，我佩服他們！」

「你眞的沒有辦法找到一些額外收入？」

「當然有——譬如在藥物方面！」

「回佣？」郭雪仙問。

「你眞聰明，近年來很多人來醫院推銷藥物，我是主任醫師，當然有權認爲那一種藥物可以多購！」

「那麼，你的回佣也不少！」

「是的！」朱雄點了點頭，又道：「可是，來得易，也去得易！」

「爲什麼？你大賭！」

「不，我一向不喜歡賭錢！」

「那麼你的錢花在什麼地方？」

「我父親身上！」

「你父親？」

「應該說是先父！」

「你父親已去世？」

朱雄點了點頭，似乎眼中有淚光，想不到這一位醫生，是一位孝順的孩子。

「他患了癌病，後期十分痛苦，他本是一個百多磅的人，但痛苦折磨他，使他死前只有七十多磅！」

從這個身體重量的變化，可以明白痛苦所受的折磨實在很大。

朱雄道：「我一向與父親相依爲命，他爲了供我讀書，使我成爲一個醫生，不惜盡心盡力去賺錢，我成了一個醫生，而他却死於病魔的手中，這樣說來，倒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郭雪仙道：「這事與你……沒有什麼關係！」

「大有關係！」朱雄道：「我實在不能忍受父親的呻吟，雖然他很堅强，但我知道他是非常痛苦的，因此，我盡力抓錢，讓他住在最好的病房，用最新的藥物！」

「那你被匪徒利用？」

「是的，我在醫院中抓回佣的事被另一個大夫知道了，其實那也不是什麼秘密，那知道他有這班山東同鄉……」他指指在沙發上已睡着的向光明。

「與這班山東大漢有什麼關係……」

「他們本是盲流，以為來到廣東，一定會發大財的，那知道廣州雖是個黃金地，但並不是所有人都發達，他們結果流落異鄉！」

「這也和你沒有多大關係！」

「你先聽我說，這班山東大漢，似乎與他們的老祖宗有相同的地方！」

「什麼相同的地方？」

「你們聽過山東響馬？」

「聽過，戲曲也有！」

「山東響馬其實是打家劫舍的賊人，他們流落廣州，沒有發達的正途，便成了一股新的山東響馬！」

「啊！」鄺崑道：「我也是他們一個對像，也是受害人！」

「是的，他們在公路上打劫，他們不再像他們祖先，騎馬打劫，他們坐汽車搶劫汽車！」

「你不是山東人，他們也不會邀你入伙！」

「當然不會，那知道他們要利用我……」

「你可以作什麼？」

「我只有一個用途——醫人！」

「有什麼用處！我是說在打劫犯罪之中！」

朱雄道：「他們這種現代山東響馬生涯其實也不好過，很多時候，他們集體搶劫，並不十分順利，會遇到有人反抗，甚至打傷他們！」

「打傷他們？」

「是的，他們受了傷，當然不敢去正正式式的醫院，那麼……」

郭雪仙道：「他們當然找你！」

「是的，他們找我紮傷口，動手術！」

「動手術？」

「有些山東老兄中了槍，子彈留在體內，我便成為了他們的醫事顧問！」

郭雪仙道：「你這麼重要，他們應該十分尊重你！」

「他們對我也不錯，打劫回來的錢，也有分一些錢給我，但這樣做是迫我走向死路！」

「怎樣呢？」

「我被迫成為了他們一份子，當時我也是十分需要這些錢，後來，我父親死了，我再不須這麼多錢，我要退出他們這個集團！」

「當然不可以！」鄺崑道。

犯罪有如染上毒品，泥足不能自拔，反而是越陷越深，而至一發不可收拾。

「我有一段時間，十分頹喪——那是我父親逝世後的一段時間，我不理他們，他們用盡辦法來迫我，說要向有關當局告發我！」

「你害怕？」

「當然害怕，這罪名十分嚴重，我知道我是沒有辦法去面對！」

郭雪仙道：「投機倒把，有什麼大不了？」

「在你們的地方可以，在我們的地方却大大不同，一些罪行，也要看當時社會的情形，有一些時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罪，但在另一個時期，便成了滔天大罪！」

鄺崑道：「我不明白！」

朱雄道：「我舉一個例來說，普通打劫，每天都有發生，根本上是一件小事，可是，一個打劫的犯人，如果在一個運動之中，譬如他剛巧遇到了『打擊五害』這種運動，他可以從一個本來只會被判一個月監的犯人，變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人，被判槍決！」

犯罪竟然也要看命運。

鄺崑點點頭道：「正是要看當時社會環境，假如遇到了要針對某一類犯罪，而你又剛好犯着，那你便成了衆矢之的，成為了這個運動的祭品！」

「對，你這個比喻最貼切！」

「你成了祭品？」郭雪仙問。

朱雄點了點頭，道：「當時，廉潔的運動轉到公家事業上，醫院也是一個大目標！」

「那你大有可能……」

「被槍斃！」

「他們利用你這個弱點？」

「不是弱點，是個死穴！」朱雄慨嘆道。

鄺崑道：「那麼你便是因為這樣而被迫參與這次南下打劫的計劃？」

朱雄道：「是一部份原因！」

「還有什麼原因？」

「你在我家中住過，我的父親你也見過！」

鄺崑道：「當然見過，他是個老好人！」

「當時你見他的時候，他的……他的健康情形怎樣！」提起他的父親，他是滿臉哀傷。

「他當時……健康情況實在不錯，我記得他每天清早都起來打太極，閒來也很多活動！」

「是的，他那時是一個活潑健康老人，但當你離開之後，他不知是否撞了邪！」

「撞邪？」

「他患上了癌症！」

「什麼？他患的是什麼癌病？」

「是直腸癌，其實發覺得早，也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可是，他的癌細胞實在擴散得太快，未及半年，已擴散入內臟！」

「你是個醫生，當然知道應該怎樣做！」

「我與那幾位主診醫生商量過，他們一致認為要開刀，我也贊成！」

「那出了問題？」

「不，因為我父親根本不肯動手術！」

「為什麼？」

「我不知道，也許是老人家的固執。」

「他不開刀也沒有什麼辦法……」

「是的，我也安慰自己，開刀並不是萬試萬靈的方法，也許這個辦法並不適合他，可是，他却信了一些豬朋狗友的話，他竟然相信用氣功可以治療他的癌病。」

「氣功？」

「是的，他也聽過，內地有很多氣功師，有一些更被人渲染成為神醫似的！」

「有些是騙人的！」

「我想大部份是騙人的！」想不到朱雄會這麼說，接着他便沉默下來。

鄺崑忍不住的再問，道：「這跟你下來打劫之事，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他相信那些氣功師，每一次為他發功治病，你知要收多少錢？」

「幾百塊？」

「請他們來我家所用的車馬費也不止此數！每一次總要接近或超過一萬元！」

「一萬元，那實在並不是個小數目！」

「是的，我父親患病一年，其中看了幾個氣功師，每次要一萬塊，你可以計算得出！」

「你那裏有這麼多錢？」

「我當然沒有，我只是一個醫生，公家給我的糧有多少，你也知道！」

「因此……」郭雪仙接口，却又不好意思說了出來，只好支吾過去。

朱雄道：「為了他，我欠下了一筆醫款，而這筆錢的數目，如果要我以醫生的工資來還，即使多工作一輩子，也不知能否償還了！」

「誰借給你這些錢？」

「並不是誰借給我，而是我父親每一次請氣功師來，都是欠賬的，但每一條數，結果都落在我身上！」

郭雪仙道：「是父債子還？」

「還錢也不是什麼大問題，他們——那些債主知道我有多少收入。」

「他們既知道你收入有限，根本還不起這筆醫債，那麼，他們怎會信你？」

「因為是那山東大哥擔保的！」

「山東大哥？是這位向光明？」

「不是他，是他的頂爺……」

故事已很清楚，朱雄便是因為要替父親還債，被迫入了這個黑幫。

鄺崑也感到有點唏噓，朱雄一切都似作不得主，命途主宰了他們的一切。

郭雪仙道：「朱先生，你這種情形，我想我可以幫你一些，但你一定要自首，而且，一定要不能傷人！」

「自首？」

鄺崑道：「是的，自首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朱雄在沉吟。

郭雪仙道：「朱先生，我十分同情你的遭遇，我會幫你的！」

鄺崑望了郭雪仙一眼，他覺得這話出自郭雪仙口中，似乎有點不大正常，因為朱雄也是這些山東響馬的一份子，她那會協助他？

不過，他回心一想，立即明白郭雪仙的心意，也許是只要說服他自首投降，出去之後，她還會管他什麼？

可是，在鄺崑心裏，却有些不安。

朱雄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不能坐視這位恩人的危難，他要眞眞正正的協助他，可以使他罪名減輕。

朱雄聽了郭雪仙的話，道：「你眞的有辦法？」

郭雪仙道：「不敢說百分之一百，但九成以上的機會，絕對有把握。」

朱雄也是個久經風雨的人，並不是那麼輕易相信別人，雖然他目前是陷於一個死局之內。

郭雪仙道：「我有足夠的能力，為你聘請一個御用大律師，我不敢說他可以為你免去罪行，而是他可以找到一些法律罅隙，讓你減刑！」

「減多少？」

「我不知道，我有一個朋友，犯了謀殺罪，本來要判十年徒刑以上，結果是三年，減去一些假期之後，他只坐了一年多，又是一條好漢！」

朱雄聽了，臉上流露出欣喜，在這情形之下，郭雪仙成為了他的希望。

鄺崑想出聲，可是，郭雪仙望了他一眼，雖然她並沒有作聲，但他明白。

這也怪不得郭雪仙，她為了離開槍口，離開這些惡人，她欺騙朱雄，也是一件正常的事。

朱雄又再沉吟着。

郭雪仙不想他再多思想，而有所懷疑，因此她不斷向朱雄游說。

郭雪仙道：「但你一定要自首。」

朱雄轉向鄺崑，道：「是嗎？我是否一定要自首？」

鄺崑點了點頭。

「沒有其他辦法？」

鄺崑搖了搖頭，道：「這的確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但在你日後打官司方面，你要……」

郭雪仙望了鄺崑一眼。

鄺崑沒有再說下去。

「怎麼？」郭雪仙向朱雄施一些壓力，續道：「假若你不及早作決定，當你這位向大哥一醒來，他早已傷過人，又拋炸彈，他已是無藥可救！」

「我怎能單獨決定這事？」

郭雪仙道：「為什麼不可以？大難臨頭，夫婦也可以各分飛，何況你這些沙煲兄弟，況且，他也並不是與你講什麼義氣，他是迫你犯罪的！」

這一番說話實在有力。

「快些決定，一來趁這向大哥沒有醒來，二來，我們也不知警方在外面弄些什麼，他們一攻入來，那時，什麼事情也會發生。」

郭雪仙向鄺崑打了一個眼色，意思是在這個時候，還不快幫一把口？

鄺崑卻無法說什麼，因為他明白，可以為朱雄向法官求情，但一定沒有辦法，求至只坐一兩年監，他現在犯的是械劫銀行，要脅人質這些滔天大罪。

朱雄會否自首？

這連他自己也不能肯定，甚至不能知道。

＊　＊　＊

包圍着銀行的警務人員越來越多，這件重案，本來是由鄺崑負責的，但他自願進去做人質之後，另一位重案組的督察也趕來。

他名叫鄺耀祖。

他並不是鄺崑的兄弟，也不是親戚，更不是好友，幾年之前，兩人也有一些普通朋友式的交往，但由於一次升級問題，兩人有了一些心病。

這心病起源是因為兩人處事的手法並不相同。

鄺崑是個十分務實的人，而鄺耀祖並不是，他認為一切美好的事物，都經給過包裝。

他的確是一個包裝專家。

單看他來現場的聲勢已是不同，載他來的是一輛「賓士」，雖然並不是最高級那一種，但在警務人員之中，用「賓士」作座駕的並不多。

鄺耀祖不單用「賓士」作座駕，而且用來開工，那實在使人有點側目。

以他現有的薪酬，他有足夠的金錢去應付一輛「賓士」，因此他並不會因收入和支出並不相稱而被人懷疑，不過，很多行內人也覺有些側目。

不過，一切都物有所值。

當他未到現場，車子一到，已經使全場哄動，他下車，西裝革履的鄺耀祖，更使人眼前為之一亮。

他實在不像個警務人員，他像個大商家、大銀行家。不過，他唇上濃密的鬍子，卻使他看來極有煞氣。

他一下車，便對下屬道：「立即把臨時工作室弄好些，我一會便來！」

他先走往最前線的地方，拿了一位探員手上的望遠鏡，向銀行望去。

看了一會，並沒有看到什麼。

他向旁邊的人員問了幾句，然後便回到那個臨時工作室，其實那應該稱為「現場指揮總部」，不過，鄺耀祖便是這樣，與別不同。

他的下屬阿麥，知他脾性，在這惡劣環境之中，居然可以找到一張舒適的沙發椅子給他的波士坐。

那時，水管尚未爆開。

鄺耀祖對阿麥道：「環境怎樣？」

「貨客車已預備好！」

「好極，讓他們出來再說，比乾坐在這裏等好得多！」鄺耀祖道。

一個談判專家立時反駁道：「不，我們應該耐心等候，讓犯人在時間消逝中，感到無助，那時，他便會求助我們，我們可以不費一兵一卒……」

鄺耀祖道：「不要再說下去，我也是讀過這些談判課程，那些都是一些心理專家想出來的，你再捱下去，我看又要多死幾個人質！」

他頓了一頓，又道：「鄺崑督察也在裏面，你不是也想他死去？」

那談判專家不敢再多說。

「快叫他們出來！」鄺耀祖道。

另一個警員用對講機與客貨車那邊的伙記通話，然後向鄺耀祖道：「一切已準備妥當！」

鄺耀祖問阿麥道：「有多少神槍手在？」

「七個！」

「兩個射前輪，兩個射後輪！」

「是的！」

「還有三個，射司機！」

阿麥道：「射司機？」

「是的，駕車的一定是匪徒，他不會輕易把命脈交給其他的人！」他斬釘截鐵的道。

另一位較高級的警員道：「上面吩咐，因為匪徒有厲害武器，我們要盡量減少用槍！」

「誰說的！」

那警員想說，可是鄺耀祖並不給他機會，他自己已大聲地說道：「這現場一切由我指揮，你清楚嗎？」

「好！」

「我說的話便是命令！」

「是的！」

鄺耀祖道：「通知裏面的人！」

阿麥按了無線電話，說了兩句，轉向鄺耀祖道：「來了，他們來了！」

所有人立時緊張起來。

只有鄺耀祖仍坐在舒服的椅子上，並不覺得緊張似的，他的確與別不同。

當玻璃門慢慢地推開的時候，所有神槍手已開始緊扣手掣，只要鄺耀祖一聲下令，便是百槍齊發的局面。

可是，人算總不如天算。

當朱雄正要奔向客貨車的時候，前面的水管突然爆裂。

這一個突而其來的意外，鄺耀祖無法下令開槍，朱雄與山東大漢向光明也只好奔回銀行之內。

鄺耀祖氣極。

他認為本來立刻可以把事件順利解決的機緣，無端被這水管一爆，又弄得再度處於膠着狀態。

水柱高噴，鄺耀祖氣得呱呱大叫。

他叫道：「立即知會水務處、地政部，我希望在半個鐘頭內能恢復原狀！」

命令只是命令，其他部門的人並沒有他們這樣高的效率，單是叫人來，也不只半個鐘頭。

鄺耀祖抽着雪茄，在這個臨時指揮部內發呆。

眾人都不喜歡雪茄那種濃烈的氣味，但他是這件案的最高負責人，一時也不敢多言。

阿麥是最了解他的為人，他一直在旁，沒有多說一句話，因為他知道，當鄺耀祖要「度橋」的時候，他一定會狂抽雪茄。

當一支雪茄抽完的時候，他一定會有「新橋」。可是，這一次是例外，一支雪茄抽完，鄺耀祖還沒有什麼話說，並且又開始另一支。

那水柱依然高噴。

忽然，鄺耀祖叫道：「阿麥，銀行有沒有後門？」

阿麥已拿了一張銀行的建築圖，道：「有！」

「在那裏？」

「那是一個臨時緊急出口，也可算是一個後門！」

鄺耀祖小心看那建築圖，原來這是一間舊樓，地鋪可以上二樓，而樓內又有另一臨時出口，也可算是唯一的走火通道。

「銀行內的人，會否使用？」

「看來他們不會，如果會的話，他們早已用了！」

「好極，他們不知道使用，你可以令到他們使用便可以了！」

阿麥皺着眉道：「怎樣可以在這時候令他們知道，並且使用？」

「這要看你的智慧了！」

阿麥望着鄺耀祖，半晌，鄺耀祖道：「有了，你叫那隊飛虎隊預備！」

「預備什麼？」

「預備從後面攻入！」

「攻入？」

「是的，從後面攻入！」

「不過，後面攻入會影響民居，甚至會妨碍其他商戶，使他們……」

「現在他們在這情況之下，什麼事也不能做，解決了這事，他們才可以做生意！」

阿麥知道他一定另有主意，他立刻通知飛虎隊的主管，他們並沒有什麼異議。

鄺耀祖道：「好極，叫他們先聚集在後面，詐作準備從後門攻入！」

「詐作？」

「是的，我並不是一個草菅人命的警察。」他頓了一頓，道：「替我接通銀行的電話！」

阿麥按了無線電話，道：「我們是……」

電話傳來一陣粗暴的聲音，可是阿麥並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

阿麥無奈，把電話遞了給鄺耀祖。

鄺耀祖接了過來，聽了一會，也無從插口，他放下了電話，並沒有按斷通話。

他對阿麥道：「是外省人？」

阿麥道：「根據一些逃出來的人質表示，這個外省人是個山東大漢，他看來是這事件的主腦！」

「他在罵些什麼？」

另一個警員懂一些山東話，道：「他在用山東的粗話罵人，並且問候各人祖宗十三代！」

眾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忽然，鄺耀祖放低了聲音，道：「你們準備，我們往後門……」

阿麥想按斷電話，但鄺耀祖卻立時阻止他。

＊　＊　＊

本來，郭雪仙與警方談話，因為這是他們再度入銀行，水喉爆裂之後，第一次與警方對話。

但剛甦醒的山東大漢似乎是按捺不住，出盡了他的山東粗口來辱罵警方。

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連朱雄一連說了幾句，既勸他又罵他，也阻止不了他的連珠砲發粗話。

忽然，朱雄叫道：「聽！」

向光明暫時已停了口。

「從後門攻入……飛虎隊……攻入……煙霧彈……快快……」

是電話傳來斷斷續續的聲音。

朱雄用手示意眾人留心聽。

電話仍然傳來斷斷續續的說話，他們並不能聽到所有的說話，

木過，大概也可以知道，他們正在部署人員從銀行的後門攻入。

向光明也能聽懂一兩句話，因此，他也靜了下來。

一會，再沒有聲音傳入。

朱雄道：「警方又有新行動！」

郭雪仙道：「他們要從後門攻入！」

朱雄道：「後門？這裏有後門？」

郭雪仙道：「算是一個後門，但銀行爲了安全，早已封閉！」

「帶我去看！」朱雄道。

「好……」

朱雄道：「鄺先生，你也一起去！」

向光明也勉强站了起來，他也要一齊去看。

衆人繞過了經理室，來到銀行的後面，那是一個茶水房，看來並沒有什麼門。

郭雪仙道：「據我所知，這裏有一個門是通往後面的，但早已封閉了！」

朱雄敲了一下牆壁，然後又沿牆敲了幾下，果然，發覺一個雜物櫃之後，有一些較爲空洞的聲音，他再向上敲，上面一列地方，也是一些空洞的回音。

他大力打下，牆壁竟有些裂痕出現。

向光明也一拳打出去，牆壁陷下，原來上面一排是以前的氣窗，而今早已封了，不過封得十分簡陋，只要一用力，便已經裂開。

「想不到銀行裝修也是如此簡陋！」朱雄道。

他找了一張櫈，站了上去，從裂開的封口望了出去，道：「是，這是後面的街道！」

向光明也站上去看，他有點緊張，咕哩呱啦又說了一大堆話。

鄺崑道：「他說什麼？」

郭雪仙道：「他在罵警方，並且說要誓死與警方頑抗到底！」

鄺崑道：「他們眞的要攻進來？」

朱雄道：「正在部署！」

「他們不顧我們的性命？」

朱雄道：「也許他們等得不耐煩了！」

鄺崑道：「你的意思……」

「我們也等得不耐煩了！」朱雄道。

鄺崑實在不明白他說的話，道：「你要自首？」

「不，逃走！」

「你怎麼逃？」

「你們跟我出來！」朱雄一手拉着郭雪仙，又回到銀行的前面。

他走到大門旁邊的玻璃窗，看看外面，外面仍然是噴着水柱，而那輛客貨車依然在。

他回頭對向光明說了幾句話。

郭雪仙臉上露出驚慌的神色，不過，向光明却大力地點頭。

鄺崑想問郭雪仙他們在說些什麼，可是，他沒有機會開口，因爲向光明已一把把他推向大門。

朱雄也一手推着郭雪仙，一起奔出大門。

鄺崑與郭雪仙兩人成了朱雄與向光明的擋箭牌，四人一直奔向白色的客貨車。

看來警方的人力物力已集中在銀行的後面，他們四人的突然奔出，並沒有受到阻撓。

朱雄上了客貨車的司機位。

向光明也把郭雪仙與鄺崑二人，一起推入車廂之內，他們還未坐穩，客貨車已開動。

客貨車衝過水柱，向大街而去。

這一改變發生得太突然，外面沒有一個警察開火，也沒有人追上。

鄺耀祖下過命令，這裏一切由他指揮，沒有他們命令，不能開火。

他既然去了銀行後面，前面當然沒有人下令，因此，沒有人開火，也沒有人追上。

朱雄的駕駛技術極好，也十分熟悉附近的情形。

他轉入一條橫街，再出大街，又再轉入一條十分斜的街道。

那是一條捷徑，通往公路的一條捷徑。

因爲這路實在太斜，並沒有多少車輛使用，因此，他可以十分順利的上了斜坡。

這時，鄺耀祖已接到消息，很多警車已隨後追來，他自己也身先士卒。

他發青着臉，追到那斜路。

突然之間，斜路之上，那輛警方預備的白色客貨車，突然向斜坡衝下來。

那客貨車下衝速度極快。

鄺耀祖想扭軚已來不及，他大叫一聲，坐在他身旁的阿麥已會意，兩人同時跳車。

幸好他們及時跳車，因爲那客貨車已衝向他們，「轟隆」一聲，撞個正着。

那客貨車下衝力量太大，翻了兩個觔斗，一時之間，滿地汽油，「隆」的一聲，已發生了爆炸。

鄺耀祖那輛車也燒着了。

不一會，鄺耀祖的車也爆炸了。

這一連串發生的事情，整個過程沒有十分鐘，但發生的變化實在太大。

鄺耀祖伏在路旁，一動也不動。

阿麥並沒有受傷，爬行了幾步，來到鄺耀祖身旁，道：「鄺

SIR，你沒事嗎？」

鄺耀祖回過頭來，道：「我沒事，我整個事業却被這幾個匪徒弄糟了！」

這時，消防車也到了。

幾個消防員用泡沫噴熄了火焰，客貨車內並沒有人。

救傷車也來了，鄺耀祖不用那些救護員協助，自己站了起來，並且要立刻上斜路偵查。

斜路盡頭是另一向下斜坡，向公路方面斜下，可是，那裏還有賊人的踪影？

他們棄了客貨車，四個人怎會在一刹那之間消失？

鄺耀祖叫道：「他們應該還在附近！」

可是，那裏有那四人的踪影？

阿麥道：「我們全力搜查！」

「是的，地毡式搜查！」

那時已是下午時分，秋日的太陽，仍是十分猛烈，晒在鄺耀祖的臉上，一顆顆汗珠在他額上閃動。

他感到自己非常失敗，不過，他是一個非常理智的人，他不會感情用事。

他拿出手提電話，作了非常有系統性的分派：「五小隊留守現場，三小隊進入銀行之內，看看有沒有遺下人質，另外所有部隊，包括機動部隊、飛虎隊全部上山搜索，臨時指揮中心移到斜坡之上！」

他另外撥了另一個電話：「快派出警犬協助！」

本來駐紮在銀行的警員，陸續開到斜坡之上，鄺耀祖把他們分作三批，第一批往公路那邊去，第二批向另一邊的斜坡，第三批是上山那邊。

他更親自領導第三批人員，直往山上去，他似是非常緊張這次搜索行動，連一向非常注重外表儀態的他，也把外衣脫了。

他領着衆人上山。

這山其實並不高，因爲無路，所以山路一截一截的，有很多地方，根本是無法攀登上去。

鄺耀祖與阿麥，幾番辛苦，才上到半山。

他們指揮下的警員，十分緩慢，因爲鄺耀祖吩咐過，要作地毡式搜索，任何蛛絲馬跡，也不能放過。

他們站在那小山的山頂上。

涼風吹來，使鄺耀祖覺得較爲舒服。

鄺耀祖道：「阿麥，你以爲他們會逃到那裏去？」

「照理他們沒有機會逃往甚麼地方——大有可能，仍在山上，不過，那些匪徒，對附近形勢似是非常熟悉，他們是早有預謀的！」

「我實在不能放過他們，這件事已通天，全港市民在電視已清楚知道這事，我們實在不能讓匪徒逃走，這太丢我們警隊的顏面！」

「是的，衆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怎會讓這些匪徒挾着人質，逃之夭夭？」

這時，山下傳來狗吠之聲。

阿麥道：「警犬隊來了！」

鄺耀祖道：「叫他們加入搜索，有了牠們，這些匪徒躲不了的！」

山東大漢向光明、醫師朱雄的確是脅持了郭雪仙與鄺崑往山上，躲在一個廢置的山洞之內。

這個山洞，相信是日治時代的防空洞，早已沒有人來過，不過，朱雄爲人十分精明，他在犯案之前，勘察過附近形勢，假若眞的失手的話，這個山洞足以使他們暫時躲藏。

想不到，這山洞，竟大派用場。

山洞在一個小斷崖的下面，那地方雜草叢生，根本不容易發覺，不過，這地方可以瞞過人們的眼睛，却很難瞞得過警犬的鼻子。

當狗吠聲傳到他們耳內，向光明最緊張，首先道：「我們還是投降吧！」

朱雄道：「投降？你想被槍斃？」

「槍斃！本地沒有死刑的！」

「你倒說得輕鬆！」

本來，鄺崑並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不過，郭雪仙一直在旁加以翻譯。

朱雄道：「他們會把我們交回上面，我們一被押回上面，槍斃已成定局！」

向光明的臉如死灰。

朱雄道：「不用怕，只要我們捱到夜晚，我們逃走的機會很大！」

「夜晚？我看是捱不到了，你聽，狗來了！」

朱雄道：「他們不敢下來的！」

「爲什麼？」

「你看！」

在山洞之內，朱雄不單預備了幾樽蒸溜水，還有一些餅，更有一大包原油紙裹着的東西。

他把油紙打開，傳來一陣中人欲嘔的味道。

向光明掩着鼻子問：「這是什麼！」

「是屎！」

「屎？用來作什麼？」

「這並不是普通的屎，而是獅子老虎的屎！」

「用來作什麼？」

「那些狗嗅到，會嚇得脚軟而不敢來！」

「這東西這麼有效用？你從那裏找來的？」

「我臨走之前，在動物園找來的，並不容易！」

果然，這些糞便氣味嚇得外面的狗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是驚惶地猛吠。

幾個携犬的警員，都覺得非常奇怪。

「為什麼狗不敢前進？」

「可能有所發現……」

「既有發現，牠們應該立刻撲往獵物之處！」

他們實在不得其解。

另一個携犬的警員道：「我肯定附近，一定有躲藏的東西，倒不如我們放犬！」

「放犬？我怕牠們嗅到一些我們人類嗅不到的氣味，或者感覺到一些我們感覺的東西……」

鄺耀祖也來到山崖處。

「怎麼了，有所發現？」

其中一個警員報告道：「警犬有異常的反應，一時之間，我們不知怎樣做才好！」

鄺耀祖也看見警犬異常的行動，既大聲吠叫，可又不敢走向前。

「一定有所發現！」

「是的，我們正在商議，應否放狗下去！」

鄺耀祖道：「當然是放下去！」

「不過……」

鄺耀祖道：「放狗！」

警員無奈，把狗放了。

那幾隻狗，先伏在崖上狂吠了一會，不過，牠們終於忍耐不住，突然一起掉頭而去。

幾個狗主警員，猛叫着犬的名字，可是並沒有一隻聽主人的吩咐，反而越叫越走。

鄺耀祖道：「奇怪！」不過，他已可以肯定一點，下面雜草叢生之處，定有古怪。

鄺耀祖道：「阿麥，快找一隊人來！」

阿麥應命，不一會已有一小隊警員來到。

鄺耀祖道：「我看匪徒是躲在下面，他們已成了甕中之鱉，他們是逃不了的！」

這幾個機動部隊的成員，望着下面的山崖，却皺起眉頭來，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遇到這種環境。

阿麥在鄺耀祖耳邊低聲道：「我看他們不能應付這環境，勉強他們，反而使事情弄壞！」

鄺耀祖也明白，道：「是的，我們絕不能再讓他們逃走！否則，我們無面目面對市民……」他沉吟着，幾百個念頭在他腦海轉動着，但一時之間，却無法決定一個主意。

阿麥道：「我們派隊伍死守在這地方，他們這次插翼也難飛！」

鄺耀祖同意，他自己另外與飛虎隊商議。

惡鬥連場　兇徒伏法

山洞之內的四人，聽不到了狗吠聲，知道這包東西奏效，說也奇怪，他們面對這包東西，却也可以忍受得住。反而那些警犬在上面忍受不住。

忽然，上面傳來擴音器的聲音：「你們已被包圍，快些放下武器投降！」

「咦，他們果眞發現了我們！」郭雪仙道。

朱雄道：「不一定，他們只在試探！不用擔心，我們捱到晚上，天黑之後便可以走了！」

「走？走往那裏？」鄺崑問。

朱雄道：「我自然有辦法！」

山東大漢向光明問道：「你還有什麼辦法？」

朱雄道：「你還受傷，多忍耐一刻！」

「忍耐，忍耐什麼？朱雄，我看你是狡計滿腦！」

「什麼狡計滿腦？」

「譬如這山洞我事前並不知道！」

「我這點是以防萬一，根本上並不希望使用，這才沒有告訴你！」

「我看並不是這麼簡單！」

「那你懷疑我什麼？」朱雄問。

向光明道：「我不知道，不過，我不能再忍受在這山洞內守候，今早在銀行之內，已守了幾個鐘頭，在這裏，不知道還要守多久！」

「那你自便！」

向光明道：「我當然會！」

他站了起來，舒展了一下手脚，他傷勢並不重，只是一些皮外之傷，對他來說，應不是怎麼一回事。

「你走？」

「我要搏一搏！」

「好極，你有你的主意，不過，你把錢留下一半！」

「錢？一半……」

向光明從身上拿了一卷錢出來，抛向朱雄。

「什麼？這是什麼意思？」

「你的那一份！」

朱雄冷笑。

「我是你的大哥，當然我要大份！」

「大份？我們共同出生入死，你竟然……」

向光明再從身上抽出另一卷簇新的鈔票，又再擲向朱雄，並且道：「我不會在這個時候與你爭吵……」

朱雄接過了鈔票。

他突然抽出了手槍，道：「如

果你要走的話，你要放下所有的鈔票！」

向光明有點愕然，但看看他的手槍，他似乎是不能不屈服。

「你究竟想怎樣？」向光明似乎是強壓着怒氣。

朱雄道：「你要走的話，放下你身上所有鈔票，如果你仍想繼續合作的話，那麼，你不能走！」

「為什麼要留下？留下等死？」

「你而今出去還不是要死？」

「不會的。」向光明道。

「我不理你用什麼辦法，依我的原則是，我們一定要等到入夜才可以出去！」

「入夜？那還有一大段時間，他們不知會用什麼辦法來對付我們！」

「若你不依我的話，放下所有鈔票！」朱雄把槍指向向光明。

向光明望着他的槍，只好道：「好了，好了，我不要這些鈔票，我不想再在這裏等死！」他作勢再從身上掏出鈔票。

突然，他也把手一伸，手中多了一柄手掌那麼大的手槍，反指向朱雄。

朱雄有點愕然，想不到向光明身上還有一柄小手槍，他的反應是，把槍再擧高一點，指着向光明。

一時之間，兩人無言，互相用手槍指着對方。

他們對峙了一段時間。

鄺崑與郭雪仙當然沒有加入一言，這正是一個大好時機，只要他們籠裏鷄造反，兩人便可早一刻脫身。

朱雄忽然道：「向光明，你還是依我的話，這時開槍，只會通知警方我們在這裏！」

向光明沒有說話。

他想了一想，道：「我……」

「你什麼？你出去也是死路一條！」

「我……我不知……你……」

朱雄見他有點回心轉意，便把槍向下，可是，他實在低估了向光明的決心，當他的槍稍為向下，向光明突然趨前，一脚踢起。

這一脚又狠又準！

朱雄只覺手腕一痲，手槍已被踢得飛起。

向光明趁勢再撲上前，已把朱雄推倒在地上，並且用手槍指着朱雄的胸前。

朱雄的手槍被踢飛起，落在鄺崑他們那邊。

這時候，向光明似已佔了上風。

朱雄也是個不易屈服的人，他雖然被手槍指着胸口，不過，他仍然不怕，突然一個側身。

向光明本是傾前，當朱雄一側身，他頓時失去了重心，整個人撲向前面。

朱雄趁勢，一個鯉魚翻身，然後雙腿向後一撐，這一撐他雖然無後眼，却是十分準確。

向光明「哎呀！」的叫了一聲，整個人倒向山壁。

朱雄再回身，橫掃一脚，把向光明手中的手槍，也掃甩了。

兩人再沒有手槍在手，他們不再存有顧忌，於是，他們開始扭打起來。

向光明身體魁梧，孔武有力，出拳虎虎生風，不過，朱雄勝在靈活，而且比他年輕一點，他左閃右避，看準了機會時，再猛出一拳，打得向光明七葷八素。

向光明慣於這種毆鬥場面，因此，他雖中了拳，仍不減他的出拳厲害。

鄺崑與郭雪仙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意思是，讓我們好好收漁人之利！

兩人突然互相擁抱着，一起倒在地上，在地上又再翻滾，突然之間，向光明的襟衣破了，朱雄一手抓着他襟衣的破口，用力一撕。

這一撕把向光明身上縛有的鈔票都撕了下來！

一時之間，整地上都是一紮一紮簇新的鈔票。

向光明為了按着身上還沒有跌下的鈔票，手脚慢了很多，朱雄却得勢不饒人，又再向向光明攻擊。

他身上中了幾脚，重要部份也中了幾拳，他不能再保護鈔票，只好保護身體。而他身上的鈔票，又再跌下來，其中有幾紮，在跌落中鬆了，便在地上揚起！

這時，鈔票便像蝴蝶般在他們之間飛舞。

實在是一個奇景，鄺崑與郭雪仙也看得呆了！

向光明與朱雄仍然在扭打，而地上本來是一紮一紮的鈔票也因他們毆鬥而散開了。

忽然，向光明大聲吼了一聲，猛扯着朱雄的身體撞向牆壁。

朱雄被他雙手纏着，因為力氣不及他，無法控制自己，被他撞向了牆壁。

他只覺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向光明見他不動，放開了他，哈哈大笑，他看見地下的鈔票，回身便把鈔票撥在一起。

他看着鈔票，似乎忘記了身邊所有的事物。

朱雄被這突然的一撞，只昏迷了一會，便醒了過來，不過，他並沒有動，他只把眼睛開了少許，看見向光明在掃鈔票，他便突然躍起。

這一撲使向光明措手不及，整個人像斷線的風箏向崖前滑去。

朱雄爲了制伏他，也衝向崖邊。

兩人衝力很大，都不能控制自己，兩人一直衝向崖邊，眼看便要跌了下去。

鄺崑一時之間，見他們非常危險，也沒有想過什麼，也急竄向前，一手抓着一個。

朱雄與向光明喘着氣。

鄺崑放開了向光明，一手扶起了朱雄。

鄺崑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今我也救了你一命！」

朱雄道：「謝謝你，我們以後互不相欠了！」

兩人說話之間，忽略了向光明。

向光明倒在地上，身已在崖前，幸好鄺崑一拉，否則他已跌了下去，就是不粉身碎骨，也血肉模糊！他驚魂甫定，一手抓去，想站起來，那知他一手觸及地上一塊非常尖銳的石塊。

他一起來，手中已多了那一塊尖石。

他返身向朱雄，用力把尖石插向朱雄的前額。

朱雄痛苦的叫了一聲，滿臉鮮血。

向光明這一次得手，不再停下，又再把石插向朱雄，朱雄閃開。

鄺崑一直沒插手他們兩人的打鬥，但這次眼見向光明的突襲，也忍不住飛起了一腳。

這一腳硬生生的把向光明踢了開去。

向光明怒極，不向朱雄再攻擊，反而向鄺崑攻來，鄺崑閃開他的石頭，一連施展了七八招，把向光明暫時支開了！不過，向光明似失常性的向鄺崑攻擊。

郭雪仙看見他們又扭打，她不能再坐視，她叫了一聲：「停手！」

沒有人理會她。

她又再叫，仍然沒有人理會她。

「砰！」的一聲，兩人看見眼前火光一閃，都停了下來，各自退開。

那是郭雪仙發出的槍聲，原來她趁三人扭打一起之際，已拾起了那柄槍。

她一直不想開槍，但那情況實在控制不了，她才開了這一槍。

這一槍已驚動了山崖上的警察。

＊　＊　＊

飛虎隊正在開始部署下來捉人。

他們聽到了這一聲槍響，反而暫時不敢再動，他們在鄺耀祖的策劃下，想利用繩索懸垂下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攻佔下面這個廢置的防空洞。

另外，他們又找了特別部門，研究這個防空洞的建築情況，照理防空洞必然有多個出口，可是，負責這些防空洞文件的工作，一向並不受重視，而今要找負責人也不容易找到。

鄺耀祖聽了槍聲之後，也不敢再叫飛虎隊下去，本來，他不敢肯定匪徒還有沒有武器在手，不過，這一槍響，証實了他們仍有手槍。

幾個本來預算行動的飛虎隊員，都望着鄺耀祖，因爲鄺耀祖爲了盡快抓到匪徒，曾經肯定地說匪徒因客貨車爆炸匆忙逃出，並沒有帶武器。

這只是他的推想，而且是一個錯誤的推想。

爲首的飛虎隊員道：「總督察，我們下一步怎辦？」

鄺耀祖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回答，不過，他是一個極爲要面子的人，他想了一想，道：「既然下面的匪徒有武器，我們用催淚彈！」

「催淚彈？」

另一個飛虎隊員道：「誰去發射催淚彈？」

這話其實是一句諷刺。

這一諷刺却正正刺着了鄺耀祖，因爲他是一個十分剛愎自用的人，他剛才那個錯誤的決定，已使他失去了不少顏面，而今再諷刺了他一下，他實在忍耐不住。

「我去！」

衆人聽了，都感到非常愕然，甚至連鄺耀祖自己，也覺得實在是說錯了話，可是，在衆目睽睽之下，他不能不堅持自己所說的話。

飛虎隊的一個隊員道：「督察，你去？」

「是的，由我去，並不是你們飛虎隊才懂得去攻破他們，我一樣懂！」

他不單是說，而且去做。

他迅速的換了衣服，並且裝配了催淚器，阿麥在旁道：「何必與他們鬥氣？」

鄺耀祖並沒有回答他，當他預備妥當，便對阿麥道：「如果你是支持我的話，有兩件事做！」

「什麼事？」

「第一，你可以跟我一起下去！」

阿麥閉口不言。

「第二，你可以合上你的烏嘴！」

阿麥不敢再說話，看來他仍然支持鄺耀祖，不過是選用了第二個選擇。

鄺耀祖吩咐道：「當我下去，投擲了催淚彈之後，你們隨時候命！」

他戴上了防毒面具。

飛虎隊一個成員道：「督察，這工作還是由我們來做吧！」

「不，你們聽命協助便可以了……」鄺耀祖堅持着，又道：「試試通話器！」

他們互相試試通話器，一切都安排妥當。

飛虎隊員替他縛上了繩子，然後慢慢的放向那個山洞之處，鄺耀祖有點緊張，不過他表面仍然好像是若無其事。

當他接近山洞洞口之處，他便把催淚彈拋了入內，「隆」的一聲，一時之間，煙霧瀰漫。

山洞裏面，並沒有什麼反應，也沒有聽到有人嗆咳，鄺耀祖覺得奇怪極了，他不理會發生了什麼事情，又再向山洞裏面再擲了一個催淚彈。

以這一個小小的山洞，兩個催淚彈，任你有多少能耐，也不能忍受這種辛辣的味道。

不過，沒有人嗆咳，也沒有人叫喊。

鄺耀祖大着膽子，向着對講機道：「放我下去！」

上面的人道：「有什麼發現？」

「似乎是沒有人！」

「沒有人？」

「我仍然不能看得清楚，放我下去！」

鄺耀祖到了山洞洞口，他有防毒面具，因此並不怕催淚彈氣體，他伏在洞口，等了一會。

山洞裏的確沒有人，否則沒有理由什麼聲響也沒有，他大着膽子，沿着山洞的石壁，摸索着向前，這山洞並不太大，很快便到了山洞的盡頭。

裏面的確沒有一個人。

地上有些血跡，和一些非常浮亂的腳印，看來這地方有一場劇鬥。

不過，現在却是什麼人也沒有！

「怎會一個人也沒有？」他自言自語地道。

他走遍了整個山洞，眞的一個人也沒有。

鄺耀祖把這幾個匪徒恨得牙癢癢的，因爲這是第二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這麼多警察包圍之下，被匪徒逸去，而警方却一些辦法也沒有！

他向對講機道：「他們逃了！」

「逃了？」那是阿麥的聲音。

「是的，逃了，快找那個防空洞的專家！」

「找不到……」

「不用找了！」

阿麥道：「你發現了什麼？」

「他們打破了一面牆壁，這裏有一個大洞，還有血跡，他們從這個洞逃走了！你們——飛虎隊，快下來！」

幾個飛虎隊隊員早已候命出發，他們迅速下來，也進入了洞中。

他們看見鄺耀祖站在裏面，看着那片破了的牆壁，果然是匪徒逃走的唯一路徑。

鄺耀祖道：「你們追進去！」

裏面是黑漆的一片。

「我們……我們進去？」

「是的，我已替你們冒了一次大險，這是你們飛虎隊立大功的時候！」鄺耀祖故意如此說，算是爲剛才的冒險出了一口氣。

通話器傳來了阿麥的聲音，「督察，我們找到了一個防空洞專家！」

「快叫他來！」

「他正在途中，你聽他的無線電話！」

通話器傳來一陣沙沙的聲音，然後是一個老者的聲音：「這個防空洞，是日治時代留存下來的，規模相當大，可以讓三百人躲在裏面！」

「少說廢話，這山洞可以通往那裏？」

「可以通往山頂的俱樂部！」

「山頂上有個俱樂部，什麼俱樂部？」

「是顯發俱樂部，是個私人會所，會員都是非富則貴，因爲單是入會費也要十萬元！」

「山洞內有路直通上去？」

「不，表面有些分岔路，不過，我相信日久失修，已有很多地方塌了下來，自動封閉了！」

「那麼匪徒大有可能是被困在裏面！」

「有這個可能，不過，還有一個可能，他們可以上到那個俱樂部，這地方的出口，是顯發俱樂部的停車場！」

「好極……」他打斷那老者的話，然後又道：「阿麥！」

「我在！」阿麥回應道！

「快替我叫直升機來！」

「爲什麼要直升機？」

「不要問！」他索性關了通話器，轉身向那幾個飛虎隊隊員道：「你們負責搜索這山洞，匪徒大有可能仍在山洞之內！」

這時，洞內煙霧已散盡了，忽然，有人叫道：「你們看，這裏有一些鈔票！」

那是簇新的鈔票，但似乎是經過搶奪之後，亂作一團，鈔票上面，有些血跡！

鄺耀祖道：「你們把這些證物包好！然後開始入山洞內搜索！我先上去。」

飛虎隊隊員應命。

鄺耀祖開了對話器，道：「快拉我上去！」

阿麥在上面迎接鄺耀祖上來，他一見了鄺耀祖，便大力拍起手掌來，其他伙記也一起拍掌。

鄺耀祖心裏覺得十分高興，接辦這件案子以來，頭頭碰着黑，在手下面前顯得自己有點無能，這次總算是挽回了一些面子。

但是，他仍扮作若無其事的樣子，道：「各位，這並不算怎麼一回事，我一向辦案，親力親爲，你們也知道的。阿麥，我要的直升機有沒有來？」

「有，他們立即飛來！」

鄺耀祖召集了衆人，道：「匪徒如果出了這個防空洞的話，應該是到達了山頂的顯發俱樂部！但我不知這防空洞是否可以通過去！」

「我會乘直升機作空中搜索，你們分作四組，包圍這俱樂部！」

「這次，他們一定逃不了！」阿麥道。

鄺耀祖道：「如果他們眞有本領再逃，我會在上面用無線電向你們指揮！」

「好的！」

「不過，你們要非常小心，因爲人質還在匪徒的手中，可是，我從上面拾到一些證物，你們看……」

他拿出了那些染血的鈔票。

「匪徒可能因分贓而受傷，」他頓了一頓，道：「銀行方面知道損失多少嗎？」

「大概是一千萬元！」

「這麼多？」

「因爲他們下手時，銀行兩日來的現款都在庫內，因此才有這麼多錢！」

「他們是調查過銀行這個時候最多錢才會下手，看來，這兩個匪徒非『盲毛』！」

這時，天空傳來一陣直升機的聲音。

鄺耀祖道：「阿麥，你保持與我用無線電聯絡！」

阿麥應命。

直升機慢慢的降落。

鄺耀祖來到直升機前，道：「我是鄺耀祖督察，是這案的最高負責人！」

「鄺督察，請上機！」

鄺耀祖上了直升機，直升機立刻上升。

他戴上了耳筒，跟地面上的亞麥聯絡。

「聽到嗎？阿麥……」

「聽到！」

鄺耀祖向機師道：「飛近山頂那個顯發俱樂部。」

機師對附近情形十分熟悉，道：「好，立刻便到！」

直升機向着前面的山頭飛去，轉眼間已到了，只見下面有一大片高爾夫球場，還有幾間零散的建築物。

另一邊是一個相當大的停車場，停在車場的車輛並不多，可能這日並非假日。

忽然，鄺耀祖看見四個人正奔向停車場，雖然在高空，他一眼看去，便看見了其中一個人，竟然是鄺崑。

鄺耀祖對他的印象十分深刻，因爲他們一起去見升級委員會也超過六次，當時，他實在是一個强頑的對手，鄺耀祖表面上並不怎麼樣，但實際上却視他爲死敵，因爲這死敵並不容易應付。

鄺耀祖拿着對講機，叫道：「阿麥，阿麥！」

對講機傳來了阿麥的聲音：「鄺SIR，我是阿麥，聽到嗎？」

「聽到，你們聽着，我已發現了匪徒的踪跡，他們出現在顯發俱樂部的停車場上，匪徒二人，另外一個是警務人員鄺崑……」

阿麥道：「我們立刻派車上去！」

鄺耀祖道：「另外還有一個女人！」

「那是銀行職員郭雪仙！」

「兩個匪徒之中，一個似是受了傷，他行動並不十分方便！」

「是的，他們上了車沒有？」

「上了，那是一輛紅色的車子，車牌是……」一時之間，還不能清楚看見，機師，機師，飛下一些！」

機師應命。

這次，他們却可以清楚的看見，那四人登上的紅色車子，經已開動。

鄺耀祖道：「他們的車牌是……」

阿麥道：「我通知全港的警察，他們逃不了的！」

「我們在上空監視車輛的行踪，你們立即採取行動！」

「好的！」

＊　＊　＊

原來朱雄與山東大漢向光明在山洞之內發生了爭執之後，繼而打起架來，鄺崑以爲他們鷸蚌相爭，他便可以扮作漁人，坐收漁人之利。

那知道，鄺耀祖突然出現，並且抛了一個催淚彈入內，這樣迫使他們本已破裂的聯盟，又再結連在一起。

朱雄與向光明都知道，這樣下去，他們只是朝向死路而行，他們在催淚彈氣味難聞之下，亂碰亂撞，居然給他們發現了一條生路。

原來石洞的盡頭是一片牆壁，那牆壁非常薄，向光明無意一撞，便撞爛了，這時，他們才發現，牆壁之內，竟是一條隧道。

向光明用山東話與朱雄說了一

會，鄺崑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可是，他看着郭雪仙的臉色，越來越變得蒼白，他也知道事情再發生了變化。

鄺崑想追問郭雪仙他們究竟在說什麼時，他們兩人已回身，各自用手槍指着鄺崑與郭雪仙。

鄺崑只好高舉雙手，道：「你們又想怎樣？」

朱雄道：「入隧道，由你開路！」

「我們是逃不了的，這古舊的防空洞隧道，幾十年來，也沒有人用過，更沒有維修，我們進去，是一條死路，倒不如……」

朱雄道：「不用多說，走！」

向光明正控制着郭雪仙。

鄺崑知道，自己再沒有其他的選擇，向光明一手推了郭雪仙，似乎要動粗。

鄺崑道：「好，我們進去，不過，後果……」

朱雄道：「不用多說，我們自知後果，來港打劫之時，我們早知一切後果！」

「既然知道……」

「我們知道，後果是衣錦還鄉，在鄉下建大屋，買良田，做個大地主！」朱雄道，並且哈哈大笑。

向光明並不知他在說什麼，追問朱雄，朱雄簡單解釋了兩句，向光明也大笑起來。

鄺崑不再多言，跨過那破爛的牆壁，入了隧道之內，朱雄跟着，向光明也用槍推了郭雪仙入內。

裏面開始是黑暗一片，但多走幾步，却有陽光透入，原來有幾個好像天窗，一來是讓光線透入，二來是讓空氣透入，否則會使人窒息。

這個防空洞相當大，相信可以容納幾百人，但因早已封閉，隧道之內，瀰漫着霉臭的味道。

他們一直向前走去，經過幾個地方，也有一些比較大的透氣窗，他們從窗向外望去，發現他們在半山之上，並不能從窗爬出去。

他們再走，終於來到了盡頭，四週都看似封閉着，完全無路可走。

向光明有了剛才的經驗，用槍柄在四週牆壁敲了一會，果然被他發現其中一處較爲薄弱，他用槍柄大力一敲，牆壁脫落。

朱雄道：「你去看！」

鄺崑上前一看，只見下面是一片空地，他也覺得十分高興，道：「下面是水泥地，我看是出路！」

朱雄上前，用手槍威脅着，道：「出去之後，一切由我指揮。」他回頭對向光明說了幾句話。

向光明應了，並且又用手槍脅迫郭雪仙。

鄺崑道：「他說什麼？」

郭雪仙道：「他說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先殺了我！」

鄺崑道：「不用怕！」

朱雄道：「一切要看你，你稍有異動，我先殺她，再殺你！」

向光明也說了兩句話。

「他說什麼？」

朱雄道：「他說這次死了也值得，因爲有你們兩人陪葬！」

這說話當然是一種威迫，目的是使鄺崑不敢反抗。

他們出了隧道，來到水泥地的地方。

「外面是個停車場！」

朱雄道：「我們先找輛車子，鄺崑，由你駕駛！」

鄺崑道：「每輛車都上鎖，怎能那麼容易上車！」

「不用多說，走！」

朱雄先與鄺崑出外，車場內十分寂靜，並沒有太多的車子，也見不到有看守停車場的人員。

兩人試開了幾輛車子的門，都無法開，但再試多兩部，居然把其中一輛紅色的車子開了。

「上車！」朱雄用槍指着鄺崑。

向光明也看到他們找到了車子，也用槍推着郭雪仙出來，迅速的上了車。

車子是停在一個小小的斜坡之上，引擎似乎還有點熱，朱雄對汽車也十分熟悉，他不說話，先拉開了手掣，汽車自動向前滑下去。

「先滑下去，然後弄着引擎！」

鄺崑明白他的意思，道：「我試試！」

這個沒有鎖匙的開車辦法，是利用下溜車子，突然的帶動而發動引擎，很多時候，汽車突然死火，人們也會用人力推車，然後發動引擎。

他們不用人力推車，因爲他們車子在斜坡之上，一拉開了手掣，車便向前滑去。

鄺崑突然一拉掣，車子的引擎立時動了。

朱雄道：「你的技術也不錯！」

「往那裏走？」

「向華界！」

「華界？」

「你不用問這麼多，向華界去！」

「落馬洲？」

「是，以前那裏有很多人偸渡過來！」朱雄道。

鄺崑道：「朱醫師，我看你還是不要白費心機，那裏軍警林立，你們怎能逃回去！」

朱雄道：「你不用理會，如果你能安全的送我們到了那裏，你們也可以安全回來！」

鄺崑先出停車場。停車場前有個看更亭，並且一

條橫欄阻着去路。

「撞過去！」

朱雄喝着，鄺崑無奈，只好撞斷那橫欄衝出，這是個自動的收費系統，橫欄撞斷了，立時發出了警報。

朱雄道：「快走！」

紅色的車子向着下斜的山道而下，這條路只能勉强讓兩輛車同時駛過，車子駛下相當快，幾乎與一輛上山的對頭車撞上了，幸好那對方的司機手急眼快，勉强避開了。

車子下了山，轉入了公路。

忽然，向光明在後座叫了起來。

朱雄仰頭一望，鄺崑也向上一望，只見一輛直升機似乎在追踪他們。

朱雄道：「加速！」

「太快反而會令警察截查我們！」

「不要理會，加速！」朱雄用手槍抵着鄺崑的腰脅，他只有猛踏油門。

汽車像一支箭的竄前，那時，公路上並不十分繁忙，鄺崑逢車過車，一時之間，公路上的司機為之側目。

突然，後面傳來一陣警車的響號。

朱雄一望倒後鏡，道：「是個交通警。」

鄺崑道：「我們這麼快，太矚目！」

「加速！」朱雄道。

那警號來自一輛電單車，車上是一個交通警員。

向光明轉過了身。

鄺崑道：「朱醫師，叫他千萬不要亂來！」

朱雄想說話，但向光明已把槍伸出了窗口，向着那個交通警察開了一槍。

「轟」的一聲，那電單車立時倒飛起來！

這一聲槍聲，嚇得所有車輛都停了下來。

朱雄道：「好極，快加油，我們快到了，一到華界，看你們奈我什麼何！」

鄺崑這時漸漸明白，朱雄想衝過華界，然後爬山離去，也許他們早已有了部署。

向光明正在得意。

不過，警車的響號又再響起來，並不是單獨的一個，而是十多個，更是來自四方八面。

原來上面的直升機，一直追踪他們這輛紅色的車，鄺耀祖看見有人開槍，他再不能忍受，便下令所有追踪的車輛，立時圍捕賊車。

向光明見形勢不對，向朱雄說了幾句話。

朱雄未及回答，郭雪仙道：「不要再開火，我們只會被炸死！」

朱雄道：「他們不敢的，因為你們仍在我們手上！」

向光明又把槍伸了出去，這次，他向後面開了兩槍，左面也開兩槍，右面也沒有例外！

一時之間，槍聲卜卜。

警方也有人還槍，不過，子彈並非射在紅色的車上，他們投鼠忌器，那些回擊的槍只是示威一下。

朱雄立即看出警方這種心意，對向光明道：「多開幾槍！」他自己也伸槍出去，也開了幾槍。

槍彈又再橫飛。

後面的警車，似乎是接到了命令，却慢了下來。

朱雄道：「他們怕了，快快快！」

他似乎十分興奮，用槍柄打了鄺崑一下手臂，鄺崑痛極，一時怒火攻心。

他把軚盤大幅度的扭動，汽車立時在路面上作「之」字路行駛，並且發出「嘎嘎」的聲音。

朱雄道：「你小心駕駛，否則……」他再舉起了槍。

鄺崑道：「朱醫師，我一直幫你，因為你曾經救過我一命……」

朱雄道：「你知道便更應該報答我這救命之恩！」

「我已盡了力……我勸你還是投降吧！」

「投降？已經快到華界了！」

「你過了華界，也沒有機會！」

朱雄怒道：「你是我的人質，你沒有資格與我討價還價，開快些……」

鄺崑沒有再多說話，他自問對這位救命恩人，已是情至義盡，他不會再為他曾救自己一命而加以偏幫。

他看看車前的錶板，汽油已快用盡，他心生一計，立時用力踏油門。

汽車飛快的過了一段路，却在前面轉彎的地方，突然停了下來。

車子急煞，發出了刺耳的聲音。

「什麼事？」

「沒有汽油！」

「沒汽油？在這個時候沒有汽油？你想弄些什麼花樣？」朱雄非常憤怒。

「我沒有辦法，車子也是你選擇的！」

朱雄沒有辦法，向光明也緊張地問，朱雄解釋了一句，便對鄺崑道：「下車！」

鄺崑推開車門，並且踏出了一步，可是，他却突然的返身，一手便搶了朱雄手上的手槍。

這一返身的舉動，實在是出乎朱雄意料之外，他的手槍已被鄺崑所搶，不過，他並不罷休，他立時撲過了司機位，竄身飛向在車外的鄺崑。

鄺崑本想搶了他的手槍，奔前幾步，便再回身用槍來制服他，那麼，這一幕驚險的警匪對峙也立時結束。

可是，事情並不是他想像中那麼順利！

朱雄從車上竄出，他是拚了老命，人像一支箭，直撲鄺崑，鄺崑還沒有回頭，他已壓在鄺崑的身上。

鄺崑想開槍，槍口仍未對正朱雄，已被他踢個正着，「砰！」的一聲，子彈射向天空。

朱雄捏了一把汗，再奮起一腳。

這一脚踢中了鄺崑持槍的手，劇痛使他把槍也甩開了，同時，他被朱雄直衝的力量，撞了在地上。

兩人立時扭作一團。

向光明在車內，控制着郭雪仙，並且狂叫。

他的說話兩人都沒有理會，只是拚命的扭打。

這時，警方的地面部隊，已接到了直升機上發出的指示，慢慢的四方八面的包圍了這公路。

他們兩人，朱雄與向光明其實已成了甕中之鱉，不過，警方仍不敢採取任何行動，乃是因為匪徒手上仍有一個警務人員，一位女性作為人質。

這時，形勢已有了極度不同的變化。

鄺崑與朱雄在公路之上扭打，朱雄明白，他這一次與鄺崑的拚鬥，是決定自己一生命運的拚鬥。

他不能輸，他一輸便是輸掉了生命，因此，他每出一拳一脚，都是凌厲無比。

那是豁命的打法。

鄺崑雖然比朱雄强健，出手也更靈活有力，不過，這一次他却落在下風，因為朱雄是豁出命的打法。

仍在車上的向光明，一直用槍指着兩人，他希望兩人一分開，他便可以射殺鄺崑，但是，兩人一直互相糾纏，他完全沒有機會開槍。

不單是向光明想開槍，伏在兩旁的警探，足足有五十支槍是向着二人。

神槍手已接到了命令，一有機會，便要立刻射殺朱雄，可是，兩人一直在扭打，稍為一分開，又再立時纏在一起，完全沒有機會讓神槍手開槍。

這時，兩人互相毆鬥，不分伯仲，兩人臉上都出現瘀腫，身上也染了一些血跡。

他們已是筋疲力盡，手脚也慢了下來。

向光明已緊扣槍掣。

五十個神槍手也是緊扣槍掣。

只要他們再慢下來，兩人都會立時被子彈射殺。

突然，兩人都同時看見了不遠之處的地上有一柄手槍，那是剛才朱雄被奪的那一柄，鄺崑奪了手槍，並也沒有拿穩，被朱雄撞了開去。

兩人都知道，自己不能用武力制伏對方，只要搶到那手槍，才能再控制一切。

他們同時虛晃一招，却又同時向手槍之處撲了過去，他們同時到達手槍之處……

鄺崑又是快了半秒。

這半秒可以把整個局面改變！他拿起手槍，可是，朱雄仍作再後的努力，他一脚踏下。

鄺崑的手痛極，但他仍然不放過拿槍的機會，他忍着，拿起了槍。

他指着朱雄，道：「舉手！」

朱雄與鄺崑距離極近，他知道再無倖免的機會，他高舉了雙手。

鄺崑道：「我實在不想殺你，而且，我仍然會履行我對你說過的諾言，我會替你向法官求情……」

朱雄沒有說話。

鄺崑為了安全起見，竄身上前，反手扣了朱雄。

向光明在車內，一直看着二人，由搶槍至朱雄失手，一一在目。

他知道朱雄再沒有機會，但他仍有，因為郭雪仙仍在他的手上。

他知道不能再困在車內，他用力一推，把郭雪仙推了出車外，並且迅速下來，也像鄺崑一樣，反手扣了郭雪仙，並且躲在她的背後。

郭雪仙痛極狂叫。

向光明當然沒有理會，只用他的山東話叫道：「你再叫我一槍打死你！」

郭雪仙忍住了痛楚，也不再叫，因為向光明手上，並不是手槍，而是輕機，他一開槍，自己的背上，並不是只中一槍，而是會成了一個蜂窩。

這時，鄺崑控制了朱雄，並且和他說着話。

向光明並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便問郭雪仙道：「他們說什麼？」

郭雪仙這時在極痛苦中，却心生一計，便道：「你放鬆我一些才說！」

向光明放鬆了她一些，道：「他們說什麼？」

「他們在討價還價！」

「討什麼價，還什麼價？」向光明不明所以。

「他們說你！」

「說我，我有什麼好說？」

「你的拍檔說，他會說服你，

叫你投降！」

「那又怎樣？」

「如果你投降了，他便得到好處！」

「什麼好處！」

「他可以坐少一些時間監牢，而你……」

「我怎樣？」

「因他把一切責任推了在你的身上，我想，你一定會被判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他想出賣我？」

郭雪仙道：「他似乎眞的把一切罪名都推在你的身上，你是死定了！」

向光明怒極，咆哮道：「你這畜牲！」

這時，鄺崑正猛向朱雄點頭，外表看來，鄺崑好像是答應了所有條件似的。

向光明更怒，他不再理會什麼，一手推開了郭雪仙，舉起機關槍向鄺崑與朱雄處掃射過去。

郭雪仙一被推開，已高呼道：「鄺崑，小心！」

鄺崑本來已想押朱雄走近其他警務人員處，忽然，聽到郭雪仙的高呼，並且看見向光明如狠似虎的形象，他立時伏地，向旁邊滾去。

朱雄卻沒有他的反應那麼迅速。

他只感到身上幾處地方，突然好像洞穿了，轉瞬間，卻又突然灼熱起來！

向光明已狂奔過來！

朱雄見他又再開槍，這時才知道自己身上已中了多彈，他只能張開了口！

向光明道：「你爲什麼要出賣我？」

朱雄聽到他的說話，但並不能回答。

這時，只有兩個匪徒在公路的中央，鄺崑已滾向了一邊，郭雪仙也被推開，她已爬到了安全的地方。

五十個神槍手，不用再接命令，已經齊開槍了！

一時之間，幾十顆子彈齊齊射向二人。

突然，一陣閃光，「隆！」的一聲，向光明的身體發出了一聲巨大的爆炸聲響，接着是一簇新的鈔票，自他身上飛揚了起來！

原來他身上既有炸藥，也縛滿了鈔票！

炸藥的威力十分大，不單把向光明炸得血肉橫飛，也炸得朱雄的身體肢離破碎。

一些被火燃着的鈔票，在半空中飛舞，看來蔚爲奇觀！

鄺耀祖仍然在直升機之上，他也看見兩個匪徒被當場殺死的情形，他當然不大高興，因爲他不能把匪徒人贜並獲，只能收回兩大堆焦炭！

阿麥在衆多警務人員之中，湧了出來，他先扶起了鄺崑，關心地問道：「你怎麼了？」

「我沒事，快去看郭小姐！」

郭雪仙也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之傷，但兩人仍被救傷車送往醫院。

＊　＊　＊

鄺崑醒來的時候，只見阿麥仍站在他的身旁。

阿麥一見鄺崑醒來，如釋重負地道：「鄺SIR，你沒事了！」

「沒事，當然沒有事！」

阿麥吁了口氣。

「怎麼！我睡了多久？」

「你睡了……」

這時，幾個醫生進來，立刻爲鄺崑進行檢查，鄺崑向幾位醫生道：「我怎麼了？」

「沒有什麼事了！」

「爲什麼你們這麼緊張？」鄺崑問。

其中一個醫生道：「你不知道你自己昏迷了多久！」

「多久？」

「三天了！」

「三天？」鄺崑實在不能相信，他只覺得自己是睡了一段時間，但決不會是三天這麼久。

「是的，我們以爲你不再甦醒！」另一個醫生道。

「爲什麼的不會甦醒？」

「可能是當時爆炸震蕩太大，我們現在爲你檢查也是想找出原因！」另一個醫生道。

「如果我不甦醒，那麼，我便會變成一個植物人？」

醫生並沒有答話，只是點了點頭。

鄺崑感到有些心驚膽戰的味道，他實在不知道，那個山東大漢向光明身上是携有那麼多炸藥，假若當日在車上，他沒有盡了最大的力量去忍耐的話，四個人，包括郭雪仙在內，早已炸成了一堆焦炭！

他越想越覺得可怕。

醫生終於檢查完畢，也把他身上連接的一些機器的電線拆除了。

「我眞的沒有事？」

醫生道：「你起來看看！」

鄺崑慢慢的坐起來，開始有點頭暈，那是因爲他睡了很久，一時之間不能適應。

幸好，他定一定神之後，緩緩地站了起來，在房中走動了幾下，再沒有什麼問題。

「我眞的沒有事？」

醫生道：「你已經問了差不多十次！想不到你這麼一個大英雄，也這麼怕死！」

「大英雄？我是大英雄？」

阿麥拿了一大疊報紙來，放在鄺崑的面前，每張報紙不單用顯著

的版位，報導這件警匪對峙的事件，而鄺崑的名字也多次出現，加上一些花邊資料的報導，鄺崑果然成了一個大英雄。

鄺崑對這些渲染並不感到興趣。

當醫生離開之後，他立刻問阿麥，道：「郭小姐呢？他不會像我一樣，被震蕩而昏了！」

「沒有，她只受了一些皮外傷，入院一天，經過醫生觀察後，便立刻回家了！」

「其實她才是這件案件中的英雄！」

阿麥奇怪道：「爲什麼？她一直只是一個女人質！」

「不，她並不是女人質這麼簡單，沒有她的翻譯，我們與匪徒之間，簡直無法溝通，如果沒有她，就是在語言上的誤會，我們也可能炸死了！」

鄺崑又再看了報紙上一些報導，忽然，他覺得有些奇怪，爲什麼沒有人提及另一位接手的重案組負責人？

「爲什麼記者並沒有提，是鄺……」

「是鄺耀祖督察！他在直升機上指揮，可能他在天上！記者沒有捉着他作訪問，他也一直在讚揚你！」

鄺崑道：「他讚我？」

「是的，他說你大有可能成爲本年度最佳警務人員！他對你是推崇備致！」

「沒有理由的！」

「爲什麼？」

「因爲他一直以來，都是我的對頭人！」

「對頭人？」

「我是指在事業上！」

阿麥道：「對，當年你們兩個人，爲了升上現在這個職位，一直在明爭暗鬥！」

「結果你們都升上了，在重案組中各顯神通！」

「什麼各顯神通？只是有點幸運而已！」鄺崑謙遜地道，其實，他說出的也是事實，在與匪徒近身接觸，每一個時刻都在死亡邊緣徘徊，最有本領的人，也不能擔保一些什麼。

「你不是幸運，而是有膽識！」是門外傳來的聲音，是既覺得陌生而又有點熟悉的聲音。

「是鄺督察！」

果然，出現在門口的，是鄺耀祖督察。

他手持一大紮鮮花，入了病房，便向鄺崑道：「恭喜你，你終於甦醒了！」

「你以爲我會變成一個植物人！」鄺崑總是覺得，這個同姓的對頭人，對自己這麼好，這麼親熱，當中似乎是有一些陰謀。

「不，你當然不會變成植物人，因爲我們的警隊還有很多工作，要倚重閣下！」

鄺耀祖的說話，在鄺崑的耳內，不知是諷刺，還是讚美，他聽來總覺得有點不大舒服。

鄺耀祖續道：「這件案件中，你的功勞最大，我會向上頭推薦你！」

「不，我有什麼功勞，你用直升機在空中指揮一切，才是最有功勞的人！」

「崑哥，你太客氣了！你看，報紙上對你推崇備致，我看全港總督察這個位，非你莫屬了！」

「我從來也沒有想過！」鄺崑道。

「現在的總督察華哥要退休了，這個華人中最重要的職位，你是最佳人選！」

「耀祖兄，你也太謙了，你才是最佳人選！」

「不要這麼說，下月見遴選委員會的時候，我也會向上頭推薦你！」鄺耀祖說得那麼誠懇。

「我沒有這麼大的野心！」

「這不是野心，而是你的能力！」

他們又再互相說了一些恭維的話。

鄺耀祖道：「崑哥，我也要走了，你好好休息，我有空再來！」

鄺崑看着這位一直是自己在事業上的對頭人，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

阿麥見他呆呆地痴想，便道：「你在想什麼？」

「鄺耀祖變了！」

「是的，我也有這樣的感覺，他一直是個往上爬的人，我記得那天，你入內作人質，他接手指揮這件案的時候，他仍然是霸氣迫人！」

「霸氣迫人！那並不出奇，那才是他的眞面目，而今他向我說了很多好話，實在不像他的性格！」

記起上來，阿麥也覺得十分奇怪，兩人談了半天，卻也沒有什麼結果。

下午，另一個人出現，使鄺崑大爲高興。

出現的是郭雪仙，她並沒有帶來鮮花，而是一大包鄺崑喜歡吃的水菓。

郭雪仙看見鄺崑甦醒，似感莫大的欣慰。

「那天，你看到那個山東大佬身上的炸藥爆炸，有什麼感覺？」鄺崑問。

「當時沒有什麼，但後來回心一想，我們從銀行，一直到防空洞，再上了汽車，這一大段時間之內，我們與他在一起，隨時也會發

生爆炸，這樣想起來，才覺心驚肉跳！」郭雪仙道。

鄺崑望着郭雪仙，心裏有說不出的愉快。

「你爲什麼這樣望着我？」郭雪仙問道。

「你似乎變了樣子？」

「我變得怎樣？」

「那天我在銀行之內見到你，你在匪徒威脅之下，有點怯怯的！」

「當然，他們是匪徒！」郭雪仙道。

「可是，當你爲我們翻譯的時候，你却十分有條理，大有女强人的姿態！」

「我在當時也十分害怕，不過，如果我翻譯錯了，或者說錯一句話，這才兇險！」

「是的，幸好你在適當的時候，說了適當的話。」

郭雪仙突然嘆了口氣。

「你爲什麼嘆氣？」鄺崑問。

「我和你與匪徒相處一整天，我才明白，你們當警務人員實在不易爲！」

「是的，警察並不好當！」

「因此，我也非常感激你當年爲我哥哥查探那件事的……」

鄺崑道：「我十分慚愧，不能爲你兄長做到一些什麼！」

「不，我當時的確是怪責你們，但經過這一日，我才知道，很多事情，根本不在你們控制之下，就像那山東大漢身上的炸藥，一切都不由自主！」

「是的。」

「加上在上面，一切更不由你們控制，你們查不到什麼，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鄺崑道：「你明白便好了！」

忽然，鄺崑皺起了眉頭。

郭雪仙道：「這件事情終於解決了，雖然並不如何理想，人贓並獲，但只是兩個歹徒死去，銀行也算是沒有什麼損失！」

「我並不是爲了這些！我只是疑惑，爲什麼我在這案子中被捧爲英雄？」

「是的，你眞的成爲了市民心目中的英雄！」

「其實我不是！」鄺崑非常誠懇的說。

「尤其是由鄺耀祖推薦我……」

「我聽你說過，你與他是對頭人？」

「是的，而今有個更高的職位，他不把自己標榜成大英雄，反而把我捧成大英雄！」

「那是個更大的陰謀！」

「什麼！」

郭雪仙道：「很簡單，警隊講求合作，不希望崇拜個人英雄，而你成了英雄，那個華人總督察的位子，非他莫屬！」

「爲什麼？」阿麥並不明白。

鄺崑道：「果然是個大陰謀，他事實上已是整件案的指揮者，他不出名無所謂，這更加使遴選委員會對他佩服，那麼，眞非他莫屬！」

郭雪仙道：「人生根本是個鬥爭的遊戲！」言來不禁喟嘆無限……

（全文完）

新派俠義短篇故事／江南•文　可飛•圖

劍底游龍



淫賊肇廝殺　萍水生友情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空有羨魚情。

這首詩是唐孟浩然登岳陽樓望洞庭湖所作，前四句寫的就是洞庭湖的景色，可見岳陽樓是以能俯瞰遠眺「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的洞庭湖大觀因而出名的。

時爲元順帝，元統二年十月下旬的某日，此日天氣晴和，洞庭湖雖屬冬季枯水期，銀沙一片，使湖水未能與天連接，但帆影參差，白鷗翱翔，風景亦殊不錯。

來自遠近各地，慕岳陽樓之名，來登樓一望洞庭湖的遊客，仍然不少。

岳陽樓是岳陽城的西門城樓，因爲來往人多，所以使得西門大街也顯得特別熱鬧……

這條大街上有家大酒樓，氣派不凡，門口左右各置有大石獅子一尊，門樓上橫書「名湖大酒樓」五個貼金大字，並一副對聯，右聯是「名滿四海知」，左聯是「湖中天下廣」。

門前車水馬龍，此時來了一輛馬車，拉車的馬既肥壯而且車之構造及裝飾亦頗講究，顯屬私人所有備用者。

駕車者爲一壯漢，目光炯炯，手執馬鞭略一抖動，鞭鞭伸、縮、捲、抽均在控制之中，便知其非等閒之輩。

首先由車上下來的是一少年，穿淺灰色綢衫，書生打扮，相貌英俊，氣宇不凡，次下者爲一老者，慈眉善目，一臉正氣，由灰衫少年略一攙扶便下了車，最後下來者爲一對青娥，是一對姊妹，均長得如花似玉，好像仙女下凡一般，裙釵飄香，進得門來頗引起酒客們的驚羨和注目。

淺灰綢衫少年對伙計說：「給我們選個臨窗的座位，有好的菜給我們來七、八樣及兩壺酒就成了！」

然後是那個執鞭的壯漢對伙計道：「小二哥，勞你將那四匹馬餵得飽飽的。」

伙計將他們帶到座位後，又有一羣人登樓而來，爲首者乃一五十開外的人，臂粗軀壯，臉色如醬且罩煞氣，伙計見到他也現出忌憚之色，哈腰道：「劉爺，要吃些甚麼，請吩咐。」

這位劉爺嘴唇卻未見動一下，祇顧朝淺灰色綢衫少年那邊走去。

此人姓劉，渾名熊拳手，是天獅堡的一名武師。

他到了那班人坐處，粗聲問道：「老頭兒，這兩位姑娘是你的甚麼人？」

老者、少年、小姐及那壯漢，都沒有理睬他一下，仍然在低談着他們的事。

熊拳手怒極，手一伸就要去抓那老者，可是在一旁的那個壯漢，手快眼明利那間竟把劉武師放倒在地上，那四個跟來的手下也一擁而上想動手，卻給壯漢快如閃電的鞭法打傷了，似乎傷得不輕，個個都顯出痛苦得不好受的表情來。

這邊老者、少年、小姐等四人，從事情發生到此刻，彷彿沒有看見一樣，他們仍然還在低談着。

壯漢此時冷然道：「看你的穿著，不像公門中人，你查問我家小姐是爲了甚麼？你又是幹甚麼來的？」

「哼！」熊拳手暗忖，「這小子看來不起眼，年紀也不大，眞有這麼大的能耐，憑俺數十年的功力、經驗，走遍大江南北還沒遇到這種事，俺不信邪，他眞能吃得住俺！」

熊拳手暗中蓄勁，一竄而起，去勢如箭，雙拳齊發，向壯漢襲去。

熊拳手心想，俺這一突襲，你這王八蛋萬萬擋不住的。

但事實卻不然，就在那霎那間，壯漢移身虛位以一招特異的手法將熊拳手再度打倒於地下，而且他的右手自臂以下似乎已不能動彈，痛楚之情呈於顏面。

「巨劬，好了。」淺灰色綢衫少年道：「等我來處理。」

壯漢道：「是，少爺。」

淺灰色綢衫少年問道：「你們是天獅堡的人，是不是？」

「是又如何？」其中一個手下怒聲回答。

「沒有甚麼，不過你們橫行霸道，壞事做多了，必然會自食其果的。」淺灰色綢衫少年的回答。

熊拳手休息了一陣子，似已大減痛楚，恢復了精神，冷笑連聲：「我們天獅堡已經縱橫了十餘年，試問會有哪一個門、哪一個派，敢與本堡興起問罪之師！」

「現在我們堡主選『江南八大金釵』，這兩個妞兒正合我們要選的條件，那除非你們自己願意獻出這兩個妞兒，否則，你們休想離開此城。」熊拳手道：「你們若把這兩個妞兒給我們帶走，就可以安然離城了。」

老者突然大笑了起來，笑聲震耳，顯示了老者的精深功力，然後沉聲道：「祇要你們有這個能耐就好，就怕你們沒有這個能耐，我看這件事，祇有你們堡主親自來辦了。」

「胡說，我們堡主手下有的是能人高手，對付你們這些無名門派，何至於他自己出馬。」其中一個手下應答道。

淺灰色綢衫少年道：「我們不想你們遺屍或血濺在這個酒樓之上，而弄汚了這個酒樓，你們滾吧！立刻就滾！」

熊拳手道：「哼！你們不要敬酒不喝喝罰酒，別得意，你們走不掉的，這岳陽城到處都有咱們的人，我們不久就要跟你們算賬的，這兩個妞兒，我們要定了。」

惡客一走，淺灰色綢衫少年即來找掌櫃的，向他表示他們不欲與天獅堡的人再在此相遇，以免沾汚酒樓，要他盡快將酒菜弄好送來。

於是，沒多久他們便用過了午膳，坐上車子，朝南進發，出南門後車行較快，在大約有兩刻鐘光景，少年從車後窗自遠處看到有數騎飛馳而來，他知道那是截劫的人來了，便稟知其父，並要兩個妹妹也準備應戰。

馬拉的車總是比不上單騎的快，不久他們便追了上來，爲首者爲一儒裝人，右頰有疤，年約六十餘，老者在車上已看到了，不禁一怔，暗驚道：是他，今日恐怕要糟了。

老者雖然感到事情不佳，仍然神色自若的對子女道：「今日的事恐怕不能善了，若果如此，你們一定先要逃命，爲父的自會拚死擋住他們。」

淺灰色綢衫少年急忙安慰道：「爹，不必如此憂懼，吉人自有天相，況且孩兒自拜一容羽士爲師，蒙授『游龍劍法』及『乾元眞功』，數年來的勤練，功力已有大進。

「孩兒的判斷，天獅堡至多派四個人前來攔劫我們，其錯誤沒將兩位妹妹計入，所以，祇要我們五個人適當應付，即使來夠四個普通的高手，而且並無特等的高手在內，我們還是對付得了。」

姊妹倆也是同聲道：「爹一向不准我們出手，我們也一向就被人視作弱不禁風，毫無武功的女兒身，現在總可以讓我們一試身手了吧？」

老者道：「你們姊妹倆此番定然可以出手了，但切記，不可慌亂，如此才好。

「其次，還要告訴你們的就是那個左頰有疤，年約六十多歲，姓郭名邛來，渾名疤面邛來。」老者略爲掀起一角車幔，要他的子女認識一下道：「此人二十餘年前，在四川、峨嵋山上與爹打鬥，被爹用『移山劈』擊傷其左膊，遁離之時，聲言一定要報此一劈之恨，並自報姓名及外號，亦要爹把姓名說出，爹自然也把姓名說出來，不過向他說明『尙無疤面渾名可以告知』時，他便悻悻而走了！

大女兒問道：「爹就爲此帶了娘和僕人等隱居幕阜山中，是嗎？」

「不錯，」老者道：「爹爲此隱居山中，潛心精練龍天十二招，迄今廿多年過去了，使爹對人生的看法又增加了不少的領悟，對名利的追求看淡了，尤其是對江湖的仇怨更是不再將它放在心裡，心中了無牽掛，更覺心曠神怡，心想：對方也許同自己一樣，這廿餘年的歲月，已使他有所醒悟，而把以前的仇恨不復記在心裡將之淡忘了，如此一來你不找我，我當然不會找你，賬一筆勾銷了，但從今日看來，顯非如此，爹的想法未免太天眞了。」

老者頓了一下，續道：「想起二十多年前爹至峨嵋山遨遊，疤面邛來在山下擄得一少女在半山强洩獸欲之後，竟欲置之死地，少女跪地求饒，恰好爹在近處，聽得救命之聲，乃迅躍至當場，因救人在千鈞一髮，就撿石爲暗器，喝聲淫賊接暗器，而將其嚇得忙往前側移避閃，救得該少女性命，就此與疤面邛來斷殺了起來，直打了五十餘招，終於擊傷其左膊，由此可知疤面邛來好色心狠手辣，而且好勝，此事爹本來不打算說出來，但現在到這關頭，卻不能不給你們知道。」

老者最後又道：「好，現在你們都知道了，此刻要謹記的一句話就是『量力而爲』，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你們該懂得爹的意思了吧？」

少年及兩姊妹聽完其父最後的一連串叮囑後，似欲辯而又無語可辯，表現出無可奈何的神情。

老者作完了最後的叮囑後，又注視了一下他們那種欲辯無從的神情後，也不再多說，領頭下車。

下得車來一看，原來他們被四個人，以四角方式圍住了。

淺灰色綢衫少年一看是四個人，不禁輕語道：「果然不出所料，派了四個人來截劫，不知他們武功如何？」

隨即暗中略作評估，除疤面邛來外，觀察其餘三位武功均不弱，但實際功力有多少高，則難作估量了。

郭邛來此時獰笑起來，然後大叫道：「張安澤，久違了，別來無恙，你們四位眞像怕羞似的，硬在車子裏逗留了好幾盞茶時光了，難道你們在車子裏就能夠躲得過嗎？」

「疤面邛來，你既然等得不耐煩，何不攻上車來？」淺灰色綢衫少年怒道：「諒你們也不敢了！」

「不知死活的小輩，你怎知老夫的姓名？」郭邛來桀桀怪笑道：「噢，原來老的告訴少的，不足爲奇，不足爲奇。」

張安澤這時大笑了起來道：「姓郭的，你不是一直在尋找老夫嗎？現在我們終於遇上了，你可以憑你的本事報那一劈之仇恨了。」

郭邛來又桀桀的怪笑道：「不錯，不錯，老夫一來是向你報那一劈之恨，二來是奉湯堡主之命，要帶你那兩位姑娘回堡去。」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立於疤面邛來右側方，一位濃眉虎鼻年約四十餘歲穿黑袍的人說：「張老頭，你帶着這兩位千嬌百媚的女兒拋頭露面，這就難怪會惹禍上身了。」

「你們這些淫魔强盜住嘴，我們每一個人你們也帶不走。」兩位小姐大概聽他們七嘴八舌的要將她們帶走，聽得惱了，嬌叱道：「我們手底下見眞章，看你們有多大的能耐！」

「哎呀！妞兒發怒了，美人兒愈怒愈美！」立於疤面邛來的左側方，面目黑黝，穿褐袍的老頭，哈哈笑道：「若不是你們兩位美嬌娘合於咱們堡主的挑選條件，郭大哥要找上張老頭兒還眞不容易呢？這正合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句話了。」

淺灰色綢衫少年怒叱道：「你們這些淫徒惡賊，究竟有多大的能耐，不必多說，你們上吧！」

此時，立於車後，白面無鬚，氣宇不凡，約莫三十歲，年紀最輕的一位說：「咱們的確講得太多了，讓他們覺得不耐煩，咱們還是辦正事吧。」

郭邛來道：「說得也是，我們這就向他們出手吧。」

郭邛來話聲甫落，便摺扇一扁朝張安澤欺了過去，待到其身前，突然扇化一桿點向他的右肩，張安澤人隨身轉，向左側一挪，避過了這一招，然後連聲喊道：「姓郭的，且慢，且慢！」

郭邛來未再進招，停身詫異的道：「張老頭，你搞甚麼鬼？」

張安澤道：「你以前用劍，現在卻改行用扇，也不先給人一個招呼，這……」

郭邛來插口怒道：「這……甚麼，這是老夫自己的事，你管不着，再說，你如果怕我用扇打不過老夫，就自願認輸，由老夫來給你……」

張安澤沒讓他說完，突然呵呵的大笑打岔道：「疤面邛來你誤會了，老夫祇是爲你着想，怕你中途改行，吃虧的是你而不是我。」

郭邛來連連的冷笑道：「張老頭，少廢話，看招！」

郭邛來此時摺扇又開，頃刻間

化作層層之影，向張安澤罩了過去，張安澤不慌不忙將隱於袖中之鎮龍尺倏然執在手中迎了上去！

那最年輕的看郭邛來已經動手了，亦隨即拔劍在手，不打招呼，即朝淺灰色綢衫少年攻去，少年立即以劍迎敵，來往幾招之後，少年覺得對方功力比自己預估的祇高不低，是自己出道江湖以來，所遇到的唯一強敵，要將他擊敗打倒顯不可能，不禁暗嘆道：「唉，如此一來兩位妹妹可就凶多吉少了。」隨即又暗想：依對方相貌看來判斷，也不像是個惡人，我何妨問一問他姓名，跟他打一交道，然後再作計較，主意一定，在接完五招後即開聲問：「這位兄台，可否將大名及尊號賜示？」

對方聞言即虛晃一招，閃出一旁，哈哈笑道：「我姓鄧單名一個玄字，至於綽號，你大概也聽說過，你自己去想想吧！你的姓我知道了，你的名卻不曉得，請告知。」

少年道：「小弟名玉舵，玉石的玉，船舵的舵，並無外號。」

鄧玄道：「恕我托大呼一聲玉舵，你的功力不弱，如能在五十招內跟我打個平手，我姓鄧的就甩手不管此事，否則我就要管，一言爲定，你認爲可以嗎？」

張玉舵暗忖：「他的武功確是高於自己，不過，高到甚麼地步卻不清楚，然而就目前情勢而言，莫說五十招，就是一百招甚至拚命，也得接了下來，現在五十招的限定，正是轉危爲安的機會，何況以自己的功力來說，五十招應無問題，於是欣然回答道：「鄧兄台，此話當眞？一定可以算數嗎？」

鄧玄豪笑道：「我姓鄧的幾時有過食言之擧，又幾時騙過人？」

鄧玄說罷便向張玉舵進招，張玉舵此時一邊接招，一邊還在搜索枯腸鄧玄的綽號，正在想得有些眉目，腦際好像閃現出師傅曾經提起過甚麼的當兒，鄧玄的招式已一招緊過一招，劍勢也愈來愈凌厲，張玉舵不敢再分心想下去，而抖擻精神與鄧玄拚鬥。

那面目黝黑的褐袍老者卻找上了這兩位姊妹，鋼鞭一揮道：「兩位妞兒聽着，我叫雷修，人呼單鞭黑煞神便是，我來陪兩位玩玩。」

那個作妹妹的冷笑道：「我們不管你是黑煞神、白煞神，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說罷，姐姐掄雙尺、妹妹提雙刀一左一右便攻了上去。

黑煞神一面舞展單鞭，一面大叫道：「好呀，你們倒也爽快，不打招呼，便聯手攻了上來也。」

兩姊妹各人的武功雖不及黑煞神，但聯手起來，其功力就不弱了，他們就在此纏鬥在一起。

那濃眉虎鼻黑袍人這時祇有找上那駕車的壯漢了，他一旋身掄起龍頭杖便朝車旁的壯漢攻去，壯漢早已有備，不待他近前，已一個側旋，橫移了約丈許，隨即將鞭一掀一抖向黑袍人面門點到，黑袍人挫身將杖頭一擧，欲阻捲來的鞭，壯漢一看又改點爲掃，朝他下方掃來，褐袍人突地直躍而起，同時揮動手中龍頭杖向壯漢攻來。

壯漢一看來勢凌厲而不敢硬接，迅即斜移六七步避開攻勢，黑袍人見這一搶攻把壯漢迫得連連後退，大笑了起來，壯漢此時卻大聲道：「不要得意，你敢把名兒、外號報了出來？」

黑袍人哈哈大笑道：「告訴你又何妨？俺名陳殊，綽號笑面虎，原來想就是幾招之間打倒劉武師的人，確實有些能耐，不過，俺可不是劉武師，俺今日要你血濺此地，所以你的名兒不用告訴俺知。」

壯漢道：「我姓武名小卒，根本無名可告，至於你要我血濺此地，那要看你的……」

陳殊未待壯漢說完，即掄杖急攻，其意顯然欲在短期內將壯漢置諸死地。

壯漢見他急攻，已猜知其意，一邊猛閃猛躲，一邊暗忖：自己與陳殊的武功相較，顯然有一截之差，加之他用杖不利於用鞭的，今日如想保得性命，就唯有採取遊鬥的方法，主意一拿定，即刻就行。

如此一來，陳殊的用意，自是不易辦到，他們的遊鬥也就展開了。

天獅堡派出來的四位高手中，武功最高的是鄧玄，其次是郭邛來，再次的就是雷修，較弱的就是陳殊。

且說疤面邛來與張安澤之拚鬥，接戰以後便打得難分難解，因疤面邛來意欲藉其潛心研練六扇招及扇中精裝毒針，以爲必可以置張安澤於死地而報一劈之仇，又再擄得二女立功揚名，一擧兩得，這種機會除此以外何處去覓，所以攻出招式都是致命之招。

張安澤接招以後，心中亦意會到疤面邛來存殺心，所幸自己的鎮龍尺十二式一向在精研勤練，有好些招式已改進，非從前之十二式可比，因此，對疤面邛來的招式雖然殺氣騰騰而無所懼，所懼者其扇中必藏有詭計，張安澤在一直的注意着。

現在張安澤也萌現殺機，狠起來了，他必須在疤面邛來來施展其扇中詭計之前，將他擊傷或甚至將其擊斃，否則後果就必是不堪設想了，那便是兩女可能被擄，或全家均可能喪生於此。

就功力來說，他覺得仍勝過疤面邛來，於是他乘疤面邛來扇勢略慢之際，一變招式，爲最具威力的「遮天蔽日」反壓了過去，疤面邛來此時對張安澤的用意也有所覺，亦立即變招換式，以其最凌厲的「八方風雨」一招相敵，同時並射出其扇中暗器，在發出一片不甚響亮的金鐵交鳴之聲後，他們兩人突然分開，祇見郭邛來右臂已爲鎮龍尺所重傷，而張安澤的左肩則爲毒針擊中。

郭邛來立即裹傷並現出得意之色，故作豪笑道：「張老頭，你的這一招確具威力，重傷了老夫的右臂，不要緊，不過，老夫這一毒針，雖非可立取人命，亦可在兩個時辰內取你之命，我還是上算呢。」

張安澤便立即將毒針拔出，並拿出隨身携帶的解毒藥粉洒上，右手仍然執着鎮龍尺，嚴陣以待，他恐怕郭邛來有力量以右手續攻自己，自己雖然左肩中毒針，卻還有續擊之力，但因恐怕用力會加速毒藥的發散所以作罷。

他的兩位女兒和單鞭黑煞神的斷殺，在最初的數十招中，兩人配合得宜，打得很出色，使黑煞神對她們兩人也感到棘手，然而打到後來，由於黑煞神經驗老到，運用聲東擊西的方法破了她們聯手攻敵的打法，如此一來她們就祇好跟他遊鬥。

幸好曠野中，馳縱不受限制，再加上黑煞神又顧忌將她們打傷，所以她們仍然可以遊鬥，維持一段時光。

張安澤此時突然將頭一昂，環顧全場，首先看到她兩個女兒正與黑煞神遊鬥，自己不能去解救她們，覺得既難過又擔心。

其次，看到了與黑袍人纏鬥的駕車壯漢，實際上也處於遊鬥中，又加重他的憂心。

最後看到他所倚仗的兒子張玉舵正與一位青年人戰在一起，而且打得相當激烈。

再看，這位看來不起眼的青年人，其武功竟在他的兒子之上。

這一着使他明白了，今天來的不僅都是高手，而且有些都非尋常的特等高手。

這一來不禁使他連連在暗呼：完了，完了！

他，大丈夫欲哭無淚的輕喟，喃喃自語道：「我們雖是習武人，卻不在江湖中，沒想到和郭邛來結的小怨，竟會招來這等橫禍。」

轉而對郭邛來怒罵道：「你這天獅堡主，這個目無王法的淫魔，我們如留得性命，決與天獅堡誓不兩立。」

「你們沒有機會。」郭邛來冷笑道：「你中了我的毒針，性命已難保，而且非我獨門調配之解藥，無法解毒，現在還在初發的階段，感覺不到有甚麼痛苦，一個時辰之後，你就知道它的厲害了，兩個時辰內你便沒命，再看你的兒子，女兒及那個駕車壯漢，他們是在拖時刻，拖不了多久，所以你們非死不可，祇有一個方法可以保全你們的性命……」

「甚麼方法？」張安澤語調森冷的打岔問道。

郭邛來得意的道：「辦法很簡單，獻出你的兩個女兒，並由我們將你的兒子及那駕車的壯漢一條右臂廢掉。」

張安澤突然的豪放笑了起來道：「老夫早就料到了你會這麼的說，你以爲我是懦夫？你想錯了，我張安澤寧折不屈，何況我深信我們有機會保得性命，倒是你們恐怕沒有機會。」

郭邛來以爲張安澤要向他出手死拚，不禁大驚，隨即發覺不是這回事，才神色自若的道：「張老頭，你預先約好有人在這時來接應你？」

「沒有。」

「此話怎說？」

「我們不作傷天害理的事，天無絕人之路的。」

「從天而降的天兵天將？」

「或許。」

郭邛來桀桀怪笑道：「張老頭，你不是在作白日夢？」

張安澤突然向前一指道：「疤面邛來，你看那不是來了嗎？」

郭邛來向前一望，看到黑煞神正用一式虛實兼用的招式，將一位向其偷襲的妞兒給點住穴道定住了。

但隨即又看到一位藍衫人手一動，使的是武林絕學「隔空打穴」手法，又把黑煞神給點在那裡。

這突發的事情，郭邛來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楞在那兒，而張安澤亦覺事出突然，莫名其妙。

他確實看到有個藍衫人出現，於是向前一指，正好給疤面邛來一個立時的證明，卻沒有料到來的正是救星，而且武功奇高。

藍衫人隨即又一縱身，快如流星，便到了駕車壯漢和陳殊遊鬥的所在，亦施打穴法將陳殊定住以後，即移身至張玉舵與鄧玄拚鬥的地方。

張玉舵與鄧玄已對打了四十餘招，由於鄧玄的劍法既怪又快，而其功力又高，張玉舵得自師傅一空羽士所授的「游龍劍法」及「乾元眞功」因功力不足不能應付，勉强戰了四十餘招，既感眞力有些難繼，且鄧玄招式在最後八招似乎愈來愈怪，劍勢也更快而沉猛，如此下

去，最多祇能擋三、四招就要敗了下來，這一敗後果不堪設想，他不敢多想，而在此時也確實容不得他多想……

藍衫人恰好在此時出現了，對着鄧玄直呼：「鄧前輩，你何必爲難這位兄台，不如跟在下比幾招？說不定對你更具意義，你以爲如何？」聲音不疾不徐，字句清晰有力，直灌耳朵。

他們兩人都聽到了，張玉舵覺得奇怪，鄧玄更覺得奇怪，因爲此時來了個認得他的不速之客，將眼斜看，知道來了個年輕人，即說道：「張玉舵，我們暫停。」隨即自動跳出鬥場。

張玉舵隨即如聽綸音聖旨，亦立即停手，一時心頭的緊張、重壓都鬆開了，如釋重負，對這位藍衫人又感激又覺得莫名其妙。

鄧玄對藍衫人端視了一下，才認清他穿的是藍緞子長衫，頭戴書生巾，未帶兵刃，年紀比張玉舵似乎還年輕，而長相卻較張玉舵雅俊些的少年。

鄧玄問：「小兄弟，我記不起來了，我們見過面？」

藍衫少年道：「不曾。」

「那你怎知我的姓名？」

「聽人說過。」

「何人？」

「恩師。」

「令師尊是誰？可否賜示？」

「不便說出，請恕諒。」

鄧玄道：「既是不便道出令師尊大名，兄弟自是不強人所難，不過你自己的姓名總可以報了出來。」

藍衫少年道：「在下複姓百里單名天。」

少年隨即又對張玉舵一揖道：「兄台，尊姓大名？」

張玉舵含笑回揖道：「在下姓弓長張名玉石的玉船舵的舵。」

百里天隨即向張玉舵說道：「張兄台，讓我來告訴你，這位鄧前輩就是近數年來名揚江湖的『怪劍鄧玄』。」

「可是，」百里天看了一下鄧玄，然後又道：「他的爲人卻也又正又邪的。」

鄧玄祇是微笑，並不以爲忤，好像他對這位年輕人有特別好感。

「不過。」百里天接着又道：「依在下所聽所聞的來說，這個邪也不是很離譜的，落實而言，還不能算是邪，但江湖中人以有偏見的心來衡量，自然就是如此的了。」

鄧玄呵呵的大笑了起來道：「百里小兄弟，你確是不同於一般江湖人，有卓見，有膽識，我不能錯過交你這個朋友，不過，兄弟也有個不能解釋的疑問，就是：你知我如此之詳，然而張小兄弟竟對我一無所知，其原因何在？」

百里天道：「原因很簡單，就是張兄台家人少在江湖上走動，所以不知。」

張玉舵道：「百里兄台說得一點不錯，家父自與疤面邛來結怨後，便不想再過問江湖中事，如此一來，我們便很少涉足江湖，經此教訓後，我們知道以後該如何做了。」

百里天道：「鄧前輩，在下說過代張兄台跟你比幾招，該如何比法，請前輩說明。」

鄧玄沉吟了一下道：「就如張小兄弟一樣，以五十招爲限，若打個平手，兄弟自是立刻甩手不管。」

百里天道：「鄧前輩，似乎太多了，以二十招爲限，如何？」

鄧玄豪笑道：「百里小兄弟，你眞是快人快語，兄弟自是不便與你討價還價使人煩厭，就依你這個招數吧！」

鄧玄然後又瞥了張玉舵一眼道：「張小兄弟，百里小兄弟願以二十招爲限，你敢承擔嗎？」

張玉舵毫不猶豫的道：「鄧前輩，百里兄台豪爽的說了出來，我張玉舵又如何敢不爽快的承擔下來嗎？」

鄧玄又哈哈的大笑道：「對，對，的確該如此。」

鄧玄繼續又對百里天問道：「百里小兄弟，你是不是徒手與兄弟過招？」

百里天道：「仍然是用劍。」隨即又對張玉舵說道：「張兄台，在下劍未隨身，可否將劍借用一下？」

「百里兄台，你代區區過招，不用客氣。」張玉舵將劍雙手遞了過去道：「兄台儘管使用就是了。」

百里天接劍在手，即擺出朝天一炷香的架式，表示敬重對方，向鄧玄道：「鄧前輩，在下獻醜了。」

鄧玄亦橫劍胸前，表示不輕視說道：「百里小兄弟，就請儘管進招吧！」

剎那間，兩人即戰在一起，祇見刀光劍影，在一丈內劍氣凜凜，兩劍相交之聲，約莫不足一刻鐘的光景，兩人突然地分開了，原來二十招已打完，祇見百里天仍然氣定神閑的若無其事，而鄧玄則現出有些氣急的神態。

百里天的劍術招式速度和鄧玄的不快也不慢，封格也恰當，所以不多也不少打了二十招。

鄧玄暗忖道：「這姓百里的少年，武功實在高得出奇，此廿招顯是他承讓了，不欲使自己名聲受損，若眞正跟他拚鬥，恐怕不出十五招就得敗落，因此更覺他爲人的可愛，當下也不說破。

鄧玄對百里天道：「百里小兄弟，好劍法，兄弟領教了。」

百里天謙虛的道：「承讓，承讓。」

鄧玄又道：「百里小兄弟已與兄弟打成了平手，兄弟不能食言，因而此閒事，本人就此不管了，至於兄弟和兩位小兄弟萍水友情，甚盼兩小兄弟日後北遊之時，能至太原鄧莊一叙。」

鄧玄話落立即向百里天、張玉舵一抱拳，又對郭邛來也一抱拳，就欲離去。

此時，郭邛來已來到了一旁，起初莫名其妙及至看到了鄧玄也向他一抱拳即欲遠走的樣子，心知發生了意外，他早就聽說鄧玄的「說做就做，說不做就不做」說一不二的性格。

所以，郭邛來急忙的說道：「鄧老弟，爲何這時一走了之？對湯堡主所交付的重要任務置之不顧，叫老夫如何交代？而以後你老弟又有何面目去再見堡主。」

鄧玄豪笑道：「郭老兄聽着，我鄧玄此次江南之行，進入天獅堡與堡主作短暫交往後，已覺得他並不夠格稱霸武林，而且，我與他並無主屬關係，請代我在他面前坦言，我鄧某人另有要事，不想再管閒事，先走了。就此告辭了。」

話聲甫落，幾個飛縱便已無影無踪了。

張玉舵未被點穴制住的妹妹奔來在張玉舵面前低聲說了幾句話。

張玉舵立即對郭邛來怒道：「疤面老鬼，你用毒計擊中我爹爹，解藥快拿來。」

郭邛來瞋目道：「我的解藥是那麼方便的嗎？你爹爹也重傷了我的右手臂了。」

百里天這時瀏覽了一下全場，看到了張家的一位小姐穴道還沒被解開，便說道：「張家兄妹，你們先去解開那位小姐的穴道，然後一同去照顧你的爹爹，讓我來對付他，我很快就過來。」

他們走後，百里天對郭邛來道：「我有個好條件交換你的解藥，你願不？」

郭邛來道：「甚麼條件？」

「用你那條右臂，交換你的解藥。」

郭邛來道：「甚麼意思？」

百里天慢慢的道：「你這條右臂受重傷，但還是有救，如若我將它徹底廢掉，便沒有救了，你如果不拿出解藥來，我就這麼辦，就是這個意思。」

郭邛來直氣得怒目圓瞪道：「你敢欺侮老夫，老夫跟你拚了，天獅堡也不會放過你。」

百里天仍是慢慢的道：「郭老兒，你可得聰明點兒，你就是右臂不受傷，也不是我的對手，我無須欺侮你，再說，我還有個法兒，你如一定不願意自己交出解藥，我就連點你幾處穴道，讓你動彈不得，你再看看你那幾個傢伙，被我點穴制住在那裡，他們無法來幫助你的，我可細心的從你身上搜得解藥，到那時你的這條右臂還是要廢掉，因爲我是言出必行的，你想想看，該如何抉擇。」

郭邛來衡情度勢，覺得實在沒有選擇的餘地，如若不交出解藥，這個小輩可能說得出做得到，到那時吃虧的是自己，不值得，所以他無可奈何的答應了，將兩包解藥，恨恨的交給了百里天。

郭邛來瞋目憤怒的道：「小子，報個名字出來，我郭邛來必報此辱。」

「我複姓百里，單名一個天字。」百里天道：「郭老兒，奉勸你一句話，『多行不義必自斃！』下一次我們相遇之時，就是你的忌日了。」

百里天拿了解藥便快步至張安澤那裡，將解藥交給張玉舵並告訴他如何用法後，又去將黑煞神和白面虎被點的穴道解開，告誡他們：「你們是天獅堡的爪牙，爲虎作倀的歹徒，本欲給你們各廢去一臂示懲，姑念初次爲我所見，不爲己甚，放過這次，以後若再作惡爲我碰見，則殺無赦，你們走吧！」

郭邛來、雷修、陳殊三人心中極恨怒，尤其是疤面邛來，更是怨憤非常，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能奈他何？祇好回天獅堡去了。

現在時辰約是午後未牌時分，藍天萬里，暖陽普照的好天氣。

這裡是岳陽城外郊野的一隅，這塊地方本來有好些人在這裡斯殺，顯得頗爲熱鬧，現在打殺停止了，又回復了平靜。

這時張玉舵很快的來到了百里天前面說道：「百里兄台，我們雖屬萍水相逢，但我們的友情似已成爲摯友，是不？」

百里天道：「確有同感。」

張玉舵道：「百里兄台，務請一俟得暇，駕臨寒舍暢叙。」

百里天道：「張兄，在下有暇，一定專誠拜候各位。」

張玉舵再三將隱居地點告知，才登在馬上互道珍重離去，百里天一直目送馬車及張玉舵馬上背影走遠後，才自行離開，各奔前程了。

（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江揚‧文
可飛‧圖

神腿震江湖

英雄出少年　神腿挫羣雄

清河鎭是一個很小的市鎭，誰會想到在這裡能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

這裡有老實勤懇的農夫，洗衣抱小孩的婦人，𡟮𡟮上升的炊烟，遠處青山與河中的流水。

一如往日的老樣子，動的動，靜的靜。

一個很老實的小夥子——至少看起來很老實——來到了小鎭，莊稼人的粗布衣服，天官賜福的笑容，挺和和氣氣，令人頓生好感，雖然只是個陌生人。

張老實的舖子是露天的，屋頂是碧綠茂盛的樹葉，四五張石桌子，櫈子也是天然的石頭，只有那泉水，特別清涼，大熱天趕路，朝這陰涼的地方一坐，誰願走？

小夥子一走進來，見了張老實，立刻叫了聲：「老伯，這地方眞好！」

「是這幾棵樹好，遮住太陽光的熱氣，尤其是從大日頭下走過來的，更顯得涼快！」張老實笑嘻嘻的說着，順手倒碗泉水放在石桌上道：「小哥試試。」

小夥子似是從沙漠中趕來，一口氣喝光，伸伸舌頭，意猶未足，張老實那雙手運用吊桶打水，眞個是神乎其技，又穩又快，只聽到「噗！」的聲响，「呼」的已經上來了，滴水不漏，倒水入碗，是恰到好處，甚至水在碗中高出幾分，滿得似瀉未瀉了，這一手看起來還眞挺講究。

小夥子綻開天眞的笑容，由衷道：「老伯，手法眞好！」

「倒得多，就熟了，沒有什麼，工多藝熟，沒有大不了！」張老實說眞話。

二人正說得投契，又有三名大漢走進樹林，眼珠一轉，見有泉水在前面，也不客氣，直走過去，提起水桶往頭上淋，每人總共倒了七八桶，大概喝夠了，身上的暑熱也冲走了，便頻頻叫道：「痛快，痛快！」

林中總共有二十人之多，望見這三個人的粗魯態度，從動作行爲看來絕非善類，因此，不願惹事，冷眼旁觀，看他們搞什麼。

三人淋完水，向林中環視，見靠近樹幹一張石桌長椅子比較好，立即大踏步走去，原先有四人坐着，見這三個人氣勢洶洶走來，心中早已暗自打突。

「滾開！」當先一名漢子喝道，見四人稍有遲疑神態，三大漢似乎不耐煩了，伸手抓向那四人後衣領，隨手擲去，四人跌得叫聲連天。

三人惡霸式的行動，看得林中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本來自由自在的談話，這時卻緊閉嘴唇，默言不語。

一名大漢手掌突然「啪！」的拍在桌上，吼叫道：「鳥操的老闆，那裡去了呀！」

張老實不敢怠慢，硬着頭皮走上前去道：「三位老爺，有什麼吩咐？」

「先拿五斤好酒，再炒幾個下酒的菜，辦得好，大爺重重有賞。」

張老實結結巴巴的道：「三位大爺，我們這兒不……不管酒菜，對不起。」

坐在右邊的大漢看來脾氣最暴燥，伸手一掌，向張老實左邊臉頰打去，頓時紅腫起來，跌跌撞撞往地上跌去，那名小夥子趕緊上前扶起，急道：「老伯，傷了沒有？」

張老實搖了搖頭，表示沒有事！

「大哥，這鳥操的荒山野嶺，除了火一樣的太陽，什麼吃的東西也沒有！」

那名少年趕緊上前陪笑道：「三位大爺，我知道這附近有家館子，酒菜極好，我帶你們去好了。」

「好極，在什麼地方？」其中一個大漢高興的問道。

「就在前面，我帶你們去！」少年殷勤的回答道。

「快在前面帶路！」三大漢立即站起身。

「小哥，你……」張老實知道附近並無好的酒樓，即使是普通的小食店也沒有，這小夥子答應帶路，可不是鬧着玩的嗎？惹怒了三人，性命必難保了。

年輕小夥子明白張老實的心事，對他笑笑，輕輕拍了拍他的手，意思叫他放心。

「快走，老小子囉囉嗦嗦，滚開些。」大漢說時一脚踢過去，小夥子上前一步，用後腰擋住了那一脚，跌出三步遠，然後爬起身，也不多話，向前跑去。

張老實及林中休息的人，雖然以前沒見過小夥子，對他已大有好感，如今把這三位兇神惡煞騙開，等會兒沒有好酒菜，小夥子性命堪虞了。

普通的老百姓，碰到這種事，除了擔心，那還有什麼辦法？大家望着四人離去的身影，心中滿不是味道。

小夥子往前直跑，太陽下像蒸籠，沒有一點風，那滋味眞夠人受。

「喂！小子，還有多遠呀！」三名大漢渾身汗臭，有點不耐煩，忍不住的出聲詢問。

這時，已到了一處茂密的樹林裡，小夥子停身不走了，轉過頭來向三人笑着。

笑容有點古怪，三個大漢不禁暗自嘀咕，覺得有點不對勁，喝道：「小子要什麼花招，酒家在那裡？」

「三位大爺，這裡窮鄉僻地，根本沒有什麼酒家！」小夥子道。

「好小子，你不要命了！」左邊一名大漢如何忍得住這個，伸手就要打人。

「老三且慢，待我來！」年紀比較大的漢子喝着，轉頭對小夥子道：「你叫什麼名字，是清河鎭的人，還是過路的，可認識我們三個人？」

小夥子笑容可掬，和和氣氣地道：「我叫殷勤，是過路的，三位又是尊姓大名，可否見告呢？」

「嘿嘿嘿！」年紀較大的漢子冷笑道：「我們三個人有個外號叫做地獄三煞，老夫血煞程清，二弟無情煞劉虎，三弟修羅煞尉遲新，可滿意了麼？」

「很好！」少年殷勤笑答道。

地獄三煞一怔，不明白對方所言很好兩字是什麼意思，從開始到現在爲止，這鄉下少年很多地方透着莫名其妙，三煞橫行江湖，天不怕，地不怕，今日碰到這般怪事，心內反而狐疑起來。

「這兒沒有酒家，殷老弟帶我們三人到此，可有什麼特別的用意了？」血煞程清沉着臉問道。

「我怕三位動怒，傷了清河鎭鄉下老頭，所以，變個花式帶了你們來到此處。」殷勤笑道。

「地獄三煞豈可受人愚弄，老弟就不怕死麼？」血煞程清這回聲音已帶煞氣。

殷勤只是溫和的笑笑，沒有回答。

「好小子！」修羅煞尉遲新如何受得住這個，怒吼如雷，鐵掌揮出，似存心要把這鄉下小子毁在這裡。

血煞程清和無情煞劉虎冷眼旁觀，也不出言阻止，只是全神注視事態發展。

殷勤面對修羅煞尉遲新的舉動，絲毫不以爲意，眼看蒲扇大的鐵掌就要擊在殷勤右肩，只見殷勤右手往上一托，神態從容地只那麼隨隨便便的一托，修羅煞尉遲新的右手，只感到微微一痲，便再也沒有感覺了。

他自己給弄糊塗了，過了半响，揮動右手，可是，有心無力，手臂不聽調動，心內不信邪地再用力揮動，仍然是力不從心。

血煞程清及無情煞劉虎，似乎也看出有點不對勁了，急道：「老三，有什麼不妥？」

「我的右手好像是廢了！」修羅煞尉遲新的聲音像是哭一般。

這一來，地獄三煞便知道這鄉

下少年是一位武功高强之士了，說不定是有意的在這裡等待，既是有意，今天就不太好了，修羅煞尉遲新的右手，一招之間就被毀了，只不過是開始，看來地獄三煞今日面臨考驗，也可以說是生死存亡的決定關頭！

殷勤若無其事的站在樹下微笑。

血煞程清深深的吸了口氣，踏前一步，判官筆取出，朗聲道：「閣下看來是有心人，地獄三煞殺人無數，生死倒還不放在心上，朋友可否告訴我們眞情，我們即使死了，也不應做個糊塗鬼呀！」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帶你們來此地的理由，剛才已經說過了。」殷勤冷笑道。

血煞程清咬牙道：「事到如今，程某只有捨命陪君子，武功上分個高下了！」

「正想討教！」殷勤仍然隨隨便便站着。

血煞程清越發不敢妄動，別說對方一招就毀了修羅煞尉遲新，看看他這副神態，就知不是簡單人物，當下抱元守一，繞着對方游走，窺隙進擊。

無情煞劉虎也拔出喪門劍，配合着血煞程清，在一旁虎視眈眈，等待機會。

血煞程清越走越快，猛地凌空躍起，「雪花蓋頂」、「魁星踢斗」、「萬點繁星」，判官筆絕招連環出擊，端的非同小可，威力確實驚人。

無情煞劉虎也不怠慢，喪門劍脫手穿出，有如一道電光直射對方背心。

殷勤陡地大喝一聲：「好！」右手疾伸，已握住了喪門劍，疾點三下，血煞程清握着判官筆的手只覺得一股大力傳來，虎口震裂，再也把握不住，判官筆脫手飛出。

無情煞劉虎不要命的衝了過來，運足十二成功力，鐵拳直搗殷勤後背心。

雙方動作如電，殷勤左脚飛起，踢正無情煞劉虎後腰，又猛地飛了出去，身在半空的血煞程清，明明看見，但欲避無力，「噗！」的一聲，氣海穴已給點中了，全身勁力突然洩盡，心內暗叫一聲：「完了！」便跌落地上。

「砰！」地聲響，無情煞劉虎這時身軀撞向樹幹，又給震彈了回來，幾乎與血煞程清同時跌落地上。

地獄三煞至此算是徹底失敗了，縱橫江湖大半世的武林煞星，竟然毀在這荒村僻地，而且，對手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子。

血煞程清臉色灰白，恨不得一頭撞死，兄弟三人只怕這世也報不了仇，但只要有一口氣在，也要想法子，總不至於不了了之。

「三位還有何話說，如果沒有，我要走了！」殷勤說完，緩步走出林去。

「好，地獄三煞技不如人，今日只好認啦，這個仇既然結下，日後總有個算法！」血煞程清說時有氣無力。

「我等着就是了！」殷勤人已走遠，聲音留下。

殷勤施施然的回到茶棚，張老頭等人大爲緊張，立即追問道：「三人走了沒有，他們可曾打過你？」

「沒有事了！」殷勤撫掌笑道。

「小哥眞是好人！」張老實由衷的感謝道：「多虧小哥有本事把三個惡人帶走，不然的話，今日祇怕性命難保！」

「別說得那麼嚴重。」殷勤和氣道。

衆人正說時，地獄三煞已由林中走來了，個個灰頭土臉，互相肩扶肩，脚步虛浮，滿身血跡，一拐一拐的走着。

張老實及林中休息的人見了這情況，心內是驚疑萬分，難道這鄉下少年，懷有武功不成？

正在這時，官道上有快馬馳來，見了地獄三煞，馬上的人「咦！」了一聲道：「三位怎麼了？」

地獄三煞低聲與那騎者說話，同時不斷用眼望向樹下的殷勤。

那騎者身材强健，張飛型的漢子，大約是四十上下，渾身筋肉結實，雙目神光凜凜，看來外家功夫造詣極高。

「很好。」那漢子聽了地獄三煞的話，大聲道：「待我來會會少年英雄。」

張老實等十分擔憂，目光露出畏懼的神色。

殷勤仍然懶洋洋、若無其事的望着地獄三煞和騎者，看他們又有什麼花樣。

粗大漢子左手微微一按馬鞍，騰身而起，宛如沒有重量的棉花，輕飄飄的落在地上，雙手抱拳道：「在下托塔神關宏，自不量力，討教高招。」

殷勤懶洋洋的站了起來，淡淡道：「閣下何必用武力，和氣生財，火熱的着火，坐下來歇歇喝喝泉水，不是很好麼？」

「哈哈！」托塔神關宏朗笑道：「在下的朋友吃癟受傷，關某人怎能置身事外。」

殷勤知道不能避免，雖然與托塔神關宏只是初次認識見面，看來是不似個壞人，因此和婉的道：「關兄想怎麼樣？」

「聽說閣下拳掌功夫驚人，關某自不量力，想試試！」托塔神關宏道。

「既然如此，請先出招！」殷勤緩緩道。

「痛快！」托塔神關宏朗笑一聲，雙臂一運勁，渾身骨骼發生炒豆般的响聲，端的是聲勢不凡。

殷勤只是靜立觀望，臉上神色不變。

「看掌！」大叫聲中，關宏右掌挾着呼呼勁風猛劈過來，呼呼勁風捲起漫天風沙。

殷勤不敢怠慢，右掌單立，內力疾吐，絲絲勁氣破空聲，頓時湧起了一道氣牆，將漫天風沙擋於墻外。

「好！」托塔神關宏暴喝聲中，鐵掌再度揮出，這次用足十二成功力，威勢較第一次更强！

殷勤這次欲罷不能，只得奮力應戰，嘿嘿一聲，右掌疾吐，頓時狂飆湧出，絲絲風响，聲勢赫赫，威猛强勁已極，往外捲出。

托塔神關宏全身衣衫高高的鼓起，滿臉通紅，蹬蹬蹬一連後退三步，才能勉强站住，而殷勤却是紋風不動，表面上看得很明白，關宏已經輸了！

「好，閣下武功高强，關某甘拜下風，地獄三煞是敝主人請來的客人，因此今日之事，並未完結，相見之日，再好好的喝一杯吧！」托塔神關宏大聲說時，招呼三煞往官道走去。

「小哥，你得罪了他們，可不是好玩的。」張老實憂心忡忡，殷勤囑咐。

「老伯認識他們麼？」殷勤奇怪地問，因爲鄉下人與這般江湖人客多數不相關，所以有此一問。

「那面的兩座山處，數年前來了一夥人，自資建築一座大院落，時常有些粗眉大眼的人來往，兇神惡煞的，我們鄉下人不敢惹他們，倒也相安無事，可是，小哥是一個過路人，人單勢孤，何必惹他們。」張老頭擔憂道。

殷勤只是笑了笑，緩緩的道：「這事我會小心，他們雖是江湖人，總得講理，有理天下去得，看他們怎麼辦。」

「小哥是有功夫的，雖然不怕，可也得小心才好，出門在外吃虧上當，原是平常，如果傷了身體，那就不上算啦。」張老實仍然苦口婆心勸導，他對這老實少年特別好感，所以不怕惹麻煩，反覆述說人生經驗。

「多謝老伯，我會小心！」殷勤自然明白這老年人的好意，含笑有禮貌的回答。

天氣仍然像火一樣，太陽底下，簡直令人燒出油來，殷勤靠在樹幹假寐。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天氣更熱，連吹過來的風都帶點灼人的火力，樹下的人大半睡着了。

正在這時，官道上突然有七、八匹馬狂奔而來，鐵蹄翻飛，沉寂荒郊中，越發聲勢驚人，來勢好快，聲才入耳，八匹馬已旋風一般衝到，颯颯颯，八條人影翻落，乾脆俐落，個個有一身上佳輕功。

林中人全都醒了，個個睜大眼睛看着，頓時精神一振，當中兩個女孩子，有如仙露明珠，在大天熱裡，有種令人清涼的感覺！

其餘六人全是彪形大漢，此時氣勢洶洶的往林中走來，殷勤心內暗嘆，大熱天，麻煩眞是太多了。

「喂！剛才行兇打人的小子，給我滾出來！」當先一名大漢猛喝道，聲如霹靂，直震得樹葉沙沙作响。

殷勤懶洋洋地站起身來道：「唉！天氣熱，何必找苦來辛呢？」

「報上名來受死！」剛才大漢吼叫道。

「殷勤。」

「什麼？」八人顯然沒聽清楚。

殷勤好耐性，費了大半天口舌，才說清楚。

「他媽的，這名字好混帳，嚕嚕囌囌的，眞討厭，俺張彪連外號虎霸，何等清楚漂亮。」

「張大哥英雄蓋世，自是不同凡响。」殷勤笑道。

「張彪！」那女孩子有點不耐煩，一旁叫道。

「大小姐。」張彪立刻恭敬的回答。

「嚕嚕蘇蘇的，那來這麼多廢話！」大小姐嗔道。

「好，待我出去教訓教訓他，大小姐請稍等！」張彪躬身說完，立刻轉身，臉上湧起騰騰殺氣，吼道：「小子，自己束手就擒，還是要我動手？」

「最好你們大小姐親自動手，我就是死了，也死得甘心，張大哥你說是嗎？」殷勤說得很客氣。

「大小姐何等尊貴，豈會與你這小子動手，再說，我們這麼多的人還侍候不了你麼？」虎霸張彪道。

「好吧！大小姐不肯親自動手，我死不閉眼！」殷勤似乎在開玩笑。

「好，待我親自出手！」大小姐越衆而出。

「多謝大小姐恩典。」殷勤拱手爲禮，有點像唱戲的表演功架似的。

「出手吧！」大小姐雙眼望天，神態倨傲，眞像是掌有生死大權的主宰者。

「不，這樣太不尊敬，還是大小姐先出手比較適當。」殷勤仍然很謙恭有禮。

「哼！」大小姐哼了一聲，穿着烏黑透亮的皮靴，輕巧的往前走三步，搖曳生姿，神態優美。

殷勤似乎看得痴了，呆呆地出了神。

「啪！」的一聲，殷勤中了一掌，猝不及防之下，踉蹌着往後連退三步，險些跌了一交。

「好！」其餘七人轟然叫好。

「小子，服了沒有？」虎霸張彪神態輕鬆，一旁說笑，似乎不當一回事，認爲今日吃定了殷勤。

「好功夫，大小姐手下留情，不然，剛才焉有命在！」殷勤喃喃道。

「你知道就好了。」虎霸張彪笑道。

「看招！」大小姐嬌叱一聲，小蠻靴連環三脚，一脚快過一脚，殷勤連連倒退，拚命抵擋，讓過兩脚，第三脚「啪」的聲響，殷勤給打得飛了起來，跌在二丈開外，半晌爬不起來。

「好呀！」七人叫聲更响。

殷勤好不容易爬起身來道：「大小姐，這三脚眞是神乎其技，小的無法抵擋。」

「大小姐親自出手，你小子雖敗尤榮，就是我們輕易也見不到大小姐的出手，今天反而沾了你小子的光。」虎霸張彪大笑道。

「看來小的福份不淺。」殷勤苦着臉道。

「颼！」大小姐這一脚當眞快，殷勤兜胸被打得飛了起來，人尚在半空，大小姐嬌軀彈起，「砰！」的一聲暴响，殷勤已經躺在二丈開外，昏死過去！

「好！」叫聲震天。

「抬回去，別傷了他！」大小姐吩咐完，縱身跳上馬背，往前馳去。

虎霸扶起殷勤，對衆人笑道：「地獄三煞也是江湖成名人物，竟然受傷吃鼈，我們大小姐只要兩下，就收拾了這鄉下小子，看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眞是一點也不假。」

「走吧！早點回去交差，悶在這裡快要昏了！」衆人在太陽底下，實在吃不消了。

虎霸張彪喝一聲「走！」翻身上馬，其餘幾人揮動鞭子，答答答，鐵蹄翻飛，往前衝去。

樹林中，張老實等人，望着殷勤被他們捉了去，內心雖然不好過，但這種事情，鄉下人又有什麼辦法？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虎霸張彪挾住殷勤，策馬急馳，希望快些回家，找個陰涼的地方休息，三伏天的太陽實在可怕。

還好，地方不太遠，只有半盞茶的時分，已經到達了。虎霸張彪提起殷勤，越過兩重大院子，最後走進一座大堂，高闊、寬敞，四週樹蔭濃密，堂中沒有絲毫熱氣。

上首坐着位氣勢威猛的老者，大小姐坐在右側椅上，兩旁有六個人，老少不等，個個精氣內斂，太陽穴高高鼓起，顯然都是武功高強之士。

張彪進了大廳，屏氣凝神，小心翼翼，輕輕的放下了殷勤，立刻跪下稟道：「兇徒經由大小姐擒住，請問總座如何發落？」

「退下！」上首老者雙眼神光厲凜，不怒而威，只這平凡二字，張彪如釋重負，低頭往後退去了。

「朋友既來此處，還不起來，睡在地上，總不是待客之道呀！」上首老者突然的道。

在一旁的大小姐及虎霸張彪，滿腹疑雲，殷勤已受傷昏迷，難道還有什麼花樣不成？

正在這時候，殷勤翻身施施然的站起，伸手拍去身上的灰塵，笑道：「高明，小可這點花巧，仍然瞞不過前輩法眼。」

「地獄三煞及托塔神關宏，也算是成名人物，既然敗在閣下手中，閣下自然身負絕學，這回我派他們去，只是明請，有那麼容易給捉來，只有傻子才會相信！」上首老者說罷哈哈大笑起來。

大小姐見殷勤有意戲耍，頓時俏臉通紅，煞氣凌人，恨聲道：「你……」

殷勤抱拳爲禮，似乎在抱歉。

「張彪！」大小姐尖聲叫道：「給我打！」

上首老者及旁坐數人默默含笑，也不出聲，似乎也想看看這小夥子的身手。

「是！」虎霸張彪轟然應了一聲，轉頭向殷勤望去，滿目殺氣。

殷勤含笑而立，似乎沒有看到虎霸張彪。

「嘿！」虎霸張彪開聲吐氣，醋砵般的拳頭挾着呼呼勁風，猛向殷勤的頭部搗去。

殷勤右腿猝發，虎霸張彪龐大的身形，頓時有如騰雲駕霧一般飛了出去，不偏不倚，從窗子中間飛出去，安穩的坐在一株樹椏之上。

虎霸張彪呆呆的出了神，尚未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一陣清涼的風，吹得他清醒過來，當眞是個消暑的好地方。

「好，無影腿重現江湖，今日我們開了眼界！」上首老者爽朗笑聲充塞了大廳。

大小姐那雙眼睛，死命盯住殷勤，假如眼睛有毒，只怕殷勤也要中毒死去。

笑聲猝止，上首老者又道：「令師好麼？」

「托福！他老人家精神愈來愈旺健。」殷勤恭敬回答。

「好，擺酒！」老者傳令。

「爹，你……」大小姐有點不高興，嘟起小嘴大發嬌嗔。

「哈哈，妳今天夠威風了，妳看，張彪給人一腿送上樹去，妳却把人家打倒了，有這樣功夫的人，難道還要撒嬌吃奶不成！」老者心情特別好！

「人家不來了！」大小姐脾氣使出，大廳上愈發顯得輕鬆愉快。

原來大廳上這老者是十年前叱吒江湖、縱横宇內的鐵翅神鷹樂鵬由他帶領下的壯士盟，更是如日中天，横行大江南北，想不到今日，竟然蟄伏這荒僻小鎮，豈非怪事！

三杯酒下肚，大家也比較熟落，鐵翅神鷹樂鵬笑道：「老弟，我來爲你介紹，這位是活報應柳新城、伏虎神君駱奇、地獄屠夫任成、天山四友……」

殷勤一一抱拳爲禮，態度詳和，似乎與鐵翅神鷹樂鵬有極親密的關係，大小姐越看越起火，突然叫道：「爹，原來你瞞我，我和娘說去。」

大小姐說時，立刻站起身就走！

「清韻，妳坐下來，聽我講清楚！」鐵翅神鷹樂鵬對這位寶貝女兒又愛又疼，陪笑臉，小聲勸說，好不容易才把心愛的掌珠安撫妥當。

「無影腿剛才你們都看到了，殷老弟的師父，是位拳劍功夫及內功極佳、享譽武林數十年的武林奇材，亦是個生性恬淡，名利早已看破的人，而殷老弟又根骨奇佳，兼之文武兩通，悟性極高，十五年來得其眞傳，今日來此，正是爲我會見二十年前仇人，然後再破南堡武宮，壯士盟從此便可重入江湖，揚眉吐氣！」鐵翅神鷹樂鵬侃侃而談。

大小姐樂清韻一雙妙目緊盯着，殷勤有點不好意思，活報應柳新城舉杯道：「殷老弟，我們乾一杯，共同祝賀令師身體安寧，萬事如意。」

「多謝柳兄！」殷勤深感這位年近五旬的强者，是位性情中的血性男兒，師父會一度提起，故而說話也比較熟落親切得多。

鐵翅神鷹突然低聲道：「殷老弟，令師可有說明，明日來此尋仇之事？」

殷勤點了點頭，道：「小弟依時到清河鎮，爲免惹對方動疑，重創地獄三煞，掌退托塔神關宏，外人看時，地獄三煞及托塔神關宏，是你這兒的朋友，因此，對方不會懷疑。」

「很好，老弟之今日光臨，是壯士盟下兄弟再度揚眉吐氣之日，重振雄風之時，大家乾一杯。」鐵翅神鷹樂鵬豪興大發，頻頻勸酒。

這時候，大小姐樂清韻也變得溫柔和順，默默坐在位上，聽着衆人說話，一雙妙目不時在注意殷勤，又有點害羞的意味。

正在此時，有名壯漢匆匆走進大廳，跪稟道：「盟主，門外有七人求見，似乎是不懷好意。」

「嘿嘿，他們來得眞快，我們去看看吧！」鐵翅神鷹樂鵬推杯而起，衆人緊緊在後相隨。

剛走到門口，只聽見一片喧擾之聲。

「小子，縮頭烏龜沒有用！待我放一把火，那時候可別怪我心狠手辣呀！」

「好大的膽，竟敢到此發横，是嫌命長了麼？」正是虎霸張彪聲音，他剛從樹上跳下，心境不大好，見門外之人存心找麻煩，立即就喝罵了起來。

鐵翅神鷹樂鵬剛跨出大門，祇見老少七人，竟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大約二十三四歲，背插雙劍，也是滿面怒容。

「好了，主人出來了，事情好辦。」其中一名老者，滿頭白髮，神情冷漠，正是武林中有名的白髮魔君趙正平。

「趙兄，今日來此，有何見敎？」鐵翅神鷹樂鵬弄不清楚這七人的來意，立即出言相詢。

「殺害地獄三煞的兇手，是否在此處？」白髮魔君趙正平咄咄迫人。

「在又如何？不在又如何？」鐵翅神鷹樂鵬道。

「嘿嘿，在，就必須交出來，萬事皆休，不然的話，只怕會鬧個不愉快！」白髮魔君趙正平火氣似乎很大。

「既然如此，劃下道來吧！」鐵翅神鷹樂鵬冷冷的回答，他今日決心給來人一個下馬威，壯士盟雖然十幾年未出江湖，但也不是好欺負的。

「好，很好，地獄三煞是想拜望你，在你門口給人打傷了，還有托塔神關宏吃鼈，你壯士盟怪不得要被江湖除名，是這樣對付朋友的。」白髮魔君趙正平道。

「嘿嘿，久聞白髮魔君强横霸道，今日倒要領教領敎，新城，你去教訓教訓這個老魔頭。」鐵翅神鷹樂鵬心內暗怒，決心下殺手除去此獠。

活報應柳新城應聲而出，道：「好，讓我見識見識白髮魔君趙正平手下神功絕技。」

「壯士盟高手仍在，我們試試拳掌功夫吧！」白髮魔君趙正平上前三步，正好站在廣場的中間。

活報應柳新城也不客氣，緩步

走出，凝神待敵。

二人全是江湖上成名人物，今日一戰，誰勝誰敗還在其次，牽連之廣，却不是簡單事情，因此二人全是憂心忡忡，滿腹心事上戰陣。

二人遊走了三匝，互相窺隙進擊，白髮魔君趙正平左手微揚，身形平滑前去，右手陰掌，後發先至，不待招式用老，撩陰腿猝然而發，眞個是心狠手黑。

活報應柳新城也是老江湖，作戰經驗豐富，上身微晃，左手橫江截斗，右手一個探馬，由於身法快捷，因此毫不費力，已化解來勢。

三十招過後，活報應柳新城揚聲道：「閣下可以停手了，今日之戰，到此爲止如何？」

白髮魔君趙正平心內暗驚，對方一再手下留情，經已算是夠義氣，如再不知趣，只怕就要吃虧了，但衆目睽睽之下，就此罷手，無異是認輸，江湖上寧可名在身不在，但若繼續，是要拿性命來賭，可不是好玩的。

殷勤突越衆而出，向白髮魔君趙正平道：「閣下爲江湖道義出頭，本來無可厚非，但地獄三煞殘忍成性，根本不值得爲你們之友，像托塔神關宏是條好漢，可惜也爲地獄三煞出頭，結果雖然輸招，但他的爲人仍然值得佩服。所以今日之事，我勸閣下好來好往，主人好客，我們何不進去喝一杯，比這太陽底下涼快得多了！」

「打傷地獄三煞的是你？」白髮魔君趙正平叫道。

「正是小可。」殷勤拱手道。

「好吧，我們今日到此，好壞也有個交代，閣下年少英雄，一身武功，老夫想要領教一下，敗了自然無話可說，日後江湖上也好向朋友交代！」白髮魔君趙正平這時態度也沒有來時那麼盛氣凌人，因爲壯士盟高手如雲，是個不好惹的强敵，能夠見好收場，便再好不過的了。

「比武切磋，是練武人的慣性，小可自然不容拒絕，勝負不要太過計較，那本是很難得的。」殷勤生性淡泊，不想爲壯士盟招惹來敵人。

「好吧，有你老弟這句話，我姓趙的沒有話可說，請你發招賜教吧！」白髮魔君趙正平凝神待敵。

「好，小可先發招了。」殷勤緩步而出，態度從容，確是高手風範，壯士盟中高手也心內暗暗折服，即使與白髮魔君趙正平同來的七人，又何嘗不心內折服。

白髮魔君趙正平來此之前，就聽地獄三煞說過，殷勤身手極好，出手快，因此這次對敵，特別小心，不敢疏忽大意。

「颼！」殷勤右脚動了，那種快法，在場人可全是老江湖，身經百戰，可是從來沒見過這麼樣的快招，白髮魔君趙正平想招架，手還未動，殷勤的腿已擊中了他胸前任脈三大穴，然後停手站立，默然不動。

「好！」衆人情不自禁轟然叫好。

白髮魔君趙正平似是剛從夢中醒來，他清清楚楚感到，胸前三大穴給殷勤脚尖點中了三下，並沒有運勁，眞是做到點到即止，如果是敵對的話，只怕白髮魔君趙正平已經死了三次，說不定人家還未出全力呢？

「趙兄，大熱天，進去喝一杯酒吧！」鐵翅神鷹樂鵬大聲的招呼道。

「好，好功夫，好腿功，當今江湖上決沒有人能施出如此快的招式，趙某輸得口服心服，主人既然有酒，還客氣什麼，大夥兒一齊進去吧！」白髮魔君趙正平心內欽佩之餘，立即誠心交結。

這七人，全是江湖上走動的好漢，正所謂識英雄重英雄，像殷勤這麼樣的好手，而且這樣年輕，試想，發展下去，一定可以創出一番非常的事業來。

而且，壯士盟基業，只要有人材，當今天下，固然有七大門派，及三十六大幫會，但像壯士盟這樣，即使不能說爬到最高點，也可以取得一席之位，那是毫無疑問。七人心內暗自打定主意，參加壯士盟。

「各位！」鐵翅神鷹樂鵬突然舉杯道：「十五年前壯士盟遭受伏擊，兄弟死傷大半，十五年生聚教訓，找出我們暗中敵人，本盟決定在三個月之內，再入江湖，而殷老弟，雖是初到此處，但他的武功，各位已看過一鱗半爪，本盟尚有少數强仇大敵，就要借重他去殲滅。」

「這位殷老弟的師父，是那一位高人？」白髮魔君趙正平忍不住問道。

本來，這是秘密，不容致問，但一見如故，而且白髮魔君趙正平想投身壯士盟，與殷勤等是一家人，所以心內再也沒有什麼顧忌，出口相詢。

「說起來，」鐵翅神鷹樂鵬笑道：「殷老弟的師父，眞是當世奇人，十年前我初遭大敗，心灰意冷，眞想一死了之，他老人家突然光臨，叫我不要灰心，並答應十五年，調教一名徒弟，助我重建壯士盟，清河鎭地點，也是我和他老人家約定的地點。」

說到這裡，衆人才知道，鐵翅神鷹樂鵬雄才大略，能忍下這一口氣，十五年來埋頭苦幹，再加上殷

勤這樣特級的高手相助，看來壯士盟發揚光大，是註定的了。

「至於地獄三煞……」活報應柳新城又道：「也想加入本盟，雖然他們三位也是江湖道上的人，但做人太過份，碰巧遇着殷老弟，也可說是罪有應得，反而托塔神關宏是條漢子，本盟很喜歡這樣的兄弟。」

「嗯！」白髮魔君趙正平頗感慨的道：「江湖道上的生活本來是夠苦的，但幫會應該有個宗旨，如果亂來一通，的確失去武人應有的本份，盟主很對，而且趙某人也很佩服，承蒙不嫌，在下也想參加貴盟，水裡火裡，共同進退，雖然也是危險重重，却也樂極無窮。」

「很好，閣下七人全是正義之士，本盟如邀請得到，那是天大的喜事了。入盟儀式留待他日再辦，今日這麼多新人加入，看來本盟大舉之日到了，今日好好慶祝一番，將地窖中十五年前積聚的好酒拿來。」鐵翅神鷹樂鵬興緻極好，吩咐搬酒上來。

「盟主，狀元紅，女兒紅，十五年前做好封罈之時，說是本盟再度出山之日，才准取用，選日不如撞日，何不在今日，殺豬宰羊，祭旗誓師。」活報應柳新城站起來道。

「好，很好，就這樣辦，吩咐下去，立即行動。」鐵翅神鷹樂鵬笑容滿面，命其傳令。

壯士盟一片歡樂氣氛，好酒好菜，加上各人的壯志凌雲，豪情激蕩，眞個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朗朗豪情，充塞大廳，通宵達旦，燭火通明。

第二日一早，壯士盟內內外外，全部戒備起來，强仇大敵正是今日來到。

剛吃過午飯，大廳上足有二十五人，全是壯士盟下的精英，等待敵人來臨。

今日沒有人喝酒，像他們這些豪俠之士，即是刀斧之下，也不會害怕，今日爲了來敵，大夥兒竟然滴酒不沾，可想而知，來敵當眞非同小可。

「來了！」門外衛士進廳報訊。

「請他們進來！」鐵翅神鷹樂鵬揚聲道，並派伏虎神君駱奇司禮迎賓。

廳內迅速擺好座位，靠墻兩列，留下中間空間，作爲比武場地。

六人進來了。形象古怪的人看得多了，但像他們六位，確是少有，而且全是作對兒似的，一位高度總有兩人高，另一位矮胖子祇有三尺，一位老頭子看不出多少歲，鬍子長到脚上，有老又有少的，一名祇有十多歲的小孩子，另兩位呢？一位是美姑娘，美得像天上仙女，另一位是醜女子，沒鼻子、三角眼、招風耳，偏偏掛上大耳環，滿身金翠。

衆人祇看得眼都直了。

鐵翅神鷹樂鵬迎上前去，抱拳道：「六位眞信人，十五年前的約會，絲毫不誤，請坐吧！」

「嗯，雪山六奇一生不失信，壯士盟是我們的死敵，更不會一時忘記，長話短說，你們是要準備重出江湖，還是退休歸隱。」老頭子代表六人說話。

鐵翅神鷹樂鵬站起身來，嚴肅地道：「本盟決定重出江湖，今日如約與六位決一死戰！」

「好，小玲子，你先出去試試身手，看看壯士盟有什麼高手，可以與我們決一死戰！」老頭子眞狂。

那名醜女子應聲上前道：「我叫醜奇，大哥叫我小玲子，那位來指教？」

伏虎神君駱奇站起身來對鐵翅神鷹樂鵬道：「盟主，待我上前迎戰。」

「雪山六奇非比尋常，小心應付，不可大意。」

「是！」伏虎神君駱奇應聲而出，他也知道今日之事非同小可，自是要小心應付，十五年日夜擔憂的强敵，豈可輕視？

醜奇似乎頗有信心的望着，對於這壯士盟高手毫不在乎。

「颼！」伏虎神君駱奇左掌疾拍，掌式輕靈快捷，不待招式用老，已自變招，脚踏七星步，繞着對方游走。

醜奇厚而烏黑的嘴唇掀起，滿懷輕視目光冷冷看着，身形屹立不動。

突然，伏虎神君駱奇身形一旋，右掌拍出，一股强勁的內家眞力破空而出，嗤嗤聲響，疾射向醜奇胸前大穴。

「好！」醜奇輕叫一聲，又短又胖的手掌迅速拍出，突現奇景，一股淡得不能再淡的火燄，「颼！」的一聲衝出。

伏虎神君駱奇大驚，急施鐵板橋功夫，全身幾乎貼着地面，往後急滑，饒是退得快，前身衣服還是給燒去了一片，不僅如此，地面也給燒焦，個中驚險可想而知。

「就這樣算了麼？」醜奇冷言冷語的笑道。

「待我來領教一下！」活報應柳新城想用兵刃，否則的話，血肉之軀如何可以與之抗衡。

其實活報應柳新城功夫較之伏虎神君駱奇，雖然高上那麼半籌，但與醜奇比試，仍然是無法取勝，只不過用兵刃，或可克敵也未可知，這時，只有拚上老命去試試

了。

正在這時，殷勤緩緩站起和和氣氣地道：「柳兄且住，待在下去領教一下。」

「好，我退下！」活報應柳新城知道殷勤功夫，當然不須作那些虛僞的客氣。

醜奇一雙三角眼，滿懷不信神色望着面前小夥子，實在奇怪，這小子是什麼人，是不是發瘋了？否則，怎麼敢不要小命，上來送死！

「出手吧！」殷勤望着醜奇笑道。

由於對方神態有點古怪，醜奇稍猶豫下，但又立即運足玄功，雙掌疾揚，一股灼熱氣流漫天飛舞，將殷勤全身包住，看來不死，也要脫層皮了。

殷勤仍然微笑如故，週身上下，似乎有層無形的氣牆橫亘半空，而醜奇掌中噴出烈火般的氣勁，竟然無功而退，這眞是令人不能置信啊！

「好小子，再試試！」醜奇實在不服氣，準備施展十二成功力，置敵於死地。

「嘿！」殷勤再不客氣，輕叱一聲，後腿輕彈，沒有人看清那一腿的招式，以及那一腿的速度及勁力，醜奇的身形却像砲彈般的疾射出去，撞在柱上，緩緩的滑下，看來不死也差不多了。

沒有人叫好，由於雪山六奇仍有五人在此，醜奇祇不過是其中最差的一個，其餘五奇，沒有一位是好惹的，勝負之分尚不敢說。

「好功夫，我們二人試試！」一高一矮的兩個齊齊出場。

這是五奇中的高矮二奇，他們以配合得極其神妙的招式，准備迎戰。殷勤仍然毫不在意的站着。

「殺呀！」矮奇着地就滾，直滾到殷勤脚跟，一式葉底偷桃，出招當眞是心狠手辣。

高奇身形微晃，上身如風擺柳，不斷轉動，雙手比常人長二尺，揮動起來，當然是防不勝防。

殷勤面臨兩大高手合擊，臉色凝重，正當矮奇伸手偷襲下陰之際，殷勤右脚疾踩，只見矮奇橫飛出去，直往高奇腰部撞去。

高奇的右手，正是欲抓住殷勤的腦袋，只要往下壓去，殷勤就要在人世間報銷了。

這眞是千鈞一髮之險，大廳上壯士盟衆高手看得明白，苦於無力相助，心內焦急，全都快急瘋了。

可是矮奇一撞，高奇就承受不起了，往後就倒撞出去。

殷勤身形平滑，緊隨其後，右脚踩在仆倒在地的高奇的腿彎，微一用力，便聽一聲嘷叫隨之而起。

總之，高、矮二奇從此在武林中除名了，再不能與人爭强鬥勝了。

雪山六奇中，三奇已去，仍有三奇在座。

經過這兩陣，壯士盟似乎有了信心，看來殷勤再對付雪山六奇的其餘三奇，還是有很高的勝算！

「想不到十五年後，壯士盟竟有了如此的高手，我們老少二奇來領教領教高招絕學。」老奇漫步走出。

少奇祇是個十來歲的小孩子，滿面俏皮相跳着上前，笑道：「看拳！」

衆人心中奇怪，這小子搞什麼花樣，根本沒有練過什麼武功，雖然練了幾年功夫，但在他們這羣高手來說，又管得了什麼用。

拳勢平常，粉裝玉琢的小拳頭，像小兒耍戲，殷勤也在暗自奇怪，老奇六尺來長的鬍子突然揚起，這比平常刀劍還要厲害，殷勤急忙閃避。

正在這時，少奇那隻粉裝玉琢的小拳頭，突然揚起，只見一股粉沫飛出，往殷勤臉上罩去。

「呀！」壯士盟衆高手大驚。

殷勤往後便倒，他武功雖高，到底是血肉之軀，怎受得起迷藥侵襲。

「哈哈哈……」老奇縱聲狂笑。

「嘿嘿，今日還靠我，才能打倒强敵，以後雪山六奇要換個老大才好。」

「你……」少奇哈哈的道。

突然，睡在地上的殷勤右手伸出，抓住了少奇的足跟，驚叫聲還未叫出，殷勤已運勁擲出，根本不理後果，人已衝天飛起，雙脚連環踢出，老奇太陽穴中了一下，砰的一聲響，往後倒去，嘴角滲出絲絲鮮血。

雪山六奇，只剩下那名美麗的少女，此時站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

鐵翅神鷹樂鵬緩緩站起身來道：「十五年前之約戰，今日到此爲止，姑娘可以離去，壯士盟明日復出江湖，再逢之日，不可預估，是友是敵，這要看姑娘妳了。」

「在江湖上，成敗本不算一回事，雪山六奇今日之敗，是天意，我們沒有說話，所以恩怨從此一筆勾銷，告辭了！」那位美麗的姑娘懷着滿腹傷感，轉身離去。

「清理場地，擺宴！」鐵翅神鷹樂鵬下令擺宴慶功！

「好！」衆人轟應了一聲，歡呼雀躍。

這一戰成功，可說是殷勤一人之功，因此慶功宴上，殷勤成了祝賀的對象，別人還好說，那位大小姐樂清韻纏上了，却令得殷勤有點招架不住了。

「殷大哥，前天你欺負我，裝

着給我打倒，讓人家鬧出了很多笑話，人家面子往哪裡擱嘛！你要教我腿法，學不到你那麼好，總比現在强呀！」大小姐樂清韻撒嬌道。

「只要妳不嫌棄，有空我們切磋切磋！」殷勤不能不應付，同時他知道師父與這位壯士盟盟主交情極深，等於是一家人，所以與這位大小姐，根本就是兄妹似的，因此爽快的答應了下來。

「今日是本盟大喜之日。」鐵翅神鷹樂鵬突然站起道：「雪山六奇經已落敗，本盟第一大敵已去，還有南堡，明日可以啓程，後日抵南堡，決心取南堡作爲本盟根基重地，十五年埋名隱姓，壯士盟揚眉吐氣的日子到了，大家同飲一杯歡慶！」

「好！」衆人轟然一聲。

突然，守衛走入大廳，宏聲道：「報告，南堡堡主與屬下六大高手求見！」

衆人一聽，心內暗中打突，對方今日來此，莫非要打車輪戰？

鐵翅神鷹樂鵬微一沉吟，立即揚聲道：「有請！駱老弟迎賓。」

很快，南堡堡主等共六人進入大廳，見廳內羣雄正在飲宴，立刻抱拳道：「打擾各位，不好意思。」

「閣下今日來此，有何見教？」鐵翅神鷹樂鵬朗聲問道。

「十五年前之恩怨，今日正好結算。聽說貴盟羅致數名絕頂高手，本座思量，多作拚鬥，除了死傷之外，於事無益，因此本座帶敝堡高手六奇前來，作一個了斷，勝者爲王，敗者爲寇，閣下可答應？」南堡堡主道。

「很好，閣下消息靈通，不愧爲武林大豪，今日來此比試，也是明智之舉。」鐵翅神鷹樂鵬道。

大約五十七人與南堡高手來到演武廳，南堡堡主徐志堅，外號摩雲手，爲南少林宗主，一身修爲非同小可，爲了減少麻煩，殷勤再度出戰南堡好漢。

南堡高手雖然心中不服，但勝敗很快便可分辨，大家只有按下了性子，靜看結果。

「老弟出招！」南堡堡主徐志堅道：「別客氣！」

「好！」殷勤動了，那雙腿眞個是神乎其技，一連串動作，招中套招，式中套式，快，準，勁，令人防不勝防，以南堡堡主身負少林絕學的臨敵經驗，三十六招之下，便輸了三招，眞個輸得心服！

同來高手，看得清楚，也是心悅誠服。

「好！」南堡堡主徐志堅朗聲道：「本堡一切財物，十日後請來點收，本人及時解散手下，然後歸隱山林，終身不再言武。」

「徐兄何必呢？」鐵翅神鷹樂鵬心內有股惺惺相惜之慨，雖然十五年前吃了大虧，但江湖上拚鬥原本是平常事，像對方今日舉措，却也令人慨然。

* * *

太陽光下，一行人走入南堡。

氣勢雄渾的城牆，堡內所有的高樓廣厦，還有充塞的糧草、黃金、白銀，完整封存！

壯士盟有了基石，有了人材，一切發展的條件都很俱備，揚眉吐氣的日子，終於等到了。

陽光照耀之下，錦綉河山，愈加燦爛！

壯士盟又有多少英雄事蹟，會從今天開始創建。

各位不妨拭目以待吧！

（完）

新派湖海復仇故事／方　娥　眞・文
　　　　　　　　　可　　　飛・圖

劍仇情恨

舞影婆娑笙簫滅　利劍揮洒斬飛花

那紅花轎裏的新娘，到底是誰家的女兒？是誰家的父母，竟忍心讓女兒嫁給一位已經死了的新郎倌？

當李燃看到那一列迎親的隊伍時，心中不禁生起疑惑。

只見吹吹打打的隊伍前面，是一匹白色的駿馬，馬上坐着一個紙紮的新郎。

紙紮新郎細眉細目，櫻桃小嘴上胭脂一點紅，它僵硬的騎在馬上，陰森森的，有說不出的詭異。

對子馬和鼓吹手後面，是一頂八人抬的花轎。

李燃年少無憂無慮，四方遊覽，路過岷山，剛巧碰上這一列迎親的隊伍。

別看這一列隊伍吹吹打打，但人人步伐奇快，轉眼間隊伍已經上了岷山。

山路險峻，抬轎的人卻健步如飛。李燃越來越肯定，他們是把花轎抬到薛南山隱居的「小千世居」岷山上。

薛南山隱居在岷山第一高峯上。

自從薛南山金盆洗手，在岷山第一高峯隱居後，岷山一帶人煙絕跡，附近的居民紛紛他遷，誰也不敢騷擾昔日這位武林上最負名望的高人。

薛南山年少時不叫薛南山，叫薛影寒。十九歲一出道，就把一位專殺刺客的「鱷魚淚」宋梟斬殺於都市中。宋梟曾經手刃過十二名殺人從沒失手的刺客而名動江湖。他每次殺了人後，會爲死者詠詩感嘆，因此得了「鱷魚淚」的綽號。他殺性太盛，濫殺無辜，也曾殺過許多武林正派的高手。

薛影寒因殺宋梟而在江湖上崛起。

薛影寒成名後專殺邪派人。他曾在一夜間把採花大盜的頭目「過期春藥」莫懷春十六處「擁春窩」踩平。他把綠林總寨主公孫焦的頭顱掛在「望天寨」前而來去自如。他擊敗過三名使中原武林人寢食難安的扶桑劍客，把他們趕出中土。往後他身歷大小不下三百戰，殺的都是惡貫滿盈的邪派人，因此得了「黑白分明」的綽號。

薛影寒二十九歲創立「武陵門」，弟子遍佈天下。三十歲以後，他的作風反而亦正亦邪，正邪不分。然而他已經有了一定的地位，就算正邪不分，他的聲望卻比以前隆，名譽卻比以前高。

薛影寒晚年得子，如獲至寶，替兒子取名薛華年。只是，薛華年卻在九歲時夭折了。薛華年死後兩年，薛影寒忽然遣散「武陵門」所有子弟，金盆洗手，改名薛南山。從此他退隱江湖，在岷山第一高峯上的「小千世居」隱居下來。

薛南山既然退隱江湖，他的獨子薛華年也已經去世了十年，如今爲什麼會有一列隊伍抬着花轎，上岷山第一高峯的「小千世居」？

難道他是愛子深切，在兒子十九歲的忌日裏替他娶新娘，讓新娘爲他的兒子終生守寡？

只是，那新娘子何其無辜，要白白嫁給一個死去的人！

李燃雖然沒有見過轎子裏的新娘，卻已經爲她的遭遇而深感不平。

因爲這一點不平之心，使他悄悄潛到山裏要看個究竟。

＊　＊　＊

當轎簾掀開，李燃見到轎子裏步出一位白衣素服的女子。女子一張俏巧的臉，美目盼兮，像在等待人，又像在懷念人。李燃在暗處瞧着她的神情，覺得她的神情美極了。

別的新娘出嫁時穿紅繡裙青鳳襖，頭戴鳳冠鳳釵蓋頭，這個小新娘子卻在出嫁的日子穿上白色素服。李燃想，她大概是在替死去的薛華年穿孝服吧。

婚禮儀式很簡陋，一位梳髻的老婦人手抱紙紮的新郎，口中喊：「新郎新娘同拜天地。」

老婦人抱着紙紮的新郎和新娘一起朝天地拜了三拜。

這一帶地方的風俗，新郎新娘是在屋外拜堂的。

拜過天地，新娘和紙紮新郎對拜。

新郎新娘拜祖先時，薛南山卻不在座上。

拜過祖先，李燃眼見這小新娘跨過門檻要入薛家的「小千世居」了，想到這女子往後要一生一世，獨守空幃，日夜對着一位紙紮的鬼新郎過日子，李燃忽然有一種搶新娘的衝動，他很想把這位新娘搶救出來。

薛南山的「小千世居」就像尋常百姓家一樣，並沒有甚麼與衆不同。

薛南山既然已金盆洗手，「小千世居」理應防衛不森嚴，然而，傳說中，「小千世居」前面的防衛確不森嚴，只是任何人進入「小千世居」的後園時，就往往「功虧一簣」，無人可以活着出來。薛南山金盆洗手後就絕不允許任何人闖入「小千世居」，闖入者到最後一定「功虧一簣」逃不了。

「小千世居」的後園就稱爲「功虧一簣」。

李燃雖聽過這種傳說，但他還是想闖入「小千世居」把新娘救出來。

晚上山中沒有更聲，寂靜中只聽到松子掉落的聲響。

李燃悄無聲息潛入「小千世居」。

「小千世居」的廳堂漆黑無人，庭院寂寂。李燃穿堂越院時，驀地聽到一陣陣凄凉的笙簫之音。那笙簫彷彿在水雲間斷斷續續，似遠似近，若即若離。李燃一聽之下，只覺歲月倏忽，人生如夢，他忽然想起去世已久的父母，刹那間悲從中來，鬥志漸失……

今天是薛華年的大喜之日，「小千世居」怎會傳出喪禮般的音樂？

李燃剛進入「小千世居」，就已經被那隱隱約約的笙簫之音吹得整個人恍恍惚惚。

李燃連忙屏心靜氣，以眞氣護住心脈。

當他轉入一條羊腸小徑，遠遠望到竹林間一角小樓，樓上的紙窗透出幽柔的燭光。

李燃耳中仍聽着那一陣陣如悲如泣、哀傷欲絕的笙簫之樂。然而，當他望向小樓，卻見紙窗在燭光映照下映出一個如幻似眞的人影。

那人影在燭光的光影中盈盈而舞，纖腰楚楚，翩若驚鴻，麗如綺夢。

李燃一刹那像看到自己心中一場最動人的夢幻，他耳中雖然仍聽到那懾人的笙簫之音，但他的眼睛一旦凝注在紙窗上那動靜自如的姿影時，心中的悲傷竟隨着舞蹈的千廻百轉而逐漸舒散。

李燃認出紙窗上的影子就是日間所見的新娘，那笙簫之音此刻竟變成新娘起舞的配樂。

新娘這場舞會不會是一個陷阱？然而，那影子太美了，李燃在迷惑中不知不覺只想親近它；而且，那影子的舞姿消除了他心中的悲傷，就算是陷阱，他也要冒險掉進去，看看那到底是怎樣一個陷阱。

正在這時，那笙簫之音倏地中斷。它中斷得太突然，彷彿吹的兩個人同時被人切斷了咽喉，發出一種死不瞑目的悲慟聲。

紙窗上的影子也像是被這突然的中斷聲震住了。

李燃顧不得其間到底有甚麼蹊蹺，他只想趁這個時機把新娘救出來。

他飛身掠入小樓。

在李燃掠入小樓的同時，燭火也一起熄滅了。

李燃想在滅燭的時候挾持新娘子離開，他希望盡可能不要驚動到「小千世居」的一草一木。

只是，當他聽到新娘子發出一聲驚呼時，他忽然想到，這個小新娘是不是願意讓他救走？

如果新娘子並不想離開「小千

世居」，那倒是自己一廂情願在爲她抱不平。若她不願意離開，自己這樣挾持她走，那豈不是變成了强人所難。

他總該先問一問人家願不願意離開才是。

李燃在轉念間亮起火摺子，火摺子隔空燃亮適才熄滅了的燭火。

紅燭高照，李燃如同置身在良辰美景的花燭洞房裏。

在燭亮的一刻，李燃瞥見新娘子露出驚喜的神情，她那神情像是見到熟悉的人一樣。只見她雙頰酡紅，嫣然一笑。這一笑，笑柔了燭火，笑亮了洞房。

她忽然輕輕對他說：「怎會是你？」

她彷彿在問一個認識已久的熟人。

李燃不知這女子爲什麼會對他那麼熟絡，他向女子道明來意。

「我本是來救姑娘的，但在滅燭的時候我才想到，我應當先問過姑娘是否願意離開才對。」

新娘道：「我當然想離開這兒，我一個晚上也不願意留在這兒。可是我不懂武功，怎麼走！」

李燃道：「我們一起闖闖看如何？」

新娘喜上眉梢道：「好，你快些帶我離開。」

李燃又問：「姑娘適才是不是聽笙簫而舞？」

他想起薛南山昔日有一隊樂手，人稱「笙簫二絕」，名叫蕭遙和蕭遠。他們合吹笙簫對敵時，那笙簫之音會使敵人亂了心神，喪失鬥志，最後使敵人心衰而死。

只聽新娘子道：「適才不知誰在合吹笙簫，吹得那麼悲傷，難聽死了。我想，這樣聽下去會很傷心的，我只好當它是舞樂來聽，一面聽一面編舞。可是，爲什麼後來它又中斷了？」

李燃也覺得奇怪，心想，還是快些離開這兒，看是否能夠闖出「小千世居」的後園「功虧一簣」。

他又想，這新娘子既然不懂武功，爲什麼她能夠化解那敵人心志的笙簫之音？

也許是因爲她編舞時心無旁騖，無意間把笙簫裏的殺氣移情到舞蹈上，所以反而傷不到她了。

＊　＊　＊

「小千世居」的後園是一片有着田園風格的豆棚花架。

在豆棚花架背後，李燃聽到一陣劈柴的聲音，那劈柴的聲音在靜夜裏聽起來單調又枯寂。

李燃和新娘走近時，方看清有一位臉色粉紅，白眉長鬚的老人，此刻正拿着鎬頭在月光下一鎬一鎬的刨着。

老人正在把一個人活生生埋進坑裏。

那具「活屍」似乎被點了穴道，他的眼睛驚恐的凸了出來，他張大口卻發不出聲音。

老人埋「活屍」的時候像劍手練劍，畫師畫畫一樣忘我。他把泥土從「活屍」的脚一路鋪上「活屍」的頭。埋葬完一具「活屍」，他又仔細的再搞另一個坑，準備把另一個也點了啞穴的「活屍」埋進坑裏。

老人身處的地方是一大片曠地，曠地背後仍是一望無際的豆棚花架。

老人右邊是一位赤着上身的壯漢，壯漢正在劈柴。

老人左邊是一位馬伕，馬伕也是赤着上身，他在替紙紮新郎白天騎過的那匹白馬刷身。

在寒冬的晚上，這位馬伕和柴夫身上都流着汗。

李燃和新娘導照「小千世居」的規矩往後園闖，卻在後園裏見到了老人、柴夫、馬伕和最後兩具正在被埋葬的「活屍」。

新娘子被眼前這景象嚇住了，她忽然停了下來，不敢往前走。

李燃也停下來，他鼓舞的看了新娘一眼，新娘看了他的眼色，又乖乖的跟上去。

老人、柴夫和馬伕正形成一個奇妙的陣勢，這個陣勢使李燃想起失傳了十幾年的「三星正響陣」。

一見這個「三星正響陣」，李燃想起了一個人，一個在十幾年前消聲匿跡的人。這個人就是當年以其獨創的暗器名揚天下的唐香扇。

唐香扇爲什麼在薛南山的「小千世居」裏，而且還在「小千世居」的後園殺人？

唐香扇當年是唐門鋒芒最盛的暗器高手，他以他的名字唐香扇創了一種暗器叫「香扇墜」。「香扇墜」是武林中最奪目的暗器，這暗器一發時，金光燦燦，如中午的麗陽，那燦燦的金光令對手的眼睛在一瞬間無法迫視，而對手多半來不及定睛看清楚暗器時，就已經死在暗器之下。

唐香扇後來因嗜酒太深，身體不好，發射暗器時手不穩定，使他對敵兩次失手，因而聲譽大降。唐香扇欲圖振作，再創了一套「三星正響陣」，這套陣勢替他挽回不少聲譽。不過，唐香扇卻在他重振聲威時忽然消聲匿跡。

李燃在「小千世居」的後園見到「三星正響陣」，他想，眼前的人莫非是當年的暗器高手唐香扇？

李燃這時才發現那些「活屍」原來是日間的吹鼓手和抬花轎的人。只見地上有幾十個剛掩上新土的坑痕。

日間那一列長長的迎親隊，少說也有三、四十人，這些人都被老

人點了穴道活生生埋葬了。

李燃這時才明瞭，適才他進「小千世居」所聽到的笙簫之音，原來是「笙簫二絕」正在和唐香扇等人對招。

李燃以前沒見過「笙簫二絕」，他只聽說過「笙簫二絕」的吹鼓手和轎夫無一不是身經百戰的人。蕭遙吹的笙，蕭遠吹的簫，在對敵時，他們要敵人喪命，敵人便就無法活下去。

江湖上也有傳言，說「笙簫二絕」與他的鼓吹手有一份血脈相連的感情。

但這些人卻在一夜間全死在「小千世居」的「功虧一簣」裏。

忽聽刷馬的漢子道：「你們來得正好，我們第一批埋葬了『笙簫二絕』和他們的人手，你們便是第二批。」

「爲甚麼要殺『笙簫二絕』和他們的人手？」李燃問。

劈柴的漢子道：「滅口！進來『小千世居』的人，永遠不能把『功虧一簣』秘密洩露出去。『功虧一簣』就是『小千世居』裏埋活屍的地方，」說到這兒，頓了頓，又道：「不然，這後園的豆和花怎會長得這麼肥壯？」

「所以，你們逃到『小千世居』最後一關『功虧一簣』時，你們也註定要『功虧一簣』逃不出去了。」刷馬的漢子接道。

馬伕和柴夫雖然一唱一和，老人却始終頭也不抬，仍在鏟土。

李燃不知他什麼時候出招。

寒意迫人的夜晚，月亮是銀色的。

老人走到豆棚花架旁，只見他的手動了一動。

正在這時，一陣花晃葉搖，一道鞭影帶着排山倒海的風聲，倏地向新娘子捲過來，同一刻間，漫天暗器隨着老人的手一動之下，如一羣螢火蟲，它完全不似傳說中那樣燦亮不可逼視，它晶螢亮麗得像一場目馳神迷的夢境，劈頭劈臉向李燃罩過來。

李燃拔出他的劍。

在銀色的月光下，李燃的劍泛起一泓如火的艷光。

李燃的劍光掠起時，那新娘子已經被馬伕的鞭子一捲而「擄」了過去。

馬伕和柴夫赤着上身，李燃聽到兩人的淫笑聲。

新娘子胸前的衣襟被撕破了，新娘子哭叫着掙扎。

李燃顧着要搶救新娘子，他的心中似燃了一腔憤怒的火。他劍上的艷光已像火一樣，在電光石火間刺出去。

他因爲一心惦着新娘子的安危，反而沒有被老人那美如夢境的暗器所迷眩。

那一羣螢火般的暗器被他紅艷如火的劍光迫得四散而飛，有一隻螢火蟲掉在花架邊緣，花架下的泥土轟地炸了開來。

螢火還沒散完，李燃已連人帶劍竄過螢火，掠向新娘子。

他如此奮不顧身，其中一枚暗器的菱角如刀鋒般險險擦過他的眉心。

柴夫雙手正在下流的褪掉新娘的裙子，忽然，他的臉頰上映了一泓紅艷如火的劍光。

柴夫的淫笑聲驀地中斷了，他的臉被李燃一劍由中間劈開成兩片。

壓在新娘子身上的馬伕此刻忽見一片葉子疾如流星，以銳不可當之勢，劃向他的鼻頭，馬伕見到他自己的鼻子忽然掉落下來，然後，他的臉跟着爆裂成碎片。

柴夫一張臉被刀劈成兩爿臉，馬伕一張臉被葉子擊碎成沒有臉，新娘被眼前的景象嚇得停止了哭泣。

忽聽老人揚聲大笑，笑得白髮飄飛。只聽他道：「我如今飛花擷葉皆可傷人，還要這『三星正響陣』何用？」

他一旦練成飛花擷葉當暗器，就立刻殺掉「三星正響陣」的伙伴。

他對李燃道：「今晚是我最後一次使用『香扇墜』，『香扇墜』從陽剛轉練成陰柔，從燦爛轉向平淡，今晚你是最後一個在死前見到『香扇墜』的人。」

他走到豆棚花架前摘花。

「我現在要用你試一試飛花擷葉的功力。」

以飛花擷葉傷人是武功中最高的境界，李燃沒有一絲把握可以破解老人的招式。

李燃瞧了新娘子一眼，新娘子雲鬢凌亂，她胸前的衣襟被馬伕和柴夫撕破了。

李燃不懂何以在這生死一髮的關頭，他竟然想到，新娘子衣衫不整會着涼。

他想，他一定要闖得過「功虧一簣」，唯有闖過「功虧一簣」，新娘子才能離開「小千世居」。

李燃全神貫注，緊握刀柄。

老人眼神如狠，緊盯李燃。

新娘卻在這時候悄悄起身，往小樓的方向奔馳而去。

＊　＊　＊

老人的花瓣打向李燃時，花瓣的力道帶起漫天風雪。

一剎那，天地間彷彿風雲色變，老人附近的豆棚花架，被老人的花瓣震得發出崩裂的聲音。

李燃的劍化作千百朶火焰，熊熊的火焰如一道劍網，把李燃護在網中心。

風雪中只要有一瓣花飛得進劍網的空隙間，李燃整個人就會被老人的花打成碎片。

老人的一片葉子曾經把柴夫打成一個沒有臉孔的人。

李燃知道，只要這一瓣花飛進他的劍網中，他整個人也會像柴夫一樣變成一具沒有臉的屍體。

老人的花瓣帶起更大的風雪。

大風大雪，李燃劍上的火焰在大風雪侵襲下逐漸微弱，眼看老人的花瓣就要飛進李燃的劍網中。

驀然，一條巧麗的人影抱着一個紙紮新郎向老人的花瓣衝過去。

老人似乎很忌諱會傷到紙紮新郎，他一見紙紮新郎就立即收招。

一瞬間，風消雪散，那一片花瓣無聲無息的不見了。

寂靜中，李燃聽到一個有氣無力的聲音響了起來，這死裏死氣的聲音像從另一個世界傳來。只聽這聲音道：「放他們走吧。」

李燃猜那說話的人可能是薛南山。

老人要李燃和丁浣溪答應不把「功虧一簣」的秘密洩露出去。

老人從新娘手中拿回紙紮新郎，對李燃和丁浣溪揮揮手，道：「你們走吧！」

李燃和新娘子走出「功虧一簣」，那千頃的豆棚花架間，偶爾望到一兩間小屋有燈光透出來。

李燃見識過老人的「飛花擷葉」，才知道自己距最高的武功相差很遠。

「飛花擷葉」已成爲他武功裏要追逐的一個境界。

* * *

離開「小千世居」的後園「功虧一簣」，李燃和新娘彷彿再世爲人。

月已落，霜滿天。

遠處彷彿聽到烏啼聲。

新娘衣衫不整，胸襟半敞，她極力忍着不哭，但忍不了，走了一段路，眼淚就掉下來，她忙用手擦去淚水，然而，眼淚擦乾後，過一會兒，淚水又似露珠般掉了下來。

李燃知道她適才受了馬伕和柴夫的侮辱，心中委曲，所以掉淚。

李燃心中對她充滿歉意，他竟然在她受辱時無法保護她，他一時間不知怎麼安慰她，只好搭訕的問她：「姑娘家住那裏，是否能夠讓在下送你回去？」

「我不認識……」新娘話一出口，聲音嗚咽住了，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

她梨花帶雨哭了一會兒，很快就雨過天晴。她向李燃展顏一笑，若無其事的道：「哭夠了，沒事了。」

李燃看到新娘豆蔻年華的笑靨，忽然間心中有說不出的快樂。

「終於能夠離開『小千世居』那鬼地方了。」新娘高興的說。

在月落烏啼霜滿天的時刻裏，李燃覺得眼前這女子像剛才升起的月亮一樣純。

「剛才我問姑娘家住那裏，姑娘有一句話說到一半沒說下去，不知姑娘要說的是什麼話？」李燃問，他記得她說了一句「我不認識……」話沒說完，她就哭了。

「我不認識回家的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住在那裏。」新娘把適才說到一半的話說完。

李燃怔了一怔，他沒想到竟然會有人連回家的路也不認識。

忽聽新娘子說：「我累得快要睡着了，你輕功這麼好，快些抱我下山。」

說完，她用手掩着嘴偷偷打了一個呵欠。

山中天氣冷，李燃怕新娘子會着涼，他也想快些帶新娘子離開。

「好，我們現在就立即下山。」李燃說完馬上動身。

李燃抱着新娘下山，在下山的路途上，新娘早已在他懷中睡着了。

下得山來，天色已濛濛亮。

下得山來，新娘卻病了。

她攀在李燃後頸間那花瓣似的手像冰一樣涼，她的臉卻像火一樣燙。

李燃不忍驚擾她，他決定找一家客棧暫時落腳。

李燃不放心和新娘分房睡，他決定和新娘同住一間房，以便隨時看護她。

但他轉念一想，還是租下兩個房間。

這新娘子雲英未嫁，李燃不希望讓外人見到他們同處一室。如果讓人看到他們孤男寡女同處一室，他怕會破壞她的清白。

在「小千世居」一晚磨難下來，新娘在客棧中昏迷了一整夜！她在昏迷中有時候又哭又叫，李燃想到她可能從馬伕和柴夫那兒受到驚嚇，他一直守在她身旁，他沒有回他租的另一間房。

他想起昨晚，要不是新娘抱了紙紮新郎出來擋，他自己還眞接不了老人飛花擷葉的招式。

可能是因爲紙紮新郎代表薛南山的兒子，老人怕花瓣傷到紙紮新郎，所以及時收手。

別看這新娘子年紀輕輕，她倒是機靈得很，她在短短的一刻內就看出老人的弱點，一針見血用紙紮新郎化解了老人的攻勢。

當新娘子受馬伕和柴夫侮辱時，李燃雖然用劍把柴夫的臉劈開成兩爿，但他很清楚知道，馬伕卻是被老人的一片葉子所殺，老人當時也在出手救新娘子。馬伕和柴夫

太相信老人會對付李燃，他們全無後顧之憂準備姦污新娘子。他們本就有意要姦辱新娘來使李燃在戰役中分心。馬伕一定沒料到老人不但沒有阻止李燃攻擊他，柴夫更沒料到老人會在這時乘機也殺了他。

老人爲什麼要救新娘子？

李燃又想到昨晚上在洞房裏，新娘子破解了「笙簫二絕」的招式猶不自知。

新娘子到底是眞的不懂武功，還是武功已高到可以無招勝有招？

李燃畢竟是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他對任何人任何事多多少少都有着警惕和戒備。

他對新娘子憐愛歸憐愛，但在抱她下山時，心中就會掠過這樣的念頭：如果她在他懷中出招殺他，他要怎樣還手回招？

不過，李燃仍是禁止不了自己不斷想起新娘子。他想起她在紙窗上那美得令他怔住的影子，那盈盈而舞的影子，他還沒見到洞房中的人，就已經先戀上她的影子。

李燃想起新娘子在「功虧一簣」見到老人埋活屍時，她停住了腳步，然而她因他的一個眼色就隨他進去冒險。他眞喜歡那一刻，那一刻他們才初相識，但她和他卻是那樣如影隨形。

李燃想起他抱新娘子下山時，她衣襟半敞，雲鬢微亂，她冰肌玉骨，暗香盈袖。她那嬌慵的睡態，她那裸露的胸頸令他怦然心動。

他最想不到新娘子竟會叫他抱她下山。

此刻，李燃垂視着躺在床上的新娘子，她不哭不叫時，一張臉是那麼恬美安詳，使他深覺房中的時光是那樣寧靜平和。

到頭來，他還是相信新娘子是眞的不懂武功的。

* * *

更鼓沉沉，一更一更敲着，共敲了五更。

天色漸漸破曉，雞啼在遠遠近近此起彼落。

房門牆角的壁爐燒着一團烘烘的火。

李燃用兩根手指從爐火中夾起一塊炭，再將火炭拿到面前吹一口氣，黑炭頓時旺紅起來，他把紅炭放回爐中。

李燃將一碗墨綠的水倒入火中，熊熊的火中有一股濃郁的藥香。

他聽到一陣細微的被褥翻動聲，他立即返身走到新娘子的床前。

新娘子緩緩睜開眼，她褪開身上蓋的綉金被坐起身，然後半靠在枕頭上。

「好香！」她說，聲音微弱，說完吸了一口氣，像要把藥香吸進鼻子裏。

李燃告訴新娘子：「你昏迷了一個晚上，我用炭火熬了一夜藥，這股藥香終於把你喚醒了。」

「原來你也會替人醫病的。」新娘子說：「你整夜沒睡覺嗎？要你整夜不睡，眞讓我過意不去。」

她催促李燃睡覺，李燃說他曾閉目養神，不必再睡。

新娘病後身子虛弱，但她依然喜歡和李燃聊天，她娓娓的對他道：「小時候，我聽過很多江湖故事，故事中常會出現鋤强扶弱的俠客。那晚，在洞房裏，我正在想，在這樣一個更深夜靜的雪夜中，什麼時候，江湖故事中俠客會忽然出現，吹滅燭火，把我救走呢？」她中氣不足，緩一緩氣，繼續說：「我對着燭火一面跳舞一面想得入神，想不到你就出現了。」

「你見到我的時候，你不怕我是壞人麼？」

「才不，我認識你的嘛。」

「你怎會認識我呢？」

「你是江湖上年輕一輩最快的劍手，你就是『嫣然一劍燃雪焚霜』的美少年李燃。」她說。

李燃聽新娘子這樣坦然在他的綽號後面稱讚他是美少年，心中大樂，又覺承受不起，忙道：「那個綽號是江湖朋友對我的溢美之詞，他們對我賞臉而已。是了，你以前沒見過我，怎會知道我？」

「我見過你的。」她瞟了他一眼。

「在那裏見過我？」

「在畫裏。」她道：「我在畫裏見過你的。」她好像擁有世界上最秘密的秘密。

「你怎會在畫裏見過我？」李燃詫異的問。他從來沒有叫人畫過像，他自己也從未見過自己的畫像。

「我不告訴你。」她說。「反正我對你很熟悉的，不然怎會叫你抱我下山。」

「你不怕我是壞人，不怕我欺負你嗎？」他問。

「你不會的。」她很肯定的說，又加了一句：「你樣子不像會欺負我。」

李燃在破曉的霞光裏聽新娘子娓娓而談，霞光映着她柔如剪影的輪廓，他很想能夠永遠陪伴她，聽她說話。

他一直想知道新娘的名字，此刻他終於問了她叫什麼名字。

「我叫丁浣溪。」新娘子說，忽然把手從被中伸出來，她的袖子露出一截皓腕，她提起李燃的手，道：「我寫給你看。」

李燃只覺手心一陣輕柔的感覺，新娘子已經落指在他掌心上一劃一劃寫下丁浣溪三字。（未完・二）

上文提要： 華山派掌門胡樹華否認曾對清音施暴而使其誕下孽子，但却在與楊開心決鬥負傷後自殺，此案逐漸演變成疑案，他身上的胎記在右臂，清音却力證在左臂，而據說胡樹華根本沒生育能力，怎會留下孽種？楊開心爲了弄清自己是否殺錯了人，同好友陸鹿齡一同來到曾爲胡樹華診斷的大夫朱天賜家……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可飛・圖

無畏殺手



殷殷查詢獲消息　證得掌門非好色

楊開心很少朋友，只有八位僕人，最多只有一個陸鹿齡可以助他，是故一切均靠他自己！

他實在太累了，心身俱疲，可是每當他閉上雙眼時，腦海中便出現清音的倩影來，使心房似被毒蛇咬噬，再無睡意！

明日之後要如何行動？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着楊開心，他煩躁地在房內胡亂踱步，這刹那，他才發現原來陸鹿齡跟他一樣，雙眼瞪得老大，毫無睡意。

「你睡吧！」楊開心停止踱步，跳上床去，乖乖躺下。俄頃，忽聞開窗子的聲音，只見窗外有濛濛光照了進來。

「老弟，如今天已亮了，我可以說話了吧？」

「對不起，昨夜我心情實在太壞了，我只想一個人清靜一下。」

陸鹿齡道：「我想問你一件事，你如今有何打算？」

「我昨夜在想，你得到清音沒上峨嵋之消息，可能是因爲清音去看她的孩子而還沒上山，是故小弟想請陸兄跑一趟峨嵋，不知……」

陸鹿齡道：「上峨嵋，我想請你的女婢去比較方便，也更能探到些實情！」

楊開心點頭贊成。「陸兄，你跟華山派關係不比尋常，那就改請你到華山調查一下，看一看胡樹華是否有仇家？」

陸鹿齡道：「不必上華山，老胡是南陽人氏，他屍體運回老家安葬，咱們只要去問她夫人，便知詳情！問題是你準備如何調查神秘客？」

「小弟如今還拿不定主意！」

「那好，咱們吃了早飯，便先趕回蕪湖，在路上再商量！」陸鹿齡開門叫小二送洗臉水進來，兩人用過早點，出了城之後，便在林內易容，然後狂趕一天路，終於在天黑之後抵達蕪湖。

爲了避人耳目，兩人逾牆，躍進獨立小院內，楊德與楊慧聽見聲音之後，立即趕出來，楊開心忙道：「是少爺跟陸大俠，別聲張！楊德，你去替咱倆張羅晚飯及洗澡水，水要燙一點！」

兩人躺在洗澡盆裡，楊開心道：「咱們以襄陽地爲聯絡處，這地方比較適中，而且那裡的順風客棧梁掌櫃是小弟的一位遠房親戚，也比較可靠！」

「沒問題，不過此事是你惹上身的，一切還得靠你自己，你須好好計劃一下，愚兄急馳南陽，查清楚之後，便到襄陽找你！」陸鹿齡忽然坐了起來：「目前江湖上絕大多數的人，不明眞相，說不定有許多人同情胡樹華，你千萬不要暴露身份！」

楊開心也不說話，忽然伸出手去，兩隻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你知道我只有你這位朋友，請多費心！」

「你不要再當殺手了！幹此營生，非常容易被人利用！」

楊開心手握得更緊，他沒有答話，但陸鹿齡已感到自其掌心傳來之熱量及力道，知道他之心意。

這一夜，楊開心心情出奇地平靜，他喝了幾杯酒之後，便上床睡覺了，連身邊的兩個女人看也不看一眼，一覺直至次日才醒來。

陸鹿齡早已易好容，見他醒來便道：「愚兄先走一步，一切小心！」

「祝你順利！」楊開心把楊德及楊慧召來：「小慧，你去峨嵋調查清音，最好能找到她；大德，你回家一趟，叫他們六個悄悄到襄陽順風客棧等我，今日便出發，我若無其他事，也會盡早趕去南陽！」

楊德只問他去朱天賜處了解到之實情，楊開心據實以告，並囑咐：「路上小心！大德你須改扮男裝上路！」

楊慧動作十分俐落，只一會已收拾停當，臨走跟楊開心只說一句話：「少爺，你放心，小婢一定把清音找到，除非她已經死了！」

＊　＊　＊

楊慧今年二十二歲，但她在楊家已十五年。由於自小便顯得聰明伶俐，深得楊家老爺夫人之鍾愛，讓她讀書練武，後來楊開心出師下山回家，更不時抽空指點其武功，加上他管得緊，練得勤，是以武功甚是不弱，一般名門同齡男子，她還眞不怕哩！

峨嵋之行，其重要性，雖然楊開心沒有說，但她比誰都能理解，是故方在少爺面前許下諾言，一定要找到清音，此刻她只盼清音已上峨嵋，便省却不少工夫。

她棄騎乘舟，溯江而上，由蕪湖至峨嵋，竟走了二十來天，幸好金風送爽，減輕不少路上之辛苦。

峨嵋派重地在金頂，她一路登高，足足走了半天多，方遠遠見到巍峨之廟宇。到得山上，氣溫猛降，竟已下起雪來，有如山下之嚴冬。

楊慧很有信心靜杏會接見，因爲若清音遇害是事實，楊開心對峨嵋有恩，若清音是騙楊開心，則峨嵋對他便有疚，無論是那一種原因，靜杏都會見她。

果然她把拜帖送上之後不久，便有一位小尼出來：「師伯在內等候，請施主跟小尼進來。」

「謝謝！」楊慧不亢不卑，態度溫和，不緊不慢地跟着小尼進內。

靜杏在偏殿的禪房接見楊慧，楊慧先對她行了晚輩之禮，道：「我家少爺要小婢代他問師太好！」

靜杏展顏一笑：「坐下來說，你是楊開心家的丫頭？想不到他還有你這樣的婢子！」

「我家少爺本來要來的，只是他另有要緊的事去調查，是以只好令小婢來見您老人家了！」

靜杏很喜歡她的伶俐：「你不必替你家少爺說好話，貧尼不怪他，你說吧！」

「少爺想知道清音是否已回貴寺？」

靜杏搖搖頭道：「還沒回寺，本派已派了不少人下山找她，但至今沒有消息回來！」

「那天在武當，她是在甚麼時候離開的？不知師太是否有發現，請據實相告，因爲此案發展到如今，已非常複雜！」

「那天貧尼突見她退回人叢中，起初也沒在意，蓋以爲她不欲站在衆目睽睽之下，不料後來不見她了，貧尼怕她遭華山弟子爲難，是以連忙穿進人叢找她，一直追到武當山下仍沒見到她！」

「是故師太便直接返回峨嵋了，您以爲她已先你回來，是不是？」

「你很聰明，正是如此！」靜杏問道：「剛才你說此案已發展到很複雜，這是甚麼意思，莫非尚有內情？」

楊慧乃將陸鹿齡聽到胡樹華不能生育的消息，他與楊開心到銅陵求証的事說了一遍，「而且還有一個疑點：清音說她見到暴徒的左臂上有個胎印，但胡樹華的胎印却是生在右臂的！我家少爺怕她說錯或記錯，故要找她對証一下！」

這下靜杏也緊張起來：「若依你這樣說，胡掌門很可能不是强姦清音的暴徒？噢，這件事可有點棘手！萬一……」她本想說萬一是清音冤枉了胡樹華，其後果之嚴重，可想而知，她話到嘴邊，又嚥了下去。

「正是如此，是故我家少爺說，一定要弄清楚，若然他殺錯了人，他要到華山派自殺謝罪！」

這下靜杏可更加緊張了，假如事情發展到那個地步，說不定會引起峨嵋派與華山派之火併，是故她一張老臉笑意全無。

楊慧忙道：「師太，晚輩想了解一下，清音可有親戚？」

「沒有，她是位孤兒！」

「她下山尋親，會否已找到？若找到，很可能其孽種由其親戚或家人撫養！」

「這個貧尼便不知道了。」靜杏年紀雖不輕，但脾氣仍然很急，長身道：「你且坐一下，待貧尼先把此事稟告掌門，回頭再與你說！」

楊慧道：「還得請師太着人查

一下，看平日清音與誰比較接近，也許她平日在言詞中有所透露！」

靜杏頷首匆匆而去，大約頓飯工夫之後才回來，道：「小施主，掌門要見你，你跟貧尼來！」

楊慧有點受寵若驚，整一整衣袂方跟靜杏到內堂去，一路上經過之殿堂，香烟裊裊，來回走的盡是穿緇衣的尼姑。

峨嵋派掌門靜蛙師太，也是在禪房裡接見楊慧。她年紀並不比靜杏大，甚至入門還比許多同門遲，但因有慧根，據說她剛入門便坐在蓮花池畔打坐，時值盛夏，池裡的琴蛙叫個不停，她毫不受影响，竟能入定，其師認爲是生具慧根，特賜號靜蛙。

靜蛙不但有慧根，而且天生是練武之材，很快便藝冠同門，最後被選爲掌門繼承人，三年前，前掌門坐化，遂由她接任掌門。

楊慧見她這般年輕，頗出意料，而且態度隨和：「小施主遠來辛苦，不必多禮，請坐下說話。」她指指身前之蒲團：「適才靜杏已告訴本座，現有幾個問題請教施主……」

楊慧忙道：「掌門客氣，有話但請問，晚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楊開心施主是否已認定胡樹華是被冤殺的？」

「不錯，依目前所知及所掌握之証據，胡樹華是冤枉的，除非清音是說謊，她說謊有幾個可能性：一，從頭到尾都是假話。二，她被胡樹華强姦是眞，但沒有留下孽種。三，與第二點前面相同，但孽種是別人的，把賬一齊算在胡樹華頭上！」

靜蛙笑道：「小施主很聰明，分析得頭頭是道。不過本座却有幾個疑問，第一，若胡樹華沒有强姦清音，他最後爲何要自殺？須知他這麼自殺，無異承認自己確是犯了滔天大罪，這會爲華山派帶來多大的影响，相信他不會不知道！」

楊慧道：「這個疑問還須補充一下，一開始胡掌門是口口聲聲呼冤的，後來口氣又改了，說生死門之後，不管如何，一切都一筆勾銷，話中似隱含玄機。」

「這玄機不知楊開心及陸鹿齡兩位參透了沒有？」

楊慧搖搖頭：「他倆是凡人，怎參得透？是以方會派小婢來請教。」

「你這丫頭！」靜蛙瞪了她一眼：「老實說，今天本座知道這麼多情況，還未來得及推敲！現先說第二個疑點！清音不認識楊開心，爲何有人肯出頭，出錢去僱楊開心，爲其報仇？」

「此點極是關鍵，若是參破者，本案便已摸得七七八八了。」

「第三點，清音與楊開心無冤無仇，胡樹華沒有對她犯暴，她沒有任何理由陷害楊開心！」

楊慧反問：「依掌門之見，是認爲胡樹華與清音必定有仇恨了？爲達到報仇雪恨之目的，在胡樹華臨死之前，還要弄得他身敗名裂！」

「似乎是這樣！」

「掌門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也許清音已找到家人，那神秘客可能是其親人，而他跟胡樹華有仇，又自知不是胡掌門之敵手，故此弄出這許多事來，目的正如掌門所述：要他身敗名裂！」

靜杏插口道：「清音家若是這般富有，何須將女兒拋棄在清音閣？」

「這又不然，拋棄親生女不一定是家貧，也許郊遊巧遇仇家不敵，爲求逃命，也恐連累親生女兒的一條小命，便將之拋在清音閣了。」楊慧侃侃而談：「何況二十多年的時間，昔日貧今日也可能已成富貴中人了！」

靜杏不由語塞，但靜蛙却道：「若如女施主所推測，其家人爲何不到敝派尋人認親？」

這次輪到楊慧語塞，半晌才道：「也許他們來找過了，清音與之相認，却沒有告訴師尊而已。」

靜杏道：「掌門，待我去問清心是否打探過清音的情況！」她去後不久，又帶了三位清字輩的女尼進來，一位喚清心，一位喚清根、一位喚清空。

「清心，你們三位跟清音來往最密，可知她上次下山尋親，是否尋着？」

三人異口同聲地道：「師姐回來，愁眉不展，說毫無收穫。」

「她平日可曾透露過，在山下是否有認識了甚麼人？此事關係到本派與華山之前景，關係重大，本座盼你們老實上稟，他日若查出有所隱瞞，必從嚴處罰！」

靜杏厲聲道：「那怕是一鱗半爪，也不得遺漏！」

那三小聽後都打了個寒噤，清心首先道：「師姐曾對師侄說過，她在河南認識一位叫褚南邨的漢子，曾救過她，又說褚南邨十分慷慨好義，另者上次在洞庭湖也曾認識一位女子，是江南柳葉刀的柳家大小姐，兩人很說得來。小侄只知這些。」

清根接道：「小侄也曾聽師妹說過，那叫褚南邨的男人，說他三十多歲，武功不錯，在黃河七妖手中救了她，其他人倒未曾聽過了！」

靜杏問清空：「她是否也在你面前提過褚南邨？」

「小侄只聽她隱約提過一位姓傅的男人，說那人長得很英俊瀟灑，小侄當時還跟她開玩笑，却讓師姐罵了一頓！」

「這就是你不對了，出家人能隨便開玩笑麼？姓傅的叫甚麼名？她在何處認識的？」

清空沉吟道：「當時小侄根本沒有留意，又怎記得……我記得了，那男人好似是在黃鶴樓認識的……其他的記不起來了。其實只要找到清音師姐，便知一切了！」

靜杏瞪了她一眼：「誰不知道，但清竹她們下山月半，至今未回，恐怕不好找！你們還記得甚麼……走吧走吧，去做晚課！」

那三小剛出房門，又被靜杏叫住：「以後若記起甚麼的，須隨時報告師尊！」

楊慧接道：「適才掌門所提的三個疑點，少爺與陸大俠都已推敲出來，可惜沒有結果，但隱約覺得裡面有玄機。晚輩今日來此，主要是想找清音對証一下，既然她不在，晚輩也不再打擾了。」

靜蛙道：「施主遠來敝派，你不在此盤桓幾天，說不定有緣見到峨嵋佛光。」

「晚輩實在很想在峨嵋玩幾天，不過因家少爺尚在等晚輩的消息，他此刻度日如年，是以晚輩實在不能多躭，請掌門原諒！」

「那請靜杏師姐代本座送她出寺，小施主請轉告楊開心施主，若有用得着敝派的，請他派人送個信來，因爲敝派也要找清音！」

「若貴派找到清音，請將實情寫封信，派人送到襄陽城的順風客棧，告辭，後會有期！」

楊慧離開了峨嵋山，雙脚也不由放慢了下來，天下如此之大，去那裡找清音？東西南北，向何方向走？

褚南邨這個人爲何沒聽過？姓傅的又是甚麼人？可惜她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識人不多，武林中有多少姓傅的，她根本不知道。

她信步而行，終於走進成都城，找了家大酒樓吃飯。她知道這是龍蛇混雜之地，是打聽消息最好的地方，她也沒有抱着甚麼希望，只想知道武林最近的動態。

此時正是午飯時刻，食客衆多，衆人見她一個女子獨坐一桌，都向她投去一瞥奇怪的目光。楊慧我行我素，吃喝照舊。

忽聞有人道：「呶，那位長着山羊鬍子的便是武林名人，號稱『通天曉』的明鏡居士了！」

楊慧心頭一動，便暗中留意那長山羊鬍子似的老頭，見其貌不揚，心生疑惑，但一見他會賬，楊慧亦忙呼店小二會賬。

小二哈腰道：「姑娘還有一個菜未上來，爲何……」楊慧不待他說畢，便丟下一塊碎銀，緊跟着明鏡居士下樓去了。

明鏡居士似乎不知有人跟踪他，一直走進客棧，楊慧見其進房內，便忙賃了一間房，在其隔鄰，然後便去敲門，「誰！老夫吃飽飯，要睡覺了！」

「吃飽飯睡覺，不符養生法則，何不先談談話，稍候才睡？」房門拉開，明鏡居士看了她幾眼，問：「你有事找老夫？可知老夫是誰？」

「晚輩知道是『通天曉』明鏡居士，晚輩的確有事請教。」

「你可知老夫之規矩？」

「不知甚麼規矩？」

「每問一個問題，老夫收費三百兩銀子！首先你得讓老夫看看你有沒有這些銀子？」

楊慧從懷內抽出一張銀票來：「這是一仟兩！不過如果你信口雌黃，我不是白付錢？」

「信不信由你，老夫絕不勉强你！」明鏡居士冷哼一聲：「老夫金漆招牌可不是白白混來的！」

「好，我且信你！」楊慧略爲沉吟了一下，便跨步入房，她身上帶了二千兩銀子，但她又深知楊開心這些錢是以性命及鮮血換來的，不能亂花，是故她每問一個問題，都先仔細考慮過，然後發問：「晚輩想了解褚南邨之情況！」

「此人武功不錯，據知他所學十分複雜，沒有正式拜過師，平日處事十分低調，是故武林中認識他之人不多，別人是名大於實，他是實大於名，今年大約三十出頭，尚未成親，家住河南南陽城，是當地的大地主，但此人向不理財，只專心研究武學，褚家之財產均由他他弟弟褚北邨負責，兄弟倆感情甚篤，他使用的兵器是刀，由於他甚少在武林活動，故老夫知道的也只這些！」

「就這幾句，便值三百兩銀子？太簡單了吧？他武功屬幾流？」

明鏡居士沉吟道：「大概在一二流之間吧！來，三百兩銀子先付再問第二個問題。」

楊慧付了費再問：「武林中可有一位姓傅的男人，長得英俊瀟洒，他叫甚麼名字，履歷如何？」

明鏡居士道：「你這裡面其實已有三個問題，這次老夫不爲難你，仍算一個問題，下不爲例！」

頓了一頓，明鏡居士大方道：「武林中比較出名，而又英俊瀟洒的，應只有兩位：『雙槍』傅三陽，『鐵筆書生』傅玄德。前者向在贛州一帶活動，今年二十八九歲，生有一子一女，妻子是『鐵布衫』陳老爺的掌上明珠，近年已比較少活

動了。傅玄德則仍到處亂跑，此子以一支鐵筆縱橫江湖，來去自如，且文武雙全，喜歡他的女俠，爲數不少，但他生性怕束縛，是故不願這麼早成家，且祖上有人在朝廷做過大官，頗有些家產，是故終日到處遊山玩水，他是山西人氏，姑娘，酬金先惠！」

楊慧心中暗自推測，神秘客應是傅玄德或褚南邨了，因爲許多條件比較符合！她想了再想，覺得其所言未必眞實，是故道：「我還有第三個問題沒問……」

「只要你有錢，老夫有空，你要問多少個問題都行！」言畢，明鏡居士哈哈大笑。

楊慧沉住氣道：「我想了解一下楊開心。」

「他的問題就更簡單了，因爲是位名人！」明鏡居士像背書一樣地道：「楊開心今年大約廿六七歲，父親楊牧，從師無名老人，還未成親，但據說與其家中婢女有染，外號『無畏殺手』，幹殺手所賺來之錢，大部份用來濟貧或做公益，性子粗中有細，沒有親戚，較好的朋友是陸鹿齡及黎於闖，少與世人交往的雲夢老人，却很賣他的賬……」

楊慧越聽越驚，尤其說楊開心與家中婢女一項，更令她幾乎失聲驚呼起來。至此她完全相信他了！

一下花了九百兩銀子，總算有點收穫。她躺在床上思量，傅玄德四海爲家，實不好找，有可能找到人的，唯一是褚南邨，胡樹華家鄉南陽，而他又是南陽的大地主，會否因此結怨？

想到此，楊慧又將傅玄德剔掉，把褚南邨列爲第一嫌疑犯！

褚南邨魚肉鄉民，胡樹華因出面替鄉民解決問題，褚南邨懷恨在心，後來巧遇清音，說不定兩人有了奸情，於是暗中出重資請楊開心殺他……

她越想思路越廣，忍不住在自己大腿上拍了一記！一定是他！如今清音十有八九住在褚南邨家！

她一骨碌爬下床，到外面買了一匹長程健馬，又置羊皮水囊、乾糧袋子，準備先上襄陽，將情況告知楊開心，再讓他上南陽找褚南邨！

次日一早，楊慧便準備妥當，又備了清水乾糧，便騎馬出城北上。上次乘舟，這次決定騎馬。其實她犯了一個錯誤，上次逆流而上，行速較慢，是次若仍乘船，由於順流，行速比騎馬還快！

去峨嵋時還是秋天，北回之時，已進入冬天，迎風而馳，倍添困難，但楊慧却不把此放在心上，日行夜宿，走了二十多天，才抵達襄陽城。

襄陽是座古城，因長期抗元兵，而聲名大噪，讀過兩年書的人，誰人不知。可是楊慧進了順風客棧，却找不到楊開心。

梁掌櫃道：「他包了一座三間房一個小廳的獨立小院，一口氣付了三個月租金，姑娘可先住進去等他。」

「他是何時離店的，可有說幾時回來？」

「他離店已二十多天，可沒說何時回來，只交代若家裡的人來找他，着他們且住在此處等他！」

楊慧再問：「他在住店期間，可有甚麼人來找他？」

梁掌櫃搖頭道：「他深居簡出，至今未見有人找他，少爺亦沒有出外。」

楊慧回房，洗了個澡，接着又把衣服洗乾淨，計算路程，家裡的其他幾位僕人，亦應該快到了，便決定先住幾天。

果然過了兩天，楊德等人，分三批兩日到達。楊慧先向大家說了胡樹華一案之過程以及她上峨嵋找不到清音，却取到點資料的事，原原本本說了一遍。

楊慧道：「楊勇，咱們兄弟姐妹中，你年紀較大，在外面走動也比咱們多，可聽過傅三陽、傅玄德及褚南邨三人之名？」

「那傅玄德之名，老朽略有耳聞，俠譽頗佳，其他的事，便不甚清楚了！」

楊慧又把巧遇「通天曉」之事說了，楊忠頓足道：「可惜少爺不在，否則倒可去南陽碰碰運氣！」

「不必緊張！」楊慧道：「小妹料少爺一定是在南陽城，咱們……」

楊仁道：「此話怎說，你且解釋一下！」

楊智笑道：「三哥，小慧料少爺出去，乃因接到陸鹿齡之訊息，是以匆匆離開，不過他離開，却未必是去南陽，小慧你說是否？」

楊忠道：「梁掌櫃不是說，不見有人來找少爺麼？」

楊慧道：「大哥，你怎這般死心眼，少爺在此居住，不讓人知，此點陸大俠當然知道，他若半夜踰牆進來，有誰看到？否則少爺爲何在此住了近月才出去？」

楊德道：「有理！但如今咱們不知少爺在何處，是不是在此守株待兔？」

楊智道：「咱們若呆坐此店，便失去少爺找咱們來的意義了，故我建議由我跟小慧去南陽找一找，你們則在附近也暗中打聽打聽，再留兩個人在此等候，以一個月爲期，無論如何趕回此處相會，此事非同小可，須大家一齊贊成方好！」

衆人想了一下，覺得他說得有理，便一致贊成。

* * *

楊開心獨自一人住在蕪湖客棧內，日夜思索胡樹華之死因，千頭萬緒，謎團一個接一個，只弄得他頭昏腦脹，食不下咽，睡不着覺。

有天他無意中在銅鏡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但見雙眼深陷，顴骨高高凸起，面容憔悴，滿臉于思，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由吃了一驚，忙強迫自己睡覺，却無論如何也睡不着，只好易容上道。

他以爲趕路，腦袋會得到休息，誰知一路上也未得改善，到了襄陽，再也挺不住，和衣躺在床上，一覺睡了七八個時辰，醒來時，但覺頭腦昏昏沉沉，連忙運功調息。

內息在體內轉動了七個大周天，精神方稍恢復，又覺飢腸轆轆，飽吃一頓，在襄陽城內走了一匝，便回客棧練武。

自從在武當山上與胡樹華大戰之後，他一路上沒摸過寶刀。由於極其無聊，故他每天練三次刀法，早晚練內功，體力及精神方恢復至最佳狀態。

一住半個月，算算行程，三路人馬均沒有這麼早抵達，楊開心便決定出去碰運氣。

襄陽城離武當山不遠，楊開心迫死胡樹華之消息，早已傳了兩三個月，可是至今茶肆飯館的食客，仍不時聽到人們在議論，而且意見亦有兩派，一是認爲胡樹華該死，楊開心是英雄；一是認爲此案另有內情，胡樹華是冤枉的。

楊開心覺得很煩躁，於是快馬飛馳武昌，武昌、漢口、漢陽，隔江相望，古蹟極多，足可讓楊開心消磨幾天，忘記煩惱。如今他把一切希望，全放在楊慧及陸鹿齡身上，其他事他暫時不管。

這天他到琴台遊覽，却見到有四個人在惡鬥，再仔細一看，竟是三個惡漢圍攻「劍膽琴心」之「鐵劍」岑維義！

楊開心跟岑維義沒有交情，但一直很敬佩他之爲人，再見到他岌岌可危，不由動了俠義之心，顧不得自己的事情尚未解決，便抽刀下場，喝道：「三個人打一個人，眞不長進！」

其中一人喝道：「雁蕩五義跟姓岑的有深仇大恨，外人請勿干涉！」

「哦，原來是雁蕩五妖！你們五人無惡不作。岑大俠若是跟你們有仇，絕不奇怪，而且他幹的一定是破壞你們的『好事』，某家更不能不管了！」

「朋友，姓岑的殺了咱們兩個兄弟，使五義變成三義，此仇不能不報！而得罪咱們雁蕩五義的後果，江湖上的朋友都不會不知道！」

「在下知道，若是得罪了雁蕩五妖，寧願殺死他們，省得以後來瞎纏！」楊開心言畢寶刀便出手，他以刀快出名，雁蕩五妖之老么卜曉梅，虞不及此，握刀之右手臂，竟連刀帶臂被斬落在地！

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楊開心一刀傷了卜曉梅，本來是三敵一，如今變成以一敵一，形勢立即改觀，雁蕩五妖的老大苗青又驚又怒，喝問道：「小子快報上名來！」

「不必了，你們三人今天都得死在此處，只可惜這風雅之聖地要染上你們的汚血！」楊開心寶刀一圈，將苗青緊緊罩住。「岑大俠，另外一個由你解決！」

岑維義精神一振，劍勢大盛，「多謝大俠拔刀相助！您放心，他跑不了的！」雁蕩五妖任何一人均知不是岑維義及楊開心之敵！這一點他們心中都明白，是故老二凌飛鴻心驚膽顫，不斷向老大打眼色，準備腳底抹油，可是對方長劍一招接一招，毫無破綻，如何溜得掉？

那卜曉梅用衣袂包紮住斷臂傷口，鮮血仍不斷地滲出來，他恨不得生吞楊開心之肉，可是他一身武功全在一柄刀上，失去右臂，已形同殘廢，只能在旁邊「敲邊鼓」，對楊開心毫無威脅。

「着！」猛聽岑維義大叫一聲，在凌飛鴻肩上刺了一劍，血光乍迸，又聽他道：「岑某向來不是趕盡殺絕之徒，奈何你們雁蕩五妖惡跡，實在罄竹難書，今日絕對不會放過你們，識相的便自殺吧，省得多受苦！」

凌飛鴻那敢吭聲，却聞苗青怒道：「雁蕩五義只有硬漢子，沒有磕頭蟲！要咱們投降，休想！」事實上楊開心也不會放過他。

激鬥中，楊開心深覺卜曉梅在一旁敲邊鼓礙手礙腳，一怒之下，倏地放開苗青，一個風車大轉身，虛晃一招，引開卜曉梅之視線，左腿猛地飛起，正中其胸腹，卜曉梅尖叫一聲，倒飛丈餘落地，不能動彈！

苗青雖然奸惡，但還有點兄弟義氣，一見楊開心轉身，使他吃了一驚，猛叫一聲：小心！抱劍撲了過去！

楊開心一招得手，連忙回身，橫刀一格，剛好將劍擋開。「如今輪到你了！」

苗青急怒攻心，咬牙道：「老子今日與你拚了！」

「好，在下最喜歡不怕死的朋友！」楊開心又改變打法，化快爲

慢，以守爲攻，先耗掉對方精力，但又隨時提防對方溜掉！

就在此刻，忽聽凌飛鴻慘叫一聲，小腹上又中了一劍，深及五六寸，鮮血猛湧，他連番受傷，更加不濟，岑維義却相反，越打劍勢越是凌厲，只殺得凌飛鴻手忙脚亂，喪命於此，只是彈指間之事耳！

楊開心嘆道：「姓苗的，你的拜把兄弟已離死不遠，你何顏偷生！不如自殺還來得乾淨！」

「放你娘的狗屁！老子縱使死在此處，也要你付出慘重之代價！」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擋，他悍不畏死地進攻，楊開心投鼠忌器，也不敢迫得太緊。不過他刀法嚴謹，只要沉得住氣，苗青亦不可能取勝！

與此同時，猛聽背後一道短嘯聲起，接着又聞凌飛鴻怪叫一聲：「老大，小弟先走了！」

饒得苗青如何膽大妄爲，也難免興起兔死狐悲之感慨，他手脚一慢，楊開心手中寶刀光如彩虹般暴起，凌空劃了半道弧圈，急砍下去！

他倏地由防守改爲進攻，頗收先聲奪人之功，苗青不由吃了一驚，手脚稍慢，右上臂劈掉一片皮肉，只痛得他直齜牙咧嘴！

岑維義踏前幾步，封住其後路。他手中仍握着家傳寶物：飛虹劍，提防苗青溜掉。楊開心想，我可不能在岑維義面前滅了威風，當下更加賣弄氣力，把平生本領都施展出來！

苗青已受了傷，就更加顯得不支，再過三十多招，又中了一刀，全身衣衫都染了血，人亦似瘋子一般，狠嚎似地叫：「老子拚了！」他長劍似亂披風般，全是不要命的打法，這一來，楊開心又得化攻爲守了！

正在思慮如何破解，忽見苗青身子猛地顫動了一下，他怔了一怔，又見苗青的前胸露出一截劍尖來，猛一抬頭，望見岑維義已站在苗青背後，右臂伸得畢直。

苗青突然怪叫一聲，霍地標前，劍尖消失了，但鮮血却箭一般射了出來，苗青和劍一齊衝過去，楊開心連忙吸氣後退，退得好快！

苗青只奔前了三四步，便一頭栽倒在血泊中，離楊開心只有三尺之遠，想不到這三尺之遙竟成了他今生最大之憾事！

岑維義抖掉劍上之血珠：「請恕岑某自作主張，在其背後出劍！不過時間已拖得太久了！」他邊說邊走上前，倏地標前，長劍箭一般刺出，直奔楊開心胸膛！

楊開心反應極快，在劍尖離其胸膛三寸之前，提刀將其格開，怒道：「你恩將仇報，瘋了麼？」

岑維義手腕一抖，劍尖斜刺楊開心左肩：「我沒有瘋，也不能恩將仇報，待你死後，會好好替你收屍！」

「放你娘的屁！想不到岑維義竟是這樣的人！」

「哼，楊開心，你以爲易了容，岑某便認不出你來？你外號不是『無畏殺手』麼？爲何向來光明磊落，今日却害怕起來了？」岑維義嘴上說着，手上長劍却絕對不慢。

楊開心這一驚非同小可，蓋自以爲易了容之後，便無人認得，不料仍落在行家眼中，是自己功夫太差麼？他忍不住問道：「不錯，在下正是楊開心！敢問你是如何認出我來的？」他反應一向比人快，雖然在說話，但寶刀依然十分靈活，使得潑水難進。

岑維義道：「那天我也在武當山，你的刀法獨樹一幟，認不出你的相貌，還認得刀法！」

楊開心這才放了心，續問：「剛才在下還救了你，你爲何反來殺我？」

「因爲胡樹華是我的朋友！而且他是正派中人，死得太冤枉了！這都是你迫死他的！至於你救了在下，我仍然感激……」

「放屁！」楊開心怒道：「眞是說的比唱的好聽！剛才在下若袖手旁觀，你早已死了！我再問你一件事，你我以前可有交情？」

「沒有！」岑維義怔了一怔：「你這是甚麼意思？」

「你我本無交情！我因何要救你？因爲你是正派中人！我不忍心見你死在雁蕩三妖手中！」

岑維義長劍一圈，攻勢更盛，硬要將刀勢壓下去。「你最好還是說清楚好！」

「我若是那種隨便殺人、迫人之人，今日何須捨命救你？証明胡樹華有必死之道！」

「你一派胡言，只有老胡老實才會自殺……」

「你當日既然在武當，自然記得他如何說話，生死鬥之後，一切一筆勾銷！」楊開心冷笑一聲：「這句話有甚麼含意，相信你比我還清楚！他若沒有錯，他會自殺？爲何不讓上慧等人驗身？他這一死，大多數之人，都會認爲他確是暴徒，可知這對華山派之影响有多大！」

一頓了一頓，他反問：「若是你，你會不會自殺？」

岑維義不由又語塞起來，其實這幾個疑點，當日他跟「小諸葛」等人在蕪湖酒樓也研究過，就是沒有結論，此刻依然如此，教他如何回答？

「但你曾說暴徒左臂上有胎印，偏偏胡樹華只有右臂才有，是你記錯麼？」

楊開心沉聲道：「我沒有記錯！也許記錯的是清音，是以在下也到處找她，希望能得知眞相！」

岑維義冷笑一聲：「不管你如何花言巧語，岑某只要你雙手受縛，跟我上華山！」

楊開心怒極反笑：「天下間有這般便宜的事？你能過得了我手中寶刀，再吹牛皮不遲！」他被岑維義一激，鬥志昂揚，招招爭先，寶刀有如猛虎下山，虎虎生威。

岑維義敢吹牛皮，自然不是省油燈，長劍攻守有緻，進退自如，就如龍歸大海。

古琴台是名勝古蹟，遊客不少，兩人大戰爲古蹟增光生色，是以吸引不少人圍觀。亦因此，兩人爲了名頭，鬥得更加激烈，只要任何一方稍有閃失，便非死即傷！

楊開心絕對不是壞人，岑維義更是出名的大俠，今番捨生死之惡鬥，實在令正派中人擔憂，但惡鬥中的主角，却已騎虎難下！

忽然人叢中有人排衆而出，抱拳道：「兩位都是武林中令人景仰的大俠，有事大可坐下來解決，何須兵戎相見？」

楊開心不耐煩地道：「別吵，靜靜地看！你是誰？」

那人道：「在下符輔富，乃江南『天台派』的弟子，今日並非在下胡說八道，實是一片好意！兩位再不停手，請恕在下無禮了！」他徐徐拔出長劍，雙脚慢慢移動，一對眼睛緊緊盯住交戰的刀劍。

驀然見他長劍如離弦之矢射出，接着一挑，刀劍分開，他踏前一步，站在兩人中間，抱拳道：「兩位有話好說……在下一片好意，請恕膽大妄爲！」他長得英俊瀟洒，身材頎長，風度翩翩，令楊開心發不出脾氣，猛地轉身飛馳而去！

岑維義抱一抱拳，道：「多謝少俠好意！異日有機相會，再謝！」言畢亦匆匆提氣急追。

符輔富望着他倆的背影，喃喃自語：「這兩人到底有甚麼仇恨？」他因師父重病，在天台山侍候了半年之湯藥，最近才下山，是以尚不太清楚楊開心迫死胡樹華之事件，且他倆惡鬥前所說的話，也沒聽到，是故摸不着頭腦。

＊　＊　＊

楊開心好不容易才擺脫了岑維義之糾纏，改裝易容趕回襄陽城。

這次遇到岑維義使他有點氣餒，原來胡樹華有這許多朋友，武林中有許多人敬佩他，若他眞的殺錯了人，實不知如何向武林交代！

岑維義要抓他，但老實說，他並不想爲難對方，莫看他對多管閑事的符輔富不假詞色，其實內心可很感激他，楊開心返回襄陽，由於易了容，把馬匹寄交客棧飼養後，便在外面吃飯，至入夜之後方飛身進院，省得跟梁掌櫃解釋易容之原因。

不料他剛脫下靴子，便聽到一陣衣袂聲，連忙握刀站在門後，凝神屏息，俄頃，房門被人輕輕敲响，楊開心不吭一聲，外面却有人問道：「小楊在裡面麼？」

原來是陸鹿齡！楊開心鬆了一口氣，先把刀收起，然後開門，陸鹿齡笑問道：「你以爲來的是敵人？」

楊開心尷尬，顧左右而言他：「你吃過飯否？」

「愚兄今早便已到了，怎能不吃飯？剛才見你躍牆而入才跟着進來的！」陸鹿齡拉了一張椅子坐下。

楊開心見他神態疲累，心有歉意，欲呼店小二送酒菜，却爲他所阻：「叫小二送洗澡水進來就好，一路上幾乎連臉也沒洗過一把，今晚非好好洗個澡不可！」

楊開心忙出去呼小二，交代清楚之後，立即回房，問道：「陸兄是否探到好消息？」

「胡樹華已安葬，他夫人再次聲明他不能生育，他門下女弟子都異口同聲說他不是好色的人，她們一致認爲你是跟清音合謀，迫死其師……」

他未說畢，楊開心已怒道：「簡直胡說八道，是胡樹華不肯讓人驗身，是他自殺的！」

「不錯，愚兄亦這樣說了，但她們又說，若非你當衆羞辱他，她們師父不會自殺！」

「眞是荒謬，他心中無鬼，何須自殺？」楊開心冷笑一聲：「他自殺就說明內有原因！說明他不敢面對現實！說明他……」

「好好，今夜我不是跟你爭執這些，我只是告訴你實情，讓你多費點工夫琢磨！」

「小弟日夜爲琢磨此事，幾天幾夜沒合過眼！」楊開心反問：「你去河南，只探到這麼些消息，這對本案破謎，毫無幫助！」

「愚兄找到褚南邨，並作全面之調查，此人說的話十分可靠。」

楊開心道：「褚南邨是何人，爲何小弟從沒聽聞過其名？」

「此人是南陽之大地主，祖業豐厚，但他絕非爲富不仁的人，而是樂善好施，出錢搭橋鋪路、設善堂，在河南名聲甚大，鄉人對其極具好感，甚至有人稱他爲再生父母！」

陸鹿齡說至此處，店小二已送洗澡水進來，楊開心親自接着澡盆放進房內，爲陸鹿齡調水，陸鹿齡也不客氣，當着楊開心的面，把衣服脫乾淨，泡在澡盆中，輕輕擦

洗，未幾，水面上已浮了一層油光。

楊開心笑道：「你好像剛自泥潭中爬出來！」親自替他換水。

「熱水多一點！」陸鹿齡洗去一層污垢，人亦精神了許多，躺在澡盆裡，續道：「愚兄亦問過胡樹華老婆劉英玲，她亦感到褚南邨……」

楊開心不耐煩地道：「褚南邨跟此案有甚麼關係？你老提他作甚？」

「你急甚麼？」陸鹿齡仍然不徐不疾地道：「因爲褚南邨告訴愚兄，胡樹華大概每隔一兩年左右必然回鄉，拜祭亡父，由於經常回來，是以與他亦相熟起來，褚南邨告訴愚兄一件事，原來胡家祖籍並非南陽，而是胡樹華三歲時，由其父帶來南陽的！當時胡父是草藥郎中，因醫術高明，爲得了瘟疫的南陽人治療，後來當地人便懇請胡父去那裡居住，並合資建了一棟房子給他們，由於胡父懷念亡妻，不肯再娶，是以鄉內婦人輪流替他照顧胡樹華！」

說至此，陸鹿齡先清一清喉嚨方繼續說下去。「換而言之，胡樹華並非在南陽出生的，其父大概也死了八九年。」他頓了一頓：「待胡樹華長至八歲，恰華山派掌門岳高經過胡家，見他長得好，便收之爲徒，帶他上山授藝！」

楊開心道：「你至今還沒說至正題！」

陸鹿齡不理他，自顧自地說下去：「由於胡父醫德好，救人無數，愛屋及烏，鄉人亦十分敬愛胡樹華，又因胡家無人，是以胡樹華每次回鄉都住在褚南邨家，故褚對他之事情稍爲了解……」

說此至，楊開心精神方來，開始專心聽他說。

「據褚南邨說，胡樹華每次到南陽之後，都會去商丘探望朋友。他曾問過胡樹華，但胡從來不說朋友之姓名，是次我將他自殺的經過疑點告訴他之後，他第一句便叫咱們去商丘調查，因爲據他感覺，胡樹華跟那位商丘的朋友，感情甚好，經常帶禮物給他！」

楊開心又忍不住截口問：「商丘這麼多人，咱們憑甚麼去找胡樹華的朋友？還有，需要送禮的朋友，應該不是太熟！是個女人？」

「不是，是男人！因爲他送禮品都是男人用的，好像衣服、酒、剃刀、薄底快靴等物。如果是普通朋友，送的便不是這種東西！」

楊開心沉吟道：「那是甚麼人？胡樹華還有沒有親戚或兄弟姐妹？」

「沒有，正因爲如此，當年胡父才會留在南陽城長居，而且胡父從來沒離開南陽一步！是以褚南邨推測此人必是胡樹華的朋友！」

「難道沒有其他線索？憑此叫咱們如何找？商丘、男人、胡樹華的朋友，而且就算找到他，若他不認不說，又能如何？」

「愚兄也不知道，這就只能見一步行一步了！甚麼事都要做了才知道，路也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好，咱們隨後便去商丘！」楊開心續問：「褚南邨還說了些甚麼？」

「他也說：從胡樹華平日之作風及行爲，他不是個好色的人，同樣他亦奇怪，若他認爲是清白的，爲何要自殺？是以他亦表示出很大之興趣！」

「你完全相信他的話？劉英玲是否知道他丈夫去商丘，有這麼一位朋友？」

「此點愚兄當然要問她，而且也問了。她只見過胡樹華買剃刀、薄底快靴，還以爲他出外在路上用的，不知是送人。有一次胡樹華着人做衣服，做了兩套，結果他只穿一套，另一套不翼而飛，劉英玲問他，胡樹華答稱送給朋友了！劉英玲也不在意！」

「好，現在咱們多了一點資料，商丘此人身材跟胡樹華差不多，是以衣服及靴子，大小跟胡樹華一樣？但這還不夠！」

「劉英玲知道此事之後，立即表示要去商丘調查！不過她仍然認爲他丈夫是清白的，是你迫死他的！」

楊開心雙眼望着屋頂：「終有一天，他們會知道我才是清白的！」

「嘩，澡水太涼了！」

「水涼你不會爬起來！」

「哦？你這傢伙，活脫脫是個過河抽板的人！」陸鹿齡跳出澡盆。

耳畔却聽到楊開心喃喃自語：「找到胡樹華在商丘的朋友又如何？他跟此案有關麼？」

陸鹿齡實在也沒有信心，不過他覺得胡樹華有這樣一位要好的朋友，連其夫人也不知道，實在蹊蹺，是以覺得值得查一查：「此人與此案有否關係，誰也不知道，由你自己決定！」

楊開心道：「小弟已派楊慧去峨嵋，路途較遠，至今尚未回來，要否等她？」

「這也該由你決定！其實既然沒有其他辦法，不妨試一試！再說楊慧始終會回來，說不定咱們由商丘回來，她還未回來哩！」

楊開心道：「好，咱們明天就走……」

陸鹿齡往床上躺下，道：「既

然你已決定，愚兄便要睡覺了，有話明天再說！」他一躺下鼾聲便起，楊開心只好睡到鄰房。

陸鹿齡能睡得着，他可睡不着，他先把陸鹿齡今夜所說的話回憶了一遍，仍覺得去商丘只是可有可無，死馬當活馬醫。想起此案至今尚沒有眉目，他更加睡不着！一直以來，他都是認爲自己是世上最快樂的人，從來不知愁滋味，直至今番才遇到令人心煩的事！

次日一早，楊開心看着陸鹿齡越牆而出，然後自己向梁掌櫃留言。

＊　＊　＊

楊慧及楊智兩人騎馬向北急馳，一路上不敢稍作停留，曉行夜宿，終於到達了南陽城。

南陽城很小，因靠山，頗是貧困，幸好到底是個大地方，對住在山區窮鄉僻壤的人來說，無異是天堂了。

楊慧很快便找到褚南邨的家了，褚家說他在三日前去商丘辦事，要一段時間才回來，問去辦甚麼事，褚家竟無一人知道。

楊智問了胡樹華家之地址，兩人又趕去那裡，可是屋內只有胡樹華之靈堂和守孝的兩三名弟子，其中一個就是駱雪，她覺得奇怪，上下看了他倆幾眼，問道：「你倆是誰？來找師娘？」

楊智道：「咱們是衡山派的弟子，家師知道胡掌門之不幸，令咱師兄妹來代他上一炷香，並安慰未亡人，我倆本是堂兄妹，在下姓柳，雙名宏章，舍堂妹單名一個珠字，路上匆促，來不及備禮……」

駱雪見他談吐文雅，風度翩翩，先生了好感，再聞此言，忙道：「小妹代師娘謝禮，並請代向貴掌門問好！」她讓開一步，先讓他倆上香，然後回禮。

楊慧問道：「姐姐，家師要咱們無論如何也見見掌門夫人，請您傳達一下！」

駱雪嘆了一口氣：「家師不幸，師娘大受創傷及打擊，終日以淚洗臉，並認爲家師是寃枉的……兩位來得不巧，師娘在前天已去商丘了！」

楊智心頭一動，道：「不知令師娘爲何在此時候尚有心情去商丘？她娘家有親戚住在那裡？大概要去多久？」

駱雪沉吟道：「對師娘來說，她本不想離開，蓋家師仙逝尚未滿百日，不過……商丘離此不太遠，那裡又有急事，是以前天她才動身去……」

楊慧道：「適才咱們先到褚家，據說褚南邨三天前也去商丘，請問令師母也是爲同一件事而趕去麼？」

駱雪沉吟良久方點點頭：「據說家師生前有一位好友是在商丘，但師母竟然不知道，她見褚南邨去商丘打探，是以才跟着趕去，兩位……」

楊智截口道：「咱們反正沒有事，是以也想去看看，駱姑娘，告辭了！」

駱雪道：「天色已晚，兩位何須去乃匆匆？此處地方頗大，你們不先在此過一夜？」

楊慧想拒絕，楊智已搶着道：「如此也好，有勞姑娘費心了！」

駱雪着師妹去收拾兩間客房，陪他倆去廳裡說話，她覺得這兩位外人，對先師之死，表現得出乎意料之關心，心中暗暗納悶。

三人在廳裡閑聊了幾句，駱雪幾番要進一步打探楊智楊慧之身份，都爲楊智所化解，而且態度誠懇自然，言之成理，到最後駱雪不但消除了疑問，還引爲朋友，話也漸漸多起來。

楊智見時機成熟，便問：「令師每年均回河南老家？」

「大概兩年來一趟吧，家師因弟子衆多，而師叔伯們武功又不是太好，是以他每月均親自主持一次檢閱大會，檢閱諸弟子之武功，並當衆加以指正，是故不常下山。」

「此處是胡家祖屋麼？」

（未完・三）

本刊啟事

本刊自刊以來已達三十五年之久，承蒙各地讀者擁護，至深感謝，本刊一向宗旨取之讀者，用諸讀友，忠誠服務，始能維持至今，近年來，物價飛漲數以倍計，印製成本亦相應提高，近數年來本刊仍未有作過調整售價，爲了彌補近年來龐大開支赤字，逼不得已於短期內調整售價，每本由港幣十五元調整爲每本港幣十八元正，由第36年第一期開始調整。（發行日期一九九四年二月廿八日）特此通告祈爲見諒。

武俠世界出版社謹啟

上文提要：天衣大師等人來到鍾山見到江凌波當年安排的伏兵，他們已作好準備，隨時迎擊三聖會。在小桃紅、林光壁、杜浩然等人的帶領下，三聖會的人馬很快追踪前來，然而，他們碰上了當世罕見的高人天衣等人的反擊，死傷慘重，只剩下小桃紅，江豪力勸小桃紅改邪歸正，回頭是岸……

一代天嬌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白光繞壁斬餘孽　良知覺醒阻蠱毒

這使大和尚非常憂心，但却又不知如何去阻止它，那半本册子上究竟記載了什麼樣神秘之學，能使一個人性格大變？目下能挽救白翎沉淪魔道的，似乎是只有仝大夫才有力挽狂瀾的神通，可是仝大夫已被破去了金丹神功，是否還有拯救白翎的能力呢？

「江豪，這種大道理，已有人說了千百年，」小桃紅道：「可是代有才人自瀟灑……」

「姑娘，」飛雲子忍不住了，接道：「瀟灑要才氣，但逐鹿江湖，需要的是武功，就憑姑娘帶來這三十幾位人手，只怕很難瀟灑得起來……」

「道長是看姑娘同屬玄門中人，說得客氣，」江豪冷冷說道：「妳帶這一批人手，全屬三流脚色，一旦動上手，不出頓飯工夫，便要作刀下冤魂，三聖會表面上覇統了江南道上，但隱匿在暗中的反抗力量，也正在統合串連，你們今天發現的不過是冰山一角，這股力量一旦滙合，將强大得出你們意料之外，我們三番兩次相遇，是妳姑娘的不幸，明年今日，就是諸位的忌辰，三聖會一向行事惡毒，我們也不會手下留情了。」

這番話殺氣騰騰，明白說出不留活口的用心。

「六妹，過來吧！明月觀中弟子，可以被人殺死，」小桃紅道：「但不能被人嚇跑，只道江南風光好，誰知江湖風險高，我們聯手拒敵，縱是血染幽谷，也不能有負師父一番教養恩情，辱沒了明月觀的威望。」

六姑娘走得很慢，但還是走到了小桃紅的身側，低聲道：「三姐，只有我們兩個出手啊？」

小桃紅苦笑一下，道：「江豪不是恫嚇，他是貨眞價實的高手，金陵分會弟子，比慕容世家的鐵甲武士如何？數十個鐵甲武士，一戰全毀。」突然提高了聲音道：「三聖會的弟子聽着，我們姐妹一和對方動上手，你們就四散奔跑，盡快趕回金陵分會，把消息傳報總會，就說和尚、道士，都已潛到金陵。」

杜浩然低聲道：「姑娘，在下和方傑副分會主是否要留下來？」

「兩位應該留下呀！」六姑娘道：「人家八個人，你們兩位留下來，我們才四個人，只有別人的半數。」

「六妹，他們留下來於事何補？」小桃紅道：「讓他們走吧！」

江豪冷笑一聲，道：「我說過，不留一個活口，誰也別想活着離去。」

「三公子，太狠了吧？」杜浩然道：「前年你到金陵，杜某人可是以接待貴賓之禮相迎，醇酒美女，

無微不至，三公子玩到興盡離去，杜某可曾慢怠過片刻？兩年不見，三公子就六親不認了？」

「杜堡主言重，」江豪道：「接待之情，江三永銘心中，不過，目下江湖情勢，正面臨危亡關頭，江三不能因私情，棄是非於不顧，只有杜堡主宣佈脫離三聖會，在下絕不留難杜堡主，只要你說一句話，很簡單吧？」

簡單是簡單，可是杜浩然如何說出口？三聖會戒規森嚴，一言錯出，可能招來滿門被屠的大禍。

「三公子，强人所難了，」杜浩然道：「相交之情，本屬私誼，和江湖是非何關？你江三公子欠我一份情，今日還我就是，把題目作得很大，就偏離情誼兩字了。」

此人老奸巨猾，已從小桃紅口中聽出苗頭，別說分會中弟子不及慕容門下的鐵甲武士，就算他和方傑，也未必勝過一個鐵甲武士，若不能忍下這口氣，拔刀而起，那不是敵我對抗，火雜雜，拚它個三五十合，而是白白奉上一條性命，一個人只能死一次，這個賬就越算越划不來了。

所以，杜浩然決定以面子和交情把江豪拘住。

江豪年輕臉嫩，這辦法還眞的有用，江豪有些狠不起來了，吁口氣，道：「杜堡主一定要討回這份人情，江三也不能賴賬，你走吧！不過，就此情盡誼絕，下次再見面，別怪江某刀下無情。」

杜浩然並未立刻退走，目光轉注到飛雲子的臉上，道：「飛雲道兄雖然蒙着面目，但聲音還是聽得出來。」

「杜堡主招待之情，貧道記憶甚深，」飛雲子道：「江三公子已應允堡主離開，杜堡主放心去吧！」

杜浩然心中暗笑，忖道：「自鳴正派俠義人士，就是臉皮薄，好欺騙，三兩句好話，全被拘住了。」心中高興，却裝出一臉沉重，道：「方傑，我們走！」

小桃紅冷眼旁觀，眼看幾句話就把事情擺個四平八穩，可以大搖大擺的走了，暗暗歎道：老江湖果然厲害。

血劍方傑也聽出一些內情了，和尚、道士、江公子，一年多前，都在雨花台青竹樓內見過面，也動過手，一年多不見面，武功好像又高明了很多，小桃紅和杜浩然都很畏懼他們，想來定有可怕之處，當下應了一聲，緊隨杜浩然身後行去。

江豪看他又帶走了血劍方傑，心頭冒火，本想出口喝止，但口齒啟動，又强自忍了下去。

飛雲子也一樣，想阻止，又拉不下臉。

這就是正邪間的不同之處，也是自鳴爲俠的人的最大缺點，綠林道上人出刀見血了，他們還在講道理。

三聖會戒律森嚴，眼看分會主和副會主全都走了，但餘下的人仍然站着不動，小桃紅吩咐他們動上手再跑，未動手前，就是不敢擅自離開。

「江豪，」天衣大師道：「你是說要把來的人全數殺光？」

「本應如此，走脫一個人，就洩漏了此地之秘，」江豪道：「只是欠了杜浩然一份情，總不能耍賴不還。」

「欠的是幾頓酒飯，但杜浩然却用它換走了兩條人命，」天衣大師道：「和尚沒有吃過他一杯水，江南、江北相隔千里，八竿子也打不出一點關係，這件事能不能交給和尚辦？」

江豪突然感覺到今天的局面有些怪，他已被道士、和尚捧成了主角的地位，心裏覺得好笑，當然，見到了洞庭盟江南的伏兵，難免有點忘我，遇上事就喜歡出頭說話，原不過是建議的意見，却不料一言九鼎，大家全照着辦了。

但江豪就是江豪，一個相當聰明的人，還沒有被捧昏了頭，他用心觀察過，也在輕功上交量過，和尚、道士，都比他高明很多，也許這一年來，大家在一起研練武功，新學的技藝，可在伯、仲之間，但和尚、道士紮基深厚，同樣的武功，施展出手會比他强厲一些，而且，差距還隨着時間在增長。

江豪一伸手拉下蒙面黑紗，笑一笑，道：「大師請便，道長和江三雖都許下諾言，但這和大師無關。」

天衣笑道：「和尚明白了。」突然飛身而起，如一道流矢般直射過去。越過了小桃紅和一羣黑衣武士頭頂。

小桃紅本想飛身阻攔，但江豪已大步逼了過來，道：「姑娘早已想替妳師妹報仇，今夜是個好機會！」

六姑娘心中極力不同意小桃紅放走杜浩然和血劍方傑，既然同來了，就該生死與共，拿自己性命去救別人的命，六姑娘可沒有這個風度，根本就沒有截攔天衣大師的意願。

就是那麼一轉念，天衣大師已如天馬行空般，飛掠到數丈以外。

小桃紅暗暗忖道：看起來，他們的殺心已定，是眞的準備一個也不放走了，三十幾個人一起跑，也許能有一個漏網之魚，分批走，恐怕是全無機會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江豪，你敢不敢和我一對一的決一死

戰？」

「那就請姑娘出手吧！」江豪腳未停步，手未拔刀，人卻直衝到三姑娘身前三四尺處。

這時，天已大亮，景物清晰可見，江豪雖和小桃紅見面數次，交手一次，但並未仔細看過兩眼。

這一看，發覺小桃紅實在是個很美的姑娘，五官秀麗，身材均勻，更難得的是美得一身靈氣，是個十分出色的美女，神情之間有點媚，但卻全身透發出一股女人的溫柔。

三姑娘輕輕吁一口氣，道：「這裏有草無花，不是女人埋骨的好地方，六妹，妳也可以走，和他們一起跑吧，能不能跑得了，憑妳的造化了。」

江豪突然有一種心動的感覺，不忍一刀殺死她了，只見她處處爲別人想，卻甘願把自己花樣年華的性命付出去，用作阻擋追兵。

這不是深合了一個俠字麼？

出身詭異的明月觀，耳濡目染，都是自私怪僻的行徑，能保持這一份俠心不昧，証明了她本性十分善良。

「我知道只憑武功、劍術，非你之敵，」三姑娘道：「所以，我們動上手，就應不受任何限制，暗器、毒粉，各顯神通！」

江豪點點頭，笑道：「我知道你們有名動天下的一步倒，也會役使奇毒之物，其實，你用不着說出來的，突然出手，才易收奇襲之效。」

小桃紅笑一笑沒有回答，只不過笑得有些苦澀。

「三姐，我不能走！」六姑娘思索了良久，終於作了決定，行近小桃紅身側，道：「我們聯手拒敵，應該有較大的勝算……」

「沒有用的，六妹，」小桃紅道：「妳留下來，就少一個通報總會的機會，一旦殺戮展開，妳可能是唯一走脫的人。」

只聽兵刃撞擊之聲傳了過來，似是不遠處已有人動上了手。

「杜浩然和血劍方傑，已被攔了下來。」小桃紅突然舉劍一揮，劈向江豪。

但聞一陣雜亂的步聲，三十多個三聖會的弟子，隨着這一劍，像爆開似的，分向三個方向逃奔。

向兩側山上爬行的，大約有十幾個人，但大部份人，仍然沿着來路向回跑。

江豪肅立未動，右手拔刀而出，正好架住了三姑娘劈來的一劍，拔刀封劍在剎那之間完成，看上去，卻像是紫金刀早就橫在那裏等着。

只論出刀的快速，小桃紅已落下風。

「看到了吧！六妹，單是這份快，就可在呼吸之間取我性命，」小桃紅道：「多了妳，只不過多送上一條性命，江三公子也不會感激我們。」

「三姐，我棄你而去，師父也不會放過我。」六姑娘道：「橫豎都是一死，爲什麼不死得光榮一些，但我有件事想不通，妳的劍術，是同門中僅次於大師姐的人，在我們十二個姐妹中，排名第二，爲什麼會輸給江豪？劍手出劍，究竟能快到什麼程度？」

「我不如江豪，大師姐也沒他快，快到什麼樣的速度爲止還不知道，但我相信當今之世，一定會有比江豪還快的人，至少，飛雲子和天衣和尚，拔刀出劍的速度不會在江豪之下。」

忽聽飛雲子長嘯一聲，飛身而起，人劍合一，一道白光沿着左面山壁上飛過去，看到人從山壁上摔下來，才聽到連綿不絕的慘叫之聲。

慘叫聲連了起來，由左面山壁間起，傳入谷中，再由右面上壁繞過來。

「全完了，」六姑娘道：「希望杜浩然和血劍方傑能逃出生天，把消息傳報總會。」

「就這一點，恐怕要姑娘失望了，」天衣大師緩步行了過來，道：「我數過屍體，一共三十六具，如果兩位姑娘帶來了三十七個人，就有一個人逃了回去。」

三姑娘臉色一變，道：「你好狠哪，出家人慈悲爲懷，你那有半點慈悲？」

「他們殘殺江南武林門派時，何嘗有半點慈悲心腸？和尚是替天行道，再說，和尚也不敢掠人之美，三十六人，不是我一個人殺的。」

「道士殺了十二個，」小桃紅道：「我看到他出劍，逃往兩面山崖上的人，全死在他的劍下。」

飛雲子也取下了蒙面黑紗，快步行了過來，道：「江三吩咐了不留活口，貧道只好聽命行事。」

六姑娘呆呆的望着飛雲子，心中在想，兩面山壁，相距數十丈，十幾個人分散跑，一圈殺下來，至少有七八百丈的距離，一道白光繞山飛，全殺光了，這算什麼劍法呢？

天衣大師、飛雲子行近小桃紅兩丈處，停了下來，刀已收起，劍在鞘中。

但小桃紅心中明白，眼前形勢確很可怕，和尚、道士站的位置，完全封鎖了她們的退路。

江豪道：「長幼有序，六姑娘，妳先死吧？」

「怎麼死呢？」六姑娘道：「千古艱難唯一死，能不能換個題目。」

「不能，」江豪道：「姑娘如是不敢自絕，在下只好代勞了。」

六姑娘突然一抬雙手，一黑一黃兩道光焰疾射而出。

黑色的光焰，離開了袖口射出三尺，突然爆散成一片黑烟，不但把六姑娘掩入了黑色的烟幕之中，而且，那道黃色的光焰，又從黑色烟幕中衝射而出，直取江豪。

江豪也是施用暗器的高手，但他看不懂這是什麼暗器。

看上去，似乎是兩股毒烟，一面運功閉氣，一面揮劍向射來的黃烟擊去。

但聞蓬然一聲，是精鋼和玉器相擊的聲音。

原來，那道黃烟只是一種掩護，掩護着一支玉盒子。

現在，那隻玉盒被江豪一劍擊破。

但聞一陣輕微的嗡嗡之聲，似是有東西飛了過來。

江豪見識過那種長腿毒蟻，如非全身被仝大夫用藥物薰蒸了四十九日，百毒不侵，那一天就死在了毒蟻口中。

所以，江豪也不敢大意，一隻毒蟻咬不死，十隻毒蟻呢？

這一次，不知是什麼毒物，而且會飛，會飛的毒物，就能攻擊人身任何地方。

江三公子念轉，手中紫金刀已揮舞出一片刀幕，整個人都裹在一片刀光之中。

這本是最好的逃命機會，三姑娘站着沒動，六姑娘卻一飛四丈高，斜斜向右側飄落。

很多人不怕死，只不過用嘴說說，並沒有眞正的面對死亡，六姑娘就是很好的例子，掌握到最佳的逃亡時機，連她敬重的三師姐也不招呼了。

但她忘記了天衣大師、飛雲子，就在身外不遠之處，他們站的方位，可以同時攔截住四面八方的通路。

「女檀越想走了？」天衣大師的聲音，在耳際間響起。

六姑娘回頭看去，天衣大師就站在她的身側，心頭吃了一驚，暗忖道：這個死和尚，怎麼會站在這裏呢？地方不對呀！

心中念轉，立刻擺出一臉柳媚花嬌的微笑，道：「大師啊！你吃齋唸佛，慈悲爲懷，戒酒戒賭……」

「也戒色，」天衣大師道：「不過，老衲踏入江湖時，已開了酒戒、葷戒……」

「那是說，也開了色戒？」六姑娘秋波轉動，勾魂攝魄。

天衣大師心中一蕩，趕忙收攝心神，暗誦金剛經，忖道：厲害呀，厲害！如是和尚這一頭栽下去，恐將永淪孽海，難再翻身，傳說江湖上有一種能引人入陷的媚術，大概就是這個調調了，唉，江湖上果然是無奇不有，眞得步步小心才成。

六姑娘格格一笑，道：「大和尚，跟我走吧！天之涯，海之角，有很多淨土，在那裏只有我們兩個人，可以過着無憂無拘的生活，天空任鳥飛呀！」

「六姑娘，老衲已心如止水，也領教了姑娘的勾魂大法，現在，老衲要執行江三公子格殺令諭，再說，別的人都死了，放走女檀越一個人，也不太公平！」

六姑娘呆住了，臉上的媚態笑容突然消失不見，這和尚道行高深，六姑娘苦練了十年的勾魂大法，集中全力，施展於一瞬之間，竟然沒有把和尚迷住，頓有着技窮之感。

現在，六姑娘只有以本身的功力和密藏於身的救命之毒，作最後一搏了，探手入懷，取出一個金色圓筒，道：「和尚，不要逼我拚命，讓出一條路，我立刻就走，我已無顏再回巫山明月觀，從此天涯飄零，找一處可以立足之處，不再理江湖是非，出家人慈悲爲懷，爲什麼非要殺我不可？」

「三聖會是個非常冷酷的組合，他們追根究底的手段非常可怕，老衲放妳離去，洩漏今日之秘，我相信最遲十日，三聖會眞正的主力會集中金陵，以令師追索技巧之高，這裡的人便絕對無法再隱身匿藏，」天衣大師長長吁一口氣，接道：「妳一個人的生死，關係了千百條人命，這就是不放妳走的原因。老衲言盡於此，女檀越如肯自絕，可以選一個最喜歡的方法去死！」

「問題是我不想死啊！」六姑娘突然舉起了手中的金筒。

天衣大師也同時出刀取敵。

他不知道那金筒中是何種奇毒，但明白它定然十分可怖。

所以，天衣出刀很快，也用出了全力，眞是快如閃電，六姑娘還未來得及打開金筒蓋子，天衣刀光已至，一刀封喉。

大和尚出刀殺一個美如春花的姑娘，心中不忍，但又不能不殺，只好以最快的速度殺了她，以免她身受痛苦。

六姑娘屍體倒下，手中還緊緊的握着那隻長不過半尺，粗如鴿蛋的金筒。

大和尚還刀入鞘，雙目凝注在那隻小小的金筒上，好奇之心逐漸增強，伸出右手去撿金筒。

「大師，不要冒險。」小桃紅快

步行了過來，身後緊隨着江豪。

原來，江豪一刀劈開玉盒，已覺出不對，顧不得追趕六姑娘，全力自衞，紫金刀幻起一片光幕，護住了身軀。

只覺嗡嗡之聲不絕於耳，似是有不少的蟲飛出，在身外盤旋，但却被綿密的刀網阻止在刀光之外。

江豪暗運眞力，紫金刀散發凌厲的刀氣，三尺內展佈出鋒利的刀芒，撲來的飛蟲，竟被展佈的刀芒完全誅除。

「好刀法，」小桃紅道：「明月觀的劍法，以凌厲著稱，但如比起飛雲子的劍法和你江三公子的刀法，何至是略遜一籌，血蠅已被殺光，可以停手了。」

江豪收住紫金刀，道：「什麼叫血蠅？」

「是一種經過培養的毒蠅，只要被它咬上一口，此生就生不如死！」小桃紅道：「牠的生命力並不頑强，一掌就可以拍死，但被咬傷三處，會留下蠅卵，很快就開始在人體內繁殖，不過，一盒血蠅數量不多，只有十二隻，少者八隻，他們一旦脫盒而出，會拚命向人撲咬，飛速又相當快速，就算是高手，也很難有避過的機會。」

江豪聽得既震驚又噁心，道：「奇怪呀？明月觀怎麼專門收容一些奇毒昆蟲作爲暗器？而且，還會培養？」

「環境使然，」三姑娘道：「神女峯終年籠罩在雲霧之中，細雨霏霏，但明月觀高出雲表，很少下雨，神女峯的四週，又是山谷縱橫，潮濕陰霉，是盤居毒物的好地方，數千年延續下來，繁衍出多少種毒物，只怕誰也數不清楚。何況，明月觀有一個專門研究幽谷毒物的小組，已存在三四十年之久，培養的奇毒之物，十分驚人，就我所知有十七八種之多。」

「貴觀號稱明月，却少了一份丹桂飄香的雅氣。」江豪道：「終日與毒物爲伍？」

「所以，我不想逃命，也明白逃不了，六妹就少了這份判斷能力，徒然自暴其醜，」三姑娘歎息一聲，接道：「現在，我忽然感覺到自已活得好痛苦，只求速死。」

「沒有人能死兩次，一死萬事休！」江豪道：「妳要好好想想啊！」

「想過很久了，」三姑娘道：「第一次在桃花院中遇上你，就開始思索我的生死大事，到現在，我帶的一批人手，死得只剩下我一個孤獨主帥，還有何顏去見師父，死亡雖可怖，但却一了百了。」

江豪沒有回答，舉步向天衣大師行去。

小桃紅却搶先兩步，走在江豪的前面。

這一來，江豪不必擔心她暗施算計，小桃紅也把自己安排到不生異心的位置上。

她已確定反抗只是自取其辱，死一個安安詳詳，也就心滿意足。

所以，她決定合作，盡量滿足江豪的質疑。

事實上，三姑娘踏入江湖之後，發覺了是非之間，有一定的道理，這件事，想得多了，也就會理出一個頭緒，用不着向人領教。

三聖會的作爲只是爲了私慾，不惜殘人以呈，這也使三姑娘在不知不覺中，生出了背離之心，她已明白，爲三聖會立功越多，成就越大，所犯的罪惡就愈深。

發覺天衣大師去取金筒時，着實吃了一驚，六姑娘已經死去，此刻知道這金筒秘密的人，只有她一個。

天衣回頭頷首，道：「這金筒是什麼樣的奇毒暗器？」

「不是暗器，是蟲毒。」三姑娘道：「這是明月觀中嚴令管制之物，任何人不能携帶出關，六師妹的手中，怎有此物？」

「聽人說過，此物惡毒非凡，」天衣大師道：「幸好，老衲出刀比她快了那麼一點點，否則……」

「也許三位已近金剛不壞之身，一般的毒物，不能傷害到三位，」小桃紅道：「但可以傷到別人，筒中之蠱，離開這金筒之後，它還有六個時辰好活，能飛行十餘里，擇人而嚙。」

「我有點想不明白了，這些毒物，終日帶在你們身上，不吃不喝，不會餓死麼？」江豪道：「它們是否還有制敵的效用，妳們也不清楚了？」

「不會，」小桃紅道：「牠們裝入筒盒，經過特定藥物催眠，陷入了冬眠狀態，筒盒之中，也存有一些食用之物，生存的時間，可以維持兩三個月，逾過此期，就不能再用，不過，六妹手中的蠱毒，可有半年之期，還不失效。」

江豪道：「原來如此，這些毒蠅，一旦離開玉盒，就會拚盡全力向人攻擊，並非出自本性，想也是人訓練出來的了？」

「對！這些毒物，入盒兩三日前，都飼以人血，對人氣特別敏感，破殼而出後，又是飢餓難耐，」三姑娘道：「距離最近的人，就是他們飛撲求食的對象。」

「很完美的設計，」江豪道：「但如無精研毒物的人，無法把牠們作成暗器。」

「明月觀中研究毒物的人，都是役毒高手，」三姑娘道：「是一個獨特的組織，他們自己選擇弟子，傳授役毒之法，他們居住在幽谷石

洞之中，自成體系，除了供應活毒暗器之外，和明月觀中弟子也很少往來。」

「包羅如此之廣的一個組合，」江豪道：「必有一定的目的？」

「我不知道，」小桃紅道：「師父被慕容長青約請下山，大約和本觀的實力有關，想不到的是，江湖上還有你們這等高手，明月觀中弟子，就相形失色了。」

一面說話，一面伸手往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黃豆大小的丹丸，用手捏碎，在雙手上搓了一陣，才取過金筒，旋緊筒蓋，道：「要毀此毒，連此筒投入爐火之中，燒上一個時辰，才能阻絕後患。」

原來，蓋子已被六姑娘旋鬆了一半，天衣出刀再慢片刻，蠱毒飛出，那就天下大亂了。

天衣、江豪、飛雲子，對蠱毒都認識不深，小桃紅雖然說得嚴重，但三人却全無緊張之感。

「三姑娘，我在想，」江豪望了天衣大師一眼，接道：「放妳生離此地，但我希望聽到妳一句話，如何才不洩漏今日之秘。」

「不要冒這個危險，」三姑娘道：「我突然覺得自己活得一點也不快樂，而一旦見到師父之面，絕對無保守今日之秘的可能。」

「那姑娘的意思呢？」江豪道：「除死之外，是否還有良策？」

「我看沒有，」小桃紅道：「只有死了的人，才能永不說話。」

天衣大師低喧一聲佛號，道：「三姑娘，求死之心如此堅決，絕非因爲這一次失敗的挫折，哀莫大於心死，妳的心已先死了。」

小桃紅聽得心中一動，仰首望去，但見旭日初升，霞光普照，朝露如珠，閃閃生光，清晨的世界，是這麼美好，充滿着欣欣向榮的朝氣。

小桃紅突然感覺到死亡的可悲，人一死永遠再見不到這美好的世界了。

「我們不想殺妳，妳是明月觀弟子中，邪惡最少的人，」江豪道：「但我們也不希望妳把見到的事情傳出去。」

「我已經說過了，放我走，我無法保有這個秘密，」三姑娘道：「這筆賬很好算。」

「所以，我們準備把妳留下三個月。」江豪道：「三個月後……」

三姑娘道：「三個月後，怎麼樣呢？」

「放妳離開。」

「三個月中，我有很多的逃走機會。」三姑娘道：「江公子，又何苦甘冒此險？」

江豪皺皺眉頭，道：「不殺妳，是覺得妳天良尤存，妳既然連死都不怕，也該不會害怕活下去了。」

小桃紅垂首不語了。

江豪突然一上步，封了三姑娘雙臂上的穴道。

舉止間仍然十分小心。

但聞一陣步履聲傳了過來，鐵飛龍帶着門下四個弟子行近。

一共五個人，倒有三個受了傷，只有鐵飛龍和綠雲完好無事。

人還在兩丈開外，鐵飛龍已抱拳說道：「如非大師出手救援，不但無法阻止敵人逃出谷外，我們師徒五人也將埋骨鍾山。」

「他們都很勇敢，每一個人都對抗四五個三聖會中武士，負傷不退，」天衣大師道：「鐵施主一個獨鬥血劍方傑和杜浩然，更見功力深厚。」

「一對一，鐵老五可以吃定他們任何一個，但二對一，鐵老五就心餘力拙了，如非綠雲這丫頭抽冷子相助，鐵某人只怕撐不到大師拔刀助戰了。」

原來，鐵飛龍聽到了江豪下令，不許放走一人，就帶着四個弟子悄然繞回，阻敵去路，惡戰展開時，方傑和杜浩然帶着數十個三聖會中弟子，一擁下去，拚殺激烈，全都玩上了命，如非天衣大師及時出手，再打下去，鐵飛龍和四大弟子恐都被殺個傷痕纍纍，不死也只剩半條命，就算如此，仍然有三個弟子受了傷。

江豪望了綠雲一眼，只見她全身濺滿了血跡，惡戰之烈，概可想見，急急揮手，對三個受傷弟子道：「快去包紮傷勢，好好休息一下，我們也許要很快離開這裏。」

鐵飛龍留下未走，看看三個弟子去遠，又看了小桃紅一眼，才低聲說道：「六十多個男女弟子，十年下來，十去五六，只留下男、女弟子各十二人，事實上堪當大任的，也不過四男三女七個人，二十四名男女弟子中，綠雲的年齡最小，可是膽子奇大，兩年來一直不停在外面活動……」

「外面活動太多，」江豪一皺眉頭，道：「豈不是躭誤了習練武功？」

「天賦過人哪！」鐵飛龍道：「照說她年紀最輕，外務又多，武功也該押到最後一名，出人意外的是，她却是武功最出色的一個，暗器方面，更是一學就會，一練就精，三哥、六弟的幾招暗器手法，都被她學了去。」

聽到鐵飛龍如此的誇讚綠雲，小桃紅也忍不住抬頭向綠雲望去。

綠雲也正看向小桃紅，兩位美女，四道目光微一接觸，各自避了開去。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于阿坤躲開來照顧他的海音小師太，不顧一切的要去報仇。大山裡，他在一家賣人肉飽子的野店歇下，發現情況不妙時已被灌迷藥綁了起來。這家的大姑娘阿足想要于阿坤當小丈夫，便替他鬆了綁於當天入洞房。于阿坤早已窺到了大堆人骨頭，心裡只想逃出去，便制住了阿足放了火，逃到一棵大樹上……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阿坤除孽障　逼問仇人踪

屋外面張八夫妻吃吃笑，于阿坤再也不敢叫。

可是一陣亂啃，于阿坤本想在這兒混幾天，想打聽有關惡水灘的事，因爲白二娘是惡水灘三當家白大娘的妹子，這對於尋找仇家當然是一條好線索。

不料阿足不達目的不罷休，爬在陽台不下來，弄得于阿坤只得改變計劃，於是……

於是他一咬牙，雙拳分左右，轟的一聲打中阿足兩邊太陽穴，敢情這下是那招「母鷄護小鷄」拳路，名副其實的在護他的小鷄了。

阿足連哼一聲也沒有，就那麼乖乖的爬在床上不動了，是生是死，于阿坤那還去管。

他暗暗爬下床，穿好衣衫，取出火種子要放火，暗中看向外面，桌上放的是關奶奶送的柳葉飛刀鹿皮帶，二十兩銀子也還在。

於是，他改變了主意，慢慢的躍上橫樑，小心的把屋頂弄個洞躍出去。

他帶着火種奔向對面的山坡下，弄了些松枝燃燒起來，便立刻潛到屋子附近的大石後……

果然，張八與白二娘大罵着躍出屋外面，欲急往火光處撲去。

這種機會那裡找？

于阿坤立刻奔進屋子裡，先取了自己的東西，然後把一盞油燈拋上房，痛痛快快的便上了樹頂上。

張八那會想到于阿坤沒有逃。

白二娘也是意料不到于阿坤還在等着要宰人。

張八往東猛追，于阿坤立刻也下了樹。

于阿坤心中想：「老頭子不能留，先去收拾老頭子，這老傢伙是個老狐狸！」

張八追了一段山路，前面是個小川，兩邊高山形成狹谷，月光下，那裡會有什麼人？

他一怔之下，自言自語道：「小畜生沒往這條路上來，一定是往西面那條山路跑了！」

張八剛剛轉過身，迎面一團黑呼呼的東西已到了面門。

他不及細想，暴伸左手便撥，右手牛耳尖刀已送上去。

「噹！」的一聲火花四濺，百斤重的一塊大石頭已跌在他身邊，張八眞的吃驚了，因爲他的右臂有些痲酸酸的。

這不會是那小畜生，他小小年紀那會有這麼大的力氣搬動這麼大的石頭。

張八心中是這樣想，但面前正站着一個不算高的人，當然，這人正是他所要追的于阿坤。

張八愕然的吼罵道：「好小子，是你！」

于阿坤冷笑道：「你不是在找我麼？」

張八齜牙咧嘴的道：「小畜生！我把女兒嫁給你，又送你們入洞房，老夫張八自以爲對你這小王八仁至義盡，好得不能再好了，想不到你這小狗眞的不識好歹，先弄死我閨女又燒房子，哇呀！小王八，你比我張八還狠十分！」

于阿坤臉無表情的道：「哇呀！我的老泰山，你們原是要吃我的肉，看我于阿坤一表人才，方要招我爲養老女婿，可是，你那個閨女像條狗，我吃不消要睡覺，她偏要在床上窮折騰，老泰山，我是被逼的！」

張八忽然哈哈大笑，道：「原來是這樣了，看來是我的阿足不對了，阿坤，這一切我也不計較了，跟我回去，咱爺們重新蓋起屋子，另擲骰子另開鍋，重新幹！哈哈……」

張八邊笑邊伸手去拉于阿坤。

于阿坤先是一怔，覺得這老傢伙變得可眞快，刹時一副笑臉人。

張八的手已快拉住于阿坤了，他的笑幾乎成了彌勒佛，半焦的鬍子亂顫不已。

「上當！」于阿坤立時警覺，但見他雙手猛一推，口中叫道：「少來！」

張八幾乎如斷線風箏般平飛出四丈外，他一跤跌坐在石堆上，目瞪口呆的不相信，面前這小子好大的力氣，而且又快得幾乎與不動沒什分別。

其實張八那裡知道，于阿坤苦練推石滾，上千斤的石滾他推三圈不氣喘，如今他奮力推個人，這人怎能吃得消？

憤怒忍痛爬起來，張八右手牛耳尖刀豎在面前，他齜牙咧嘴歪頭斜眼的一步步的往于阿坤走去。

光景有如一頭欲噬獵物的花斑大豹子。

于阿坤心中在吃驚。

這可是玩眞的，不比在洛城時候同海音小師太比武較量，那頂多是受點小傷。

如今可不同了，如今是玩眞的，一個失着就完蛋，而且必死得很慘！

于阿坤雙肩聳動，不知自己學的幾套玩意管不管用，萬一是些花拳綉腿，飯桶哪！你可坑死我了。

于阿坤心中叫飯桶，當然是在叫無名和尚。

便在這時，張八已走地有聲的到了面前。

于阿坤退後一步，道：「老奸巨猾！」

猛古丁一聲暴吼，好大一團人影挾着風捲殘雲之勢，直往于阿坤當頭罩下，隨着那下壓之勢，便也罩下一片冷焰激流，十七刀連成一氣，好不嚇人！

于阿坤就地一個翻滾，快不可言的從張八足下滾過去。

張八扭腰回身，忽然一點黑影到了身前，他伸左手去拍，「叭」的一聲頭上着了一下狠的，立刻鮮血迸濺順着腮幫子往下流。

張八罵了一聲：「可惡！」

原來于阿坤借滾地之勢，順手拾起了兩塊石頭，他是兩塊石頭齊出手，二人距離又近，張八撥掉第一顆，却挨了第二顆。

張八被石子打得七葷八素，破口大罵！

咬牙橫心，張八揮刀直逼于阿坤，這時候張八才似乎明白，面前這個小傢伙不簡單，不小心的對付，到頭來吃大虧的是自己。

張八一聲焦雷般喝叱，疾撲中，牛耳尖刀連連暴刺，勢疾勁强。

打眼一看，他像是豁出老命的幹，實則他幾乎掏出了壓箱底的本領，刀刀虛實難測，出手「咻咻」不絕。

于阿坤這時候也卯上了。

是的，除非他調頭而逃，因爲如果他調頭逃走，他相信這張八追不上他。

但是，他能走嗎？

好不容易誤打誤撞的知道了惡水灘强盜的消息，如果不問清楚，不弄個明白，往後還談什麼報仇？

驟然憤怒的狂吼，于阿坤衝天而起，却在他身在空中旋轉的同時，大叫一聲：「老鷹抓小鷄！」

緊接着一點寒星上了天，又接着劈哩啪啦的暴響，挾着縱橫灑溢的掌影，那麼神奇的打得敵人東倒西歪。

叮鈴噹，空中的寒星墜落地，原來是張八的牛耳尖刀。

張八連滾帶爬的尚未站起來，于阿坤已抄起那柄牛耳尖刀逼了過來，刀藏於身後……

雙手反撑地，張八驚異的仰起上身一挺，道：「好小子，你這是什麼武功？」

于阿坤道：「老鷹抓小鷄！」

張八怒道：「沒聽說過！」

于阿坤道：「沒聽說過，至少你已經嚐過了！」

不料張八見于阿坤走過來，猛古丁低頭鑽過去，便在他快要鑽上的刹那間，他的雙臂業已張開來。

于阿坤未閃躲，他似乎十分篤定的迎上前。

張八一見暗中一喜，只要抱住這小畜生，便不難扭斷他的腰，活活斃死這小雜種。

張八抱住了于阿坤，雙臂正要運力，他忽然張大嘴巴，半燒焦的鬍子在顫抖，兩隻眼珠子也快弩出眼眶外。

他那嚇人的「啊！」聲，就在于阿坤的耳朵眼裡久久不散。

于阿坤不動，張八也不動了！僵持只是刹那間的事，于阿坤低聲道：「老泰山，你請鬆鬆手如何？」

張八那裡有反應？

于阿坤又道：「老泰山，你死了？」

就在他的低聲中，雙臂用力撐起，但聞得「咚」的一聲，張八已直不楞的倒在地上。

月光之下仔細看，那把牛耳尖刀還插在他的左上胸，要命的地方哪！難怪張八只那麼叫了一聲。

于阿坤低頭看了張八一眼，死了！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殺人，他有點心驚肉跳起來。

但當他想起那招「老鷹抓小鷄」，便又眉飛色舞的跳起一丈多高，笑了起來。

心驚只是一刹那的事，高興却又使于阿坤想起了飯桶和尙來。

他剛才用的那一招「老鷹抓小鷄」原是梵各所教，那是「飛龍掌」的精華，也是「飛龍掌」的殺着，眞正的名稱叫「飛龍鬧海」。

梵各沒有告訴于阿坤，于阿坤當然不知道。

張八再是本事大，他也不知道于阿坤的這套掌法，死也沒弄清楚。

于阿坤想起還有個往西邊追自己的白二娘，遂低頭拔出那把牛耳尖刀，拭去上面的鮮血，便轉頭往回走。

* * *

白二娘發足往西邊追。

她追上了大山又追到了荒林邊，雙手叉腰四下看，她什麼也沒看見，倒是看見林中有一對綠慘慘的眼珠子。

那不是人的眼睛，人的眼睛夜間不會發光，不是一頭豹的話，準是一頭狠。

白二娘久居荒山，這種知識她還有，有狠在這兒，那于阿坤小畜生是不敢來的，除非他已經被野狠吃了！

白二娘回頭走，猛古丁她一怔，前面不正站了個人。

這個人會是誰？

「誰？」白二娘一聲低喝。

「我。」聲音是細了些，但白二娘也許氣糊塗了，她竟然仍沒聽出來。

「你是誰？」

「我親愛的老泰水，這才多久，妳老怎麼聽不出我是誰了？我是妳剛招的養老女婿小阿坤哪！」

白二娘聞言大怒，破口大罵：「你個狗雜種！」

罵聲猶在，她已快如鬼魅也似的到了于阿坤的身前。

只見她怒指于阿坤，叱道：「小孽種！我問你，我們那一點虧待你，你竟狠心的弄死我閨女，還燒了我的房子，我把你這殺萬刀的小雜種……」

于阿坤不丁不八的站着，面無表情的挨着罵，他突然手一攔，道：「還有一項罪狀，我還殺了妳的床頭人，那個混帳老王八！」

白二娘幾乎跳起脚來，吼道：「他娘的！就憑你？你小子憑什麼？」

于阿坤道：「別咋唬，我有證據。」

白二娘怒道：「你有什麼證據？」

于阿坤手擧牛耳尖刀，淡淡的道：「這玩意兒妳可認識吧？」

「剝皮刀！」白二娘尖聲叫道。

于阿坤道：「哇呀！原來是把剝皮刀，我只插了他一刀，如此太便宜他老小子了，這把刀也大材小用了！」

白二娘怒急尖聲吼道：「你當眞殺了我當家張八？」

于阿坤道：「不信妳來看，這上面還有他的血！」

呼嚕嚕一陣風聲響，白二娘的身法眞嚇人，她打着勁急的半旋，旋向了于阿坤，就在人影的旋風裡，一道冷電寒芒閃掣，猛往前撒去。

于阿坤已有了膽識，膽識原是與自信心不可分割的，他在殺了張八之後，便相信飯桶和尙沒騙他，他眞的學了對敵搏殺的武功了。

此刻，他見白二娘騰身殺到，立刻一聲大叫：「老鷹抓小鷄！」

便在他的叫聲中，身子已騰空飛掠，便也掠下一片碎芒飛來。

於是，空中響起了幾下叮噹撞擊聲。

只見紅光隱現中，白二娘的刺殺也被撞回，甚至她的長髮與衣衫也已披散開來。

于阿坤沒追殺，他不能立刻下殺手，因爲他得先弄明白惡水灘那幫人的行踪。

灰頭土臉的抹了一下頭臉，白二娘目瞪口呆的直着嗓門叫道：「我相信，我相信你已殺了我的張八！」

于阿坤道：「妳總算知道了，很好。」

白二娘忽然尖聲道：「你個小子可惡，原來你還深藏不露啊！」

于阿坤冷冷道：「不能露，一露就出毛病。」

白二娘道：「什麼意思？」

于阿坤道：「我要是說我會武功，你們會放我？只怕早就宰了我剝皮又醃肉。」

白二娘道：「可是我把閨女嫁了你，難道對你還不夠意思？」

于阿坤道：「是死是活差一點沒要我的命，你們這叫夠意思？簡直拿人不當人，老泰水，妳別吆喝，我倒是有件事情要問妳。」

白二娘怒道：「問吧！問完了我們再幹。」

其實白二娘腰上正在流血，那地方中上一刀最危險，她要試着看一看，能不能再用力。

于阿坤道：「惡水灘有個叫白大娘的人，妳一定知道了？」

「廢話！」白二娘恨不得一刀切上于阿坤的頭，她重重的又道：「她是我的大姐，我怎麼會不認識？」

于阿坤道：「啊！原來妳是白大娘的妹子呀！失敬，失敬了！」

白二娘聞言一怔，道：「小子呀！你認得我大姐？」

于阿坤道：「認得，認得，惡水灘紅透半邊天的白大娘，我自然認識。」

白二娘嘿嘿笑道：「小雜種！你如今害得我這般悽慘，等着瞧，白大娘不會饒過你。」

于阿坤道：「老泰水，妳只要告訴我惡水灘的情形，也許我會饒妳不死！」

白二娘一瞪眼，叱道：「放屁！不定誰殺死誰呢！小子你少出大氣！」

于阿坤道：「惡水灘在那裡？」

白二娘道：「惡水灘在惡水灘，小子！」

于阿坤道：「妳應該問我找惡水灘幹什麼？怎麼一口就回絕？」

白二娘恨恨的道：「老娘不上當！」

于阿坤道：「妳的不合作，令我沒法辦。」

白二娘已覺出腰上的一刀並不重，便立刻沉下臉來，咬咬牙，道：「小雜種，你到底是什麼來路？」

她瞪了于阿坤一眼，又接着道：「現在我才發覺，當初把你這小子估計錯了。」

于阿坤道：「是嗎？老泰水。」

白二娘怒叱道：「別叫我岳母，我沒有你這種黑心女婿，當初你自大山裡出來，就該知道你必會武功，否則一個半大不小的娃兒，怎敢獨自一人在深山裡走動？」

于阿坤冷冷道：「老泰水，往者已矣，妳應該爲未來作打算，如果……」

他的話尙未說完，白二娘的身法可眞夠快，就像她長了一雙蟬翼腿，呼嚕一聲便到了于阿坤的頭頂上。

那涵括了天地的一片冷焰，便也隨之灑下來……

「母鷄護小鷄！」

于阿坤的拳刀併施，拳風刀聲，隱隱然竟有些風嘯狂濤之聲。

一陣金鐵交鳴聲甫落，又聞得「颯」的一聲響。

尙未落實地的白二娘，肚皮上挨的一拳眞不輕，直叫她又升起一丈高，一連三個翻滾落在地上。

手上的刀已跌落，白二娘撐地未站起，于阿坤已到了她身邊。

白二娘一瞪眼，道：「小子，你要幹什麼？」

于阿坤鼻子一聳，道：「幹妳不想叫我幹的事情！」

他話聲猶在，手中牛耳尖刀「咻」的一聲斜切過去。

白二娘看得眞切，咬牙忍痛在地上滾。

「啊……」

于阿坤一刀原是往白二娘屁股上割，那地方挨刀沒關係，皮肉厚沒筋脈，豈料白二娘忽然彈起右腿踢，想必是要將于阿坤的刀踢落。

然而，她這種自然的反應却招來更要命的一刀。

因爲，于阿坤反手橫切，「颯」的一聲切在白二娘的脚跟上，也就割斷了白二娘的後脚筋。

雙手抱着右腿直哆嗦，白二娘尖聲大罵的道：「挨千刀的小畜生，屁血拉膿的小雜種，我要吃你的肉，挖你的眼，割你的心哪……唔……」

于阿坤冷漠的道：「老泰水，別叫了，怕是妳已經站不起來了吧！」

白二娘尖叱道：「要你管！」

于阿坤道：「別忘了女婿是半子呀！」

「去你的半子，我沒有你這樣的黑心女婿，你滾！」

于阿坤道：「話沒說清楚我是不會拋下妳一走了之的，老泰水。」

白二娘道：「打死老娘也不說！」

于阿坤道：「正經事也許我做不來，歪點子坑坑人，哈！我是天生的此中老手！」

他一頓，又道：「妳不說是嗎？我先割妳兩隻耳朵，再要不說就斷妳的十根手指頭，妳若再硬撑，我就把妳綑起來，刀尖盡在妳的屁股上戳，當然，我的絕活還多着哪！得一件件的來。」

于阿坤能把要銀子的七個老夫子整跑，他的話自然不是在吹牛。

白二娘亂髮一甩，齜着一口黃板牙子，道：「你的手段不高明，比我剝人皮還要差，如果論殺人，老娘可當你小子的老祖宗！」

這話一點也不差，白二娘三人在這大山口開黑店，一共殺了多少人，怕連她自己也弄不清楚。

柴房裡堆的白骨一大堆，正要往山裡清倒呢！

于阿坤咧嘴冷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如今的少年勝老人，老泰水，妳剝人皮我抽筋，加上刀尖盡往妳脚板底戳，我看妳說不說？」

他的話聲甫落，忽然一手抓起白二娘的另一隻脚，只幾下子，便脫光白二娘的鞋子和襪子。

于阿坤頭一偏，有些噁心的叫道：「好臭！好臭！娘的，妳幾天不洗脚丫子了？」

白二娘右足筋已斷，左足被于阿坤抓起，只得雙肘撑着地，急急的道：「小雜種，你要幹什麼？」

于阿坤冷冷道：「表演我的拿手絕活，叫妳這老梆子知道我于阿坤的厲害！」

白二娘吼道：「小子，你眞要抽我的筋？」

于阿坤左足蹬在白二娘的大腿窩，右手緊抓住她的足踝，牛耳尖刀不用力，却儘在白二娘的足底刮來刮去不已。

白二娘一陣痲癢，忍不住要笑的道：「小雜種，你這是什麼手段？」

于阿坤道：「我這手叫『先天下之樂而樂，後天下之憂而憂』，等妳癢得哈哈笑，我好一刀切開妳的足掌來，到時只怕妳不只是憂而憂，而是痛徹心了！」

說完之後，牛耳尖刀又刮在白二娘足底沙沙響。

白二娘聞言，立刻尖聲道：「好了，好了，我服了你了，我的小祖宗！」

于阿坤道：「妳叫我什麼？」

白二娘沉聲道：「你小小年紀，竟然想出這麼絕子絕孫的鬼板眼整人，令我這專幹殺人過日子的老前輩也自嘆弗如，你難道不是吾道中的小祖宗？」

于阿坤哈哈一聲得意的笑，道：「這麼說來，妳是服氣了？」

白二娘道：「不服你能饒我？」

于阿坤道：「敢情妳是口服心不服？」

白二娘道：「口服心服！」

于阿坤重重的甩開白二娘的脚，左手在鼻尖聞了聞，叱道：「薰死人，妳也不洗洗妳的貴足！」

白二娘收回左腿冒冷汗，道：「別管我洗不洗脚，要問什麼你問吧！」

于阿坤悠閑的站在白二娘面前，道：「先說說惡水灘在什麼地方？」

白二娘一瞪眼，道：「你問惡水灘幹什麼？」

于阿坤又要去抓白二娘的脚丫子，沉聲道：「是我在問妳，可別忘了妳還叫我小祖宗哪！」

白二娘把左足壓在大屁股下面，還用雙手攔，急急的道：「小祖宗，我說，我說呀！」

又退後一步，于阿坤道：「妳可要認清現實，搞明立場，是我在折騰妳，可不是我被你們綑在木板上！」

白二娘想起柴房事，心中就恨女兒不成器，什麼男人不好找，偏找個小閻羅，害死了爹又害娘。

白二娘眨眨泛紅的眼，看了一下遠處，遠處的大火似乎小多了。

便又聽得于阿坤道：「從現在起，我問妳一句妳回一句，只准我問話，不准妳反問，否則……嘿嘿……」

白二娘點點頭，道：「問吧！」

「惡水灘在什麼地方？」

「十萬大山東北方。」

「十萬大山在什麼地方？」

「你脚下就算是十萬大山。」

于阿坤一怔，道：「哦？這兒就是十萬大山？」

「不錯！」

「惡水灘呢？」

「在東北方。」

于阿坤道：「我操，東北方可大了，我走到天邊也找不到惡水灘。」

白二娘道：「你找到惡水灘有什麼用？那兒已經許久沒有道上的朋友了。」

于阿坤怔了一下道：「妳這話怎麼說？」

白二娘道：「我也是聽我大姐說的，好像他們這些年在找一個大仇家，惡水灘的哥兒們暫時偃旗息鼓在附近市集上，幾個頭頭都改變身份走四方，找他們的仇家去了。」

于阿坤心中一痛，原來惡水灘的強盜扮成賣藝的人，找上了大皇莊，關奶奶的話果然不差。

咬咬牙，于阿坤又道：「妳大姐白大姐也跟去了？」

白二娘道：「有些兄弟要吃飯，我大姐不能不照顧，她在上元鎮上開了一家『香香館』。」

于阿坤道：「妳大姐開的是香肉館？」

白二娘忽然一聲笑，旋即一聲「啊！」痛得又抱住右小腿，道：「錯了，錯了，香香館是風流地，不是狗肉店。」

于阿坤愕然不解的道：「什麼風流地？」

他年輕識淺，幾曾知道什麼是風流地？

不知道他就問，反正白二娘非說明白不可！

白二娘道：「你怎麼連風流之地也不知道，娘的老皮，敗在你的手下眞冤枉！」

于阿坤道：「妳又癢了？要我修理是嗎？」

白二娘忙回道：「風流地就是

女人多的地方，也就是人們說的窰子嘛！」

于阿坤「哦！」了一聲，道：「是開窰子的地方？」

他臉色一緊，又接着道：「窰子就窰子，風流個什麼勁，沒說明倒弄得我一頭霧水！磚窰、瓦窰，誰不懂嗎？幹！」

白二娘道：「如果你要找惡水灘幾位頭目，小祖宗，你最好去找我大姐，她在上元鎮西郊住。」

于阿坤道：「往上元鎮怎麼走？」

白二娘指着東北方道：「沿着遠處大山邊，一條羊腸小道通大路，小祖宗，你只要到了官道上，只一問便會有人告訴你。」

于阿坤點點頭道：「妳大概就知道這些了，白二娘，我會把妳的不幸遭遇告訴妳的大姐，叫她日後爲妳報仇雪恨。」

白二娘楞了一下，道：「謝謝你，小祖宗，你該不會……不會……對我再下手……」

于阿坤道：「妳已經殺了不少人了，白二娘，殺人的滋味妳怕是早就膩了吧？如今也該換換口味了。」

白二娘驚駭的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于阿坤道：「換換口味，嚐嚐被人殺的滋味！」

「胡說！」白二娘有些卯上的吼道：「天底下還有人去嚐試被人殺的味道？一個人只有一條命，你知道嗎？我的小祖宗！」

牛耳尖刀在于阿坤的嘴巴上哈着氣，他淡淡的道：「眞新鮮，我于阿坤今日才聽人說出，一個人只有一條命！」

白二娘聽得心中一動，她這時候更相信面前這個小子不簡單，今晚便吃足了苦頭怕還難逃這小雜種的一刀。

想到這，不由得心中發起毛來，道：「小祖宗，算你厲害，我白二娘舉起雙手向你投降，如何？至少，到目前爲止，挨刀受罪的是我白二娘，何況我那張八同女兒已……已經……嗚……」

白二娘說哭便哭，雙目淚水似雨下。

有道是，女人淚，男人鎚，便于阿坤這時也遲疑了。

是的，白二娘只是在這山口開黑店，至少對自己而言，她還把女兒許了自己，而且自己已經殺了張八與阿足，更燒了她的房子。

如今，她一足成殘起不了作用，何必趕盡殺絕？

于阿坤在遲疑，白二娘抽抽泣泣的叫道：「小祖宗哪！我白二娘倒了八輩子楣，怎麼會碰上你這個小要命的，嗚……我的老公張八呀！我那可憐的女兒呀！」

于阿坤聞得白二娘叫出阿足的名，不由氣衝五內的道：「別提妳那寶貝女兒了，她眞是一頭女色魔，幾乎把我的……鳥……咬掉……」

白二娘突然理直氣壯的吼道：「好小子，你眞是不識好歹，我女兒對你的特殊表現，正說明她愛你愛得寶貝一樣，天底下有多少人想還想不到的好事，你竟然說她害死你，你……你簡直是個土包子，糊塗蛋，混帳！」

于阿坤大怒道：「放屁！天底下的夫妻還有那種要命的愛法？男人們誰還敢結婚？」

他一頓，又叱道：「妳這老太婆，剛才叫我小祖宗，現在妳又駡我混帳小子，好！我便宰了妳，叫妳一家地府團圓去！」

白二娘咬咬牙道：「你眞要殺老娘？」

于阿坤揚起牛耳尖刀，冷冷道：「還以爲我逗妳樂子？」

白二娘脖子一伸，吼道：「我也不想活了，小子呀！來吧，念在我曾當過你一陣子岳母的份上，你下刀的時候要俐落些，來吧！朝我脖子正中切！」

于阿坤右手挽了個刀花，冷芒一束便往白二娘的脖子上面切過去！

「不要殺我娘！」

這突如其來的一聲吼，令于阿坤一震，難道是鬼在叫？

白二娘閉起的雙目一亮，高聲道：「阿足！」

遠處的火光似將燒盡，但一輪紅光仍在，十幾丈外的山道上，很明顯的有一條人影往這邊奔跑。

白二娘撑起上身看。

于阿坤的牛耳尖刀未落下，人也退了兩丈遠。

那黑影，竟然正是死而未死的阿足！上身赤露，抖着二隻大奶子。

阿足被于阿坤在床上雙拳打在兩邊太陽穴，當場昏死在床上，等到草房起火，她又被張八抱出來，如今……

如今她又醒轉過來了。

阿足爬起發覺草屋燒盡，叫了幾聲無人應，突然聞得老娘的吼聲，她便沒命的奔來了。

阿足一見一人正舉刀殺老娘，便尖聲的叫起來。

現在……

白二娘伸手拉道：「女兒，女兒，妳沒有死？」

阿足奔到白二娘身邊，一下子撲過去抱住，叫道：「娘，這是怎麼回事？」

（未完・七）

上文提要： 狠姑婆等到了押後的白眉禪師和慧根後，她率領的先行隊伍，按先鋒、中軍的行軍之道，拉隊直攻武當山，留白眉斷後。白眉不知任駝子、屠青庭已陷入刀陣失手，輕率闖進刀陣，結果慧根受重傷，自己被困。醉果老救走任駝子，遇上火德星君，便砌詞撒謊，故意惹起星君怒火，再將星君耍弄一番……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除下面具找證供　誣說內奸誤機密

因爲火德星君曾以這一招劍法，打敗過不少武林劍術名家，但今晚這糟老頭，卻居然僅以兩個指頭，一夾就着！

不，對方兩根手指夾住劍尖，比鐵指還要堅硬，自己用力掙動，竟然休想掙得動分毫。

瘦小老頭話聲一落，禁不住搖搖頭，兩個手指一鬆，放開了他夾住的劍尖，看他大有感歎之意！

火德星君心頭盡管暗自震駭，但他在武林中乃是數一數二的人物，平日自視甚高，一時不知警惕，反而怒火迸發，口中發出一聲怪笑，喝道：「老小子，你再接我一劍。」

瘦小老頭忽然右手一擋，叫道：「慢來，慢來。」

火德星君畢竟是成名人物，聽他叫着「慢來」，只好聞聲收勢，目視瘦小老頭，冷冷問道：「你還有何事？」

瘦小老頭縮頭聳肩，陪着笑道：「江湖上有一句話叫做『點到爲止』，咱們伯侄兩個(他自稱火靈君還要叫他爲老哥哥，豈非成了火德星君的師伯)餵餵招可以，你可認眞不得。」

瘦小老頭的意思，他還是「師伯」呢！

火德星君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被他一口一聲「老侄台」，如今又是「咱們伯、侄兩個」，這些話，如何不聽得他氣炸肚皮，臉上由紅轉青，由青轉紫，怒極而笑，喉間格格作響，厲聲道：「你配和老夫認眞麼？」

口中說着，右腕一振之間，火靈劍突然爆出一片劍芒，宛如火樹銀花，無數尖錐密集刺出！

他這一手，看去只不過是振腕之間的事，實則這一劍上，少說也刺出了八九劍之多。

由此可見他發劍之快，簡直到了神速之境，他已立意非把瘦小老頭立劈掌下不可。

這下敢情是劍勢發得太快了，瘦小老頭急叫道：「喂，喂，老侄台，你這是怎麼搞的？我老人家又沒戴老花眼鏡來，害得我看都看不清，你不會使得慢些？」

口中說着，一時之間，不覺手忙脚亂，雙手向空亂劃一場。

要知火德星君一振腕發劍，是何等迅速之事？火花流動，密集的劍光，有如電掣雷奔，自然一下就襲上他身前。

瘦小老頭這雙手向空亂劃，正好每一記都拍在劍脊之上，八九下下來，就把火德星君刺出來的八九劍，都給拍了開去。

火德星君脚下不自禁的後退了一步，他目光發直，一張臉漲得色如猪肝，殺氣也愈來愈盛！自己這

一記「烈燄分光」，乃是「火靈劍」法中的絕招，會被人家雙手亂揮，輕易化解？

如果「火靈劍法」眞能如此輕易化解，江湖上早已沒有火靈門這三個字了。

那麼必是此人武功高過自己甚多，才能隨手化解自己的劍法，此人眞是如此高不可測，他一雙火眼，金芒閃動，忽然大笑一聲，左手袍袖一抖，從袖中飛出三點火星，直向瘦小老頭品字形冉冉投去，那是火靈門拿手好戲——「燎原子」，玩起火來了。

火靈門管它叫做「燎原子」，你別看它只是一點火星，遇物即燃，沾到衣上，你連拍都拍不息。除了「噗通」往河裏跳，方可無事，否則休想弄得熄它。

瘦小老頭聳着肩，嘻嘻一笑道：「老侄台，你這叫班門弄斧了，老伯伯我不是叫酒克火麼？」

隨手從他腰後摘下一個黃澄澄的小酒葫蘆來，一手拔開塞子，咕的喝了一口，口中約莫還剩了幾滴餘瀝，才張口朝三點火星噴去。照說，火德星君從袖中飛出來的三點火星——「燎原子」，快得如同流星，那就應該一發即至！

瘦小老頭嘴裏尚嘮叨着，嘮叨完了，才摘下葫蘆喝酒，再把餘瀝噴出來，時間豈非遲得很多了？

但說也奇怪，等他噴出幾滴酒來，那三點火星也正好射到他面前尺許光景，就聽到「嗤」、「嗤」、「嗤」三聲輕響，火星倏然滅去。

火德星君此時那還管得他是何方高人，口中又是一聲沉嘿，身形轉如陀螺，雙袖連揚，但見無數點火星，有如密集的飛蝗一般，閃閃生光朝瘦小老頭沒頭沒腦的飛射過去。

瘦小老頭一手握着酒葫蘆，仰起脖子，咕的猛喝了一口，擧頭朝外噴出，一面呵呵大笑道：「你眞有些不知進退，我老人家一再點醒你，你還是冥頑不靈，把我老人家說的全當廢話，就憑你這點玩意，只能烤烤鴨子，如何燒得着我老人家一點衣角？」

他這一口酒，噴得酒珠四濺，就好像早已分配好的一般，那一點酒珠兒，正好迎上那一點火星兒，你有幾點火星兒，他就有幾點酒珠兒，一滴不多，也一滴不少！

一時但聽「嗤」「嗤」不絕，無數點火星，同時倏地盡滅。

火德星君這回當眞驚駭欲絕，他方才使出來的這一手，叫作「地火燒天」，共計飛出七十二點火星。

就是你跳入江中，這七十二點火星也能把江水燒得沸起來，如今卻被瘦小老頭一口酒就撲滅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兒。

但七十二點燎原子，確確實實是被他一口酒撲滅的，半點也不假，這就只有一個解釋，他張口噴出來的七十二點酒珠兒，每一點酒珠兒中，都含蘊着無上內家眞氣，火星實際上不是被酒珠熄滅的，而是被他內家眞氣振熄的了。

火德星君這一想通了火星被熄滅的道理，心頭這份震驚，豈同小可，暗道：「當今之世，誰有這份神功？」他望望瘦小老頭，拱手道：「今晚火某認栽，咱們後會有期。」

說罷，轉身往山下疾奔而去。

瘦小老頭咕的喝了口酒，聳聳肩笑道：「老侄台，你早該知趣的走了。」

他仍然掛好酒葫蘆，雙手抄起任駝子，也自顧自的走了。

* * *

「刀陣三轉，神形俱銷……」

「四九刀陣」喊聲雷動！

四面八方湧起的刀光，如巨浪掀天，如山岳聳峙。

就是周圍三數丈之外，此刻都已被一片濃重的殺氣所籠罩，但覺鋒鏑四射，森寒逼人！

白眉禪師一柄錫杖，橫挑直劈，使得大開大闔，但任你數十年來享譽武林的白眉老妖，武功如何了得，錫杖使得如何出神入化，「四九刀陣」之中，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但卻連對方一柄刀都沒有接觸到，好像整座刀陣，只捲着凜冽森寒的刀鋒，並無一人。

這對白眉禪師來說，眞是有些心驚肉跳，因爲憑他的修爲，竟然會連對方人影都看不到，何況對方又不止一個人，一座刀陣，共有廿五人之多，廿五個人會看不到一個影子，寧非怪事？

要知「四九刀陣」，內含八卦九宮陣法，兼具了陰陽五行的生尅變化，這轉到第三次(刀陣三轉)已因敵人進退攻守的變化而變化，帶動全陣，換句話說，這種變化，不是以刀爲主，而是以敵人爲主。

這一來，就脫離了一般陣勢的常規，困在陣中的敵人，縱然通曉陣勢，熟諳生尅變化，也無法應付這等正反易位，顚倒奇門的變化。

再加「四九刀陣」每一個人的身法步法也十分奇奧莫測，展動步法，可以使一個人若隱若現，不可捉摸，倏忽變形，隱含高深遁法(君簫初到凉霧山之時，就已發現「四九刀陣」使的是范師叔的「九轉遁形身法」)。

白眉禪師空自揮動錫杖，舞得呼呼生風，連陣中人影和對方交織的刀網，都沒砸上一點，心知此陣另蘊玄機，不可猛攻力搏，他名列十三妖，見多識廣，在經歷了刀陣

二轉、三轉變化之後，一時輕敵之念頓時一掃而空，手中錫杖倏然回轉，改攻爲守，護住全身，緩緩後退了一步。

這一步後退，不由得更使他驚然一驚，原來方才刀陣由「二轉」轉變爲「三轉」之時，白眉禪師自恃功力，企圖先聲奪人，口中暴喝一聲，錫杖起處，猛的往前欺上了一大步，劈面搶攻上去。在他尚未搶攻之時，慧根就伺立在他身後（慧根身負刀傷，正在凝立運氣），那麼此刻退後之際，慧根應該仍站在原地才對。

這前後不過揮杖逼上，和迅即退回，總共也祇是轉眼工夫的事，那知目光一瞥，身後空蕩蕩的那有慧根的蹤影？

不，你才一退，刀陣就隨着逼近，一片耀目刀光，像急轉的一條圓筒，朝中間絞來！這一陣滾滾刀勢，綿密無間，二十五個人手中的二十五柄鋼刀，滙成了一股莫可抗拒的洪流，幾乎使人無法守護。

壓力之强，連白眉禪師都感到舉杖之間，如挑山岳，沉重得使你無法揮動，但你如不揮動錫杖，那就得被二十五柄鋼刀絞成肉泥！

白眉禪師驀地大喝一聲，錫杖起處，使了一招「雲霧瀰天」，舞起一片護身杖影，這下總算給他撩到了。

但聽一陣金鐵狂鳴，環攻近身的刀光，盡被他一杖封架開去，但他一條右臂却也被震得隱隱發麻！這一杖，雖是被他架開了近身的刀光，但近身刀光乍然隱去，另外一片刀光，又像轉筒一般朝中央緊密的絞來。

從每一柄刀上散發出來的殺氣，凜冽如同鋒鏑，就會使武功較差的人，感到不寒而慄！白眉禪師無暇多想，口中又是一聲暴喝，錫杖矯若蛟龍，橫掃出去。

他這一杖橫掃，眞是天崩地裂之勢，罡風呼嘯，發出震耳的濤聲，聲勢之盛，無與倫比。當然，這又是一招硬拚，一陣噹噹金鐵擊撞之聲，連續響起！

當然，近身的一圈刀光，又被他錫杖擋開去了。

但「四九刀陣」，刀光洶湧，就像浪濤一般，一波接一波，後浪推前浪，祇要刀陣未收，這種波浪形的攻勢是永無休止的。

白眉禪師一連揮出了十幾杖，每一杖祇能封架住逼近身前的刀光，連想把人家逼退一步都辦不到。這十幾杖下來，白眉禪師在感受上，比經歷了十幾年還要長，他直覺的感到形勢對自己大大的不妙了。

刀陣一波接一波的攻來，交織如絞的刀光，也一波强似一波，自己必須一杖接一杖的揮出，才能封架住對方攻勢。

這十幾杖下來，內力耗損甚鉅，一條右臂幾乎被震得麻木不仁，再下去將會一杖弱過一杖。以他的功力，大概最多也撐不過百招。

白眉禪師垂蓋在眼皮上的白眉，正在一滴又一滴的滴着汗水，手中依然不停的揮出錫杖。但他明白，落在「四九刀陣」之中，別說是他了，即使武功高過自己的人．也休想衝着出去。

他今晚面臨的不是生死大關，而是練武之人無法超越的能力的極限，一個人終究難與二十五個人滙而爲一的力量抗衡，「四九刀陣」，當眞在劫難逃。

白眉禪師縱橫江湖數十年，忽然間感到萬念俱灰，自古以來，聖賢豪傑，誰個能逃得過一個死字！

但人死留名，雁過留聲，自己死在這刀陣之中，像一顆石子投入潭水一樣，雖有一陣漣漪，但也瞬即消逝，這是自己一生爲惡的報應？

照說自己已經皈依三寶，過去的善善惡惡，都如昨日死，自己本不該再入紅塵，再操屠刀……

他在這一瞬間，忽然大徹大悟，心頭光明，放下錫杖，雙手合十當胸，口中高誦一聲佛號：「南無阿彌陀佛！」

就在他高誦佛號聲中，同時也響起了一個嬌滴滴的少女聲音喝道：「夫人有命，刀陣暫停。」

一片耀目刀光，滾轉如輪的刀陣，刹那之間，靜止下來。白眉禪師頓覺眼前一亮，這才看清圍着自己四週的二十五個黑衣勁裝漢子，懷抱鋼刀，一個個凝神凜立。

若非身歷其境，誰也不會相信，方才祇見刀光，不見人影，原來離自己祇是近在咫尺！

白眉禪師不禁暗暗一歎，這回若非有人喝止刀陣，自己空有一身武功，祇怕也難逃此厄！

哦，「夫人」，這位夫人又不知是誰？竟有如此權威，僅憑一個使女嬌聲一喝，就能把「四九刀陣」喝阻下來。

就在白眉禪師微微出神之際，祇聽那嬌脆的少女聲音叫道：「夫人有請老禪師出陣相見。」

白眉禪師暗暗叫了聲：「慚愧！」

手拄錫杖，緩步從刀陣中走出。由辜松年爲首的二十五名黑衣漢子果然並不阻攔，直等走出「四九刀陣」，才看到陣外一丈來遠，靜靜的站着一簇人。

當前一個面垂黑紗，身穿淡青竹布衣裙的婦人，打扮雖然十分樸素，却有一股雍容端莊的氣概，敢

情就是那位夫人了。

她身後伺立着兩個小鬟，一個一身青衣，一個一身紅衣，都梳着兩條辮子，腰插雙劍，敢情是兩個侍女。稍後，站着四個黑衣老婆子。

左右兩邊林前也各有一簇人影，爲數似乎不少。左首林前一共是六個人，當前一個是手持拂塵，臉型清瘦的青袍道人，他身後五個灰衣道人，各自手持長劍，一望而知是武當派的人（武當遇眞宮觀主凌雲子）。右首林前一排共有二十四個懷抱鋼刀的黑衣漢子，由一個黑鬚飄胸，身穿灰布道袍，肩負長劍，手持馬尾拂塵的道人率領。

祇要看他們打扮，和「四九刀陣」中人完全一樣，分明又是一個刀陣，祇是並未列陣而已。要知這一段話，敍述起來，花了不少筆墨，但在白眉禪師來說，却祇是一瞥間的事兒。可是他目光一瞥之下，雖然不知眼前這位蒙了面的夫人是誰，却認出了其中的五個人來！

四個就是站在青衣夫人身後的四個老婆子，她們正是昔年狠姑婆手下的陰山四醜，獨臂易姥、黑飛狐孟婆婆、嫪姆和珠花娘！

另外一個則是站在右首林前，另一個「四九刀陣」的爲首之人。

此人身穿灰布道袍的道人，却是衡山雙清、衡山派掌門人祁清風的師弟，身爲衡山派右長老的清塵！

白眉禪師心中突然一動，陰山四醜二十年前，就一直追隨狠姑婆，她們不可能另投主人。那麼這位青衣夫人莫非是狠姑婆的師妹冷面觀音常如玉不成？

不錯，一定是她；但最使白眉禪師不解的是，狠姑婆身爲七星會副總護法，奉會主之命，統率人馬，夜襲武當，她師妹怎會反勾結武當派（林左站立的明明是武當凌雲子），率領陰山四醜，在這裏擺下「四九刀陣」，和七星會作起對來！

他心頭疑雲重重，還沒開口，對面常夫人已經先招呼道：「老禪師請了。」

白眉禪師連忙合十道：「夫人見召，不知有何見教？」

常夫人道：「老禪師座下令高徒慧根師父，和另外四位師父，在刀陣之中，身受數處刀傷，幸已施救出陣，尚無大礙，目前在草棚之中休息，就請老禪師領他們離開此地吧。」

白眉禪師又是一怔，原來慧根和四個護法弟子都沒有喪生在「四九刀陣」之中，他望望常夫人，合十道：「夫人……」

常夫人不待他說下去，接着道：「老禪師不用多問，但我有一言相勸，方才老禪師所遇到的，祇是『四九刀陣』的半數罷了。老禪師昔年既已擺脫塵緣，皈依三寶，放下屠刀，已是龍華會上之人，何苦再替邪惡之藪的七星會撐腰，善惡各有因果，願老禪師三思。」

「阿彌陀佛。」白眉禪師雙手合十，說道：「夫人菩薩心腸，慈悲爲懷，今晚若非夫人傳令停陣，老衲萬無倖免之理，老衲敬受教言，此次回去之後定當在我佛面前，懺悔前愆，從此不再出江湖矣。」

說罷，再次合十爲禮，手持錫杖，緩步朝酒店草棚行去。

* * *

慈航殿，祇是武當山北麓間的一座小廟，總共祇有一進大殿，供奉的是慈航普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因爲這裏是登山必經之路，從草店來，已經走了十里山路，到武當第一座的迎恩宮，還有廿里路，這裏正好是歇脚之處。

廟祝就在大殿兩廡擺上幾張桌子，幾條板凳，香客上門，泡上一盅香茗，雖然不算茶資，但喝了茶的香客，多少總得付些香油錢，這份收入，就比普通賣茶還要好得多了，但喝茶的人，夜晚是沒有的。

慈航殿面臨入山坦道，前面是一片平坦寬敞的山坡，左爲山丘，右是深林。

武當派選擇在這裏攔截侵山的七星會賊黨，正是最恰當的地點了。

但到了二更前，不知爲了甚麼緣故，武當派掌教忽然下令，把埋伏在山前的十數處「五行劍陣」，一齊撤走。

這一來，慈航殿前面等於是藩籬盡撤，讓對方的人長驅直入了。

二更過後不久，慈航殿前面的一條青石板山路上，就出現了一條人影，這人脚程極快，不過轉眼工夫，便已奔到慈航殿山門前面，他目光略一瞻顧，就舉步上前，一手推開兩扇木門，走了進去。

他跨進大殿，目光朝四週看了一眼，就迅快的把神龕前面的拜台雜物移開，然後從殿左搬過一把靠背藤椅，放到中間，就退出大殿，一個人在山門前，面向山路，鵠立等候。過不一會，青石板山路上，又出現了一隊人影，奔行如飛，往慈航殿而來。

這一隊人正是七星會副總護法狠姑婆率領的精銳之旅，夜襲武當山來的。

最前面由兩個黑布蒙住頭臉的黑衣人開道（錢神路五爺，黑風怪司東山），接着就是由兩個黑衣大脚婆子抬着一頂軟轎（狠姑婆的座轎）。

轎後是金牛星梁子畏師徒，化名雲驚天的君簫、姬紅藥、雲如天，最後還有八名黑衣勁裝大漢手抱扑刀，看去甚是慓悍。

狠姑婆的座轎剛到慈航殿前面，狠姑婆尖喝了聲：「停轎。」

兩名大脚婆子立即刹住脚步，緩緩把軟轎放下。

這時站在慈航殿山門前面的青衣人迅速趨了上來，躬身道：「屬下祁長泰叩見副總護法。」原來他就是一品刀祁長泰。

狠姑婆在轎中問道：「這裏可曾發現敵踪？」

祁長泰答道：「啓稟副總護法，從這裏一直到迎恩宮，都不曾發現武當派的人。」

狠姑婆道：「很好，咱們就在這裏休息一會再走。」

她話聲甫落，兩個大脚婆子不待她吩咐，已經打起轎帘，狠姑婆緩緩的從轎中走出，朝慈航殿山門走去。

金牛星梁子畏看得暗暗奇怪，心想：「從草店到這裏，才不過十里山路，別說她坐在轎中，有人抬着走，不需自己勞動，就是自己等人，跟在轎後走，這區區十里路程，不過盞茶工夫，也用不着休息，不知這位副總護法，又在葫蘆裏賣甚麼藥了？」

狠姑婆平日又不喜多言，也不喜人家多問，她既然吩咐要在這裏休息，大家自然祇有跟着她走去。

狠姑婆才一舉步，一品刀祁長泰立即巴結的搶在她前面，先行奔上大殿，啪的一聲，打亮火種，在神龕前的供桌上點起了兩支蠟燭。

狠姑婆跨進大門，越過天井，登上石階，一品刀祁長泰躬身道：「副總護法請上座。」

狠姑婆目光一抬，早已看到神龕前面放着一張高背藤椅，不覺微微點頭，表示嘉許，就走到中間，在藤椅上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跟在她身後的錢神路五爺、黑風怪司東山，不待吩咐，就在藤椅兩旁，一左一右站停下來。君簫、姬紅藥、雲如天也祇好跟在兩邊站好，一品刀祁長泰立即趨到雲如天的下首站停。那八名黑衣勁裝大漢手抱扑刀，已在階前像雁翅般排開。這一情形，那像甚麼休息？像是元帥升帳了！

金牛星梁子畏不知副總護法有何舉動，但祇要看情形，必然另有緣故，他乃是成了精的老狐狸了，立即朝他徒弟金傳薪暗暗遞了個眼色，示意他快去站好。

金傳薪那敢怠慢，走到左邊，在姬紅藥下首站好。

祇有金牛星是宮主身份，用不着站班，他點了一筒旱煙，緩緩的吸着，一面含笑道：「副總座在這裏擺設公案，好像要審理甚麼案件。」

他原是半開玩笑，試探着說的，那知狠姑婆忽然一陣呷呷尖笑，接着她那雙森寒碧綠的目光一轉，落到梁子畏的身上，尖聲道：「梁山主說對了，咱們在直搗紫霄宮之前，確實有一件極爲重要之事，必須在這裏先行解決了才成。」

金牛星梁子畏聽得不由一怔，望望狠姑婆，問道：「聽副總座的口氣，好像此事十分嚴重？」

「誰說不是？」

狠姑婆呷呷尖笑聲中，帶着十分憤怒的口氣說道：「咱們如果不先把此事先行妥善處理，咱們此行，祇怕非全軍盡覆不可！」

梁子畏聳然動容道：「會有這麼嚴重，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狠姑婆道：「梁山主稍待就會明白。」

說到這裏，突然尖聲喝道：「祁長泰。」

一品刀祁長泰恭聲道：「屬下在。」急步趨出，站到狠姑婆面前，躬身而立。

狠姑婆道：「你把方才聽到的實情說出來。」

他聽到的實情這話，使得在場之人，齊齊一怔！

祁長泰道：「屬下也祇是聽說……」

狠姑婆道：「老婆子叫你說，你但說無妨。」

祁長泰抬目望望狠姑婆，才道：「屬下方才剛到這裏時，遇上武當派巡山的人，差幸屬下發現得早，就悄悄躲入林中。那一隊巡山的一共有六個人，由一個身穿青袍，面貌清瘦，手持拂塵的道人爲首，他們走近慈航殿附近，祇見一名藍袍道人飛奔而來……」

狠姑婆道：「武當派穿藍袍的道人，那是紫霄宮的護法弟子了。」

祁長泰續道：「那藍袍道人朝手持拂塵的青袍道人躬身一禮，說道：『啓稟五師叔……』」

「慢着！」狠姑婆回頭問道：「武當護法弟子，稱他『五師叔』，該是甚麼人？」

她這話雖沒指明問誰，但目光卻不期而然轉向了梁子畏。

梁子畏忙道：「和武當三子平輩的，那是武當八宮觀主(按武當八宮，爲紫霄、淨樂、迎恩、五虎、遇眞、南岩、玉虛、太和等宮)，唔，此人口稱五師叔，算來該是遇眞宮觀主凌雲子。」

狠姑婆道：「說下去。」

祁長泰道：「那藍袍道人道：『啓稟五師叔，弟子奉掌門人令

諭，請師叔迅即回轉紫霄宮。』

「青袍道人似乎微微一怔，問道：『師叔今晚奉令巡視全山，莫非掌門人有甚麼急事？』

「那藍袍道人躬身道：『回五師叔，方才觀中擒獲了兩名奸細，據說這兩人在七星會中身份極高，一個姓任，好像是十二宮的宮主，另一個姓屠的，則是副宮主……』」

金牛星梁子畏聽得身軀陡然一震，說道：「任駝子、屠青庭會被他們擒住了？」

狠姑婆祇是哼了一聲，揮揮手道：「你說下去。」

祁長泰應了一聲「是！」，續道：「青袍道人驚異的道：『紫霄宮會有奸細闖了進去！』

「藍袍道人躬身道：『弟子聽說三師叔(無量子)早就得到消息，在紫霄宮設下了埋伏，才把奸細擒住的。』

「青袍道人問道：『那麼掌門人召我回去，不知又是爲了甚麼？』

「那藍袍道人躬身道：『掌門人召集的不止五師叔一位，其他六位觀主，都限三更以前，全數趕到紫霄宮去。』

「青袍道人訝然道：『那爲甚麼？』

「藍袍道人道：『三師叔接到……飛鴿傳書……七星會定在三更時分，夜襲紫霄宮……』」

狠姑婆尖聲怒笑道：「老婆子率衆前來，本來也並無偷襲之意，祇是咱們夜襲紫霄宮的消息，是如何走漏出去的呢？」

說到這裏，忽然「唔」了一聲，說道：「無量子接獲飛鴿傳書，這飛鴿莫非是咱們這裏放出去的？呷呷呷……老婆子眞想不到咱們眼前數得清的幾個人中，居然還有替武當派傳遞消息的人！」

她一雙綠陰陰的三角眼中，精芒暴射，從左到右，一個個的逼視着衆人，似是想在眼前幾人之中，找出替武當派傳遞消息的人來。站在兩旁的人，祇有自己心裏明白，知道自己並沒替武當派傳遞消息，但也被她看得有些惴惴不安。

狠姑婆尖聲喝道：「祁長泰。」

祁長泰心頭一緊，趕緊躬身道：「屬……屬下在。」

狠姑婆目露兇光，厲聲道：「你分明還有隱瞞之處，當我老婆子聽不出來麼？」

祁長泰心情微震，連忙俯首道：「屬下不敢，屬下沒……沒有……」

狠姑婆霍地站了起來，呷呷尖笑道：「你還敢欺瞞老婆子，我就先斃了你！」

右手鳥爪般的五指，勾屈似鈎，作勢待發！

祁長泰連連躬身道：「副總座明察，屬下……屬下不敢……」

狠姑婆右爪未收，厲聲道：「你有甚麼不敢？不敢說出來？還是有甚麼顧忌？你祇管說，說錯了也不要緊，一切自有老婆子作主。」

祁長泰望望站在兩邊的人，囁嚅的道：「屬下……」

狠姑婆道：「沒關係，你怕得罪人，可以用『傳音入密』告訴老婆子。」

祁長泰應聲「是！」忽然走上一步，低聲的說了幾句。

在場衆人，都非常關心祁長泰說的不知是否自己？

因此所有目光也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祇是祁長泰說得極輕，誰也沒有聽到。

「呷呷呷……」

狠姑婆忽然發出一串狠嗥般的尖笑，笑聲刺耳已極，接着尖聲說道：「其實你不說，老婆子也早就懷疑是他了！」

他，這會是誰呢？就在大家猜疑不定之際，狠姑婆揮揮手，命祁長泰退下。

祁長泰朝上躬身一禮，才退到左首原位站住。

狠姑婆尖聲叫道：「梁山主。」

梁子畏趕緊朝上拱拱手道：「兄弟在。」

狠姑婆道：「你是多年老江湖了，你給老婆子瞧瞧，咱們這些人中，有誰臉上戴了人皮面具？」

她此話一出，聽得君簫心頭不期「咚」的一跳！自己雖然並沒有給武當派傳遞消息，但自己臉上却戴了人皮面具，如果梁子畏認出來了，說也說不清。但事已至此，祇好硬挺下去，也許巧手書生宓必昌製作的人皮面具，他們不易看得出來，亦未可知。

姬紅藥更是生性好奇之人，狠姑婆雖然沒叫她檢查，她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却轉來轉去，朝衆人臉上轉個不停。她當然不會去打量君簫的，因爲他，是她心中最信賴的一個人，自然不會是戴了假面具的了。

梁子畏一手摸着花白鬍子，陪笑道：「回副總座，祁長泰既已說出誰來了，兄弟之意，還是要他自己向副總座自首的好，祇要他坦誠招供，副總座也不妨網開一面，從輕發落。」

此人果然是個老奸巨猾、極工心計的人，要人坦誠招供，從輕發落，豈不是哄騙人家自己說出來最動聽的詞句麼？

狠姑婆尖笑道：「梁山主說得極是，祇要他肯自首，老婆子自然從輕發落，祇是他萬一不肯說出來呢？」

梁子畏道：「副總座給予他自新之路，他如果還不知好歹，副總

座不妨當衆公佈，不怕他不俯首認罪。」

狠姑婆呷呷尖笑道：「好計策！」她目光掠了梁子畏一眼，緩緩說道：「梁山主臉上可是也戴着面具麼？」

梁子畏聽得不覺一怔，連忙陪笑道：「沒……沒有。」

狠姑婆呷呷尖笑道：「老婆子自信老眼還沒花到連戴了人皮面具都看不出來，梁山主何妨取下來，讓老婆子瞧瞧？」

在場之人聽得個個心下狐疑不已，暗道：「莫非給武當派傳遞消息的，會是金牛星梁子畏？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就以他身任金牛宮宮主不說，他梁子畏昔年就名列十三妖，怎麼也不可能會和武當派暗通聲氣。」

梁子畏聽狠姑婆要他取下面具來，不禁臉色微微一變，依然陪笑道：「副總座怎麼和兄弟開起玩笑來了？」

他臉上笑得顯然極爲勉强。

狠姑婆臉色一沉道：「老婆子從不和人開玩笑，我要你取下面具來，給我瞧瞧，這是命令。」

梁子畏大笑道：「副總座這就錯了，兄弟配合副總座行動，接受副總座指揮，是指在進攻武當山的『行動』，至於兄弟私人之事，兄弟可以不接受。不錯，兄弟臉上戴了面具，就算當着教主，兄弟也可以不拿下來。」

他果然戴着人皮面具。

狠姑婆目中兇光暴射，尖笑道：「教主面前你可以不拿下來，老婆子面前，你就非拿下來不可。」

梁子畏氣憤的道：「這麼說，副總座是在懷疑兄弟了？」

狠姑婆道：「不錯，老婆子不妨老實告訴你，給武當派通風報訊的內奸就是你！」

「會是兄弟？」

梁子畏幾乎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怒嘿一聲道：「可有證據？」

狠姑婆道：「你承認臉上戴了面具，不就是證據麼？」

梁子畏突然仰天大笑，接着目光一凝，注視着狠姑婆，凜然道：「妳不是狠姑婆！」

狠姑婆尖笑道：「老婆子貨眞價實，如假包換。」

梁子畏機伶伶一顫，駭然道：「妳……妳會是眞的狠姑婆？」

（他第一句說：「妳不是狠姑婆」，第二句却說：「妳會是眞的狠姑婆」？這兩句話，乍聽起來，似乎前後矛盾，但讀者不妨仔細推敲一下，就不難明白了矣）。

狠姑婆目顧左右，微微一哂道：「此人喪心病狂，語無倫次，你們給我拏下了。」

她喝聲方落，錢神路五爺、黑風怪司東山兩人已然一左一右閃身而出。

路五爺喝道：「梁子畏，你束手就縛，還是要路五爺動手？」

司東山道：「副總座面前，你敢頑抗麼？」

梁子畏心頭又急又怒，一招手，命他徒弟金傳薪和他背貼背站立，一面大聲道：「路五、司東山，你們且住。」

路五爺道：「你還有何說？」

梁子畏道：「她不是副總護法。」

司東山道：「她不是副總護法，誰是副總護法？」

梁子畏道：「她是狠姑婆。」

路五爺笑道：「她本來就是狠姑婆。」

司東山沉喝道：「路兄不必和他多說。」

揮手一掌，朝梁子畏拍了過去。他外號黑風怪，一向以掌力威猛著稱，這一掌祇不過使了八成力道，掌勢出手，快如迅雷驚霆，嘯風如濤，迎面湧到。

梁子畏來不及拔劍，右手抬處，硬接司東山一招，但聽「啪」的一聲，兩掌接實，兩人被震得各自後退了半步。

就在兩人身形一滯之際，路五爺蹈隙而入，口中喝道：「梁子畏，你給我躺下！」

左手五指箕張，使的是大擒拿手，猛朝梁子畏肩頭抓落。

金傳薪原和他師傅梁子畏背貼背站立，但因梁子畏和黑風怪對了一掌，被震得往後斜退了一步。此時金傳薪正在他師傅的左首，睹狀那還猶豫，劍光閃處，揮手一劍，斜削路五爺的手腕。

路五爺那會把一個乳臭小子放在眼裏，口中沉嘿一聲，飛起一腳，使了一記「魁星踢斗」，向他執劍右腕踢去。

金傳薪平日縱然武功不弱，但在路五爺這等高手面前，他祇像一個才會走路的孩子罷了，祇聽他口中「啊唷」一聲，連人帶劍翻了一個觔斗，跌出去一丈來遠。

祁長泰更不怠慢，倏地跨上一步，手起指落，連點了他身上三處穴道。

路五爺的左手依然五指箕張，朝梁子畏肩頭抓落。

梁子畏右手格出，左手直豎如刀，猛劈路五爺右肩。

司東山第一招已試出梁子畏一身功力，似乎不在自己兩人之下，趁機欺上，封閉了梁子畏的退路，揮手又是一掌，猛朝梁子畏攔腰就斫。

梁子畏名列十三妖，一身修爲，原也極爲精深，但他面對這兩大高手，以一敵二，三五招下來，

就被迫處於下風。

對方二人一掌又一掌的連續擊來，記記如巨斧開山，此起彼落，打得金牛星梁子畏祇好堅守門戶，再無還擊的餘地。他身上明明佩着長劍，竟然連拔劍的時間都騰不出來，你說有多緊張？

梁子畏越打越覺心寒，眼看自己徒兒已落人手，但此時也顧不得了，三十六計，自然走爲上策，心念閃電一動，正好黑風怪司東山一掌從右肩劈來，他猛一側身，左掌一記「廻風舞柳」，橫擊出去，雙掌交擊，發出一聲蓬然大震，直震得他眼前金星亂閃，咬緊牙關，趁勢雙足疾頓，直向殿外竄去，去勢之快，宛如離弦之矢！

狠姑婆大馬金刀據坐上首，沒想到他會打了不過三五個照面就趁機逃走，不覺虎地站起，尖喝一聲：「你還往那裏走！」

但就在她堪堪站起，路五爺、司東山同聲怒吼，追踪撲起的當兒，只看到青影一閃，有人在電光石火之間，一下擋住了梁子畏的去路！

也沒有看清那青影是如何出手的，但聽梁子畏口中悶哼一聲，砰然往地上跌坐下去，再也站不起來。

路五爺、司東山同時刹住身形，這才看清出手制住梁子畏的那道青影原來就是雲驚天。

狠姑婆並不知道雲驚天就是君簫，不禁目射奇光，看了君簫一眼，暗道：「此人輕輕年紀，竟有這等高絕的身手。」一時不覺呷呷尖笑道：「好，年輕人，你這一手要得。」

雲驚天躬身道：「副總護法誇獎了。」

姬紅藥根本就沒有發覺站在身邊的雲大哥是幾時閃出去的，此時聽到狠姑婆的誇獎，才知道是雲大哥出手，把梁子畏制住了，她臉上覺得十分光彩，縱身掠了過去，一手挽住了他臂彎，喜孜孜的道：「雲大哥，你出手眞快，我連看都沒看清楚呢！」

站在他們對面的雲如天，這一瞬間，一雙清澈如水的眼神，祇是盯着君簫，不住的打量。

他似是也被君簫方才露的這一手，看得有些發怔！

不，他目光之中所流露出來的，是深思，是疑惑，似乎使他猶豫不決，還帶着幾分妒忌。

這也難怪，他(君簫)身邊終日跟着一個貌美如花、多情如水的姬紅藥，已夠令人羨慕！

這回當着這許多人面前，不，當着副總護法，她居然挽着他手臂，一口一聲的「雲大哥」，叫得這般親熱，叫雲如天看得心裏那得不起了醋味兒？

狠姑婆早已回身又坐了下去，尖聲道：「司東山，你把他提上來。」

司東山答應一聲，一手抓住梁子畏後頸，把他提到狠姑婆面前，砰的一聲，擲到地上。

梁子畏穴道受制，身子動彈不得，口却能言。

司東山這一擲，力道極猛，幾乎把他一把老骨頭都擲散了，忍不住哼出聲來，雙目乍睜，厲聲道：「狠姑婆，妳把老夫殺了吧！」

狠姑婆呷呷笑道：「梁子畏，老婆子這樣殺了你，如何向教主交代呢？」說到這裏，朝司東山吩咐道：「你把他臉上的假面具揭下來。」

司東山俯下身去，在梁子畏臉上、耳後，項頸等處，仔細看了一陣，竟然找不出一點痕迹，不覺搔搔頭皮，回頭道：「路老五，你過來瞧瞧，這老兔崽子臉上，可能是易了容。」

路五爺走上兩步，伸出兩個指頭，在梁子畏臉皮上按了按，說道：「戴了面具沒錯。」

司東山道：「兄弟怎會看不出來？」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嚴元伯、燕子飛等人在別有天開會，經過孫九峯鑑定絲絹，証明是原本「掌譜」的，於是設計將柳青青和卡三娘互易容，將柳青青綁在床上，誘黑龍會的人來救她，而將卡三娘押往牢獄內，瞞過對方和自己人的耳目，務將黑龍幫的主腦人物擒住，希望血手印的事情能眞相大白，這時，突然有人向綁在床上的柳青青叫三娘……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雙方各執一詞　冀求動武解決

柳青青想弄清楚，來人究竟身在何處，故意提高嗓門道：「說甚麼？我聽不清楚，大聲點。」

「在妳的床鋪下面，有一塊地板是活動的，掀開地板，有一條通道，可以從那裡逃。」

這一次，柳青青聽得眞切，聲音來自地下，而且甚是耳熟，道：「不行呀，我被人綁在床上，掀不開地板，也逃不走。」

「燕子飛有沒有派人看守？」

「外面有，屋內祇有我一個人。」

「好，別聲張，我們馬上就來。」

經過一陣可怕的沉寂後，柳青青聽到床下有吱吱喳喳的異聲，因爲有床板擋着，甚麼也看不見，恨得牙癢癢地在心裡罵道：「子飛也不曉得死到那裡去了，都是那個狐狸精在搞鬼。」

心念間，床下一下子冒出來三個人，蒙面的黑龍會長小洋芳子面向柳青青，田風、何一川背向而立，各據一方，緊盯着前門後窗，手中的寶劍業已出鞘。

柳青青內心驚駭不已，表面上則裝出歡欣的樣子。

小洋芳子注目少頃，道：「三娘，委屈妳了。」

二人相距不過五尺，柳青青深恐被她看出破綻，但在這種情形下，又不能不說話，祇好模仿卡三娘的語調道：「死丫頭，別光說不練，還不快來解繩子。」

在此時，柳青青暗將全身眞力運集雙掌之上，隨時準備作雷霆一擊。

潛伏暗中的嚴元伯、孫九峯、張鐵虎早已準備就緒，立刻就會現身殺敵。

幸虧嚴元伯的易容術天下第一，幸虧裝得維妙維俏，也幸虧室內燈光不亮，毒玫瑰沒有看出破綻，走上前去，替柳青青解繩子。

繩子祇是做個樣子，並沒綁實，柳青青不敢讓她眞來解，就在小洋芳子接近的那一刹間，柳青青乘其不備，出其不意，雙手齊出，一扣腕脈，一抓面紗。

雙方近在咫尺，面紗應手而落，果然是鶯鶯姑娘，柳青青怒叱道：「鶯鶯，櫻櫻，小洋芳子，當眞是同一個人，妳簡直是一隻狡猾的狐狸。」

小洋芳子的反應也不慢，沒被柳青青扣住，倏地暴退三步，拍出一掌，大驚失色道：「妳是甚麼人？」

柳青青乍然一躍而起，除去易容膏，恢復了本來面目，左右開弓，以雷霆萬鈞之勢攻向毒玫瑰。

她站立木床之上，居高臨下，全力施展，威猛絕倫，小洋芳子也

不是省油的燈，立即反手還擊，口中喝問道：「卡三娘呢？」

「上西天啦！」

砰！二股剛猛的掌力撞在一起，木床立告震得稀巴爛，木屑碎片四射，柳青青彈身倒飛，退至牆邊。

櫻櫻更慘，震得暈頭轉向，馬步不穩，胸腔之內血氣翻騰，連退數步，撞上身後的牆才停下來。

這還是室內空間太小，長鞭施展不易，小洋芳子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與此同時，屋樑上跳下了孫九峯，以五雷貫頂之勢猛攻田風，門後米缸內竄出了張鐵虎，「分花拂柳」、「靈蛇出洞」、「長虹貫日」，迎面就是三招快攻，疾取何一川上盤三處要害。

張鐵虎的攻勢凌厲至極，屋內狹小，閃躲困難，何一川退避無路，一屁股坐在窗下的一個木箱上。

「哎呀！」

似火燒屁股，又似坐上針氈，何一川慘叫一聲，又彈飛起來，臀下冒出一股血箭，被藏身木箱內的嚴元伯一劍刺中。

孫九峯凌空墜擊，田九段同樣消受不起，左臂之上硬挨一掌，痛得他嗚哇怪叫，頭上的一蓬亂髮，被孫九峯一劍削平，當場踉蹌而退，栽坐牆角。

彈飛起的何一川霉運當頭，撞到了椽樑，又反震回來，張鐵虎眼明手快，又補上一掌，嘩啦啦一串響，何一川被震得破窗而出，當場頭破血流，死在人工湖中。

勝負祇在指顧間，稍縱即逝，柳青青叱一聲：「妳上路吧，別讓閻王等太久！」揚掌攻向小洋芳子。嚴元伯、孫九峯合力夾擊田九段。張鐵虎解決了何一川後，也掉轉頭來圍攻毒玫瑰。

小洋芳子的會長眞不是白當的，在這樣危如纍卵的時刻，依然鎮靜異常，吼聲如雷道：「姑奶奶和你們拚了！」叱聲中，玉掌掀起一片狂濤，彷若一隻受傷的雌虎，全力反撲。

毒玫瑰不愧爲是一會之長，確有過人之處，看似捨命不要，實則以進爲退，發瘋也似的連攻了十二掌，打翻了油燈，趁室內大暗，大家摸不清方向的當兒，拉着田風退入地道中。

張鐵虎弄來一支火把，早已沒有了二人的影子，柳青青當機立斷，一馬當先衝進地道追去。張鐵虎緊隨在後，以火把照明。

地道很陡，一直向下，下降兩丈多，已達底部，孫九峯、嚴元伯接踵而行。

高舉火把，極目望去，目力所及之處，那有田風、毒玫瑰的影踪。

猛聽轟隆隆！一聲巨響，接着是一陣水柱激射的聲音，脚底下很快就淹上水來。

柳青青驚呼道：「糟糕！小洋芳子把地道破壞了，咱們快上去！」

直到此刻，燕子飛才匆匆趕到，在地道出口處差點和孫九峯撞個滿懷，忙道：「下面的情形怎麼樣？」

緊跟在孫九峯之後上來的嚴元伯告訴他實情，道：「燕老弟，快說說外面的情況吧。」

燕子飛道：「外面雖有批黑龍會的人相繼闖入，雙方纏鬥一陣，各有傷亡，但安排在各處的埋伏發揮作用，並無人侵入花廳。現在想起來，那祇是佯攻，故佈疑陣，藉以轉移我們的注意力，黑龍會的主要目的是想救出卡三娘。」

花廳四周人工湖內的水在急劇減少，地道則飛快上升，孫九峯拍去身上塵埃，道：「柳姑娘裝得眞像，九峯以爲她就是卡三娘。」

燕子飛道：「這一點還要請張總、孫大人見諒，爲了增加成功的成算，故而事先未曾言明。」

張鐵虎道：「兵不厭詐，理當如此。」

柳青青走在最後，一上來就冷言冷語道：「哼，費盡心思，絞盡腦汁，最後還不是白忙乎，都是你，要是少吃一口雁翅膀，少吃一隻鷹爪子，早將田風、毒玫瑰生擒活捉了。」

燕子飛自知理虧，陪笑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她……我……」

一門之隔，如意夜訪別有天的事柳青青聽得一清二楚，道：「別找理由了，那鬼丫頭調虎離山不成，只好移樽就教，改用緩兵之計，最後一招則是庸俗不堪的美人計。」

「青青，她身份未明，也許跟黑龍會根本不相干，今夜之事純屬巧合。」

「天下沒有那麼多巧合的事，要是我早就把她劈啦。」

「伸手不打笑臉人，殺人總要有足夠的理由才行。」

「哼，笑裡藏刀更可怕，我很懷疑青龍會就是由她領導，你這樣曲意呵護，等於是在玩火。」

越想越氣，話出口後，人已拂袖而去，兀自返回自己的臥房。

湖水已漏乾，地道悉被泥污堵塞，連何一川的屍體也埋進崩塌的地下去了。黑龍會的人早已全部退走，一場暴風雨就此告終。

燕子飛的心情很亂，那還有心思去追究地道的來龍去脈，孫九峯

等人一走，便跑進柳青青的房裡陪不是去了。

* * *

正陽樓金掌櫃的寬大客廳內，鋪的是波斯的特級地毯，坐的是雙龍交抱的雕花大椅，銀質器皿發出耀眼光輝，巨富之家，氣派的確不同凡俗。

燕子飛啜了一口香茗，道：「金掌櫃，本俠此來是想知道，別有天的地下怎麼會突然冒出一條地道來？」

金百萬恭謹有禮的回說：「燕大俠，柳姑娘，不瞞二位，當小老兒看到地裂水瀉的情形時，同樣大吃一驚，莫名所以。」

柳青青偏過頭來，望着金百萬，一臉疑雲道：「金老闆，這可不是挖條溝渠扒個洞的小事，如此浩大的工程，你會不知道？」

「事實確是如此，小老兒買下這片產業後，除表面曾加翻修外，地下從來沒動過。」

「你是何時買下的？」

「差不多二十年前。」

「向誰買的？人在何處？姓甚名誰？」

「賣主是一位經營飯莊的富豪，脫產後據說遷往南洋，已老死他鄉，姓名則已不復記憶。」

燕子飛微蹙雙眉，追根究底道：「別有天是建築在湖水之上，換句話說，地道必須通過湖水，才能進入地下，只要水乾涸，便可一目了然，難道這二十年就沒有乾過？」

金百萬道：「燕大俠說對了，是一直沒有乾涸。」

「這就奇了，不換水豈不要臭死？」

「不會，湖底有個活泉，湖面有好幾個排水孔，永遠不會臭，也永遠不會乾，不信兩位且拭目以待，不出三天，湖水又會滿起來。」

柳青青道：「不用問，地道的出口金掌櫃自然也不清楚囉？」

金百萬搖頭苦笑道：「是啊，小老兒對地道的存在一無所知，怎會曉得出口在那兒，買這產業之時，賣主根本不曾提起，八成他自己也是向別人買來的，地道存在的時間可能已經很久很久囉。」

正陽樓的大掌櫃一問三不知，推得一乾二淨，這些死無對証的話，實在無從查考。燕子飛不死心，打破砂鍋問到底道：「怪事，你身爲主人都不明白的事，扶桑倭寇是如何得知的？」

金百萬攤開雙手，一臉無可奈何的表情，道：「江湖上的事光怪陸離，無奇不有，豈是生意場中人所能理解，這事應從歹人身上追查才是，本樓上下人等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柳青青見問不出個所以然來，換了一個話題道：「承金掌櫃盛情，曾送給我們一個廚子的事沒忘吧？」

「記得，記得，那女娃兒人標緻，手藝更是頂尖的，燕大俠贊她菜燒得好，所以才送過去侍候兩位。」

「可知此女的身份來歷？」

「她自己說曾做過一位御廚的得力助手，其他就不清楚了。」

「你們用人就這樣馬虎，不查明來龍去脈？」

「我們開館子的，只問手藝，不問出身。」

柳青青玉面一沉，怒溢雙眉，聲音也提高許多，道：「金大掌櫃，有一件事你也許還不知道，潛入地道，毀了地道，又從地道逃走的歹人正是你好心送給我們的廚師鶯鶯。」

金百萬聞言大吃一驚，人也呼的站了起來，誠恐誠惶的道：「燕大俠，一開始小老兒就說過，鶯鶯是新來的，對她的一切我可一點也不瞭解，當時嚴大人也在場，可以做証，這事跟正陽樓毫不相干。」

燕子飛道：「白天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本俠只是過來問一下，並無別意。」

門外進來一名小廝，跟金百萬說了幾句悄悄話，金百萬立道：「快請！快請！」

不一時，石大勇大踏步的走進來，金百萬堆下一臉的諂笑，道：「石大人請上坐。」

看看外面，見並無人跟進來，金百萬又道：「老太師不是也來了嗎，怎麼不進來坐坐？」

石大勇時而趾高氣揚，大呼小叫，時而貪生怕死，畏首畏尾，十足的紈袴子弟，柳青青最討厭跟這種人在一起，道：「子飛，咱們該走了，金掌櫃有貴客，別掃了人家的興。」

出乎意料之外，石大勇竟出手相攔：「且慢，石某正是來找二位的，因在別有天未遇，小陶叫咱家來正陽樓這邊瞧瞧。」

「有何貴幹？」

柳青青的話很冷，人仍在繼續前行，一副不耐煩的樣子。

石大勇緊跟在後，神情急躁道：「是關於貴妃的事，又有新消息。」

燕子飛回頭望一眼，道：「甚麼消息？快說呀。」

石大勇道：「事情緊急，一時間也說不清楚，我們在路上邊走邊說吧。」

這時，已至正陽樓大門口，一眼便瞧見馬路上停着一輛豪華馬車，石太師端坐前排首位，中排還

坐着一位牧童打扮的少年，車前有四名家丁開道，中州四煞神采飛揚，各騎一匹高頭大馬殿後，氣派不小。

燕子飛、柳青青不敢怠慢，趨前向石太師行禮致意。金百萬三步併作二步的跑出來，卑躬曲膝的道：「老太師既已大駕光臨，何不下來憩憩，也好讓小的孝敬三杯水酒。」

石太師道：「老夫有急事，不便停留，改日再來打擾。」

石大勇請燕、柳二人坐後排，他自己則與那少年坐一起，車伕一聲吆喝，一行十餘人浩浩蕩蕩離開正陽樓，奔往城外。

一出城門，便轉向西南，燕子飛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希望石總能揭開這個悶葫蘆。」

石大勇指着身旁的牧童說：「消息是這個娃兒帶來的，兩位可以直接問他。」

柳青青見這孩子眉清目秀，十分可愛，拍一下他的肩膀，笑道：「小弟，你叫甚麼名字？幾歲了？幹甚麼的？」

牧童側轉身來，望着柳青青，怯生生的道：「我……叫大牛，十四歲啦，是……是放牛的。」

「你曾經見到過石貴妃，是不是？」

「我是見到過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她說她是石……貴妃。」

「在那裏？是不是一個野廟的地下室？」

「不對，是在一個山洞裡。」

「你到山洞裡去幹甚麼？」

「我在外面放牛，是她叫我進去的。」

「你進洞後，有何發現？」

時間久了，大牛不再怕生，說話也流暢多了，道：「進去後，看到一個女人，被捆綁在一塊直立的石頭上，好可憐啊。」

燕子飛和顏悅色的接口問下去，道：「那位漂亮的女人見到你以後有何反應？」

牧童道：「她求我跑一趟太甚麼府，啊，對了，是太師府找石老太師，趕快派人去救她，她說老太師會給我銀子。」

「嗯，我想老太師是該謝謝你，會給你銀子的。」

大牛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元寶來，眉開眼笑道：「老太師好大方啊，賞了我一個大元寶，大牛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銀子。」

燕子飛道：「恐怕連你爹也沒見過元寶是長的還是扁的。」

一提到爹，大牛幾乎要掉下淚來，道：「我爹早死了，不然也不會去替人家放牛。」

柳青青安慰了他幾句，道：「大牛，你是那一天才發現石貴妃的？」

「昨天快要日落的時候。」

「她有沒有說在山洞裡待了多久了？你以前怎沒發現？」

「她說是前天夜裡才來的。」

「就她一個人？」

大牛見問，顯得忿忿不平的樣子，道：「本來我以爲就她一個人，可是，當我離開山洞，準備回家時，又見到兩個好兇好兇的壞蛋，拿着好多好吃的東西回來，還狠狠的罵了我一頓。」

燕子飛道：「無緣無故的，爲何要罵你？」

大牛噘起小嘴，一臉不悅道：「他們趕我走，不準我再去那裡放牛，不聽他們的話，就要把我的牛殺掉。」

「後來，你有沒有再去？」

「沒有，今天大清早就進城來了。」

馬行甚速，北京早已遠遠拋在後頭，經過一大片麥田，幾戶人家，沿着山邊，放馬疾馳。

山路由低而高，蜿蜒曲折，左側翠巒環峙，右側梯田連綿，水波似的麥浪，煞是壯觀，山上的野山茶一片嫣紅，令人精神爲之一爽。

不一時，已至梯田頂端，山路已盡，崎嶇難行，只好棄車馬步行。

再行片刻，大牛指着脚下山坳裡的三間破舊茅草屋道：「那就是我的家。」

柳青青道：「那個漂亮的女人在那兒？」

「快到啦，就在前面的山溝裡，那個地方路遠草多，許多懶惰的牧童都不願意去，所以我的牛比他們的牛肥好多好多啊。」

「大牛，你今天不在家，誰替你放牛呀？」

「我娘替我放，大概就在這附近。」

一直不曾開口的石太師忽然說道：「小鬼，別牛啊娘的說個沒完沒了，快說貴妃藏在何處？」

這時，已繞過山頭，到達山後，一條蒼翠碧綠的山溝展現眼前，大牛道：「到啦，就在這裡面。」

當先一蹦一跳的，領着大夥往山溝裡跑。跑不多遠，乍然驚叫一聲：「娘！」哇的放聲大哭起來。

燕子飛、柳青青相顧失色，快步趕過去一看，不禁怔立當場，只見一個四十上下的村婦，被人以「血手印」掌力震斃在地，死狀極慘，大牛伏在亡母遺體上，呼天搶地，哭得死去活來。

對一個手無寸鐵的輭弱村婦，竟以武林絕技「血手印」行兇，簡直沒有人性。燕子飛氣得虎目暴張，柳青青同樣柳眉倒豎，石大勇却不

耐煩的嚷嚷道：「喂！小鬼，死都死啦，哭也無益，快帶我們找貴妃娘娘去。」

白頭翁如響斯應，一把抓起大牛，向前疾行。

大牛抹了一把淚，拚死拚活的掙脫白頭翁的掌握，道：「哼，你也不是個好東西，如果死的是你娘，你會不難過？」

一眼瞧見自己的牛就在前面不遠，跑過去踢了一脚，破口大罵道：「我跟娘說得好好的，叫她不要到這個山溝裡來，一定是這個畜牲曉得這裡草多，自己跑來的，害娘在後面追趕，遭了那兩個壞蛋的毒手。」

想至傷心之處，又趴在牛身上哭起來。

石太師不耐久等，又命鐵大錘半推半拉的催趕大牛前行。

再向前走了百十來丈，已至山溝盡處，一棵老松樹的後方，出現一個山洞，大牛道：「就是這裡啦，你們自己去看吧。」

他心念亡母，話一說完便沒命也似的朝母親伏屍之處跑去。

洞口不大，裡面却很深，黑乎乎的深不見底。燕子飛招招手，和柳青青携手踏入洞內，中州四煞居中，石大勇父子戰戰兢兢的走在最後，四名家丁則暫留洞外守護，以防不測。

入洞稍久，已可辨物，洞頂鍾乳嶙峋，地下濕漉漉地，寒意襲人。深入三丈餘，洞路左彎，地勢亦告寬敞許多，復有光綫射入，較前明亮不少，前方有一石柱筆立正中，上面存留一段被剪斷的繩子，旁邊還有一堆燃盡的薪炭，以及吃剩的果皮骨屑等雜物。

「玉娘！玉娘！」

「妹妹！妹妹！」

石太師父子大聲喊叫，但聞四壁回音嗡嗡，那有石貴妃的影子。

燕子飛撥開灰燼一看，裡面還有火苗，道：「他們剛走，現在追還來得及。」

一行人急忙掉頭往回走，甫至洞腰，一名家丁在洞外呼喊道：「老太爺，貴妃娘娘在山頭上。」

陡然間，老邁的石如山彷佛着了魔中了邪似的，跌跌撞撞的衝出洞去，仰望山巔，果見自己的寶貝女兒就站在山峯稜綫上，扯開嗓門叫嚷道：「爹，我是玉娘，快來救我，快來救我呀！」

聲音凄厲，語調急迫，顯見處境險惡，情況急迫至極。

石貴妃的兩旁，各有一名身着素衣的男子挾持，因爲她是扭過頭來說話，故面目依稀可辨，那二人背對大家則無從辨認。

燕子飛道：「青青，看身材石貴妃眞的有點像小洋芳子。」

柳青青道：「看背影，這兩個歹徒亦似陳恭、柯友德。」

石太師救女心切，一面放步登山，一面大聲吆喝：「玉娘，不要走，纏住他們，爹現在就上來救妳！」

喘了一口大氣，又對隨行的燕子飛道：「如今鐵証如山，罪行明確，老夫命立刻逮捕，就地正法！」

燕子飛道：「老太師請放心，不論何人，只要罪証確鑿，燕子飛一定秉公處理，絕不輕饒。不過，那二人只是很像陳恭、柯友德，事實是否如此，尚在未定之天。」

挾持石貴妃的兩名素衣男子硬將她的頭扭轉過去，强行押走。

「爹，哥哥，快來救我，快來救我，快來……」

聲音漸喊漸小，人影愈遠愈模糊，終至不聞不見。

石大勇瞪了中州四煞一眼，道：「大爺花錢請你們來可不是讓你遊山玩水的，還不給我快追。」

逍遙客如夢初醒，躬身一諾，領着白頭翁、駱飛絮、鐵大錘一陣風似的奔上山去。

石如山貴爲太師，養尊處優慣了，石大勇同樣中看不中用，兒子挽着老子，哼啊哈地往上爬，走沒多遠老太師便走不動了，最後還是由家丁背上山的。

燕、柳動作最快，先一步登上山頂，但見野花遍地，但聞百鳥爭鳴，那還有石貴妃的倩影。

石太師心急如焚，坐在一塊大石頭上發號施令道：「你們發甚麼楞，還不快搜！」

中州四煞及家丁，立即遵命散開，四出搜山。

無巧不巧，灌木叢中及時冒出兩個人。

一個是柯友德。

另一個是陳恭。

二人爲師守孝，皆全身素衣，與挾持石貴妃的人一個樣兒。

燕子飛卓立如山，沉聲道：「兩位來此做甚？」

陳恭登上山頭，望了石大勇父子一眼，道：「我們得到消息，說石貴妃就隱藏在附近一帶，所以前來一看究竟。」

「消息是從那裡得來的？」

「在一家酒樓內，從兩個陌生人的談話中聽來的。」

「可有石貴妃的芳踪？」

「沒有，搜遍了半座山，毫無所獲。」

「那邊死了一個放牛的村婦，知道嗎？」

「不知道，我倆是從山這邊上來的。」

「那麼，可曾看到兩個身材衣著和你們差不多的人？」

柯友德搖搖頭，還沒有來得及開口說話，石太師已站起身來，以命令的口吻道：「燕子飛，事到如今，沒有再磨牙的必要，立刻拿下。」

中州四煞及家丁，早在石太師的命令下將陳、柯圍住，準備隨時出手逮人。

雙方在此巧遇，彼此皆面露驚詫之色，柯友德臉色一沉，道：「你們到底想幹甚麼？」

柳青青將目睹之事和盤托出，道：「賢昆仲的身材衣著，與我們目睹之人一模一樣，如果拿不出有力的證據來，恐怕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

陳、柯聞言大驚，急得直跳脚，石大勇粗聲大氣的道：「燕子飛，兇手就在眼前，現在還有甚麼好說的，你不馬上抓人，石某可要自己動手了。」

燕子飛面露寒霜，聲悲語壯：「陳兄，柯兄，這件事兩位若是不能有一個明確交代，很抱歉，本俠今天要對不起了。」

陳恭氣急敗壞的道：「寃枉！寃枉！這一切無疑是別人事先設計好的一個圈套陷阱。」

柳青青道：「在這個時候，光說寃枉是沒有用的，需要有力的証據。」

師兄弟倆捶胸跺脚，面面相覷，却拿不出强有力的証據來。

石太師不耐久候，下令道：「上！給我拿下！」

中州四煞等人蓄勢已久，聞令立如潮水般一湧而上。

逍遙客、白頭翁、駱飛絮、鐵大錘，四人成名已久，身懷絕技，陳、柯已經栽過一次，差點命喪太師府，眼看往事又要重演，暗中叫苦不迭。

不料，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孫九峯却帶着大牛如飛而至，道：「住手！我孫九峯願保証二位師弟的清白。」

石大勇報以一聲冷哼，吹鬍子瞪眼道：「孫九峯，你的兩位寶貝師弟是元兇主犯，閣下身爲師兄，也難逃教唆之責，大牛他娘屍骨未寒，血手印仍歷歷在目，你拿甚麼証明他們是清白的？」

孫九峯沒理會石大勇，對燕子飛道：「燕大俠，敝師弟得到消息後，曾知會過孫某，我去別有天找不到燕兄和柳姑娘，這才單獨趕來，九峯願以性命擔保，他們沒有劫持石貴妃，更不曾殺人。」

燕子飛愁眉深鎖，疑雲滿面道：「今天的事，大家有目共睹，光說空話是不夠的，必須要有眞憑實據，方能杜絕悠悠之口。」

「血手印已証實流入扶桑，倭寇必已有人修練成功，這就是証據。」

「倭寇練成血手印的可能性絕對存在，但這只能減輕他們的嫌疑，却無法完全洗清。」

「江彪沒有死，足証馬逵謊言誆騙，設局陷害，就憑這點已可洗清罪嫌。」

「到目前爲止，我們只能說，躺在江彪棺材內的不是他，在尚未找到活的江彪以前，任誰也無法肯定江彪眞的沒有死。」

「今天的事，九峯已從大牛口中得知梗概，這中間疑竇叢生，必係有人預作安排，深盼燕兄能愼思明辨，勿中奸人圈套！」

柳青青心細如絲，將大牛拉到身邊，柔聲道：「大牛，你看清楚，這兩個人是不是准你來這裡放牛的壞蛋？」

大牛躲在柳青青身後，伸長脖子仔細的看着陳恭、柯友德，道：「像，很像，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衣服也是這個樣子，袖子上都綁着麻布片子，大概是家裡死了人，戴孝。」

燕子飛道：「大牛，你看清楚，可不能隨便亂說，他們的面貌像不像那兩個壞蛋？」

大牛再度望了陳恭、柯友德一眼，猛搖着腦袋道：「我……不知道，他們好兇好兇，根本沒有看清楚。」

石太師早已不耐，一臉陰沉，不怒而威道：「好了，別再浪費時間，說乾了嘴皮子也洗不清他倆的罪。給我殺！」

殺字出口，場中情勢大變，逍遙客、白頭翁、鐵大錘、駱飛絮，揮掌舞錘，四面進擊，包圍圈迅即縮小，陳、柯二人立被罩在掌風錘影之中。

師兄弟倆上次被中州四煞偸襲得手，受盡折磨，懷恨極深，睹狀頓生拚命雪恥之心，立將血手印的功力運足十成十，各自選定對手，全力反擊。

陳、柯單挑白頭翁、駱飛絮，逍遙客、鐵大錘却不肯坐視，鑽罅尋隙，從身後襲來，欲以多爲勝。

猛可間，孫九峯發出一聲怒吼，也挺劍而上，七個人打作一堆，嚇得大牛全身發抖，直往柳青青懷裡鑽。

石大勇在一旁助威吶喊道：「殺！欽命要犯，人人得而誅之，誰敢出面攔阻，就一塊兒殺！」

眼見情勢危急，打下去必定會鬧出人命來，燕子飛情急智生，喝令雙方住手，對石太師道：「於法於理，老太師今天如果堅持要逮捕陳恭、柯友德，燕子飛一定照辦。不過，有一件事在下必須稟明，以免鑄成大錯。」

石太師錯愕一下，道：「究係何事？你且說說看。」(未完・十三)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山天下鳴鳳吟龍

上文提要： 玄小龍被金申如玉施暗招刺傷後，帶着傷與黃忠去上海分舵，救出被毒打幷險遭投入江中的朱光遠與尹大明兩人。接着玄小龍又接到了東洋殺手的決鬥戰書，玄小龍前去應戰，殺死了那個東洋殺手頭目，這功勞應歸於一位青衣女子用奇門遁甲之術先阻住了四個欲圍殺玄小龍的東洋殺手……尹大明甦醒後敍述了金申如玉如何操縱丘占魁的經過……



喪寇水江過龍猛　彩雲飛騰殺手亡

黃忠與馬超人也感嘆不已！

朱光遠道：「看了少幫主，把話吐出來，我的心中舒坦多了！」

玄小龍道：「他們想用甚麼方法對付我，我不在乎，來吧，他們應該知道，我已宰了三個東洋殺手了！」

黃忠急道：「少幫主，咱們此刻已是榮辱與共，大伙唯你是瞻，你絕不能有絲毫差錯，打從現在起，咱們不放少幫主一人隨便出門，直到四條船全部下水！」

玄小龍道：「咱們的船還需幾天改裝完成？」

黃忠道：「兩天，兩天全部完工！」

玄小龍立刻下了個決定，他右拳重重的砸在左掌心上，冷厲的道：「到了下手的時候了！」

大伙一聽，精神一振，黃忠急問：「少幫主，你的意思是……」

玄小龍猛抬頭，他緩緩站起身來了！

雙手撥開圍來的人羣，玄小龍站到一張櫈子上。

「各位大龍幫忠義兄弟大叔叔們，我玄小龍有幾句話應先在各位叔叔兄長面前講個明白，各位都是與家父一同打拚的好兄弟，如今事情既然明朗，咱們就該動手，只不過這一回動上手，我打算一路先把幾處分舵收復，當然免不了動刀動槍的搏殺！」

他放眼所有的人看一遍，又道：「這是生死之鬥，血肉相殘，我玄小龍不能勉强各位為大龍幫把命賠上，各位如有不願參與的，我每人發二十兩銀子送他回家鄉去，有的可以坦白說！」

廳室中一片沉寂，竟然沒聲音！

黃忠一聲叱吒，道：「你們怎麼不開口了！」

忽的有人大吼：「咱們跟定少幫主了，上刀山，下油鍋，咱們無怨尤啦！」

「對，無怨尤！」

大伙齊吼，聲震屋瓦，玄小龍感動了，這才令他領略到江湖哥兒們的可愛之處！

馬超人很興奮的道：「少幫主，咱們這些人幾乎死在海島上，全仗少幫主的施救才脫險歸來，那一個不是心存感激？少幫主甚麼話也不用多講，只分配任務吧！」

玄小龍道：「我要選二十名功夫好的隨我走！」

黃忠急問：「少幫主，難道去攻打上海分舵？」

玄小龍道：「不錯！」

黃忠道：「少幫主，你的身上還有傷，不如咱們等到另外兩條船也下水之後，少幫主的傷勢也輕了，再說朱舵主與尹舵主的傷也見好轉，咱們一舉拿下上海分舵，然後直逼南通，你看如何？」

玄小龍想了一下，道：「也好，這兩天大伙多休息，我也與大伙住一起！」

黃忠與馬超人當即在這八十幾人中選那功夫好的，先組織成一個先鋒隊，準備廝殺！

＊　＊　＊

吳淞江與黃浦江相交在上海近郊，一道石堤下面，停了一條小船，小船上坐着三個人！

這三個人之中就有那位搖船的皇甫高艮老者！

另外一人是個和尚，這和尚個頭大，宛如寺廟的金剛，雙目圓又亮，仔細看，正是天台山大覺寺的百忍和尚！

還有一位是姑娘，一身素淨的青衣，長髮披肩還插了一朵花兒，正自端莊的坐在二老的對面！

這青衣女子不時的為對面二老人斟酒，儀態大方！

就聽百忍和尚哈哈笑道：「高艮施主，咱們同那遠離中土的王子正相交有年，直到今天才又有了他的消息，他同咱們一樣的沒出息！」

皇甫高艮哈哈笑，道：「你錯了，和尚！」

百忍大師道：「我怎麼錯了？」

皇甫高艮道：「不但你錯了，便是那窩在寒山寺中養膘的松竹也同你一樣錯了！」

百忍猛喝一口酒，道：「敬聽指教！」

皇甫高艮指着青衣女子，道：「百忍，你瞧瞧，人家王子正發了神經把個女嬰抱去天山獨養有成，看看姑娘這模樣，長得美，武功好，王子正求個老來福，便是死了，也有人抓把泥土蓋身上，而你我怎麼樣？兩眼一瞪腿一伸，還不知這身臭皮囊是被狼吻，還是狗吃掉！」

百忍和尚淡淡的道：「阿彌陀佛，送我西土……」

皇甫高艮笑道：「你得了吧，西土者糞土也，咳咳，說來我又比你兩人稍强了！」

百忍大師道：「你强在甚麼地方？」

皇甫高艮道：「我自在呀，我的日子過得好，想吃甚麼恁我挑，想睡覺沒人吵，有生之年我逍遙，而你們，吃肉還得躲着吃，不自由！」

百忍和尚哈哈一笑，道：「其實咱們心中都明白，當年我若不是出家人，這育嬰的事也輪不到王子正！」

他看看青衣女子，笑道：「王子正給你起的名字叫彩雲，對不對？」

青衣女子果然來自天山，王彩雲來了！

王彩雲與玄小龍在天山相處十年，玄小龍一旦遠離，初時王彩雲不覺得怎樣，但久了，便思念起玄小龍來了！

王子正不願入關，他在女兒的要求下，才寫了一封信，要女兒先去蘇州寒山寺找一位老友，那便是松竹大師！

巧的也正是百忍大師也在寒山寺與松竹大師對弈，當王彩雲把他爹的書信交給松竹大師之後，兩個老和尚一陣驚一陣喜，於是，百忍大師便自告奮勇的帶着王彩雲前往上海追尋玄小龍了！

更巧的是，百忍大師在江上遇到老友皇甫高艮，兩人立刻攀談起來！

皇甫高艮也知道百忍大師要找的人正是玄小龍，而玄小龍又將在吳淞口的石堤上再一次的與東洋殺手決鬥，於是，王彩雲便暗中協助玄小龍……她使了一手她爹只教了她一人的那一套障眼法術——奇門遁甲！

＊　＊　＊

忽的，皇甫高艮對王彩雲道：「彩雲姑娘，妳安心，玄小龍不是登徒子，別擔心他與太湖幫的二嬌在一起，我清楚，他們是清白的！」

百忍大師道：「我老和尚也以為，那小子為了大龍幫的事忙昏了頭，那有心情找女人！」

那王彩雲却淡然的道：「二位前輩，彩雲不擔心這些，只求他能順利的把大龍幫基業奪回來，我就很快樂了！」

皇甫高艮道：「我以為還是直接在他身邊，直接的幫助他，比之現在好多了！」

王彩雲一笑，道：「我到他身邊，那又會引起別的姑娘誤會，萬一產生忿怒，女人的嫉妒會失去理智，我不想多為他添麻煩！」

百忍大師撫掌，道：「聽聽，王子正把他的女兒調教得多麼可人呀，令人吃醋！」

他舉起酒杯，又道：「只此一樁，咱們老友就應為他浮滿這一杯！」

皇甫高艮道：「乾！」

兩人對飲一大杯，那王彩雲忽的抬頭遠處看，不由臉上一緊，道：「他們眞厲害，找來了！」

百忍大師驚怒的道：「誰？」

皇甫高艮長身而起，他看向遠方！

「好像來了六七個！」

王彩雲點點頭，道：「六個！」

皇甫高艮道：「快，我把船往江中搖！」

王彩雲道：「不，咱們等他們

來！」

百忍大師道：「老和尚沒意見！」

皇甫高艮呵呵一笑，道：「老夫明白了，今日多殺幾個東洋殺手，他日減少幾個威脅玄小龍的敵人，嗯，也算是幫了他的忙了，哈……」

只見他掀起船板，裡面藏着一長一短兩把尖刀，那眞的是寶刀，發出藍汪汪的光芒！

皇甫高艮把短刀反插後腰帶，道：「多時未曾動過這傢伙，爲了老友，哈……幹吧！」

百忍大師道：「你號稱江南鐵拳，今天倒要看看能不能一拳打死人！」

皇甫高艮道：「老了！」

就在這時候，又見自江面上駛來一條快船，船上又有三個東洋殺手！

原來王彩雲三人的行踪，很快被上海的「東洋保全株式會社」的人找到了！

原來他們的社長奈艮川被玄小龍殺死之後，四個石堤上的黑衣殺手們急忙奔過去，只見他們的頭兒已死，便匆匆的抬了屍體回去了！

大伙這才發覺問題出在青衣女子的身上，他們立刻派出各路人馬打探，便在這兒追來了！

* * *

足音更响亮，間有吼罵聲，不旋踵間，快船當先貼過來，把小船擠在正中間！

岸上的六個黑衣殺手扇形的把碼頭圍住，其中一人怒叱道：「青衣女子，妳還不上來受死！」

青衣女王彩雲緩緩站起身來，她只是把頭上的長髮自然的往背後甩了一下，對搖船的老人「鐵拳」皇甫高艮道：「我也聽爹提過江南有位『鐵拳』，原來就是皇甫伯伯，太好了！」

皇甫高艮哈哈一笑，道：「賢姪女呀，妳心中想甚麼，妳只管說吧！」

王彩雲道：「百忍大師乃出家之人，血腥事不能辦，你老以爲對是不對？」

皇甫高艮笑笑，道：「好姪女，動了肝火他一樣的出手要人命，只不過此刻形勢不太妙，他也閒不着！」

是的，江上的快船上的三人正欲撲過來了！

王彩雲看看岸上，六個黑衣人拔刀正等她上岸了！

王彩雲對皇甫高艮道：「皇甫伯伯，且看你的鐵拳如何對付他們了！」

皇甫高艮道：「妳……」

他話未說出，青衫已化作一片雲彩自小船上飄落岸邊，王彩雲站在岸邊淺淺一笑，有個高又瘦的東洋武士雙手抱刀過來了。

「丫頭，早上是妳在石堤上弄的障眼法？」

王彩雲道：「是呀！」

她的坦白，令所有的人吃驚又忿怒！

瘦漢叱道：「妳可知道那是一場決鬥嗎？」

王彩雲道：「決鬥應是一對一的吧！」

瘦漢大怒，一聲兇罵：「馬鹿野郎！」

好一招力劈華山，當頭直殺，王彩雲直待刀快到她頭頂才忽的化作一縷輕烟似的站在瘦漢的背後了！

王彩雲不回頭，她只是看向另外五個握刀的東洋武士！

然而那舉刀瘦漢已刀指江面僵在那兒了！

「皇甫伯伯，出你的鐵拳吧，他不會還手的！」

那躍上岸的皇甫高艮見這瘦漢竟然在一閃之間便被點了穴道，哈哈一笑，忽的甩出右拳！

「轟！」

「噗通」一聲，瘦漢生生被他打落江中了！

就在這時候，又有兩個東洋殺手舉刀撲來，王彩雲甩動着長袖騰空起，抖閃間她又落在這兩人之間，皇甫高艮哈哈笑，他立刻出拳！

兩個殺手又被他擊落江中，只聽兩人那被擊的悶响聲，便可聽出這兩人內腑已爛骨頭裂，休想活命了！

另外三人立刻向王彩雲狂殺而上，三把彎刀「咻」聲不斷，那種架式，就是要碎王彩雲的屍！

王彩雲忽的彈身半空中，看上去宛如平地湧起一朵雲，忽的平飛化成一縷幻影，敵人的三把利刀幾乎就在她的身側不到半尺處切過！

於是，皇甫高艮與百忍大師一齊過來了！

原來百忍大師在小船上準備迎擊船上的三名黑衣殺手，可是當岸上有三人被皇甫高艮以鐵拳擊落江中的時候，三名黑衣殺手便急急的救人去了！

百忍大師哈哈大笑着騰身上了岸！

百忍大師與皇甫高艮兩人雙雙要出手，王彩雲突的一聲尖叱：「啊！」

隨着她的吼叱聲，忽的一團青影飛翔在刀叢中，立刻間三個黑衣武士似中了魔一般，張口結舌不辨方向的打起旋轉來了！

眞是邪門得緊，百忍大師與皇甫高艮也爲之動容！

猛古丁，三個人似站不穩的摔

倒在地。

皇甫高艮大叫一聲：「好一手『五爪拂六手』，高明！」

王彩雲收住旋騰的身法，她站在五丈外，道：「大師，皇甫伯伯，恕我先走一步了！」

百忍大師急問：「嗨，妳那裡去呀？孩子！」

遠處，王彩雲道：「也許我會去寒山寺！」

百忍大師道：「好，我在寺裡下棋等妳！」

不料，皇甫高艮接道：「我也去！」

再看看王彩雲，人已不見了！

百忍大師對皇甫高艮道：「同她老子一樣古怪！」

皇甫高艮道：「可也學了他老子那一套邪門功夫，令人大出意外！」

百忍大師道：「而玄小龍跟他十年，爲甚麼玄小龍不會這一套？」

皇甫高艮道：「你是眞不知，不是裝做不知？」

百忍大師道：「怎麼說？」

皇甫高艮道：「你怎麼不想一想，當初那個女嬰爲甚麼王子正一看，抱了就跑？」

百忍大師道：「他愛娃成瘋呀！」

笑笑，皇甫高艮道：「錯了，只因爲王子正在找一個能接他衣鉢的後人，因爲他的那身邪門功夫，必須從三歲練起，五歲換筋，再大了便無法練成了！」

百忍大師一怔，道：「眞的是這樣嗎？」

皇甫高艮道：「不信見了松竹大師，你一問便知！」

百忍大師喃喃的道：「難怪那天王子正見了女嬰之後，棋也不下了，立刻狂奔而去，原來他有原因呀！」

皇甫高艮道：「傳言王子正乃白蓮教大護法之一，他與一般門徒不一樣，他可是身兼眞材實學的高人！」

兩個人棄船往街上走，相約要去寒山寺！

這時候誰還去再注意那些黑衣東洋殺手們幹甚麼了！

* * *

船渠中，四條改裝好的大海船下水停在石岸邊，大龍幫歷劫歸來的八十多人分別的上了船，由黃忠加以分派，每條大船二十一個兄弟擔綱！

朱光遠與尹大明兩人身上的傷原是十分嚴重，但玄小龍肯爲兩人花銀子，再加上那位年輕大夫習了洋人醫術，兩個人已能走動了！

朱光遠與尹大明這是再世爲人吶，對於玄小龍的施救是感恩不盡，便是叫他兩人下油鍋，他兩人也不會皺眉頭！

天黑了！

天黑好辦事，最適合辦的事便是殺人，因爲今夜玄小龍已打算去上海大龍幫分舵了！

玄小龍不叫黃忠與馬超人二人前往，四條大海船他兩人各分擔一條，另外兩條便由朱光遠與尹大明擔綱，玄小龍只挑了二十名武功不錯的前往！

慶祝大船下水，這頓酒菜，船廠老板請客，這也是一項規矩！

大紅布帶彩旗掛，鞭炮連聲响！

舞獅帶加官，酒席宴前鬧起來！

這頓酒由中午吃到黃昏才收桌，明天船就要出海往長江上游了！

就在天色已黑，船渠關上大門的時候，玄小龍率領着二十名兄弟出發了！

在船渠大門口，玄小龍對黃忠與馬超人兩人道：「別管這次結果如何，咱們收拾了此地分舵就往回走，一路殺到淮上去！」

黃忠道：「少幫主，天佑吾幫！」

馬超人道：「兄弟們把心快挖出來了，誰不是恨不得殺到淮上，少幫主啊，咱們的血已凝成塊，肉已變成鋼了呀！」

玄小龍點點頭，道：「你們大家的忠義令我此生難忘，將來我不會辜負各位大叔的！」

玄小龍的雙目一厲，他轉身大步而去！

玄小龍走地有聲，一路當先來到大街上，有兩個漢子在前面帶路，一行人把傢伙插在腰帶上，看吧，他們已血脈賁張出氣有聲了！

帶路的兩個漢子來過大龍幫上海分舵，轉過幾道街，前面出現一座大石牌坊，夜間有燈光，石牌坊下面兩邊的大石獅子的獅目還發光！

走過石牌坊朝兩邊望過去，一座大門內的場子上大車已經不見了！

玄小龍曾與丁梅與黃忠來過這裡，那一回玄小龍打算出劍救朱光遠與尹大明兩人，這一回不同了！

這一回玄小龍的目的是「收復失地」，因爲這兒原是他爹的基業，他爹玄劫被陰謀者罷黜，幾乎喪命！

玄小龍就認定，兒子出面天經地義的！

只見玄小龍當先衝進大門內，身後面有二十個大漢幾乎是擠進門去的！

「嘩啦啦」一聲响，有人把大門門上了！

玄小龍迎面看過去，正廳上三張飯桌在開飯，十幾個漢子看過來，立刻有人大聲喊！

「喂，你們幹甚麼的！」

大廳上放碗筷的聲音叭叭響，有個怒漢走到大廳廊，這人戟指逼近的玄小龍，叱道：「操你娘的，是不是想打架呀！」

玄小龍忿怒的吼叱：「大膽！」

台階上十幾個漢子看下來，有人指向那二十人，叫了：「喲，是總舵的人呀，不是失踪有年了？」

二十個來人不開口，玄小龍已吼道：「叫你們的劉一台快出來！」

有個漢子叱道：「甚麼玩意，想找咱們舵主呀，你他媽的配？」

玄小龍一聽火大了！「給我殺！」

二十個人在拔刀，忽聽一聲大吼：「住手！」

階上已有人叫起來！

「舵主來了！」

人羣兩邊分開來，果然是劉一台自後面走出來了！

玄小龍指着劉一台道：「姓劉的，你還有甚麼話說，是生是死就在你一念之間了！」

劉一台見是玄小龍，他身上的傷還在，別說是他打不過，便是大掌舵與少幫主丘占魁也不是這小子的對手！

但是當着兄弟們的面，他不能裝孬種，那是有損舵主尊嚴的！

劉一台雙手叉腰冷叱道：「你想怎樣？」

玄小龍道：「有種，快拿傢伙來，咱們在此分個高下，沒種，你就砍斷一臂，當夾尾巴狗逃命去吧！」

劉一台不吃這一套，他也回吼！「放你娘的屁，這是大龍幫上海分舵，我劉一台乃明正言順的當家人，你他娘的惡霸呀，這兒是上海，王法二字你作何解釋？」

玄小龍冷笑道：「海盜也奢談王法？姓劉的，你可要弄清楚，我玄小龍不是土匪强橫，我乃老幫主玄劫之子，恢復基業的重責大任擱在我的肩頭上，你明白了嗎？」

劉一台嘿嘿冷笑，道：「甚麼老幫主，還不是叛幫之徒，怕死之輩，有臉在此胡擂吹牛呀！」

玄小龍冷笑道：「十一條大海船失踪，就是那丘泰來同大海盜金申之洞的勾結陰謀，爲的是藉機會奪權，事情咱們已經查清楚了！」

他側身指着帶來的二十名怒漢，又道：「他們就是被大海盜金申之洞囚在島上做苦工挖山洞的我幫忠義好兄弟，他們就是最佳証明！」

劉一台心驚，但他仍然叱道：「誰認識他們呀，他們是不是由島上來的誰知道？」

二十個人中立刻有人大叫：「我就是大龍幫總舵的把頭，你們這兒有我認識的人，我指給你看！」

忽的，台階上有人問道：「你眞的是玄幫主之子？」

玄小龍道：「不信可問問大家！」

劉一台見這光景，他咬牙切齒一聲吼！「兄弟們，給我殺！」

立刻間，十一個怒漢舉刀殺下台階來，明顯的，還有六人沒出刀！

劉一台揮動砍刀奔殺玄小龍，他瘋狂了！

玄小龍一見，冷冷一哂：「你是找死來的！」

劉一台大吼如虎：「殺！」

玄小龍倏然出劍，劍身彈出三朶劍花，一股紅光已自往前標去！

劉一台的刀尚未遞到，他的胸脯連到肩頭已是開了一道血口！

十七刀拚命狂砍，劉一台拚着最後一口氣直往上衝，玄小龍忽的以劍架住來刀，左掌疾拍，修羅掌一招「猴王獻桃」，他掌刄如刀的切過劉一台的傷處，劉一台再也難以忍受的一聲狂嗥：「噢！」

劉一台拋刀撞出七八步，終於還是倒向地上！

院中的大漢們狠幹起來，玄小龍咬牙切齒，他心中明白，這十一個大漢必是劉一台帶進門的海盜！

玄小龍見這十一個漢子殺法狠毒，他怒吼一聲拔身而起三丈高！

「殺！」

只見他劍光連閃中，五個大漢幾乎都是頭上挨了劍，倒下去的時候還在抖動不已！

於是，又有三個大漢被七八個進來的漢子圍在院子一角，那一陣亂刀砍，幾乎把三人砍成肉醬！

還有三人帶傷往大門外跑，其中一人背上挨一刀他仍然拔腿狂跑。

台階上的六人沒出刀，這些人一見院中死的人，一個個目瞪口呆！

玄小龍收劍，他對那幾個人道：「你們沒出刀，表示你們仍然忠於大龍幫，忠於老幫主，我不但不會爲難你們，等事情完了還有賞！」

忽聽一人大叫：「還不快謝過少幫主！」

這六個漢子齊施禮，一路迎着玄小龍走入廳上！

玄小龍坐在椅子上，他問那六個人道：「可知那海盜女金申如玉嗎？」

有個漢子道：「早走了，氣忿的還罵了少主……」

他立刻又改口，道：「不，是丘占魁與石冲兩人，她罵丘占魁是飯桶，還伸手打了他兩嘴巴子

吶！」

玄小龍道：「丘占魁不還手？」

那人冷笑道：「他敢？他還連聲應是的像個哈巴狗！當天不好意思住下來，帶傷回淮上去了！」

玄小龍冷笑道：「金申如玉這個女人十分陰毒，這兒如她再來，誰留下來也沒命，暫時把貴重的東西搬上船去，尤其是糧食，再把大門鎖上，等候咱們收復基業以後，此地仍由朱舵主來掌理！」

大伙一聽，沒有人有異議，大漢們已開始行動了！

玄小龍命人把大門鎖上，忽有一漢子走過來，道：「少幫主，江岸附近還有船，兩條快船還有十名兄弟呢！」

他指指房後，又道：「槽上還有四匹馬是拉車用的，總得有人照料吧！」

玄小龍一聽，道：「這倒沒有想到！」

那人也是大龍幫的老人了，聽了玄小龍的話，立刻又道：「就屬下所知，咱們大龍幫每一分舵均有船車配備，人員裝備有一定的分派，屬下建個議，留下兩個人來照顧這裡，至少馬匹要人看，至於兩條快船……」

玄小龍急問：「船在那裡？」

那人指着黃浦江方向，道：「浦東下了貨就沒離開！」

玄小龍立刻對那人吩咐道：「你代爲派兩人留下來，其餘的隨我去浦東！」

於是，這兒留下兩個漢子駐守，玄小龍率人去找那兩條快船了！

* * *

這批人坐渡船過了黃浦江，浦東原是小漁村，一道石堤擋潮水，也當作靠船碼頭，這時候二更天還沒到，渡船貼着石堤靠上去！

玄小龍在幾個上海分舵的人指引下，很快便找到兩條雙桅快船！

大伙在石堤上剛站定，就聽得一條船上傳來哄然叫好之聲，接着有人大罵：「操那娘的又是憋十！」

兩條雙桅快船靠一起，兩條船上的人正在賭牌九，玄小龍抬頭看，船上各掛燈一盞，船面上一個人也沒有，令他的心中不愉快！

玄小龍把手一指，對身後的漢子們道：「去個人，把兩位把頭叫出來！」

有個漢子已對玄小龍低聲道：「少幫主，上海分舵的人有分別，像我們幾個平日不多話的人，才會留下來，可是肥差事是外務，快船與大車早已換了人，兩位把頭也是劉一台的人！」

玄小龍一聽，心中一沉，這才不過一年，大龍幫中人事已非，可見這丘泰來的陰謀多厲害！

他忿怒的指向快船上，道：「去，叫他們出來！」

那人立刻跳上船，一路到了外邊的那條船艙門，他不用手去拍艙門，他出脚猛一踢！

「砰！」

「轟！」

「甚麼人！」艙內傳出吼叱聲，那漢子已冷冷的道：「還不快出來見過少幫主！」

他此言一出，艙內的人往外擠，果然一共十個人！

這十個人到了船面上，只見碼頭上來了二十多人，以爲丘占魁來了，這其中有兩個中年漢，併肩往石堤奔，一邊還大聲：「屬下不知少幫主駕到，該死……該……」

他兩人已到了石堤上，但左看右看不見丘占魁！

石堤上有人叱道：「看清楚了，眞正的少幫主在這兒，還不快見禮！」

玄小龍正忿怒的看着這兩人：「你二人是船上把頭？」

有個草鬍漢子上下左右地看看玄小龍，叱道：「我的乖乖隆地咚呀，你小三子是誰？」

玄小龍叱道：「我在問你話，你胡說甚麼！」

那人眼一瞪，道：「操那娘地爛污，你伕人多是不是，咱們大龍幫……」

他忽然不叫下去了，因爲發現有幾個分舵的人也在裡面！

「噫，你們也來了！」

有個漢子冷冷道：「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王八蛋，你們是海盜，霸佔了爺們的金飯碗，外快賺得多，船上賭起來，操你娘的，你想知道這位少帮主嗎？他是咱們老幫主玄老爺子之子，少幫主玄小龍解救咱們來了！」

船上十個漢子全聽見了，無不驚又怒，那人正是把頭，他指着玄小龍大叫：「去，去，我不認識你，我們只聽命劉爺爺的！」

玄小龍淡淡的道：「劉一台死了！」

那人冷笑，道：「少唬人！」

玄小龍道：「你不信？是不是要我証明？」

那人咬咬牙道：「過年我還同舵主一起吃飯，娘的，你証明我看！」

玄小龍道：「我以爲最好的証明是你去問問劉一台！」

他此言一出，船上十人都冷笑！

有人還叱罵：「娘的皮，才說舵主死了，忽又要咱們把頭去問舵主，這是他娘的甚麼鬼話！」

「他不是甚麼少幫主，他是神經病！」

玄小龍冷冷一笑，突然併指疾

點，那位把頭就是沒閃開，吭吒一聲倒在地上！

玄小龍冷笑道：「我說叫你去親自問劉一台，當然是叫你陰曹地府中去問劉一台，陽世間他已除名了！」

另一把頭吃一驚，他立刻閃退三尺外，道：「你把他怎樣了？」

玄小龍道：「你問我把他怎樣了？」

那人雙目一厲，自懷中拔出一把尖刀來，道：「王八蛋，他是怎麼了？」

他以爲一刀在手，何懼之有，聲音也提高了！

玄小龍道：「我把他殺了，你若不相信，也可以去問你的這位夥伴呀！」

他平實而淡然的走向這人，於是，尖刀撩起一道弧光，直往玄小龍的頭上削去，這人的口中帶狠話。

「我宰了你這狗操的！」

「噗！」

「啊！」

眞快，那動作幾乎就如同沒動，玄小龍出手之快令人咋舌，當那人的尖刀幾乎沾上玄小龍的臉皮時候，玄小龍出手握住那人的腕脈反手往前猛一推送再迴旋，尖刀反而進入那人的腹中了！

「啊」聲隨着玄小龍鬆開的手而停了，那人雙手捧腹，旋身錯步的往地上衝去，這死人連眼珠子也凸出來了！

是的，他怎麼會相信，剛才還手握一副天罡正等着來一個統吃，這才多久，死神會降到他的身上。

玄小龍殺死兩個船把頭，只是在一瞬之間，船上的人立刻紛紛往船上奔！

玄小龍大吼一聲：「站住！」

他的吼聲俱權威，八個漢子定住不動了！

玄小龍道：「我不爲難你們，想留下來，那得忠於我大龍幫，我不計較你們過去，但若想走，可以拿了你們行李上岸，這兒我另派把頭！」

他此言一出，八個漢子立刻奔入艙中，很快的扛行李下了船，頭也不回的走了。

這時候，玄小龍對身邊的人道：「走了倒也乾淨！」

一個年長的漢子道：「少幫主，這批人必定逃回淮上去，他們均是那丘泰來帶進幫的人馬！」

玄小龍冷冷道：「便是多了這幾個人又怎樣？」

他命人把兩具屍體處理掉，把帶來的二十多人分派在這兩條快船上！

於是，兩條快船便連夜馳去船渠附近的堤岸邊來！

* * *

鞭炮聲加上鑼鼓喧天聲響徹雲霄，四條改良過的新船，緩緩的往吳淞口方向駛去，兩條雙桅快船，緊緊的跟在這四條大船後面，玄小龍身邊站着黃忠，就聽黃忠指揮着手下人操作三處巨帆的升降，掌舵的兩個人精神抖擻，另外六人兩邊站，沿江岸還有不少觀看的人。

這時候有位青衣姑娘也在人羣之中駐立着，姑娘口中喃喃道：「龍哥，你上了船，我就無法看到你了，我也無法幫你了，你要好自爲之啊！」

是的，青衣女子並非別人，乃王彩雲是也。

王彩雲自離開皇甫高艮與百忍大師後，說的是將去寒山寺松竹大師那裡，但玄小龍在上海，一時之間他未走，玄小龍收回上海分舵的時候，她便在暗中盯上去，只不過玄小龍並未發覺。

玄小龍更是不知道，他的師妹王彩雲已自天山湧雲嶺趕來了。

* * *

四條大海船按順序的出了黃浦江，兩條快船也跟上來，這時候，黃忠對玄小龍道：「少幫主，咱們這是前往收復大龍幫的基業，爲了搏個好彩頭，牛角號咱們吹起來。」

玄小龍道：「你的話我同意，黃大叔，就叫他們立刻吹起牛角號。」

黃忠站在船尾大聲喊。「吹起戰鬥號來喲！」

他的話聲大，却又像是唱山歌一樣。

立刻間，有人舉着牛角號站在船中央的艙門口吹起來，牛角號的音調很單調，但在那人有節奏的猛吹下，聽得人精神一振，於是，後面的大船上有了和聲。

於是再後面的船上接連的吹奏起牛角號來，便兩條快船上也有牛角號聲傳來，江面上熱鬧了。

* * *

玄小龍率船隊逆江而上，過午不久，大船全部在江中下了錨，玄小龍命一艘快船，分別把朱光遠與尹大明、馬超人三人接來他的大船上。

這幾個人來到玄小龍大船上，就在大艙中商議着如何向南通分舵動手。

尹大明乃是南通分舵舵主，只因爲幫主換成丘泰來，他的舵主便降爲副的了。

此刻，這尹大明身上仍帶傷，這三天的休養只是把傷勢穩住，若想與人對殺，還得等上個十天八天。

然而，尹大明却對玄小龍請纓。

「少幫主，這多月以來，咱們受的窩囊氣也夠了，張長江那個老王八蛋，仗着那股子海盜狠勁，對咱們大龍幫的老人他當狗對待，我一天之內很難同他聊上一句話。」

他用力拍着大腿，道：「這一回我死而未死的回來，我要親手幹掉他。」

玄小龍一笑，道：「尹叔，別急，你一身傷要治，我怎能叫你向一個惡人拚命？」

尹大明道：「少幫主，這是找唯一的請求，讓我聞一聞這張長江身上的血腥味。」

張長江正是現在的大龍幫南通分舵的舵主，此人年雖半百，但一根齊眉棍三十六斤重，舞起來仍是虎虎生風，銳不可擋。

玄小龍聽了尹大明的請求，他却不以爲然的道：「尹叔，不是我不答應你同姓張的對殺，而是你的傷，說實在的，我們的力量有多少，大家都明白，大龍幫水旱碼頭一十二個分舵，正等着我們去收復，淮上的丘泰來，聽說他與那大海盜金申之洞的武功，均是高深莫測，爲了大局，我們必須小心行事。」

朱光遠道：「還是少幫主有見地，尹兄，咱二人身上這傷本就嚴重，還是別冒肝火，壞了大局。」

尹大明仍是忿忿的在咬牙。

玄小龍道：「把幾位叔叔請來，想知道南通分舵內部情況，人員分配，車輛船隻，還有那當年咱們的人員情況，這需要尹叔告知了。」

尹大明道：「少幫主，南通有快船兩條，小划船三條，另外騾馬大車有三輛，至於人員，唉！」

他重重的嘆口氣，又道：「當年老人呀，好事輪不到，苦差事少不了，大伙是氣在心頭，有口難言。」

玄小龍道：「錢糧分配，如何運用？」

尹大明道：「當年大龍幫老幫主有吩咐，各分舵視當地情況，每年把賺的四六分帳，四成上交總舵，六成分給兄弟們。」

玄小龍道：「如今的情況如何？」

尹大明道：「如今大伙什麼也不知道，便是逢年過節也比從前少多了。」

他忽的咬咬牙，又道：「我聽說分舵之中有暗盤，明着發放的銀錢是一樣，可是暗地裡他們還有花紅分。」

玄小龍一聽冷冷笑，道：「夠了，咱們今天叫他們一塊不剩的全吐出來。」

馬超人道：「少幫主如何打算？」

玄小龍道：「各位叔叔，咱們如今船上需要的就是糧食補給，等咱們到了南通港，十人跟我去打伙，二十人等着搬糧秣，先把南通分舵搬個空，再派人把騾馬大車看守着，等着咱們奪回基業再計較。」

尹大明道：「少幫主，屬下對於分舵的事情最清楚不過，我陪少幫主前去找那張長江。」

玄小龍道：「還需要找姓張的？難道他住在別的什麼地方了？」

尹大明道：「少幫主呀，張長江是個大色狠，他見了女人會身癢，南通西城有公館，一個女子帶耳環，他全部搞上手，上半天他來分舵分派工作，下半天他就回到那女人的小小三合院，有時候大白天他們還關緊了房門作樂子，分舵中他的人馬二十多，誰也不敢對他怎麼樣。」

玄小龍嘿嘿冷笑，道：「原來如此，好，咱們這就把人馬分派好，船一到就找姓張的。」

黃忠道：「少幫主，如果咱們趕夜航，明天一早就會到南通港。」

玄小龍道：「江中有暗灘，大船可以過嗎？」

黃忠道：「這一段江中很平坦，暗灘還在上游一百里處，咱們盡可安心走！」

玄小龍道：「現在人家去休息，明日咱們來一個拂曉出擊，一舉拿下南通分舵。」

於是，幾個人分別又回去自己的船上，也算完成一次作戰計劃。

午飯剛完，正要拔錨開舵了，忽的岸邊處飛一般的來了五條快船。

這五條快船上不見帆，八人操槳兩人喊，好像五月賽龍舟一樣。

快船尖又尖，好像還有個大漢在船頭上指揮着。

五條船猛的划，船頭指向玄小龍的這些大海船。

於是，黃忠驚呼了。

「不好了，這是水盜，他們來打劫咱們了。」

要知道長江兩岸荒蕪地方多有水寇出沒，見有肥羊，他們是不會放過的。

果然，這五條快船上有人在狂叫了。

「落帆，落帆，不准開，小心爺們砍人吶！」

「人往船頭集中，那一個反抗就狠殺。」

雙方就快接上了，才發現來的快船上個個黑幪起半張臉，腰帶上鋼刀明晃晃。

大船上，玄小龍冷冷的向黃忠道：「這些人的功夫怎麼樣？」

黃忠道：「若論功夫不怎樣，但是個個皆凶殘成性，心狠手辣！」

他忽然高聲呼喊道：「那條水路英雄，咱們淮上大龍幫的呀，路過此水道，尚未有機會拜貴瓢把子吶！」

他此言一出，忽有一個矮胖水寇仰天哈哈大笑，道：「娘的，大龍幫爺們不陌生，你們這樣的大船很少見，別冒名混充了，丘當家的大船咱們最清楚！」

「殺！」這時兩條快船貼上玄小龍的船了，再看另外三條快船，也正分別往另外三條大船靠近！

玄小龍聽了那水寇的吼叫，心中冷笑，姓丘的還同長江兩岸的水寇有交往！

他因剛領軍，怎知江湖這一行，江南水道上幾處大幫派，便是水寇們也多不願招惹，原因當然是每一幫派各處都有分舵，人馬又多，幫中不乏高手，而各方水寇大股小股難統一，比起幫派來，他們差一截！

只不過一提到丘泰來，玄小龍立刻對黃忠道：「叫兄弟們備戰，迎頭痛擊……」

黃忠一聽，立刻大吼：「吹起牛角號，大家出刀，迎頭痛擊！」

船頭上有人嗚嘟嗚嘟的吹起牛角號，四條大海船彼此有呼應，另外兩條跟來的雙桅快船也有行動，他們扯了滿帆加速度，直往水寇的船撞過去！

「刷刷刷……」傳來江面上的落帆聲，每條船冒出二十大漢舉着刀，另外的快船上也各有十個人！

大伙舉刀哇哇叫，大伙這是不走了，船上沒貨沒有寶，搶個鳥，宰人吧！

不旋踵間，先是兩條水寇快船左右包抄的靠上來，他們以爲這第一條大船是主船，應先加以控制！

「殺！」

船剛貼上，便是一聲尖叫，兩邊的水寇二十多，直往大船上殺來了！

黃忠大怒，率領十人堵左邊，右邊的十人配合玄小龍截殺！

雙方交上手，那矮胖傢伙揮動長刀奔向玄小龍！

玄小龍心中掠過一個景象，那便是他曾在大海上同倭寇們殺過，那場面比此時的場面偉大得多了！

玄小龍不能似海上一般，看着雙方拚殺，他一聲狂叱，「找死！」

隨之他劍掌狂施，修羅劍與修羅神掌便一古腦的使出來了！

那把長刀劈個空，矮胖的水寇還「噫」了一聲，他刀勢來個反手而殺出一半，胸口上被玄小龍狠狠擊一掌，打得他口吐鮮血往外撞去！

玄小龍的右手劍已平削過一個水寇的脖子，那顆人頭濺着鮮血拋飛，正砸在矮胖水寇的臉上！

「唔！」

矮胖水寇未站穩，有個船上漢子一刀殺，先把矮漢砍在船邊上！

玄小龍已殺向七個合力在船尾狂殺的水寇！

七個水寇有人叫：「不好，頭兒……他……」

好猛的一劍，殺得這人再也難開口，玄小龍揮劍出掌神出鬼沒，殺得七人死了五個，另外兩人往外跳，於是，有個大漢舉着鐵棍打來了！

這大漢孔武有力氣，半幪面掄棍狂打，口中悶吼：「老子打爛你的小狗頭！」

他身後跟了五個人，另外五人在船頭上幹起來！

大鐵棍狂打十七次，玄小龍才發覺這人有點功夫，就在玄小龍單掌把一個水寇打落水中時候，他忽的一頭撞進棍影中，七個巴掌打得舞棍的大漢口吐鮮血，不料這大漢也潑辣，棍尾反打，直往玄小龍的胸口搗去！

玄小龍立刻有反應，錯身間，猛的一劍削過去，他原是要出劍削這大漢的右腕，豈料大漢身子猛一矮，玄小龍的劍切在這人的右上臂，就在鮮血飛洒中，這大漢一聲狂叫，拔身直往船外江中跳去！

「啊！嘩！」

立刻水花中有血花出現，但大漢已拚命的往北岸邊游去了！

船上的水寇們見到兩個頭兒死一個逃一個，又見船面上死的盡是自己一方的人，這光景活脫是「發時如雷，敗時如灰」，誰不逃就是他娘的龜孫子！

於是，傳來幾聲噗噗通通之響，江面上冒出幾顆人頭往岸邊逃！

玄小龍抬頭看，最近的一條大船上有人在吼叫，他擔心的乃是尹大明與朱光遠二人，他兩人的傷未好吶！

黃忠命掌舵的快往附近一條大船上頂過去！

只聽得那船上喊殺之聲嚇死人，好像戲台吹喇叭！

* * *

原來那將要靠上的一條大船，代理把頭的人乃是尹大明，這位失勢的把頭見水寇們貼上船，立刻拉了射箭，就聽「颯颯颯」一連三箭，他也把三個奔上船的水寇射死在船舷邊！

兩個水寇從另一面舉刀奔來，船上的二十名大漢分一半守在尹大明身邊，另一半便同水寇們幹上了！

雙方殺在一起，船上有三人爲了力阻惡殺尹大明的兩個水寇，着

實的挨了幾刀，但另外五人拚了命的力阻！

船頭上正殺得凶，忽有一個挨刀的水寇頭上一刀冒出血來，他急忙用臉上的黑巾去按傷口，於是，尹大明怪叫一聲，道：「是你們吶，操他娘的，原來是你們改扮水寇想發橫財呀！」

那人一聽有人認出他，立刻一聲尖口哨，當先往水中跳去！

隨之那些正自拚殺的水寇們也紛紛往船上撤退！

玄小龍已躍上船來了！

尹大明見玄小龍奔來，他戟指逃走的兩條快船，對玄小龍道：「少幫主，那些水寇中有大龍幫南通分舵的人吶，我看到吳把頭那王八蛋了！」

玄小龍聽得半信半疑！

兩條大船靠一起，便黃忠也來了！

黃忠一聽說還有大龍幫的人當水寇，心中忿怒！

玄小龍道：「南通分舵有幾人？」

尹大明道：「水旱兩路一共三十二個兄弟！」

玄小龍一笑，道：「來的水寇一共五十多呀，也許是你花了眼！」

尹大明道：「不會的，我認得可清楚，就是那吳大肚子不會錯！」

黃忠道：「有可能他們同水寇有勾結，偶爾下海重作馮婦弄點外快也是有的！」

玄小龍一聽，又長了見識不少，江湖上眞的是邪門歪道，狗皮倒灶，好人壞人令人眼花撩亂！

* * *

遠處傳來一聲嗥叫，玄小龍一聽火大了！

「這是朱大叔的聲音！」

遠處的大船再配以快船，合起來三十人對付水寇們，應該是可應付了，但這一聲尖嗥，令玄小龍忿怒了！

「快過去，收拾那些水寇們！」

大船分開了，玄小龍催動大船直趨朱光遠的大船頂過去，掌舵的剛把船打橫，相隔還有五丈遠，玄小龍已騰空而起，飛越到另一大船上了！

那正是朱光遠的大船，而朱光遠的身上在溢血，三個大漢力拚保衛着他！

只有一個水寇，這人長了滿面黃鬍子，大蒜鼻子厚嘴巴，大砍刀他一人殺四個，仍然殺得四個人閃躲不已！

另外十一人正與七個水寇在船頭狠幹，雙方都有流血掉肉的人，只不過這些水寇們似乎更加凶殘，有兩個出刀帶血雨，血雨洒在對方的身上，可也帶出刀聲殺過去，光景似已忘了疼！

此刻，玄小龍的出現，令那毛臉漢一瞪眼，他舉刀一個「力劈華山」，刀聲「咻」的砍過去，口中厲叱：「殺！」

玄小龍一聲冷笑，他認得清看得準，使一個怪異的身法，人已幾乎貼上這大漢的臉皮！

兩個人貼得緊，兩個人也似停着不動了！

只見玄小龍滿臉不屑的冷笑！

那毛臉漢的砍刀舉在半空中沒落下，他的眼珠子慢慢的往外凸出來，立刻間，面色也紫了！

他並沒流血，也不見受傷地方，他只是站在那裡發着可笑的呆！

玄小龍一聲大吼：「殺！」

他不再理會貼身大漢，舉劍直往那幾個水寇殺去！

劍光如星河流星一般閃過，便立刻有紅光迸現！

「轟！」那毛臉大漢的巨軀倒壓在船面上，才發現有黑血自他口中往外流！

玄小龍以重手法，力封這大漢胸前五處大穴，再是有本事也僵了！氣血迸流又倒衝，神仙也救不了！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白百川拿着小關贏的三億兩銀票去見左道之，讓其幫助白道攻打年五洲等神蛛會的人，但說來說去左道之還是站在年五洲一方，却原來年五洲的庶母是左道之的妹妹。小關只好拿三億兩銀票去求見關庸師兄莫冰，莫冰收下銀票答應幫忙，在羣豪集中在關庸小山莊裡迎擊年年五洲、左道之等人時，莫冰出現，却出手傷了白百川……



賭俠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恐怖小屋學賭技　賭枱念咒顯神通

莫冰道：「莫某既沒吃裡，又何來扒外。」

「你不是答應入盟？」年道。

「我再不肖也不能和師弟爲敵。」

但也就在這時，關庸中了左道之一掌。

莫冰來援，還未出手，關庸又中了一掌。

關永怒吼着只攻不守，撲向左道之。

莫冰大喝一聲，「關永退下！」

關永並沒退下，但雙方差距大些，只攻還是不成，小關被一脚踩了回來。

莫冰亮劍出招，左道之道：「姓莫的你好詐！」

莫冰道：「兵不厭詐，況且對付你這種人。」

「姓莫的，你雖是關庸的師兄，功力却也差不了多少，老夫要收拾你還是不太難。」

短劍一晃，人已到了莫冰左側。莫冰心頭一凜，這老小子眞不是好惹的。

有人稱他爲武林第一人，應該當之無愧，但「武林土地公」却另有……

莫冰接了十五六招，甚至感覺老賊的內力也十分雄渾，其實這是採陰補陽之故。

關庸被兩次重擊，內腑傷勢嚴重。

但年五洲又撲了上來，他傷得還不算太嚴重。

在舊日，年不是他的敵手，但差距不大。

此時此刻，關庸就不成了。

稍見用力，內腑就有如刀子割切似地痛楚。

小關爲了幫助衆小應付耿、費、鄒揚及遲覺等人，不克分身，況且還有十來個喇嘛！

此刻白嘉麗及齊鳳早已受傷。

艾蓮也好不到那裡去，傷在腿上，身子偏斜。

莫冰獨戰左道之，儘管左已和關庸打了百餘招，但莫冰仍然落了下風。

一落下風，小關就來馳援。

「去看看你爹，別管我！」

小關道：「我爹還在附近對付年五洲。」

「快去，他受了重傷。」

小關十分感動，「血濃於水」，一點也不假。

誰說莫冰冷酷無情，這個人只是不落俗套，隨心所欲罷了，但在緊要關頭，却也是義薄雲天。

小關去助關庸。

這工夫關、年各擊中對方一掌。

由於二人都受了內傷，這一擊等於火上添油，兩人各退七八步，

仰身倒下。

小關悲呼一聲奔了上去。

關庸又吐出不少的鮮血，臉如金紙，奄奄一息。「爹……」小關取出內傷藥爲他服下。

「關永……爹只怕不成了……你師伯這次來眞的……以後要和他密切配合……左道之非比等閒……不可硬碰，只能智取……」

「爹，我知道，我來爲你運功……」

「不必了，快去協助他們，快……快去！」

小關看看四周打鬥越來越慘烈。似乎這邊的實力仍然稍遜對方。

「永兒……卓約雖然有點走調……但他救過爹……也救過你……要照料她……還有毛志高……記住！對付左道之只可智取……除非你有了眞憑實學，因爲『土地公』另有……」

關庸終於傷重不治，小關抱屍默然流淚。

那邊年五洲也差不多了。

鄒揚過去看了一下，叫了兩聲，沒有回應。

這邊的余心佛、白百川、艾蓮、小毛、卓倩及齊、白二女等，都受了傷，但老的更重些。

白百川中了三掌一脚，也倒地不起。

余心佛腰上被戳了一劍，深入內腑。

艾蓮中了一刀和一劍，只能倚在牆上喘氣。

此刻莫冰又連連中掌，背上還被刺了一道血痕。

情況越來越危急了。

只不過喇嘛已全部犧牲了。

就在這時卓約到達，又是幪面。

她略一觀望就撲向左道之。

現在，她絕不用左的武功，而是用父親的，關庸的甚至費雪的，這麼一來，左道之應付莫、卓這兩大高手，自然就吃力了。

左道之畢竟打了這麼久，應付了好幾位高人，已有力不從心之感，他似乎尚未認出卓約。

但他們喪失的人手，雖比這邊多，在重要性的人物來說，這邊却比他們重得多。

就以關庸之死來說，就是武林一大憾事。

小關本已非同小可，在亡父之痛下，放手大幹，他找上了耿費兩人，因爲兩人下手根本不留情。

只不過現在耿、費二人剛剛發現了卓約。

兩人捨棄了別人，撲向卓約。

卓約見耿、費兩人撲來，回頭接住。

這麼一來，又剩下莫冰應付左道之了。

小關一看不妙，連忙加入。

這樣就可以多支持一會了。

卓約應付耿、費兩人綽綽有餘。

因爲現在她可以用左道之的絕學了。

爲了不使他們兩人到處宣傳，卓約下了煞手。耿淼先受了傷，費雪爲了救他，也被刺了一劍。

左道之應付小關、莫冰及卓約三大高手，由於內力消耗太多，已經不支。

只不過他掃視全場，却是有賺未賠，立刻下令撤退。

只不過，能撤的人已經幾乎沒有了。

年五洲重傷不治。

耿、費兩人死在卓約及小毛劍下。

只有個遲覺和鄒揚要退也難，關永這邊全部人手攔住左、遲、鄒三人的去路。

這工夫余心佛及白百川也相繼傷重倒地而亡。

當然，艾蓮也完了，莫冰倒下，叫小關「智取」。

白嘉麗不治，齊鳳傷重却還活着。卓倩重傷不治。

就在左、遲、鄒三人被攔，走不了之時，又來了一個人，這女人正是李獅，左道之的糟糠之妻。

李獅一看現場上屍體橫七豎八地散了一地，道：「左道之，要不要老娘援手？」

左道之也受了傷，道：「當然，當然！」

「你今後能繼續爲我服務嗎？」

「當然，一定，一定！」

「發誓！」

「我左道之要是作不到老妻提出的條件，就叫我不得好死……」

李獅出了手，掩護左、遲、鄒三人撤退，也許由於和卓約還有那麼一段交情，沒有傷人就走了。

雙方都幾乎全死光了。

這邊死的人有關庸、余心佛、白百川、段幗英、艾蓮、白嘉麗、卓倩及莫冰等人。

活的只有小關、卓約、小毛和齊鳳四人。

對方死的有年五洲、耿淼、費雪等人以及二十餘個喇嘛，脫困而去的只有左道之、遲覺和鄒揚三人。

雙方各存活了三四人。

這可以說是武林中極少有的慘烈厮殺。

這大概是關庸爲甚麼要在此接戰左道之等人的動機吧？是不是他知道今夜會有此下場？

是不是想葬身於此？

由於亡父臨終時的遺言，叫關不要太排斥卓約，小關並沒有太冷

落她。

要不是卓約的出現，也幫了大忙，存活的不會有四個。

* * *

武林人口突然減少了一大半（所謂武林人口，自然是指常在外面走動的高手），顯得十分冷清。

小關任重道遠，他已是白道的領導人物了。

四小不能不緊急會商應敵大計。

他們相信，對方會趁熱打鐵，趕盡殺絕的。

小毛道：「小關，你以爲左道之有多厲害？」

「至少目前是舉世無匹的！」

「有那麼厲害？」

「當然，家父不敵，家師伯也不敵，以後數人聯手仍不敵，証明此賊絕非虛名浪得之輩。」

小毛道：「卓約，妳以爲呢？」

「左老賊無人能敵。」

「妳以爲他的老婆李獅如何？」

「當然不如左道之了！」

「聽說妳學過他的武功？」

「不錯。」

「妳學了多少？」

卓約仰頭想了一下，道：「照今夜他施展的絕學看來，我學的不算少，但最精粹的沒學到。」

「大概有多少？」

「大約不超過二十招！」

小毛道：「也就是說，只要能化解他那最精粹的二十招，就不怕他了是不是？」

「應該如此！」

小毛想了一下，道：「小關，我去找小莊。」

「找他有甚麼用？」

「從年五洲的老娘身上下手。」

「她？」

「對，你忘了年五洲之母是左道之之妹了。」

「對呀！可是……」

「他們旣爲兄妹，當然可以接近，如今年母死了兒子，靠山已失，就叫她回去倚靠左道之！」

「你是不是要叫母女回去偷左的劍譜？」

小毛點點頭。

「只怕不妥。」小關道：「他們是手足兄妹！」

「手足兄妹也不成，因爲年老婆子已經迷上了小莊，一天也離不開他，再說，也可以對她說，要那劍譜是爲了防人，而非攻人也！」

小關道：「那就試試看吧！」

* * *

小毛找到了小莊，說明來意。

小莊道：「這辦法靈嗎？」

「我以爲行！總要試試看吧！」

「只怕弄不好反而弄砸了！」

「小莊，你是我的好友，小關也是我的好友，也是你的好友，你是知道，小關已陷入空前的低潮之中。」

「何必呢！對方死的人更多些。」

「但對方死的都是不關重要之輩。」

「也不能那麼說，那一個人不是他娘懷胎生下來呢？不過我可以去試試看，但沒有把握。」

「能試就好，小莊，看你的了！」

「怎麼說？就說是爲了釜底抽薪，僅是想減弱對方的攻擊能力。」小毛又道：「當然你必須吊她的胃口，必要時風乾她三五天讓她受不了，相信沒有你是不成的。」

小莊笑一下，道：「想不到能以這東西混飯吃，甚至化解武林危機，眞是從沒想到過！」

「這是老二養活老大呀。兄弟相依爲命，『手足』情深，有何不可呢？」

小莊打了小毛一下。兩人又研究了一會分了手。

小毛回來對小關說了一切。

此刻小關正在父親及死者諸人墓前拜祭。

當然，對方死的人也代爲埋了。

小關拍拍小毛的肩胛道：「小毛，偏勞了！」

「怎麼又客氣起來了？」

小莊回去報告了年老婆子有關年五洲死了的事，老婆子當然十分悲痛，大罵關庸父子。

「老姐，妳怎麼罵關庸父子？」

「不罵他們罵誰？他早就和五洲不對頭，五洲的死自應怪他。」

「可是關大俠也死了。」

「他死了活該。」

「老姐，這就不公平了。」

「你替他們說話？」

「也可以這麼說，老姐想想看，五洲成立了『神蛛會』在武林中橫行，人家關大俠爲了反抗這個會，不惜以卵擊石，這才是英雄人物，這種人才能主持武林正義。」

「小莊，你的意思是……」

「老姐，爲了贖你們左家的罪孽，我想……」

「什麼？我們左家的罪孽？」

「是啊！妳不是左道之的妹妹嗎？」

「是又如何？」

「左道之犯下了滔天大罪，妳可以來補救。」

「如何補救？」

「老姐，妳願不願贖罪呢？」

「不願！我也死了兒子，贖什麼罪？」

「這麼說老姐是不肯贖罪囉！」

「我也是被害人哪，誰可憐我？」

「年五洲是作法自斃，他的死

是罪有應得。」

小莊在收拾行囊。

年老夫人道：「小莊，你要幹什麼？」

「走人！」

「走人，把我甩了？」

「不是我把妳甩了，而是妳甩了我。」

「我……我甩了你？小莊，可要講點良心哪！」

小莊道：「我這麼賣力討好妳，妳却只管自己，自私自利，妳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兒子是什麼人！」

小莊拿起包袱就要走。

年老夫人拉住了他，道：「小莊，你要我怎麼樣？」

「我要妳怎麼樣有什麼用？」

「你說，我可以考慮。」

「去找左道之，把他的劍術中最精彩的部份劍譜偷出來。」

「這……」年老夫人十分吃驚了。

她當然知道這會有什麼後果。

小莊也知道她會吃驚，必會排斥。

「小莊，要我把他的絕技交給別人，以便殺了他？」

「妳以爲別人學了他的絕技就能殺了他，錯了！別人會了我的絕技，也絕對殺不了我，因爲那絕技是我研成的，我已練熟了，別人初學乍練怎麼成？」

「你要我偷出交給誰？」

「小關！」

「交給他練成了來對付我哥哥？」

「不是對付妳哥哥，而是阻止他作壞事。」

「這……」年老夫人又猶豫了。

小莊道：「妳放心，小關是怕他趕盡殺絕，我才自動來求妳，就以小關那兩套，學了左道之的絕技也對他奈何不得的。」

「小莊，你給我出了個難題。」

「妳辦不到是不是？」

「我不能這麼做。」

小莊掉頭就出了門，老夫人楞住了。

她的確不能爲了一個面首而傷了兄妹間的和氣。

可是失去了小莊，到哪裡再找一個小莊？

她急忙追出，在鎭外攔住了他。

「小莊，我答應你，但是……」

「我知道，妳怕失去了妳的哥哥。」

「你若是我，會不會也這樣？」

「試問，就是會了他的精妙的招式，誰又能殺了他，頂多是不被他殺死而已。」

年老夫人終於點了頭。

小莊暗暗鬆了口氣，當然，能否成功還很難說。

* * *

年老婆子見了左道之就淚泗交流。

她要左道之賠他一個兒子。

左道之道：「妳怎麼向我要兒子？」

「不向你要向誰要？要不是你自以爲天下無敵，爲五洲撐腰，要他成立『神蛛會』，他怎麼會死？」

「噯噯……老妹妹，妳可別胡攪難纏，不是我要他成立『神蛛會』，是他自己要成立的。」

「那還不是一樣，反正是你爲他撐腰。」

「他是我的外甥，我幫他有什麼不對？」

「你不幫他，他會死嗎？」

「死了就找我，沒死以前，他風光的時候，你們有沒有來答謝我？」

「反正我不管，我實在混不下去了。」

左道之道：「怎麼會混不下去？須知對方比我們還慘，他們的高手全死光了。」

「可是據說還有一些老一輩的高人要爲關庸報仇。」

左道之一怔，道：「誰？」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死了兒子，別人也死了老子，隨時會有人找我報仇的。」

「妳住在我這兒好啦！」

「暫時也只有這麼辦了。」

* * *

小關、卓約和齊鳳苦練武功。

小毛練得不夠勤。

他去了賭場，他知道小關喪父不久，他絕不會進賭場的。

其實小毛目前和小關也差不多了。

反正學邪魔外道的，他絕不後人。

其實關伯伯去世，他也很難過。

他進賭場完全是逃避現實，以爲可以忘掉心中的悲愴，像關伯伯、白伯伯、余心佛余伯伯，以及段幗英和艾蓮等，都死得很壯烈。

他們都是死得其所。

就連唯利是圖的「小氣財神」莫冰，也死得毫不含乎，絕非只認金銀財寶而不認人之輩。

小毛在賭場中到處觀望。

以前沒有一次是他一個人進賭場的。

只要進了賭場，大多是小關爲主，他輔助之。

今天一個人形單影隻，滋味十分特別。

抽了兩把牌九，小贏。

這局牌九要散，小毛佔了莊上的位子，把一把銀票往桌上一放，有個人眼尖，叫了起來。

因爲那是一張五十三萬兩的銀票。

他這一叫，要散的人就折了回來。

大家一點，小毛枱上有四百萬兩左右，不由咋舌，這麼年輕，怎能掏出這麼多？

此刻立刻就有人坐了下來。

看這小子這份德性，絕不是個精明角色。

信手拈來的大把銀子不要，那才是傻事。

其中有個五十多歲的人，不大一樣。

所謂不大一樣，是指眼神和態度不一樣。

這個人使人覺得他外表平平，內在不俗。

這個人首先亮出了賭資——四百萬兩。

其餘兩家湊不足，結果數家合資，又湊了兩家，每人的枱面都是四百萬兩。

小毛洗牌時「天門」這個不一樣的人看了一眼，哂然一笑，並沒有說甚麼，似乎心照不宣。

小毛打出骰子——「五在手」。分了牌，先不動，看看三家配好了牌。

然後他才翻牌，前面八點，後面九點。

「出門」和「末」門最大的點子都未超過七點。

只不過「天門」却是九點後「板櫈」一對。

小毛微楞了一下。

這副牌應該是他拿的，他沒拿到，本以爲是一時疏忽，砌到第二把牌中去了，怎麼會在「天門」手中呢？

吃兩家賠了一家，還有得賺。

第二把骰子是「七對門」。

小毛揭牌一看，前五點後八點。

這種牌能不通賠，就很不錯了。

結果又吃了一家，賠了兩家。

這兩家之中又有「天門」。

這個人的確有點不一樣啊！

小毛以爲這個「天門」有點怪，第三把特別注意「天門」。要弄鬼騙小毛也不容易。

小毛發現每次發了牌，「天門」也不先揭牌，却閉上眼，口中似乎唸唸有詞，其實只是嘴唇在動而已。

最初以爲是和自己人在暗通氣。

後來看出又不是那樣。

這次又是「天門」一家贏，兩家輸。

這麼一來，「出門」和「末門」也開始懷疑了。

他們以爲，可能莊上和「天門」是同伙。

小毛把所學的詐賭手法都施展了出去，仍然無法贏「天門」，甚至他以爲「天門」已經發現了他使詐，却不揭穿，這是不是顯示他有把握？

小毛在詐賭玩手法之下，居然也贏不了「天門」。

絕的是「天門」明明看出他玩花梢，却不揭穿。

在這情況下「天門」還會贏，小毛以爲，遇上這角色，就不能再賭了。

賭徒有所謂三不賭，身體不適時不賭，有親在同桌上不賭，遇上眞正的高手「郎中」也不能賭。

小毛也輸得差不多了。

他離座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他的心情當然很壞，自和小關一起，從未如此狼狽過，上了街轉過街角，一個人迎面攔住。

小毛一怔，這人居然是「天門」那個中年人。

小毛看到這個人就有氣。

他可以說就是輸在此人的身上。

小毛低着頭傍身而過時，這個人道：「你很懊喪是不是？」

「豈止是懊喪，簡直就是恨你！」

「爲甚麼？」

「你弄詐！」

「對！我弄詐，可是你有未弄詐？」

「你知道我弄詐，爲何不當場揭穿？」

「因爲我不必揭穿，仍可以贏你！」

「你這麼有把握？」

「當然，要不，豈不是拿銀票開玩笑？」

「尊駕一定大有來歷！」

「大有來歷是談不上的，我是『燕子』李雙的師叔，本門的武功稀鬆，對賭技却十分重視。」

「爲甚麼要重視賭技呢？」

「因爲人生就是一場賭，有的大贏，有的大輸，有的先贏後輸，有的先輸後贏，但這也不壞！」

「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人生如果不是一場賭，而能預知未來之事，那不是就亂了？」

「怎見得？」

「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會發大財，會預先供貸，大肆享受，反正發了財可以還債，要是一個人確知自己一年後會被斬處死刑上法場，他可能會毫不畏懼地去作奸犯科，反正他是活不久了。」

小毛以爲此人的論調似是而非，道：「你既然承認是弄詐贏了我，應該歸還一半！」

「如果我教你賭技，是不是比還你銀票更珍貴？」

「你教我？」

「要不要學？」

「你比白百川如何？」

「『通吃散人』是不是？」

「對！就是他！」

「他能通吃別人，却通吃不了我！」

「這麼說，你是天下第一了？」

「我不敢說是天下第一，但却不是天下第二。」

「您的大名是……」

「不必問姓名，我以爲你夠料才會教你。」

「我夠料會輸得這麼慘？」

「至少你玩手法騙過了『出門』和『末門』！」

「這……是的，只怪他們太差！」

「不然，其實那兩個人也不是庸手，而是你的手法嫻熟，迅捷，自然而又靈活……」

「慚愧！」

「你想贏我，要在學了我的賭技後！」

「你眞的肯教？」

「對，但也要看你有沒有這個膽量！」

「學這個還要膽量？」

「當然！我的賭法，陰陽互通，可以役神驅鬼，所以在賭桌上以咒語加持，可以用『鬼眼』透視各家的牌及公牌，可以說要甚麼牌就有甚麼牌！」

小毛一震，道：「太玄了吧？」

「的確是玄了些！正因爲如此，要學須有過人的膽量！」

小毛道：「不管有甚麼兇險，我還是敢學！」

中年人道：「你決定了？」

「當然！」

「好，今夜就可以進行！現在我告訴你進行的方式，但我要聲明，聽了方式就不可不學了。」

「不會的，我已決定。」

中年人說了一半，小毛臉色大變。

中年人說完，又道：「還有個方法……」他又說了另一個辦法。

在小毛聽起來，兩個辦法都差不多。

中年人道：「兩個辦法任選其一，今夜就進行！」

小毛想了好一會，道：「就是第一個辦法吧！」

午夜將近，小毛心頭忐忑出了門。

不學吧，有點可惜，而且又怕不利於他。

他找到了中年人，兩人邊走邊談來到郊野。

「怎麼？不是在鎭內？」

「當然不是！」

「爲甚麼不在鎭內？」

「作這件事一定要三更正，雞不鳴狗不叫的時候，由於鎭中吵雜，且總會有人走動弄出聲音，往往會失敗！」

小毛道：「在何處？」

「就在山坡上那小屋之內。」

「那屋中鬧鬼？」

「沒有，但要作這件事的屋子，至少要三年無人居住過。」

中年人不憚其煩地叫他背三種咒語。

還有貼符的方法。

但最重要的是，要他沉住氣，不可半途而廢。

小毛道：「會有甚麼出現？」

「現在不能告訴你，要不，你就不敢去了！」

「你還說沒有鬼？」

中年人道：「那是不同的，牌帶來了沒有？」

「有，全副的！」

「當然，不是全副的不行，少一張也不成。」

小毛眞想不學，可是又不願被視爲懦夫。

當然也對這神奇賭技有無限的響往。

走出三四里，上了小山坡。

遠遠望去，疏林裡有個小屋，還有個前院，柴扉緊閉，寂然無聲。

小毛脊樑上有股涼意往上昇，道：「你不能一起進去？」

「多一個人就不靈了！」

「大概要多久才可以完畢？」

「大約最快要兩盞茶工夫。」

「不能亮燈？」

「絕對不可！」

小毛握着一副樸克牌，手心沁出大量的汗水。

他自側牆上翻落院中，腿都有點抽筋了。

小毛甚麼都不怕，就是怕鬼。

院中草深尺餘，鼠竄鼬走，嚇了小毛一跳。

他拉拉門門，待會要拉開逃出門外的，但此刻不能開。

然後他握着這副牌和符籙，一步一步地走向三間小屋的正門。

這正屋門是半掩着的，裡面漆黑。

站在石階上，就可以嗅到很重的霉味。

他心頭狂跳不已，小心地推着門。

「吱喲」一聲，聲音很大，門被推開了。

兩三隻蝙蝠飛了出去。

小毛的心差點自喉頭跳了出來。

現在，他終於站在三間屋子中央正間的大火灶前了，在過去，鄉下人煮飯燒菜都是用這種大火灶的，上面有一口大鍋，下面有個灶口，燃燒柴草或煤等。

在屋內站了一會，眼睛就勉强可以視物了。

左右兩邊的內間門都沒有關，漆黑如墨。

他蹲下來，先把三道符的第一道貼在灶口上端。

第二道貼在正屋門上。

第三道貼在他自己的腦門上。

這一道最重要，不能掉下來，一旦掉落，就會被鬼魅追上。

弄好了符，就把一副樸克牌放入灶口內。

也就是放在灶口內的鐵網上。

然後開始唸咒語。

一邊唸就一邊自灶口內摸出一張牌來。

咒不能唸錯，牌也不能一次摸出兩張來。

這樣摸就很慢，大約要超過兩盞茶工夫。

大約摸到三十五張左右時，灶口內傳出了喘氣聲，就像有氣喘病的人呼吸不順暢一樣。

小毛仔細傾聽，他本以爲聲音是來自外面的。

傾聽之下，果然是來自灶口之內。

他的手在抖，頭皮發炸。

又摸了幾張，好像有磨切牙齒的聲音來自灶內。

有些人晚上睡覺磨牙，夜深人靜非常刺耳可怕，而現在這磨牙的聲音，正是那一種。

小毛頭上冷汗直流。

大約還有十張牌吧？他不能半途而廢。

突然，灶口內又傳出了冷笑，低沉而陰冷。

小毛的頭皮好像一層層地剝了下來。

全身好像淬在冰泉中，透骨生寒。

還有兩三張時，抖手伸入灶口內，好像手背上被涼涼的舌頭舔了一下，他幾乎要狂叫。

但是，中年人叮囑過，狂叫即無效。

小毛幾乎不敢再伸手進去了。

萬一再伸進手去，被咬一口怎麼辦？

或者手被拉住拔不出來怎麼辦？

最後一張摸出時，灶內隱隱閃動着數盞黃綠相間的小燈，那不是燈，大概甚麼眼睛吧！

小毛必須再摸一次，是否全摸完了。

萬一遺下一張，即會前功盡棄。

再摸一下，好像甚麼東西吹着砭骨生寒的冷氣，他收手往外衝去，後面傳來喘聲，冷笑聲及「格格」磨牙聲，好像就在他的背後兩三步處。

中年人嚴厲叮囑過，絕對不能回頭。

回頭會如何？他沒有說。

至少証明會有可怖的異象，這一點是不假。

到了大門處，他必須拉開門。

人在焦慮時去做一件事，就會欲速不達。

越想要快就反而越慢。

好像一個冰涼的大舌頭在他的後頸上舔一下。

終於，小毛狂嘶一聲，這工夫也開了門。

他跌跌撞撞衝出，向前狂奔。

大約奔出百步之外，突然被人抱住。

小毛嚇破了膽，又狂叫了一聲。

這才發現抱他的人正是那中年人。

小毛手撫胸急喘着道：「太可怕了……早知如此……我是絕對不會答應的……」

中年人道：「你總算完成了！」

小毛道：「從此以後……我就可以要甚麼牌就有甚麼牌了？」

「大概成了，但還要點點牌，如果牌數未錯，你就算大功告成了……」但點過後，中年人面色一變。

小毛倒沒注意，因爲他還在回憶不久前一些心驚膽顫的景象。

這工夫他發現中年人呆呆地站在那兒，不由心頭一沉，吶吶道：「前輩，怎麼哩？」

「少了一張A，前功盡棄了……」

小毛聞言，當場暈倒。

醒來中年人已經走了。

只有夜風在林梢上嗚咽低嘯着。

回頭望望小屋子，仍然是寂靜無聲。

回想不久前的一切，好像作了一個噩夢。

這是不是一個夢呢？

當然不是，他爲自己的前功盡棄而傷心，他知道今後不能再作第二次了，這是中年人說的。

小毛返回客棧，小關在等他。當然還有卓約和齊鳳。

「小毛，你去了何處？」

「別提了！見了鬼！」

「你胡說甚麼？」

「眞的！今夜見過鬼。不，應該說是聽鬼的聲音！」

「小毛，最近你常常夜晚不在家，我只是躭心你落了單而被『神蛛會』的人所逞。」

小毛道：「他們只剩下三五個人，還叫『神蛛會』嗎？」

「叫不叫『神蛛會』都是一樣，只要有左道之在，咱們就必須小

心，況且，如今又多了個李獅。」

小毛道：「前些日子夜晚不在，不瞞你說，那是爲了一個女人！」

「女人？」齊鳳道：「眞恭喜你哩！」

「恭喜甚麼？還不是一雙破鞋！」

卓約道：「少用這種字眼來形容女人。」

小毛道：「別人都這麼形容嘛！」

齊鳳道：「誰呀？」

「江滔的女人胡媚！」

小關皺皺眉頭道：「是她？」

「是啊！她自動找上門的，她幫過我忙，所以一拍即合，上了床哩！這女人很厲害，非兩個高潮不可！」

齊鳳道：「小毛，你能不能不說下流話？」

「我爲了把事情說清楚，就只好實說了！」

小關道：「那麼昨夜呢？也和她在一起？」

「不是，昨夜眞是驚心動魄！」

齊鳳道：「是不是遇上了頂尖高手被你擊退？」

「不是……」小毛很仔細地說了一切經過。

兩女怕鬼，有點悸動。

小關道：「你說那人叫甚麼來？」

「他始終未說，只說是『燕子』李雙的師叔。」

「無稽之談！」

小毛大聲道：「我要是說了一句謊話，我就是窰姐生的！半掩門弄的……」

小關道：「最後因少了一張牌而白做了？」

「是的，他一點牌就少了一張。」

「會不會是他弄詐，牌根本沒少一張？」

「小關，他來這一手的動機爲何？」

「會不會是怕你索回賭輸了的錢？因爲他是弄詐贏的呀！」

「可是我出了賭場並沒找他，是他主動找我的呀！」

小關攤攤手道：「你是說你當時不是作夢？」

「還會作那種夢嗎？」

「你是說當時灶口內有喘氣聲？」

「對！像氣喘病人似的！」

「還有磨牙切齒聲及冷笑聲？」

「絕對是眞的。」

「甚至還有舌頭舔了你的手背一下？」

「對，我奔出開門時，後頸上還被舔了一下。」

齊鳳道：「小毛，你不是故意嚇唬人的吧！世上哪有這種事？」

小毛道：「這世上還有人願意是窰姐或半掩門生的嗎？」

小關道：「把這件事忘了吧！」

小毛攤攤手，道：「白白地渡過了一個恐怖之夜！」

齊鳳道：「小毛，再讓你三更天雞不鳴犬不吠時到那屋中去摸牌，你敢去嗎？」

小毛道：「去他娘的，那眞能嚇死人哪！」

卓約道：「少摸了一張就不靈了？」

小毛道：「他是這麼說的……」

這天下午，小莊神色倉皇地來了。

小毛道：「小莊，我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有甚麼事要找我！」

「正是……」

「甚麼事？」

「你忘了託我勸那老梆子找左道之的事了？」

「當然沒有忘，莫非你辦成了？」

「應該說是，老梆子得手了！」

「太好了！快拿出來！」

小莊掏了出來，那是寫在羊皮上的，共十七招，還附帶重點說明運氣及運勁技巧。

小毛道：「小莊，眞謝謝了！」

「自己的弟兄還謝甚麼？」

「老梆子呢？」

「在鎭上一家清眞館中等我。」

「你總要進來坐坐，讓小關也謝謝你！」

「不必了！你說過，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我不能久留，老梆子會焦急的。」

「小莊，你似乎對老梆子有點興趣了！」

「不是興趣，而是她處處關心我，人是感情動物，她雖老了很多，畢竟是個女人哪！」

小莊走了，小毛十分感佩。

這才是眞正的朋友。

小關看到了劍譜，不由大喜。

仔細一看，即大叫「奇技神劍！」

這天晚上就要齊鳳及卓約爲他把風，他開始苦練那十七招劍法。

而小毛却又去了賭場。

小毛心有未甘，他要試試是否有用。

雖然少了一張牌，未能大功告成，也不能說前功盡棄，一點用也沒有吧，對這種事他就會認眞。

在賭場中逛了一會，最後在一桌「梭哈」桌邊停下來，其中一家竟然是一代名醫之孫毓樓。

可想而知，和孫毓樓這等富有之人相賭，必都是殷實大戶。

這工夫正是孫毓樓發牌，有一家輸光，讓出位子，小毛一坐下就道：「大國手，是不是太寒傖些？」

「怎麼?你要賭大些?」

「正是。」

「我早有此意,只怕其他諸位沒有那麼多的枱面!」

小毛道:「枱面三百萬兩,不足的請退出或合股作賭!」

衆賭徒一看這小子這份德性,早有點懷疑他是否能拿出三百萬兩,但這時小毛已把銀票擺在枱上。

孫毓樓這才認出小毛的身份道:「小關爲甚麼沒來?」

「他有事沒來。」

「今天你落了單哩!」

「玩玩嘛!又不是要大玩特玩!」

孫毓樓笑笑,過去在關永手中栽得很慘,今天可以撈撈本了。

孫毓樓有的是錢,倒不是心痛失財,而是爭這口氣,而他一直自認爲賭技和醫術同樣地高明。

小毛在洗牌。

他很自然,並不刻意地去作牌。

作牌要全神貫注,那一張大牌是在全副牌中的第幾張?正幾張?倒幾張?是絕對不可以弄錯的。

如果弄錯,非但不能贏,反而輸。

今天前兩三把,小毛打定了主意,絕不弄詐。

也就是聽其自然,看看靈不靈。

儘管他最後少了一張牌,却想不通爲何少了一張?按李雙的師叔之意,只要漏掉一張沒摸完,就絕對無效。

他曾記得,摸完了最後一張。

那時一些可怖的景象又使他直冒冷汗。

但爲了確實証明已全部摸完,記得又摸了一次。

最後摸了這次,証明確已沒有了。

爲甚麼中年人一點之下又少了一張呢?

小毛以爲,如果李雙的師叔騙他,那也只有認了,設若是弄錯了,例如往外狂竄時掉落在路上,那麼他就沒有功敗垂成了。

牌洗好,要孫毓樓「遷牌」。

他知道孫十分注意他。

其實他大可不必找孫「遷牌」,孫並非他的上一家。

這主要是使孫相信他沒有玩假。

小毛發了第一張明牌。

他們玩自小八起的半副牌。

一般來說,爲了玩得過癮,差不多都是玩半副牌。

大多是自小八起,至少是自小七起。

打全副牌,拿小順子的機會很多,大順則難。

打全副牌往往會來一張二、再來一張七,再來一張九、或一張Q等等,互不連貫,結果往往一對也沒有。

但打全副牌,「同花」却比較容易。

「出門」是個姓佟中年人看來是個土財主。

他發了一張九。

「天門」就是孫毓樓,是張Q。

「末門」是個胖中年人,很像是一方霸主。

只是小毛不識此人。孫毓樓好像認識此人。

此人來了一張A。

小毛自己發了一張十。

「末門」的胖子說話,他看了一下,丟下一張十萬兩的票子。

賭場內外眞是兩個世界。

場內的錢不像是錢,只是出氣筒。

場外的錢以一當十,錢兩必爭。

「出門」馬上就跟了。

孫毓樓變爲五十萬兩。

「末門」先出的十萬,不能虎頭蛇尾,只好照跟不誤。

小毛也跟了。

「出門」也不含乎,只好跟了。

第二張明牌「出門」是一張九,已是九一對了。

「天門」孫毓樓是一張K。

「末門」是一張八。

小毛是一張J。

「出門」的九一對說話,湊成一百萬。

孫毓樓不但跟了,又倒打湊成了兩百萬。

「末門」扣了牌,道:「莫名其妙嘛!」

孫毓樓道:「賭本來就是莫名其妙!」

小毛跟了。

「出門」開的價,不跟又不甘心,只好跟了。

這種心理是很普遍的。

輸大錢往往就是這種心理造成的。

如果沒有把握,就算丟些錢也要忍痛扣牌,不要因爲已投下了若干的賭注而善財難捨。

第三張明牌,「出門」是一張A。

孫毓樓是一張十。

小毛自己發了一張Q。

又是「出門」的A講話,他梭了三百萬。

這是必然的?孫毓樓一點也不稀奇。

他看了一會,道:「三百萬梭了,再『奧賽』三百萬。」

小毛道:「大國手,我看你該邀請全國的大財主,來一次黃金白銀堆高比賽,相信你一定穩拿第

一!」

孫毓樓笑笑沒答。

他發覺小毛和小關比差得多了。

事實上當然並非如此,小毛今天不玩任何花梢,一切全聽其自然,然後到了最後再……

小毛也跟了。

「出門」既然先梭了,當然不全靠那一對九,必然是三條九,或者九A兩對了吧?

小毛在發最後一張牌時,閉上眼,口中唸有詞,當然,別人是聽不到。

當他發到他自己那張牌時,突然聽到了異聲。

那是喘息聲、冷笑聲及磨牙切齒聲。

這聲音那夜聽到過,眞是入耳驚心。

小毛睜開眼,發現都在擄自己的牌。

這是最後一張,十分重要。

小毛爲了使他們揭牌過癮,都發了暗牌。

所謂暗牌也就是扣着發的。

小毛本以爲與賭者都聽到了冷笑、喘氣及磨牙切齒聲,但發現每個人都在看自己的牌。

小毛心頭「砰」然。

如果因漏摸一張牌,功敗垂成而不靈了,這些怪聲自何而來?

當然,小毛唸唸有詞,乃是唸加持咒語。

也要求要一張牌。

他抖着手一擄,差點叫起來。

他要的是K,來的就是K,他本來沒有把握的。

他的暗牌扣了一張A。

「出門」是一張小八。

孫毓樓是一張J。

翻牌之前,孫毓樓接道:「我們再來個『奧賽』的三百萬兩如何?」

小毛冷冷地道:「大國手,過份了吧?」

孫毓樓道:「這叫着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釣。」

「出門」是九、A兩對,他是補「富爾豪士」的。

暗牌扣了一張A,明牌是九九A八,最後來了一張八,如果不猛砸,也許他還會碰碰運氣。

如今孫再來個「奧賽」,已証明是「大順」,至少也是個九十JQK的「中順」了,絕不會錯。

如果小毛看了,就証明他也是「順子」。

至少,小毛也是九十JQK的「中順」。

那麼一來可就熱鬧了。

所以「出門」絕對要扣牌,眞正是善財難捨,心痛不已,而他這種搖擺不定的打法,必會常常有此結果的。

現在小毛當然是跟了。

掀牌時,眞是衆所矚目,屛息靜氣以待。

因爲收枱面是一千多萬兩。

孫毓樓篤定地翻了牌。

明牌是QK十J,下扣一張A,大順。

這幾乎是穩贏了。

就算小毛也是順子,未必是「大順」吧。

小毛一掀,也是「大順」:全場鼓噪、嘩然。

在同樣的「大順」之下,自然要比「花」了。

比「花」是先自大牌比起,也就是先比A。

小毛是杏A。

孫毓樓是梅A。

不論是桃杏梅方也好或桃杏方梅也好,反正梅在杏之下,是毋容置疑的了。

於是全場又是一片感嘆聲。

似乎有人爲小毛之幸運讚嘆不已。

也有人爲孫毓樓的些微差距而長嘆。

小毛收了枱面。

到底是幸運還是那方法靈了呢?

「慢着……」

孫毓樓不許別人動牌。

小毛已把銀票收了過去,道:「怎麼哩?國手,牌是明明白白擺在枱面上,你不會賴皮吧!」

「當然不會!」

「你要幹甚麼?」

「各位請點點看,A是五張!」

衆人不由一驚。

孫毓樓指着「出門」的九九A八明牌道:「看到沒有?他的下面扣了一張A,他有兩張A。」

「出門」道:「正是!」

孫毓樓道:「本人扣了一張A,各位已看到了!」

衆人皆點頭。

「末門」明牌兩張是A八,下面扣了一張九。

翻過來一看也沒有錯。

孫毓樓道:「試問,小毛的第五張A是怎麼來的?」

衆人一片嘩然,有人聲援孫毓樓。

小毛冷冷一笑,道:「各位,我的A是第一張暗牌,以後的發展誰也不知道,要說多了一張A,弄鬼的也不會是我,應是以後有A的人。」

以後有A的人應是「出門」。

「出門」的明牌是「九九A八」,至少他的A比孫、毛兩人來得遲。

如果說有人弄鬼,身上藏了一張A上了枱面,絕不會是毛、孫兩人,是不是「出門」就難說了。

眾人以爲小毛說的也對，有人弄鬼，應不是毛、孫二人。但「出門」大叫，他是清白的。

到底是誰弄鬼呢？

似乎已經弄不清了。

孫毓樓並沒有深入追查。

他似乎到賭場來，只是爲了找樂子消遣，贏錢不是他的目的。當然，輸這麼多，內心却也十分窩囊。

後來發現多出這一張A和「末門」那張A是同花，應該不是小毛弄鬼，也許是「末門」。

只不過「末門」在第二張明牌A八時就扣了牌。

要說了小毛吧！他的A牌是第一張暗牌啊！

小毛最後的一張K適時到來，是不是由於學過靈術所致的呢？這張K才是問題牌啊！

孫毓樓眞夠氣派道：「小毛，再賭！」

小毛攤攤手道：「本來不想賭了，看在大國手份上，再賭幾把！但枱面三百萬，不能再『奧賽』。」

孫毓樓目前是賭得越大越好，也只好答應，他要求由他發牌。

小毛勉強答應了。

孫毓樓會不會手法呢？小毛目前是不知道的。

孫發牌，原先的「末門」就變成「出門」了。

小毛是「天門」。

原先的「出門」就變成了「末門」。

「出門」一張A。

「天門」小毛一張Q。

「末門」是一張K。

孫毓樓是一張J。

「出門」的A講話，道：「我想，我說了之後，到了你們兩位處必然倒打，所以我『派司』要你們說。」

小毛道：「我也『派司』讓大國手說！」

「末門」當然也「派司」了。

孫毓樓道：「一百萬！」

這幾乎是必然的，「出門」是A，居然扣了牌。

因爲下一次可能就梭了，如果不能跟，這一百萬何必白白地送上？

小毛跟了。

「末門」也跟了。

孫毓樓又發了第二張明牌。

小毛是一張十。

「末門」是九。

孫毓樓是A。

孫又出了一百萬兩。

小毛跟，「末門」扣了牌。

孫又發了第三張明牌。

小毛是K。

孫毓樓是一張J。

J一對說話，他當然推出了最後一百萬兩。

小毛沒有不跟的道理。

他就怕孫無限制地「奧賽」，才限制一個枱面三百萬兩。

孫毓樓又在發第四張明牌。

小毛閉目唸唸有詞，耳中又聽到磨牙及喘氣聲。

似乎聽到這可怖之聲，心情就有些篤定似的。

睜眼一看，孫未注意他，「末門」却正在看他。

當然，誰也不知道他閉目在唸甚麼。

也許在求菩薩保佑，或者在求祖先佑護吧？

孫毓樓是一張A、他的明牌是JAJA。

這是「富爾豪士」的架勢。

當然也可能是三條，或者只有這麼兩對。

小毛也來了一張A，這眞是奇數。

因爲「出門」第一張牌就是A，他却扣了牌。

加上小毛一張A，孫兩張A、四張A已經全部出現了。

小毛的牌面是Q十KA，嵌J順。

枱面上的明牌只有這兩張J，那就是孫毓樓二張，其餘兩家下面扣的就不知道了。

當然，也許小毛的暗牌就是扣了一張J。

如果孫是「富爾豪士」，小毛是「順子」也不成。

如果小毛是「同花順」，孫是「富爾豪士」也不成。

孫毓樓以爲小毛下面不可能就是一張J。

孫以爲天下不會再有那種事了吧？

還會像上次的怪「A」一樣嗎？那眞是有鬼了。

「小毛，我特別要求，再來一次『奧賽』。」

「還要一次？事先說好的，不准有『奧賽』的！」

「這是特別情商！」

「怎麼？很有把握？」

「也不是，賭嘛！就是要這份刺激！」

小毛看了一會點點頭。

「出門」道：「怎知這位毛老弟不是補這最後一張A的？」

「外面出來了三張A，他還要補A？」

「世上的確有這種人哪！」

老實說，包括小毛及「出門」和「天門」在內，都可以猜出，孫毓樓極可能不是「富爾豪士」。

小毛道：「大國手，亮牌吧！」

他一翻，果然只是三條J。

（未完・廿一）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